

•特别介紹 •



傳奇故事

紅唇禍

美人局故事已完, J·A·S·也已宣告解散。然而呂奇的 故事却沒有完,他是一個富有傳奇性的人物,自然就有很多傳奇 性的故事發生在他身上了。是期刋出,敬請垂意。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游俠呂奇傳奇故事) 白娜的紅唇 秦露的故事 呂奇的霉運 奇妙的佈局…………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粉 骷 健 (一月完俠情中篇)

血 影 劍 (兩期完俠情恩仇小說) ◀下▶ 支門奇陣困羣惡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執行編輯: 鄭

督 印 人:羅 輯

編:羅

定閱價目

一年港幣\$ 88.00

一年港幣 \$100.00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過關刀 流星常閃逝 江水永朝東 …… 古 禍水雙侶

風塵怒体

揭破陰毒計 籌思統戰謀……東方 英 89 關外玉鳳

天殘劍侶

萬里雄風

堡毁人亡支經現………倪 明贮俠影

殺劫腥風裏 危機紅潮中……司馬紫烟 145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軟照登記寫第一類新聞紙類 儒務委員會海外儒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儒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北市中華商塲信二樓109號

武侠世界

第61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毎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潮時代的新潮人物 新潮行徑 新潮情節 新潮奇俠司馬洛故事

逃亡女神

馮嘉新作 即將出版

一

拿美麗的女神塑 像忽然神秘地失踪了; 代之而出現的是一模一 樣的美女,這個美女有 時温柔如羔羊,有時暴 戾如猛虎,有時無情地 殘殺敵人,有時可憐地 逃亡,逃避惡人的强暴 !她對司馬洛有時如淫 婦,有時又如淑女,而 司馬洛緊緊地跟着她, 要解開這個逃亡女神之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高陞戲院對面)新街七至十三號 A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四綫)





呂奇本可以一笑置之,偏偏他又是一個好奇的」

樓有夜總會;若是他不來消磨;若是他不坐在最接 近舞台的座位…… 識中他仍然有一絲獨強一 人。他似乎已决定要踐赴這個約會了;但是在潛意 若是侍應生不告訴他五

結賬。 胸肩的四女舞蹈。呂奇有些發膩,他揚手召來侍者 白娜已然唱完歌下場了,換上來一個搖幌裸露

能到後台看看白娜小姐嗎? 他付賬時賞了豐富的小費,同時低聲說:「我

就知道他是當地青年,但他的英語却說得不壞;「 白娜小姐吩咐過了,希望你不要去後台找她。」 這侍者就是方才爲白娜送來紙條的人,看膚色 「爲什麼?」

吧。 什麼。不過,據我猜測,白娜小姐可能是爲了守密 那侍者搖搖頭,神秘地笑着說:「我不知道爲 噢!她不怕你洩漏?」呂奇以開玩笑的語氣

這張紙條時,她還賞了我不少錢。」 姐是第二次來這裏演唱了,她對我不錯。方才傳送 「你經常爲她作這種工作嗎?」 「不會的。」侍者的神情正經起來。「白娜小

什麼工作?」侍者訝異地反問。

爲她向男性客人傳送秘密紙條。」

該是最規矩的一個。先生!你們不是老朋友麼?」 「據我知道這是第一次。我見過不少女藝人,她 嗯!」呂奇含糊地點點頭,站了起來。「有 不!不!」侍者頭搖得很快,聲音壓得很低

很久不見了,想不到她還記得我。」 他走出夜總會時,彷彿聽見那侍者跟在他身後

說了聲「祝你好運」。這原是一句吉祥話,但是呂

白娜的紅唇

誘人的紅唇·

解不開的熱吻一

服上面綉綴着的亮片在熠亮的燈光照射下如夜空中。她那豐滿的臀部隨着音樂的節拍輕輕搖幌,晚禮 晶亮的星星。那閃光、那歌聲、那風情,深深迷惑 磁性的歌聲從歌女白娜的誘人紅唇中徐徐吐出

了在座的每一個客人。 呂奇在脂粉堆中打過滾,在嬌娃羣中七進八出 在許許多多的客人之中,也有呂奇在內。

情。然而,他迷惑了;迷惑的是…… ,見識甚多,照說他不該迷惑於歌女白娜的誘人風 白娜今天晚上和他訂了一個約會。

約了他。 此之前從未和白娜見過面,想不到這位性感嬌娃却大飯店,只不過才三個小時。他有絕對的信心,在說,當他離開機場,來到這家新型的奧林匹克觀光說,當他離開機場,來到這家新型的奧林匹克觀光

怪事!怪事!

那張已然揉皺的紙條,很娟秀的中文又出現在他眼 呂奇左手端起酒來,右手又不由自主地攤開了

晤,敬請踐約,勿使鵠候是幸。 十時,請來噴泉廣場前海南女子公寓十五號舍下 過你。異地重逢,似曾相識,是份奇妙的事。今晚 「先生,我深信我的記憶,彷彿以前在那兒見

頭,他就心滿意足了。 煩臨身,這一回他也不企求什麼好運,沒有惡運當 奇却不由自主地皺了皺眉頭;每到一個地方都有麻

的寓所 他曾來過這兒,他自信能在十幾分鐘之內找到白娜 個 和衣躺了上床。現在才九時十分,他可以休息半 小時再出發。當初在「反陰謀行動總部」工作時 呂奇所訂的房間在二樓,乘電梯下來回到房中

吁着。神情顯得異常緊張。 部推上了房門,瞇上了眼睛,靠在房門上輕輕地喘 0 不待呂奇有所表示,她就飛快地擠了進來,以背 門打開,呂奇頗感意外,訪客竟然是歌女白娜 一支香烟還沒有抽完,門鈴突然响了起來 0

量着她,一語不發。而他心裏却在暗暗自問:這個 女人到底在玩什麼花樣? **呂奇更加迷惑了,他像鑒賞一件藝術品似地打**

來意揣摩一些出來了 口說話,只要對方一開口,呂奇就有把握將對方的 喘息了一陣,白娜才緩緩地睜開了眼睛。低聲 呂奇抱着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等待着白娜開

說:「 奇, 我就迫不及待地來看你了。 因而更肯定地使我相信我們曾經見過面,所以 方才我在服務台上打聽過,聽說你名字叫呂

呂奇很平靜地擺了擺手說:「白娜小姐!請坐

道: 呂奇爲她倒的一杯冰水,喝了一大口,然後揚首問 一 呂奇先生,你還記得曼谷的『嬌嬌夜總會』 白娜神情較爲緩和了一些,安詳地坐下,接過

好的去處了 」呂奇輕緩地點着頭。「那該是曼谷最

> 一塊見喝過酒。」 會」献唱。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我們似乎還在 「我記得你常去。那個時候,我正在『嬌嬌夜

的 曾相識的感覺。呂奇仔細地將白娜打量了一番,雖 妳能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嗎? 異地重逢,似曾相識,是一件奇妙的事。不過,妳 微笑着說:「白娜小姐!這可應了妳所說的話-的話是百分之百的可靠。而他也不去懷疑她。只是 然覺得有些面熟,但是他不敢肯定,這個女人所說 約會和妳的突然來訪,都使我神經有一點緊張 個漂亮的女人在男人的眼光看來, 0

類的人物…… 些警察人員來往,所以據我猜測,你可能是警探之 眉頭說:「我記得你在曼谷的時候,經常都是和 白娜端起杯子來,又喝了一大口冰水,才皺着

姐 。妳也許猜錯了,我的工作與警界毫無關係。 不等她說完,呂奇就打斷了她的話。「白娜小 不管怎樣,」白娜的語氣很肯定,而她的眸

我的忙。 子裏也射出了懇求的光芒。「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帮 吕奇楞了一楞,突然聳肩笑了起來。「白娜小 「有人要殺我。」她以微含顫抖的聲音說。 「噢!妳遭遇到什麼困難了嗎? _

想要殺我。 太厲害了吧! 「不! 」白娜拚命地搖着頭。「那個人的確是

大概是某一位男士被妳的性感迷惑,追妳追得

問道:「妳認識那人嗎?」 「哦!」呂奇的臉上的笑容消失了,很正經地

「不認識。」

妳知道對方是幹什麼的嗎?

都有似 「不知道。」 那妳又怎麼知道他要殺妳呢?

候跟踪我。 」 就發現這個男人每當我夜晚十一點多鐘要回家的時 已經有三個禮拜了。大概在一個禮拜以前, 白娜很緊張地壓低了聲音說:「我到這裏來献 我

「白娜小姐!妳是走路回去嗎?」 不!我是乘坐出租汽車。」 那麼,那個男人是駕車跟踪妳了?

是!! 他從來沒有和妳搭訕過嗎?

沒有。

他有沒有在夜總會出現過?

他的車子跟在後面。在夜總會中從未見過他。」 「只是當我一坐上出租汽車之後,就突然發現

的行動嗎?」 「那麼,當妳回到公寓的時候,他有什麼特殊

跑進公寓的大門。 看着我付過車資,從車廂裏走出來,再急急忙忙 沒有。他只是在遠遠的地方停下車,冷冷地

「白娜小姐!妳太敏感了。

我的窗子凝望,一直到夜很深後,他才離去。 面,偷看他的動靜。他總是站在他的車門口,對着 間是臨街的。當我回到房間之後,我就躲在窗簾後 娜停頓了一下,又接着說:「我住在三樓,我的房 「呂奇先生!請你相信我,我絕不敏感。 山白 _

明白地向妳示愛,只有暗中窺覷以求滿足。白娜小 可能是屬於羞澀、內向的那種類型,因此,他不敢 白娜小姐!我敢打賭,那是一個迷戀妳的男士,他 呂奇沉吟了一 陣,又禁不住聳肩笑了起來。「

姐,妳的確太敏感了。」

61

東合約好了。」 」的負責人商給一下,就說妳的身體不適 』的負責人商治一下,就說妳的身體不適,提早結是,他又說:「那麼,妳趕快跟『奧林匹克大飯店 但是,呂奇並不能就此肯定對方是有什麼隱衷。於 的面孔,半晌沒有說話,這種態度是有點反常的 白娜像是非常痛苦地搖着頭,一雙手緊捂着她

手裏」。」

妳逃不掉的,妳逃不掉的!總有一天妳要落在我的 突然來了一個電話,用陰陽怪氣的聲音對我說:

本來我並沒有發現他的跟踪,直到前幾天他

」呂奇的兩道眉毛不禁挑了起來。

連連地搖着頭。「我不要報警!我不要報警!

不!不!」白娜像是非常恐怖地站了起來

「爲什麼呢?」

不!我有證據。

」呂奇在情不自禁中又使用了那種職業性的語氣。

「這幾年來,我以唱歌爲職業,跑過了不少碼

「白娜小姐!妳怎可以證明那電話是他的呢?

靜 的手拉了下來,緊緊地握在自己的手掌裏。語氣平 跑不掉。我雖然離開這兒,但是不能離開這個世界 眼光從指縫裏透射出來,瞪視着呂奇。「他說過我 我相信我走到天涯海角,他也會將我追到的。 地說:「白娜小姐!妳爲什麼要將這些事情告訴 呂奇突然心中一動,伸出手去將對方掩住面孔 「那不是辦法。」白娜的頭抬了起來,緊張的

的眼睛

,自然也見過不少的男人。這個男人有一

雙奇怪

因爲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帮我的忙。

些,

輕聲說:

「白娜小姐!我不能够再說妳是過份

你未免也太武斷了點。那個男士

陰影除去。因此,他儘量將臉上的神色裝得柔和 在她的心裏生了根,至少自己要想辦法爲她將這層 個忙。也許她是太敏感了,但是這種恐怖的觀念已

我呢?

娜所說的話是眞是假,而是在斟酌是否該帮對方

呂奇有好幾分鐘沒有說話,他並不是在考慮白

百地肯定電話裏的聲音是從他的嘴裏發出來的。」

他給我一種顫慄的感覺,幾乎能够百分之

解眞實的情况。」 助妳,使妳不再受到任何的打擾。可是,我需要了 「那就對了。我的確願意盡我所有的能力來帮

我說的都是眞話啊!

了效力,使她的身體彈跳起來。 男 ,或者妳和他曾經有過一段感情上的糾葛 「不!妳一定隱瞞了什麼。比如說妳認識那個 你怎麼知道?」似乎沙酸的彈簧,突然增加

有辦法帮助妳的。 柔地摩挲着。「妳應該告訴我眞話,否則,我是沒 白娜小姐!」吕奇的一隻手在她的手背上輕

咽着說:「要我從那兒說起呢!

一顆眼淚從白娜大大的眼眶中滴了下來,她哽

那個男人是誰?妳曾經和他發生過什麼樣的糾紛就 隨便妳從那兒說起都可以。妳只要告訴我

吕奇接口說道:「可是,妳又移情別戀,是不時候我在音樂學院讀書,我們相愛過,可是……」言辭,外表上看來很冷漠,但內心却熱情如火。那 術學院的學生,畫得一手好畫,很有天賦,不善於 頂壁上垂掛下來的吊燈,喃喃地說:「他是一個藝 白娜眼光中透射一種迷濛的色澤,她凝視着從

女孩子: ,所有的約會,將一些辭藻華麗,內容熱情的情書女孩子,我一直很忠實地愛着他,謝絕了所有應酬 一古腦地丢進了字紙簍。 「在我從事歌唱生涯之前,我是一個很純潔的 是?

那麼,是他移情別戀了囉?

有他的事業機構,而我,祗是一個學音樂的窮學生 所以,他的父親反對我們的婚事。 「也不是。他的父親很富有,幾乎在全世界都

我私奔;可是;我爲了他的前途,我不願意拖累他 所以我躲避起來。却想不到…… 「不!這不能怪他。他曾經想背棄他的父親和 白娜小姐,妳的男朋友似乎太缺乏勇氣。

他就誤會妳了,是嗎?」呂奇挿嘴問

擇的人;他也將會承繼他父親的事業;永遠作一個將我忘得乾乾淨淨的,因此他會愛上他父親爲他選 上流社會的紳士。 如果他誤會我,一定會恨我。一旦恨我,他就會 我並不怕他誤會。」白娜的語氣平靜下來

結果呢? 」呂奇迫切地問

他以爲我是在他父親壓力之下出走的。於是

白娜小姐!妳有什麼根據呢?」 不··不·他不是這種意思。」 殺妳的啊!也許他想得到妳,追到妳或佔有妳。」在電話裏對你說妳跑不掉的,這並不能够代表他要

有任何關係,但是我直覺地感覺到你是一個可以保 我心中眞是高與極了。雖然,你不承認你與警探 ,也能够爲我解决困難的人,所以,我請求你 一

吕奇先生,當我今天在舞台上看見你的時候

既然這樣說,那我也不便硬性地糾正妳對這件事的不等她說完,呂奇就搶着說:「白娜小姐!妳 o讓我打電話爲妳報警吧!

說他就是兇手,是他親自殺死他父親的。」 個大雷雨的晚上,他的父親被人勒死在床上,警方 他恨他的父親、最後,他得了精神分裂症。在一

討生活 之前,他却突然出現了。」 我一直在追究責任,到底是誰害了他。在一個禮拜 三年來,我再沒有聽到他的消息。我每天在歡笑中 千方百計地找到他,去看他,但是他却不認識我。 呂奇不禁吃驚地說:「眞是他殺的嗎?」 「我也不知道。最後,他被關進了瘋人院, ,但是在台下的時候,我却爲痛苦所煎熬,

「是瘋人院放了他嗎?」

,遞到呂奇的手裏。 白娜嘆了一口氣,打開了手袋,拿出一封電報

問精神病患者周宣祈之行踪,經查該患者於兩週前 破門而逃,下落不明,正顧請警方查尋中。 呂奇打開一看,只見電文的內容是:「台端查

星洲協和精神病療養院。」

「是的。」白娜神情憂鬱地點點頭。 「他是逃出來的!」呂奇皺緊了眉頭。

跟踪妳,這不是太不可思議了嗎? 人院,竟然能够從星洲來到這兒,而且還能够駕車 呂奇喃喃自語說:「一個精神病患者逃出了瘋

先生一 於是, 我沒有認錯人。可是他那種反應却使我猶疑起來。 沒有生命的石膏像。我深深記得他的形像,我肯定 會再度把他送進瘋人院。那是一種多麼痛苦的生活 ,我怎麼能够忍心再讓他去受那種罪,可是…… 喊叫他、摟抱他,可是他反應就像一具冷漠而 呂奇拍了拍她的肩頭,安慰地說:「白娜小姐 我打電報去查詢他的下落,果然是他。呂奇 當我發現他之後,我是非常興奮的。我衝過 我應該怎麼辦?我如果報警的話,警方一定

> 我來辦好了。 往常一樣安詳地回到妳的公寓裏去,其它的事情由 - 暫時別將這些煩惱放在心上。今天晚上妳仍然和

道:「你……你會傷害他嗎? 白娜以獨疑的目光望向呂奇,以探索的語氣問

事 呂奇微笑着說:「放心!我不會作出傷害他的

「這要看妳的意思。」呂奇不露痕跡地反問 「那麼,你將如何對付他呢?」

在捜索對方的反應。「……他的精神分裂症已經復「如果……」呂奇的語氣很緩慢,目光敏銳地 妳會再愛他嗎? 白娜痛苦地搖着頭。「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能 楞良久,才喃喃地說:「他可能復原嗎?……不可 ,不可能…… 這個問題顯然使白娜産生了巨大的震驚,她錯

此的目的是甚麼。 白娜的肩頭說:「好了!妳回去吧!我首先要作的 呂奇已不打算再追索下去,於是,他再度拍着 - 那個追踪妳的人是不是周宣祈;若是,他來

求你干萬別傷害他。 那就一切拜託你了。 」白娜柔聲說,「總之

的遐思。他不明白,這親親一吻,是代表感謝,還 使人産生慾望。連老手呂奇都免不了有這種想法 是祝福,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一 軟而濕潤的紅唇印在手背上,使呂奇產生了一瞬間 她拉起吕奇的手,在他的手背上輕吻一下。柔 白娜的紅唇很美, 0

廣場的南端,中間雖然間隔着偌大的噴泉,但是他 得格外的清冷。呂奇所租來的那輛別克跑車,停在 夜很深,「噴泉廣場」在水銀燈的照射下,

> 的周宣祈。 樓的第二間窗戶,自然也能看到靜靜地靠在車門上 仍然能够清晰地看到遠隔有一百公尺的女子公寓三

沒有生命的石膏像。 有動,正如白娜所形容的-錯誤了。周宣祈仍然靜靜地倚在車門上,一動也沒 影時,必然會産生一股莫名的激動,但是,他判斷 也映在窗上。吕奇原本判斷周宣祈當看到伊人的倩 白娜的窗口終於亮起了燈光,她那婀娜的影子 他似乎是一具冷漠而

地弓着身子坐進了車廂,似乎準備要駕車離去 的影子也突然消失。此刻,周宣祈才行動極爲緩慢 約莫過了五分鐘,白娜房內的燈光熄滅了, 0

呂奇發動了汽車,加足馬力,將自己的跑車駛

候,面對着一座女子公寓逗留不去? 旅行護照在對方的面前幌了一下,壓低了聲音說: 佛蘭的旁邊。他飛快地從車廂裏跳出來,將自己的 過去。在一眨眼之間,已經停在周宣祈那輛黑色雪 對方打量,坐在車廂內的是一個約莫三十歲左右的 「先生!我是警探,請問你爲甚麼在夜靜更深的時 他一面盤問對方,一面藉着廣場的水銀燈光向

年輕人,有一雙大眼和清秀的面孔。但是,在慘白 ?如果他的症狀還是如此的嚴重, 的水銀燈光照射下,顯得毫無生氣。他的兩手放在 有回過來向他看上一眼。 方向盤上,目光前視,既沒有回答呂奇的話,也沒 呂奇心中不禁暗想,他眞是一個精神病患者嗎 他怎可能從星洲

來到這兒,又怎麼能够認出他以前的戀人呢……? · 「先生!我要看看你的護照。」 佛蘭車的車門打開,又站近了一些,提高了聲音說 呂奇暫時拋開了心中的疑問,緩緩地將那輛雪

對方仍然沒有動,目光依舊沉靜地向前看着。

不能證明我不是警務人員啊!

STORE OF

交道。 當然不是,因爲白娜絕不可能和警務人員打 」他的語氣非常肯定。

都在尋找擊落對方手中槍枝的機會。「這個禮拜以 向警方尋求保護。」 來,你一直在跟踪她,她爲了自身的安全,自然要 的窗框上,身子又壓低了一些,他似乎每一秒鐘 未必吧?」呂奇神態輕鬆地將一隻手擱在車

器的左輪手槍。

在呂奇玩命的生涯裏,不知道有多少次面對着

方所掏出來的不是一本護照,而是一枝配備了滅音

結果却大大地使得呂奇感到意外和震驚。原來,對 約莫過了半分鐘,他的右手才揷進了衣袋。可是其

.

「我說她不會。

遠,根本就不便於施展閃電行動。但他也不愧是 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爲對方坐在車廂裏,距離他很

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對方手裏的槍枝擊落嗎?那 非常嚴重的精神病患者。他不知道該如何應付,以 感到無比的顫慄和恐怖,因爲執槍的人是一個狀况 死冷冷的槍口,但是從來沒有一次像現在這樣使他

動,因爲他知道任何輕率的行動,都可能遭致死亡 個深具經驗的好手,他竭力保持鎭定,一動也沒有

在呂奇的面上溜了一圈,又接着語氣冷峻地說:「你不必問下去了。」對方那兩道犀利的目光 現在談談我們兩人的事,你到底有甚麼目的?」

是周宣祈 請問一下,你是從星洲來的周宣祈先生嗎?」 」說到這裏,他用力地點了點頭。「不錯!我就 呂奇沒有回答對方的話,却反問道:「我想先 想必白娜已經對你說過了,我否認也沒有用

不像是一

個精神病患者。

拿着槍的人終於開口說話了:「你真的是警探嗎?

就這樣僵持了約莫有兩、三分鐘之久,車廂內

聲音雖稍顯冷漠,但是吐字却非常清晰,根本就

呂奇儘量以柔和的聲音說:「你難道以爲我是

的厄運。

你嗎?」 「你可知道東南亞所有的警務機構都在全力找

「爲甚麼?

剛剛從瘋人院裏逃出來的精神病患者。 「因爲你是一個曾經親手殺死自己父親,而又

看我像一個精神病患者嗎?」 ,冷漠如冰粒的話聲,從他的口中徐徐吐出:「你 銀燈照射下,顯得格外的猙獰,使無所畏懼的呂奇 不由自主地在暗中打了一個寒噤。那股冷峻的笑 冷峻的笑容從周宣祈的面上浮現,在慘白的水 變成了一層晦澀的陰影。 然後, 堅硬

意是不想去激怒對方,其實以他那銳利的目光看來 我看你不像。」呂奇附合着對方說。他的本

> 上法庭了 分裂症,他們就不會將你送進瘋人院,而要將你送 能够懷疑精神病醫生的診斷。如果你沒有罹患精神 ,周宣祈像是一個非常正常的人。「可是,我又不

一因爲你勒死了你的父親。 「爲甚麼要將我送上法庭?

勒死我的父親。 眞實的情况,我現在可以告訴你我沒有瘋,也沒有 哼!這大概都是白娜告訴你的。如果你要聽

麼一句話,呂奇反而倒認爲對方眞是一個精神病患 個酒醉的人,說他自個兒是最清醒的人一樣。由這 因爲他們都是瘋子。 那麼,他們爲甚麼要將你關進瘋人院? 」他嘶吼着。 這就像

拜了 先生!抛開這些問題不談,你跟踪白娜已經一個禮他沒有去駁斥對方的話,調轉了話題說:「周 ,到底有甚麼目的?

者了

」周宣祈竟然反問他

就有了下手的機會,不必等到現在。如果你…… 如果你想殺她,在這一個星期的時間裏,你早 呂奇皺了皺眉頭,故意想了一下,才緩慢地說

訴你, 不待他話說完,周宣祈就接口說:「是白娜告 我要殺她嗎?」

個單身女子在深夜被一個陌生的男人跟踪了這麼久 自然會使她產生一種莫名的恐怖。 「她告訴你我是一個陌生的男人嗎? 「這也許是她的錯覺。但是,却不能怪她。一

那位朋友早在三年前就罹患了精神分裂症而關在星 一無反應,她當然以爲是自己認錯人了,而且她的 你的面前跟你說話,呼叫你的名字時,你却冷漠地 「她認出你是她以前的朋友。可是,當她跑到

-8-

而他却故意地問了一句。

「那個女人?

」呂奇明明知道對方指的是白娜

對方聲音很穩定地說:「歌女白娜。」

一起。

是警務人員。在半個小時以前,你還和那個女人在

」對方冷笑了一聲,說:「你根本就不

行爲就是。

「哼!

麻煩的。我在詢問你之前,我不追究你這種冒失的 得到快樂。你以槍械對着警務人員,是會爲你帶來 冒充的?你只不過是一個遊客,希望能够在旅遊中

半個小時以前,我的確和她在一起。但是,這也

呂奇顯得很輕鬆地笑着說:「你知道的倒不少

甚麼想法?」 洲一家協和精神病療養院裏。周先生!你說她會有

頭。 我不想和你談論這些問題,我只是想知道你 好了!」周宣祈似乎有些不耐煩地皺起了眉

_ 9 -

我警告你,好奇心太重的人是會爲自己帶來麻煩的 好少管閒事。否則將有一顆槍彈射穿你的心臟。 。你從來不認識白娜,也從來不認識我,所以你最 」周宣而將手中的槍枝搖幌了一下,沉聲說:「 「 周先生!殺人是要犯法的,你難道不怕被送 呂奇聳聳肩頭說:「我只不過是有些好奇罷了

殺死 了人,是不要負法律責任的。」 一個剛剛從瘋人院裏逃出來的精神病患者

上電椅嗎?

·你有很好的掩護。 吕奇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氣,冷冷地說:「不錯 _

到你,不會再和你講一句話。 却不需要你挿進來,這是最後的警告。下一次我見 此地的旅遊,那不關我的事。不過,我和白娜的事 一那麼,你就應該知難而退。你是否繼續你在

退 」呂奇一邊說,一邊緩緩地後

發出了怒吼之聲,很快地駛離了「噴泉廣場」。 做傻事。」周宣祈的話說完,他那輛車子的引擎就 我早就發現你是一個聰明人,所以你不應該

地回到車廂,發動引擎,準備要追上去。 者,這使得呂奇的好奇心更爲加深了。於是他飛快 從各方面看來,周宣祈都不像是一個精神病患

奇那輛跑車的前面停下,攔住了他的去路。 眨眼之間 突然, ,就有另一輛車子向他駛了過來,橫在呂 從遠處閃亮了兩道熠亮的燈光,幾乎在

> 榜,脚底是一雙平底的凉鞋,上身一件紅色的恤衫 將她健美的身體毫不保留地襯托出來。 車上跳下來一個年輕的女郎,她穿着齊股的短

進來,以半揶揄,半警告的聲音說。「先生!如果 她很 快地來到呂奇的車邊,將腦袋從車窗中伸

於是,他冷峻地問道:「小姐!妳是誰?」個小女孩。這個突然的行動,也不是毫無意義的。 的漩渦裏。他冷冷地看着對方;那女郎似乎滿面的 呂奇突然感覺到自己已置身在一個暗藏着危機

別具用心吧! 2 就不該到『噴泉廣場』來。現在雖然已經到了午夜 可是好玩,熱鬧的地方還很多,我猜想妳恐怕是 呂奇回過頭去,以冷嘲的語氣說:「那麼,妳 一個喜歡看熱鬧的。」她眉飛色舞地說。

却想不到一點火爆的鏡頭也沒有出現。 的長髮。「 「你剛好說錯了。 我原以爲這兒將發生一塲劇烈的槍戰 」她輕鬆地甩了甩束在後腦

來。「要不 「要不要我講你喝一杯酒,我們上『南美酒吧 「好了,別跟我辯論啦!」那女郞突然笑了起

她說完之後,也不等待呂奇的答覆,就跳上了

的燈光非常明亮,因此,呂奇也就將面前這個年輕 而又健美的女郎看得格外的清楚。 「南美酒吧」稱得上是一個高尚的場所。這兒

稚氣,但是從她的語氣中可以聽出來,她絕不是 你要和一個瘋子打交道,那就太傻了。

「那麼,妳就該縱容我駕車追上去啊!」

她自己的車子,駕車離去。

女郎的車後,離開了清冷,沉寂的「噴泉廣場」。 呂奇自然不會放鬆這條綫索,也就駕車跟着那

*

叫我的名字嗎? 秦露很快地搖手打斷他的話。「呂奇!你不能 秦小姐……」呂奇眞是滿腹狐疑。 」吕奇點點頭,改了口:「秦露!看妳

件, 後又請我到這裏來喝一杯, 妳坦白地告訴我眞相。妳出現在『噴泉廣場』, 的神態,妳應該是一個很直爽的人。那麼,我希望 必然有其緣故,對不對? 我相信這都不是偶發事 然

又接着說:「不過,你能完全對我信任嗎?」 「最少我信任我自己的知慧與判斷。」 當然。」秦露詭譎地一笑,停頓了一下 3

「那也許未必可靠,比如說,你對白娜的情况

可能就判斷錯了。 她的困擾。其實,你却不知道,你已經被她利用「你好像在保護她。並試圖爲她淸除周宣祈帶 噢!妳知道我對白娜作了什麼估計嗎? _

噢!我倒要聽聽妳的說法。」

了。

我先問問你,你對什麼最有興趣?」 0 有很大的魅力。她將頭凑近了一些,低聲說: 很大的魅力。她將頭湊近了一些,低聲說:「讓那種神態看上去,似乎是一股稚氣,但是,却具 「別忙!」秦露笑了一笑,露出了整齊的白牙

用這句話來答覆對方,一定具有很大的作用 却是一股具有野心的男性之共同愛好。呂奇覺得 鈔票與女人。 **一這雖然不是呂奇的由衷之言**

題是 光打量着他。「眼前就有一筆財富在等待我們,問 身體靠在椅背上,將距離拉遠了一些,以精銳的目 「看樣子,我沒有找錯合作的對象。」秦露將 你是否具有誠意與我合作。」

-10-

也許。」秦露不作辯曰地點點頭,接着,她 妳好像在引誘我。」呂奇似笑非笑地說。

> 誘人, 的嘴,而他們並不知道她那張嘴,不僅是外表美麗事。所有見過她的男人,都讚譽她生了一張最誘人又將話題一轉:「我知道白娜對你說了一些什麼故 而且還會說出非常動聽的故事。」

性的可憐女人,現在。周宣耐干里追踪給她困擾, 故事,她是悲劇的主角,也是一個爲偉大的愛而犧 秦露冷笑連連地說:「一個美麗,動人的愛情 秦露!妳知道白娜告訴我一些什麼嗎?」

似在思索什麼。 別的男人,對自己只不過是舊技重施。否則,秦露 又多麼可愛,對嗎? 受到任何傷害,使你覺得她是多麼善良,多麼可敬她希望你保護她的安全,但是她又不願意讓追踪者 對內情怎麼會如此清楚呢?他一時沒有說話,心中 也許在此之前,白娜也曾經使用這種技倆利用過 ·呂奇心中不禁一動, 因爲秦露所說的完全正確

我說對了嗎? 秦露見他沉吟不語,又緊逼着問道:「呂奇!

白娜 告訴我的話都是假的了 呂奇以喃喃的語氣說: 「秦露!聽妳的口

不錯。她告訴你的全是謊言。

那麼,眞實情况呢?」

你想知道?」秦露仰起了面頰,很神氣, 也

我還不能將眞實情况完全告訴你 酒吧』來呢? 秦露詭譎地一笑,搖搖頭說:「對不起!現在 「如果我不想知道,爲什麼還要跟妳上『南美

情急躁的人。 爲什麼?」呂奇輕柔地問,他並不是一個性

因爲我對你的作爲還不能完全信任。

ー 秦露

的血統中,約莫有四分之一的西方人種成份 充分的顯示她是一個第二代的歐亞混血兒。在她 她的頭髮畧呈金黃的色澤,瞳仁顯出些許淡藍

穩與練達。她仰起頭來,漫聲問道。「你要喝點甚 她生着一張娃娃面,但她的眼光中却顯示了沉

「威士忌。」呂奇輕聲答着,仍是目不轉睛地

士忌兩份。」 侍者應聲退去。很快地,就爲他們送上酒來。 她回過頭去,向她面前的侍者揮揮手說:「威

應酬場合中,免不了有些俗套。在喝酒之前,我想呂奇舉起了杯子,語氣緩慢地說:「小姐!在 請教妳的芳名,能告訴我嗎?

我叫秦露,你呢? 」他還用手指頭在桌面上比劃着。 」她的神情顯得很爽朗

呂奇沒有答覆對方而反問道:「妳認識她? 你和白娜是朋友?」

的歌星。 「我猜想妳認識她並不僅僅因爲她是一個成名 她是一個成名的歌星。我當然會認識的。」

次,你和白娜是朋友嗎?」 很犀利,可是你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讓我再問 秦露喝了一口酒,笑着說:「我發覺你的語鋒 -

只是勉强能够說是相互認識而已。」 秦露聳了聳肩頭,又喝了一大口酒,才吁了一 嚴格地說,我和她認識才只不過幾個小時,

口氣說:「聽到你的回答,使我非常安心。 「爲什麼呢?

如果,你是她的朋友,這件事可就非常難辦

說得直截了當o

信任我,爲什麼又要找我合作呢? 呂奇以冷嘲的口吻說: 「這就奇怪了 0 既然不

是弄巧成拙了嗎?」 還沒有完全弄清楚,萬一你是她的死黨,那我豈不 大相稱。「但是,你和白娜的關係到現在爲止,我 的語氣和態度都顯得非常世故,似乎與她的年齡不 「找你合作,因爲你的確是一個好手。 上秦露

除了喝杯酒之外,似乎再沒有其它的意義了。 呂奇聳了聳肩頭說:「那麼,妳約我到這兒來 「那倒不盡然。」秦露很豪放地將呂奇杯中的了喝杯酒之外,似乎再沒有其它的意義了。」

說下去:「至少,我要讓你先了解一部份情况。」酒倒了一些在自己的杯子裏,一口氣喝乾才又接着 「我在聽着。」

的。 並不如白娜所說的對她有所危害,而是來向她求援 動機。他到這兒來,的確是爲了追踪白娜。但是, 「首先,你需要知道的,是周宣祈來到這兒的

異地問道:「周宣祈是來向白娜求接的? 這倒使呂奇大感意外。他挑起了雙眉, 神情訝

有白娜能救他。」 秦露點點頭說:「一點也不錯。事實上,也只

「我眞不明白周宣祈有什麼困難?

裏,好不容易逃了出來,怎麼會沒有困難呢? 他被精神病醫生診斷爲精神病患者,關在瘋人院 秦露冷笑了一聲:一哼!你這句話問得俱稀罕

新診斷,醫生立刻就會發覺他的神智和常人無異, 思索地說:「他只要到任何一家精神病院去要求重「我認爲這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呂奇不假 也就不需要再回到瘋人院去了。

「的確很簡單。」秦露臉上仍然浮現着冷嘲的

名了。 有罹患精神分裂症,他就要負担謀殺親生父親的罪 笑容。「但是你却忽畧了另外一點,如果周宣祈沒

律責任嗎?」呂奇振振有詞地說。 三年之後,他的病况已經消失了,難道也需要負法 死他父親的時候, 秦露!妳的說法我不贊成。如果周宣祈在殺 的確罹患了精神分裂症,而經 過

有這種想法 「呂奇!因爲你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所以才 ,事情並不如你想像中的那麼單純。

手。 能再向你透露一點,周宣祈並不是勒死他父親的兇 「目前我能够告訴你很有限度,最多,我也只 那麼,就請妳進一步地告訴我眞實情况!

那麼,兇手是另有其人了?

不錯。」

是誰?」

對不起!目前還不能够告訴你。

也更神秘。我能够請教妳今年幾歲嗎? 秦露嬌媚地笑着說:「呂奇!你的問題違反了 秦露!我發覺妳的故事比白娜所說的更動人

禮貌的事啊! 社交禮儀中的常規, 打聽女孩子的年齡,是一件不

告訴我。」 筆意外之財的話,那末,妳就必須將妳的真實年齡 秦露!妳如果真的要我跟妳合作,去得到

不明白,我的年齡與我們合作的事有什麼關係。 秦露楞了一楞,頗爲迷惑地搖搖頭說:「我眞 等一會兒我會告訴你原因的 _

妳和周家有什麼關係,或者和白娜有什麼關係,在 在三年之前,妳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女。即使

好吧!我今年二十歲。

那麼,妳這些消息是從那裏來的?」

「這你不用管。 」秦露含糊其辭地說。

交道。 人出面吧,我可不願意和妳這種二老闆的人物打一那可不行。如果要我同妳合作,就請妳的主 「什麽? 」 秦露的神情爲之一變。 「你的意思

還有另外一個主使者?」 是說,我僅僅是出面來和你連絡的人,在我的身後 呂奇緩緩地點點頭說:「是的。妳只是一個出

首腦人物吧! 作,去得到那一筆財富的話,就請妳帶我去見妳的 面和我打交道的使者罷了。如果妳是真心想和我合 「你真聰明,」秦露楞了許久,才突然嫵媚地

親。」 笑了。「你所猜想的主使人物,其實也就是我的父

「噢!妳父親也在這兒嗎?

意見你,我才能帶你去,請你給我一 個電話,好嗎? 你,我才能帶你去,請你給我一點時間出去打「嗯!不過,我要先經過他的同意。如果他願

秦露站了起來,向酒吧的櫃枱處走去 呂奇擺了一擺手說:「請便。

在作陰謀活動,他也决心要用他個人的力量,將那 眞有困難,他應該給予援手;如果其間有不法份子 好奇心很重的人,他决心要追索下去。如果周宣祈 他儘可以連夜訂好飛機票離開這兒。偏偏他是一個 閱不問;他就可以置身事外。如果想更安全一些; 些壞蛋送上法庭。 他可以說是牽涉不深,只要來一個向後轉,不將整個的事態重新加以整理和分析:到目前爲 當她背着身子撥電話的時候,呂奇開始冷靜下

> 起!你的車,必須繼續停在計時停車場,請坐我的 ,笑嘻嘻地說:「我父親願意見你,我們走吧! 走出「南美酒吧」,秦露說:「吕奇!很對不 當他暗中作好决定後,秦露也回到了他的面前

僱用一個年輕美貌的女司機。」 呂奇聳聳肩頭,俏皮地說:「想不到我有資格 秦露一面打開她那輛別克跑車的車門,一面含

事情。 蓄地說:「只要你肯真誠的合作,我會爲你作任何 呂奇何嘗不懂得她的暗示,而他却沒有接口

這輛跑車也是租來的。 當她取出鑰匙發動引擎時,呂奇暗暗注意,原來她

俱樂部的會員。 並非揶揄,而是由衷的讚佩。「我父親是星洲遊艇 他不禁問道:「秦露!你們是乘遊艇到這兒嗎? 當呂奇看到那一排排停泊在碼頭上的遊艇時, 跑車駛離了燈光燦爛的鬧區, 「呂奇!你的反應眞是太快了! 逐漸到了海邊

呂奇!你的話中有明顯的絃外之音。」 那麼該是生活在上流社會中的高級紳 0

。「遊艇階級的人物必很富有,似乎不該企求意外 「我明白你的意思,」秦露的語氣顯得很嚴肅 啊!妳的反應也不錯嘛!

」呂奇不置可否地漫應着

之財。

讓我老實地告訴你,我們此行的目的並非爲

等待我們;這『我們』兩個字難道不包括妳和妳父 犀利地說:「方才在酒吧中,妳還說有一筆財富在 秦露!我發覺妳的話前後矛盾。」呂奇語鋒

親嗎?

要目的。 也是眞話。不過,得到那筆財富並非我們此行的主 秦露點點頭說:「我的確那麼說過;而且說的

那麼,主要目的又是什麼呢?

我父親想爲死去的老友盡一點力。

妳父親和死去的周先生是老朋友?

我又有些不明白了。」 哦!原來如此。」呂奇喃喃地說:「不過

我平生最大的興趣,方才已經向妳表示過……」 多懷疑才能發現事實。」呂奇加重了語氣, 你是一個聰明人,也是一個多疑的人。 _

秦露接下去說:「鈔票與女人。

東西我都能得到嗎?」 不錯, 如果我願盡全力和你們合作, 那兩樣

7-女人呢?」 **」說到這裏,呂奇的語氣突然變得極爲輕佻,** 「太多,我們共有三個人,我只想得到三分之 先說鈔票,你可以得到那筆財富的一半。

也可以得到。

是誰?」

我。」秦露一本正經,不像開玩笑的樣子

秦露!妳父親眞是太够朋友了。

你好像在諷刺他。」

社會的紳士所爲。妳有所解釋嗎? 這似乎太過份了。而且,這種作法也不像一個上流 去的老友盡一點力,甚至連女兒的清白也犧牲掉, 隨妳怎麼想。我却有我的想法。爲了要替死

-12-

秦露以近乎吼叶的聲音說:「呂奇!請不要侮 ,這個條件是我私自加上去的。

> 爲什麼不說你很帥?」 嗯!妳以爲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嗯!我竟然變成了妳的獵物。 _

「呂奇,」秦露的語氣軟弱下來,「求你別這 好不好!」

解其動機。」 「秦露!別怪我,任何一件事,我們都需要瞭

的女郎。」 就是這麼一回事。如果你認爲我還太年輕,在某一 智,爲了抓到勒死周老先生的兇手,我們需要你 方面,沒有豐富經驗的話,我可以爲你去找職業性 我已成年,這是一個新潮時代,你很帥,很有機 麼動機, **」秦露提高了聲音,說道**

然在碼頭上停了下來 使他不知如何接口。幸好「吱」地一响, 她的 一大段話像連珠炮似地轟得呂奇頭昏腦脹 跑車陡

們的吧!」 型遊艇,向秦露問道:「這艘『秦皇島號』,是你 「呂奇!你的機智隨時都會表現出來,你猜對 秦露鎖了車,走過來挽着他的臂彎,低笑着說 呂奇率先下了車,指指面前一條三十噸級的中

了。 妳父親在艇上?」呂奇並沒有向前走動

他在等你。」

7 等消息。」秦露出神地望着他。「呂奇!你又犯疑 「是打到碼頭上的『水手酒吧』去,他在那兒 妳方才那通電話是打到遊艇上來的嗎?」

我已聽說過一遍了。 秦露冷冷地接下去說:「就能發現事實,方才 **吕奇聳聳肩頭說:「多懷疑,就能……**

「對!我作事有許多不變的原則,這是其中之

年輕,美貌。」 不知你選擇女件有什麼原則。

却表達恰到好處,彷彿是喃喃自語,並不需要得到 不知道我够不够格。」她的聲音很輕,但她

0 聲說:「這艘遊艇作遠程之航,最少也需要三個人 妳父親一定還另外聘請了水手。 在艇首甲板上站定之後,呂奇打量了一眼,低 呂奇却裝着沒有聽清楚,挽着她跳上了遊艇

「請了一個女水手。

酸急了。 一我們快些到艙房中去吧,我父親可能已等得 那就是我。 」 呂奇不禁一楞。 **一秦露低聲說着,暗暗拉了他**

道: 一對了!我對妳父親應該如何稱呼? 走到通往艙房的樓梯口,呂奇突然又停下來問

又接着說:「直呼他的名字,他叫秦祥明。」 「稱他秦先生,或者……」秦露頓了一下 才

却很高。面上的神色也有些不對勁。 秦 -明?」呂奇喃喃地唸着,聲音

「沒什麼,」呂奇搖搖頭。突然直截了當地說 秦露詫異地問道:「呂奇!有什麼不對?

到 以我看,妳父親還沒有回來。 「不!他說過立刻回到艇上來,一定比我們先

C. 而他却沒有出面招呼,這似乎不是待客之道。」 「秦露!我們說話的聲音很大,不會沒有聽見 呂奇……

要不然就是妳父親別具居心。

中也要凉爽一些。」

奇深深地吸了一口迎面吹來的海風。「這裏比艙房

「秦露,請妳父親到甲板上來談談好了。

心病了。我們是真誠地要與你合作啊!

」秦露以埋怨的口吻說: 「你又犯疑

, 盡量以柔和語氣問道:「死者是誰?」

聽來也不禁毛骨悚然

聲呼叫,尖銳,驚惶,恐怖,即使身經百險的呂奇

他正想細看秦祥明的照片,突然從艙內傳出

能的反應,使他從駕駛台上躍下來,滑下樓梯,

他無理由再去懷疑秦露可能又在弄鬼,一種本

約莫十二呎見方的艙房中央則躺着一個男人,背上 進了艙房。 秦露軟弱地坐在艙房門口,雙手掩着面孔。在

滿佈紅絲的眼睛大大地瞪着, 腿伸得筆直 露出一把刀柄,鮮血從前胸流出,將地毯沾污了一 大遍,足見刀鋒已經穿透了死者的胸膛。死者的右 也知道早已死亡。而他却在死者的額角摸了一 呂奇在屍體旁蹲下, 尚有温度,被殺只是前幾分鐘的事。 ,大腿蜷曲。右手緊抓着餐桌一條腿。 他不用去探索被害人的鼻 死前一定非常痛苦。

的面頰,盡量以柔和的語氣問道:「死者是誰? 呂奇將秦露扶到一張椅子上坐下,雙手捧起她 秦露的雙眼中充滿了驚惶之色,聲音顫抖地說

是……是……我父親。

豈不是遭到了破壞? 將白娜迎進艙房。萬一我和白娜見面,你們的計劃 那麼,妳父親在要約見我之前的幾分鐘,絕不可能 却可以聽出,白娜的立場和我們將可能是敵對的 我們的合作將要去對付白娜,而我從妳的語氣中

家』的手法。從體型上看,妳父親的肌肉一定非常 好穿過心臟,使妳父親在頃刻之間死去,這是『專 還要有驚人的速度。這不是一個女人可以辦得到的 刀却穿透了胸骨,兇手不但要有過人的腕力,而且 能地收縮,而且被刺者的身體也會前衝。但是這 結實。當刀尖刺進表皮的那一瞬間,背部的肌肉本 呂奇蹲下去,指點着死者的背部說:「 秦露悻悻然點了點頭說:「嗯!還有麼? 刀子正

解釋?難道那兇手的嘴上還塗着唇膏嗎? 秦露氣呼呼地說:「那麼,那支烟帶又將如何 那要由警方去鑑定,」吕奇將她的手臂挽着

「走!事不宜遲,我們去報警去。」

奇悄悄離開,來到了噴泉廣場前的南海女子公寓。 就開門讓他進去。來到十五號房門,呂奇按了許 這裏的門禁並不森嚴,司關問明呂奇找誰之後 時已凌晨。當警方正忙着勘驗兇殺現塲時,呂

地說。並隨手關上了房門。 想不到你這樣晚了還會來。 「既然想不到是我,就不該開門。 哦!·呂奇!·」白娜的神色非常驚異。「我值 」呂奇淡淡

否則,我才不敢開門哩,你要喝點什麼? 我早已在電眼中看見你了。」白娜嬌笑着說

> 這兒別動,我去報警。 「秦露,干萬冷靜。 」呂奇鎭定地說,「坐在

就在這兒。 「不! 」秦露一把抱住了他。「我不要一個人

捨的目光向這間艙房回顧一眼時,像是有所發現, 秦露軟弱地倚靠在呂奇的懷裏,當她以依戀不 「那麼,我們一齊去。」呂奇扶着她站起來

牌」香烟中冒出,那截烟蒂的白色濾嘴上有殷紅的他放開秦露,走近一看,那一縷輕烟從一截「三九 突然大叫一聲:「呂奇!你看。 呂奇也看到了,茶几的烟碟中冒出嬝嬝輕烟。

唇膏,似乎是從女人的嘴唇上取下來的 秦露也走了過來,以激動的語氣說:「一定是 0

照的是星洲航業部。船主的名字寫着秦祥明名字。 他看到了艙壁上掛着的鏡框,框中是行船執照,發 身躍上了駕駛台,在碼頭上明亮的水銀燈照射下

秦露很矯捷地走下了樓梯,呂奇也飛快地一翻

好吧!請到後甲板去,那兒有椅子。

好!我恭候妳父親的大駕。

秦露雖然有些不悅,却也無可奈何地點點頭說

兇手留下來的。 絕對沒有。我知道兇手是誰。」秦露忿然地 嗯!。可能。妳父親在這兒有女友嗎?

妳知道?

衝

說

是白娜。

秦露!憑猜想嗎?

一定是熟人。否則,我父親不會接待她到艙房裏來「刀從背後刺入,兇手還從容地吸着香烟,那 0

「見過好幾次。」「外父親和白娜和 妳父親和白娜很熟嗎?

吕奇搖搖頭說:「秦露·我以爲兇手不可能是

,因爲……」 秦露大吼着說:「呂奇」 秦露·請妳冷靜一點。 _ 你在袒護她。

好!·我要聽聽你的理由。

呂奇語氣緩慢地說:「妳雖然沒有明白地說出

剥落, 果那紅唇屬於一個殺人的女魔所有,倒是有些可惜 仍然顯得很美,那眞是一張誘人的紅唇 0

0

你在看什麼?」 白娜臉上泛起羞怯的紅暈,低着頭說:「呂奇

個名叫秦祥明的人嗎? 呂奇在椅子坐下,冷冷地問道:「 白娜!妳認

人。 索。突然點點頭說:「嗯!我認識,星洲的一個商 秦 明?」白娜翻着眼皮,似在思

很熟嗎?

要找續絃的對象,我就逐漸和他疏遠了。」說到這 場。也曾有過舞台下的接觸,聽說他死了妻子, 白娜笑了一笑。「怎麼突然問起了他? 「談不上很熟。我在星洲献唱時,他時常來捧 想

識他的女兒秦露嗎? 聽說他有一個嬌生慣養的女兒,我却沒有見

呂奇沒有去答覆她的問題,又接着問道:

妳抽什麼牌子的香烟?

過

要轉身到床頭小櫃中去拿香烟。 三九,很淡,只怕你抽不慣。 」白娜說着就

我不要。」吕奇唤住了她,又接着問道:「

什麼牌子 的唇膏?

久門鈴,白娜才睡眼惺忪地打開了房門

我用的是『比莎哈佛』……

顏色呢?」

呂奇,你一連串的問題問得好怪。 銀紅。」白娜的神色開始凝重,皺着眉頭說

壞消息,秦祥明被殺了。 」 吕奇語氣沉重地說:「白娜·我要告訴妳一個

」白娜的眼睛閃閃發光,嘴唇半開

像有人用針在她豐滿的臀部上戳了一下。 他們在這裏!」白娜的軀體有巨大的震抖

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烟碟中冒着輕烟。三九牌,濾嘴有銀紅色的唇膏, 了一截烟蒂。我和秦露走到現場時,那截烟蒂還在 遊艇上,兇刀還留在他的胸腔內。兇手臨走時留下 呂奇逼視着她,緩緩說道:「秦祥明死在他的 」不待他說完,白娜就吼叫起來:「呂奇,你

秦露猜測兇手是妳。」

而且我也不知道秦祥明來到這兒…… 我回來一直沒有再出去過,守門的司閣可以作證 什麼?」白娜的軀體酸生了更大的震抖。「 0

她的肩頭說:「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對我所說的故事是否實在?」 別激動, 」 呂奇扶她到椅上坐下,雙手按着

「那段哀艷,感人的愛情故事。」 「故事!」她瞪大了眼睛,顯得十分茫然

些。「我爲什麼要騙你。 「呂奇,你以爲我所告訴你的都是編造的假話 一白娜的眼睛鼻子縮成一團,聲音也提高了一

獲得的答案。因此,他一時沉吟不語。 是誰呢?這是呂奇迫切需要知道的答案,也是難以 秦露和白娜二人當中必定有一個在欺騙他。究竟 爲什麼?呂奇也莫名所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周宣祈身上帶有槍。」呂奇語氣緩慢說。 呂奇!」白娜追問:「到底是怎麽回事?」

「我猜想,他追到這兒來,並不是爲了要殺害「哦——」白娜顯得非常吃驚。

白娜搶着說:「那麼,他爲什麼要帶槍?」

果存心要殺害妳,在第一次跟踪妳時就可以開槍將 妳射殺,又何必等到現在? 「白娜,」呂奇捉住了她的手臂。「周宣祈如

「也許……」白娜有些欲言又止的神情。

也許他要用殺死他父親的方法來對付我。」 也許……」白娜仍然有些吞吞吐吐,「……

白娜點點頭說:「我這樣猜想。」 「用他的雙手勒殺妳嗎?」

跑過去抱住他,呼叫他的名字。但他却不理睬妳 像法官在審訊罪犯似的森嚴。 目光也顯得很呆滯無神,對嗎?」呂奇的語氣有些 妳告訴我,當妳第一次發現周宣祈時,妳曾

妳在說流。」

他想接近妳,而妳却在逃避他。 了精神分裂症,現在却已完全康復了。據我猜想, 談過,他的神智完全正常。以前,他也許真的罹患 「白娜,」呂奇沉馨說:「我方才和周宣祈交「不!」白娜拚命뵑頭。」我加加国宣祈交

被視爲謀殺秦祥明的嫌疑犯了。 霍金斯,另外兩個則是當地的便衣警探。他們三個 方才在警署中見過的:領先一個是澳洲籍警務帮辦 迷惑起來。站在人道立場他也不忍心再去逼問她 0 呂奇搶着去開門,門外站着三個人,都是呂奇 不·你完全是在胡亂猜測·我不要逃避他。 就在這時,「叮噹」一聲,有人按動了門鈴。 她的神情一絲也不像是在偽裝的,呂奇也不禁 不!」白娜雙手掩住面孔,神情顯得很痛苦 使呂奇暗吃一驚,毫無疑問,白娜已經 0

> 原來你和白娜小姐也認識。 「嗨!」霍金斯銳利的目光向呂奇掃了一眼

帮辦霍金斯先生。」 」呂奇轉過身子爲他們介紹:「白娜,這位是警務 「我們是昨晚才在奧林匹克飯店第一次見面

妳獨犯謀殺罪。」 霍金斯開門見山地說:「白娜小姐,有人控告

意接受公平的調查。 娜的表現還不十分慌亂,她力持鎭定地說:「我願 由於先一步已在呂奇口中聽到了消息,因此自

英國貨,三九牌。」 請問妳抽什麼牌子的香烟?

用什麼牌子的唇膏?

比莎哈佛,銀紅的。」

的唇膏。 查,他們立刻找到了半盒三九牌香烟和一支銀紅色 霍金斯擺頭示意,另兩名隨行者立刻展開了搜

斯冷冷地說。 「白娜小姐!我要請妳到警署去一趟。」霍金

兩種巧合而要將我逮捕嗎?」 嘴上沾染銀紅色唇膏。霍金斯先生,難道就因爲這 過,兇手在現場留下了一根三九牌香烟的烟蒂,濾 白娜神情緊張地說:「我方才已聽呂奇先生說

不得不偵辦。證物還需要經過科學儀器的精密鑑定捕,而是請妳去一趟。死者的家屬指名控告,警方 霍金斯很有禮貌地說:「白娜小姐!這不是逮

只要妳沒有殺人,大可不必太緊張。」

「去吧··」吕奇的語氣有些軟弱。 「呂奇……」白娜以求援的目光望着他。

看看你的護照嗎?」 「呂奇先生,」霍金斯又轉移了目標。「我能

支煙,陷入了沉思。

還泡在浴缸裏;這眞是一個難解之謎了。 而,她却將自己投進了一個陌生男人的房間,而且 的辦公室裏,等候霍金斯偵訊白娜的最後結果。然 爲神秘。她到這裏來幹什麼呢?她的父親剛剛遇害 她似乎應該就在停屍間,或者停留在霍金斯幫辦 如果說白娜是一個神秘女人,而秦露却顯得更

的,以畧顯不安的眼光凝望着他。 當他一支香煙抽完,點上第二支的時候,浴室 秦露身上裹着一條浴巾,頭髮濕淋淋

地問道:「秦露!妳怎麼進來的?」 呂奇向她投以一瞥之後,重又低下了頭,冷冷

你好像不太歡迎我? 情去注意;他只是在注意她的每一句話。「怎麽? 的頭髮。那種姿態是很撩人的。但是呂奇却沒有 走出了浴室,以浴巾的一角撩起來去擦拭她濕淋淋 呂奇將煙帶在煙缸中捺熄,雙手插進袴袋,站 「我告訴侍者,說我是你的女友。」她緩緩地 心

重。她慢條斯理地點燃了一支煙,吸了一口,將煙 有些意外罷了。」 起來在房內兜了一個圈。冷冷地說:「我只是感到 「我明白你的意思。」秦露一面說,一面在沙

個 霧徐徐吐出之後, 發上坐下。叠架着雙腿,姿態很誘人,却不失其莊 人呆在那冷清、恐怖的遊艇上嗎? 「秦露!我沒有責備妳的意思。」呂奇的語氣 才接着說:「你難道忍心讓我

表現得那樣神秘,我不能不對妳有所防範。」 我的立場。我認識妳沒有多久,妳的言辭和行動都 地向秦露走近,一面接着說:「不過,妳也得想想 非常委婉,然而他的眼光却非常嚴厲。他一面緩緩 「防範?你將我看成一個壞女人了?

> 事嗎? 走進了錯誤的深淵,那對我來說不是一件很危險的 事。但是,妳隱藏得似乎太多,使我在不知不覺中 我不認爲妳是一個壞女人,也不認爲妳曾經作過壞 呂奇搖搖頭說:「秦露!妳誤會了我的意思。

在『南美酒吧』曾經告訴我,妳所知道的事並不太支煙,連續抽了幾口之後才說:「秦露!我記得妳 有足够的時間我會將我所知道的事完全告訴你。 J 我請求你別用那種冷冰冰的目光望着我。今晚還 「坐下來,呂奇!」她的口吻有些近乎哀求

的內情有限。不過,另外一個人很快地會向你補充 不等他說完,秦露就接口說:「的確我所知道

「噢!另外一個人是誰?」

管理周家財經大權的要人。」 「周家過去的賬房,也是在周老先生未死之前

「他也在這兒?一

電話,將我父親被害的消息告訴了他,他預定搭乘 今天的頭一班飛機到這兒來,大概七點多鐘就可以 「他在星洲,不過剛才我已經和他通過了長途

有一件事情我實在不能够原諒妳。」 呂奇沉吟了一刻,才語氣緩慢地說:「秦露!

吕奇 「噢!」秦露挑起了眉毛,很認真地問道:「 我做錯了什麼嗎?

手不可能是一個女人,而妳却向霍金斯幫辦正式提 出了指名控告,說白娜是兇手。我真不知道妳的用 心何在! 一在現場我就向妳分析過了,殺害妳父親的兇

反而使他增加了將這件案子弄個水落石出的雄心 會臨頭的麻煩事他早已司空見慣。再說,走不成,

0

呂奇聳聳肩,沒有表示異議。對於這種隨時都

業性的語氣說:「對不起!在這件謀殺案未偵破之

霍金斯畧微一瞥,就將護照放進了衣袋,以職 「當然可以。」呂奇交出了他的護照。

請你繼續在這兒觀光遊覽吧!」

凌晨二時,呂奇才拖着疲憊的身體回到奧林匹

等在他的屋子裏了 的時候,曾經關閉了所有的燈。那麼,是有一 突然發現房門下端的縫隙,透露出一絲燈光。他的 心頭不禁暗暗一怔!他清晰的記得,當他離開這兒 當他取出衣袋中的鑰匙,正要打開房門時,却

身邊,他會感覺安全一些。 虚的感覺:如果有一支隨時可以發生威力的槍帶在 帶槍的資格,也沒有帶槍的必要。他不禁有一絲空 他下意識地將右手插進了他西裝上衣的內袋。然而 ,那裏面却是空的。他現在只是一個平民,並沒有 他試着旋轉門柄,輕輕一推,房門應手而開。

也傳出來潺潺水聲。 他肯定地認出那是秦露的衣服。他不用再懷疑和猜 他却在沙酸的扶手上酸現了一件女人的 開。目光所及之處,他沒有看到一個人影。但是, 他將身體貼在門框處,用左手緩緩地將房門推 秦露的高跟鞋脱放在浴室的門口,而浴室裏 紅色恤衫。

將房門關上,將身體拋進了柔軟的沙發。點上了一他吁出一口長氣,而眉頭却又皺了起來。隨手

-16-

:「呂奇!你忽畧了一個女人的力量。」 秦露並沒有吃驚的表情,她語氣非常淡漠地說

 我她恨一個人的時候, 力量,是屬於內在的。當一個女人去愛一個人,或 刀將妳父親那樣結實的身體穿透嗎?」 她恨一個人的時候,都會産生無比的力量。而我 「我了解你的意思。妳所說的力量是一種精神 ·以白娜的腕力,她能够一

殊的感情和利害關係啊!」 個完全公正的立場來說, 而是有心在袒護白娜。」 因爲我與任何一個人或者任何一方面,都沒有特 吕奇搖搖頭說:「秦露!我絕對沒有都種意思 秦露冷笑着說:「呂奇!我發現你不是站在

場留下來的煙蒂和白娜所抽的香煙是同一個牌子 送上法庭。」 我父親的確不是她殺的,就絕對不會被霍金斯幫辦 是相同的色澤,但是還不能成爲主要的證據,只要 煙蒂濾嘴上所殘餘的唇膏,和白娜所使用的唇膏也 你用不着担心。霍金斯幫辦說過了,雖然現

將被送上法庭。」 「秦露!我和妳爭辯的焦點並不是在白娜是否

難道還有什麼別的意義嗎?

兇手。這難免使我猜想妳我別有用心。 分析和判斷多少有點信任。而妳却指名控告白娜是 妳並不是一個任性的女孩子。那麼,妳就該對我 呂奇語氣凝重地說。 使整個事態變得更形複雜,而且據我的看法 「因爲白娜涉嫌謀害妳的

問題丢在一邊。「你是不是也該到浴室去一趟,趁 這個時候,我也好穿上我的衣服。 「好了。」秦露站了起來,暫時將他們爭論的

意輕佻地笑着說:「秦露!我記得妳好像說過!這 突然另一個念頭從呂奇的心底浮昇起來,他故

對我的幫助更加重要。快來!別讓我等得太久。 我一定會使你滿意的,因爲我父親遇害之後,你 呂奇也懶得再和她囉嗦,連忙切斷電話,匆匆 「放心! 」秦露在電話聽筒裏咯咯嬌笑着說

要聲張。否則,我就會壓下扳機。 堅硬的聲音從周宣新的口中吐出:「請退回去,不 死冷冷的槍管緊緊地抵在呂奇的胸膛上,像槍彈般 起床,換上了衣服,走出房去。 ,那是面色嚴肅,目光冷峻的周宣祈。而且,一根 可是,當他打開房門的時候,却有人在等着他

想。 食指因顫抖過份而觸動扳機的話,後果眞是不堪設 手也有輕微的顫抖。呂奇眞有些担心,萬一對方的 在玩槍這方面並非老手,情緒顯得很緊張, 地後退,同時目光注視對方的表情。他發現周宣祈 這是呂奇作夢也不曾想到的一個變化。他緩緩 握槍的

沒有動,用左手示意呂奇繼續後退。 進門之後,周宣新就把房門關上了,停在那兒

:「但是,我也可能因自衞而殺人,希望你不要妄 呂奇退到沙發椅上坐下來,兩隻手平穩地放在 「我無意傷害你。」周宣祈情緒極不穩定地說 。他想:這種姿勢一定會使對方感到安心。

動。

我, 够幫助你。 緩地點着頭,語氣極爲柔和地說:「但你用槍對着 顯然是一種不友好的態度。周先生!請將槍放 我們好好談一談,如果你眞有困難,也許我能 「我知道你無意作一個殺人的兇手。 」呂奇緩

的眼光中掠過一絲驚色。 「你已經知道我是誰了嗎?」周宣祈原本冷峻

「是的。白娜曾經提起過你。

是一個新潮的時代,怎麼突然之間妳又變了?」

戰的姿態。 的衣服嗎?」秦露挺了挺豐隆的胸脯,擺出一副挑 「呂奇!你要我當着你的面,扯下浴巾換上我

却使我感到有點奇怪。 我倒沒有那種邪念。不過,你突然顧忌起來

或許會以爲我在對你展開色誘了。我發覺你是一個生遐思。如果我再進一步地在你面前展露裸體,你生遐思。如果我再進一步地在你面前展露裸體,你 多疑的人,所以在今後的每一句話和每一個行動 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秦露語氣淡然地說 中

好吧!我到浴室裏去一趟,希望妳動作快一點。」 都儘量地不要使你産生誤會。 呂奇含笑說:「秦露!妳是個很謹慎的女人

足足楞了好幾分鐘之久。

出來時,她不但穿好了衣服,而且走得不知去向。

秦露的動作實在快;當三分鐘後,呂奇從浴室

謎!不可解的謎。呂奇有些自嘲地聳肩苦笑。

頭腦清醒,反而有些昏昏沉沉的感覺。 僅僅睡了一個小時,這短暫的睡眠不但沒有使他的第一個本能反應就是看錄——三點十五分。他 討厭的電話鈴聲,將熟睡中的呂奇給吵醒了 一三點十五分。他

拿起了放在床頭几上的電話聽筒,懶洋洋地問道。 喂,是那一位? 他猛然地將腦袋搖幌了幾下,才掙扎着坐起,

: 沉 中清醒過來。心頭也昇起了一股怒火,吼着語氣 「秦露!妳到底在玩什麼花樣?」 呂奇彷彿被人兜頭繞下了一盆冷水,神智從昏 「我是秦露。」清晰而穩定的聲音。

「呂奇!」她的聲音軟綿綿的,她的臉上也可

你不是要我將所知道的內情告訴你嗎? 能浮現着笑容。「別老是拿敵意的態度來對付我

「呂奇! 呂奇悻悻然地說:「秦露!妳總是有理由 可是妳將我騙進浴室,妳却溜之大吉了 我方才離開你的房間是有原因的 0 0 0

美色在引誘你,所以我想換一個場所。 你的房間裏談論我們合作的事,你可能誤會我是以 我合作的交換條件也是鈔票和女人。如果我停留在 與趣的兩樣東西是鈔票和女人,而我答應過你,與 別生氣!讓我告訴你。因爲你表示過你最感

「那麼,妳現在在什麼地方?」

南美酒吧。

久嗎? 個適宜妳述故事的場所,竟然耗費了一個小時之 秦露!妳是兩點多鐘離開的,難道爲了選擇

我的電話將你從甜夢中喚醒而使你惱火了? 是二十四小時通宵營業的,而且已經沒有什麼客人到霍金斯幫辦那兒一趟。經過南美酒吧,發覺這兒 所以才决定邀你到這兒作 「你又在犯疑心病了。離開你的房間之後,我 一番詳談。是不是因爲

秦露!妳想聽一句老實話嗎?

我當然願意聽了。」

地可能會爲妳惹上麻煩。」 秘的態度跟我週旋,妳不但得不到我的幫助,相反 「我對於你和白娜兩個人,都不敢寄予信任 對妳的印象更壞。如果妳再以這種暧昧、神

呂奇!這是你的警告嗎?」

美酒吧的這段時間裏:妳多想一想。 在那兒等着,我立刻就到。希望在我還沒有到達南 音非常嚴厲。「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被人戲耍。妳 不但是警告,而且是最後通牒。

我再次請求你,放下槍來好嗎?」 他自信笑容會使對方感到安全一些。「周先生! 她說了許多。」呂奇臉上佈滿了柔和的微笑 她說了些什麼?」周宣祈極爲關心地問

站在一條線上。」 因爲我不了解你的立場,也許你和那些迫害我的人 周宣祈搖搖頭說:「我絕不能放下手裏的槍,

原因呢?

「噢!」呂奇頗爲訝異地問道:「有人迫害你

正常的人,那簡直比死的滋味還要難受。」 解瘋人院的生活是多麼的痛苦,尤其是對一個完全 性的精神病醫生,將我送進了瘋人院。你絕對不了 的產業。而且還買通了地方上的檢察官和具有權威 「是的。他們殺死了我的父親,想謀奪我父親

「如果沒有人在迫害我,我怎麼會變得這樣慘 「周先生!真的有人在迫害你嗎?」

那麼,迫害你的人又是誰呢? 白娜眞的知道? 白娜知道,可是她不肯告訴我。」

我,對我的處境好像一點也不關心。」 愛過我,我相信那不是假的。可是她現在竟然逃避 全清楚。可是她對我一點也不肯透露。她過去曾經 周宣祈點點頭說:「絕不會錯,內幕情况她完

思索良久,也沒有得到一絲頭緒。 秦祥明的神秘遇害,使得事態變得非常複雜。呂奇 說的話完全不同。由於這三種不同的說話,再加上 呂奇不禁皺起了眉頭。白娜、秦露和周宣祈所

你從星洲跑到這兒來。就是爲了要從白娜口中探索 出迫害你的人究竟是誰嗎? 他乾脆摒除雜念,很誠摯地問道:「周先生!

> 停車在那兒觀望,而且也不曾喊叫她,那又是什 上,你在跟踪白娜的時候,我就跟在你的車後。那 ,你如果真想接近她,有很好的機會,但是你却 白娜竟然不容許我接近,眞是使我痛苦透了。 「周先生!我發覺你的話有些不實在。昨天晚 「這就是我老遠從星洲來到這裏的目的,可是 麼

總是逃避我。難道我的外表真像一個瘋子? 驚嚇,也不希望將我原先存在她腦海中的美好印象 加以破壞,所以我等待她來接近我。却想不到,她 「因爲我實在太愛白娜,我不願意她受到一點

情况却剛剛與你的說法相反。 這才語氣緩慢地道:「周先生!你的語氣倒很誠懇 使我相信你說的不是假話。可是,白娜告訴我的 呂奇凝望着他,發現周宣祈的神情不是假裝,

噢!她怎麼說?」周宣祈顯得很緊張。

你,真的有這一回事嗎? 精神分裂症。因此,她産生畏懼的心情,開始逃避 也沒有,甚至目光呆滯無神,就好像是真的罹患了 到你面前抱着你。呼叫你的名字,可是你一點反應 「當她第一天發現你跟踪她的時候,她曾經跑

道會有多麼的高與。」 如果她真的跑到我的面前,呼叫我的名字,我不知 周宣祈連連地搖着頭說:「沒有!絕對沒有

7? 呂奇喃喃自語地說道:「那麼,白娜是在說謊

假話。 我應該原諒她。我甚至願意我自己在瘋人院呆一輩 壞蛋在威脅她,教她不准接近我。如果眞是那樣, 只要她不受到任何傷害。 一她在騙你,但是我不明白她爲什麼要說這些 」突然,周宣祈的目光一亮。「 一定是那些

-18-

得愈深。於是,他心中的雜念丢開,開門見山問道 入問題的核心,解開擺在面前的疑團,自己就會陷 使他根本無法去判斷誰是在說談。他發覺愈是想深 周先生--你突然趕到這裏來的目的何在呢?」 每一個人在呂奇面前的表情都是非常逼真的, 一我想請你帮一個忙。

幫助你。」呂奇誠懇地說。 「我不是要你幫助我,而是要你幫助白娜,想 「我方才就說過了,你有任何困難,我都願意

手。 辦法將她保出來,我相信,她一定不會是殺人的兇 周先生--你怎麼能够那樣肯定呢?

定不是她。 要無比勇氣的 因爲我太了解她,她善良,脆弱。殺人是需 ,白娜絕對辦不到。殺害秦祥明的一

噢!你也認識秦祥明?」

他一聲秦叔叔。 因爲他是我父親生前的朋友。我見了他,還是叫 周宣祈目光黯然地點着頭說:「我當然認識他

你知道秦祥明來到這兒嗎?」

逮捕的事呢?」 那麼,你又怎知道他遇害,以及白娜涉嫌被

我的那位朋友告訴我的。他說,如果想拯救白娜, 當然暗中也有人在幫助我。這些情况都是暗中幫助 够從瘋人院裏逃出來,又怎能够從星洲來到這兒, 你之外,再沒有別的人可以幫忙。 周宣祈苦笑着說:「你應該想一想,我怎麼能

索到秦祥明不是被白娜所殺的証據,白娜就會獲得 不是那個意思。我的朋友告訴我,只要你搜 你以爲我和霍金斯幫辦的交情不錯嗎? __

釋放。你願意幫助我去救出白娜嗎?」

得釋放。」說到這兒,呂奇停頓了一下,又接着道 現場所遺留的証物經過科學鑑定之後,她就可以獲 「你認識秦祥明的女兒秦露嗎? 一周先生!我也認爲殺害秦祥明的不是白娜。

現在見到她,也許認識,也許認不出來了。」 「你願意和我去見見她嗎?」 在星洲我見過她幾面,她那個時候年紀還小

板上,似乎有所畏懼,語氣激動地說:「我不願見 任何熟人,除了白娜之外。」 「不!」周宣祈一面搖頭,一面將背部貼在門

我不會勉强你去見她的。那麼,我還要請教你一個 之後,你又怎麼辦呢? 呂奇語氣柔和地說:「周先生!你不要害怕 ,如果你發覺迫害你的人以及勒死你父親的人

沒有說出話來。 「我要……我要……」周宣祈欲言又止地半晌

洗刷! 忍受謀殺親生父親的罪名。我一定要洗刷!一定要 來感受的痛苦,我能够忍受瘋人院的虐待,却不能 法庭,讓他去接受法律的制裁。你不會了解這三年 雙手去勒死他,讓他也嘗嘗殘酷和暴行的滋味?」 「不!·我不願意那麼作,我要親手將他們送上 吕奇緊逼着問道:「周先生!·難道你要用你的

忙。你能够告訴我,如何和你連絡嗎?」 「周先生!我很同情你的處境,我也想幫你的

,將我逮捕,然後將我送回星洲的瘋人院裏去。 「對不起」 「你看我是那種人嗎?你最愛白娜,不願她受 ·我不能告訴你,你也許會通知警方

身上,對你自己的安全又爲什麼不肯信任我呢? 到任何傷害,你將援救白娜的重大任務都交在我的

> 命作一次賭注。如果你有什麼消息要告訴我,請打 說·「好吧!我信任你。再用我的名譽,前途,生 袋中掏出一張卡片,隨手丢在門邊的花盆裏,疾聲 電話到這家土耳浴室找十四號服務生,就可以和我 周宣祈似在猶疑。沉默了許久之後,他才從衣

他說完之後,很快地打開房門,退了出 去

複雜得茫無頭緒。他在良心上所感到的壓力却更形 威脅算是解除了,然而他的心頭却非常沉重。事情 了出去。 南美酒吧等候,於是匆忙地關熄了房內的電燈,走 無目的地在房內兜着圈子、突然,他想起秦露還在 加重了。他先走到門邊,將那張卡片放進衣袋,漫 呂奇吁出一口長氣,面對着一根死冷冷槍管的 當呂奇來到南美酒吧時,

着的一瓶威士忌去了一半。一個二十來歲的少女能 落的座位上在打盹。秦露是唯一的客人,她面前放 似乎使她精神一振,連忙笑着說:「呂奇!你讓我 飲烈酒,而且有此豪量,頗使呂奇感到吃驚。 給中只留下了一個酒保,另一個女侍正坐在 秦露面上畧呈倦色,也有些酒意。呂奇的來臨 個女侍正坐在一個角已是凌晨四點鐘。櫃

等得太久了。是不是先去警署探視了白娜? 呂奇在她對面坐下,冷冷地說:「秦露!你的

笑容非常迷人,我真不明白妳怎麽笑得出來。 _

難道要我對你哭嗎?」

「妳父親剛死。」

雲。 束之後。現在我必須强忍悲戚。」 「我應該大哭一場,但是要等到一切事情都結「是的。」秦露爽朗的臉上突然蒙上了一層陰

氣很難教人分辨出是在揶揄,還是由衷的讚佩,「 妳有這種忍耐功夫,倒不簡單。 」呂奇的語

伯鈞的死,與白娜,與黃萬通毫無關係? 親絕口不提此事, 白我爲什麼要控告白娜是謀害我父親的兇手了。殺 說到這裏,秦露的目眶中有些濕潤。「你現在該明 ,就突然被殺了。你能說白娜是好人?能說當年周 人者也許不是她,却一定與她有關係。三年來我父 道我們在搜索他的犯罪證據,所以先下手爲强。 安然無事。和白娜一提到黃萬通

鈞的死因窮追不捨,只是單純地要爲老友盡一點力 懈可擊。半晌,他才問道:「秦露!妳父親對周 呂奇一時語塞,因爲秦露所假設的理由可說無 伯

施展的壓力已使我父親無法承受,所以才决心將這 公司百分之九十的股權,另外百分之十的股權在我 堅持不把那百分之十的股權出售。最近,黃萬通所 父親的手裏。黃萬通在各方面對他施以壓力,他都 着說:「我方才已經說過了,黃萬通只養括了周氏 「自然不完全是。」秦露喝了一口酒,才又接

手帕遞了過去。 她終於哭了,一串眼淚流到了腮邊,呂奇掏出 件事情查個水落石出,却想不到……

吕奇才輕聲問道:「秦露!妳找我合作,就是這件 在兩人之間,出現了一段冗長的沉默。良久,

之十股權相贈,那相當十萬元美元,另外…… 罪證據,將他送上法庭,我願意以周氏公司的百分 吕奇似乎知道她要說什麼,連忙搶着說·「秦·股權相贈,那相當十萬元美元。另外……」 秦露點點頭說:一是的 。只要抓到黃萬通的犯

露,不要說下去了,只要妳所說的是眞話,我願意 不要不義之財;我喜歡女人,却不想在一個剛死父 無條件地幫助妳,不要談什麼酬勞。我喜歡錢,却

秦露!開始妳的故事吧;我已經企盼許久了。

們先談談周伯鈞的事業。」 」秦露點點頭,又喝了一口酒。「讓我

「周伯鈞就是周宣祈的父親嗎?」

用很好,業務也很發達,成了星洲的商界鉅子。 你明白什麼叫投資公司?就是別人將資金交給他, 由他統籌運用,然後再將利潤分給投資人。他的信 「是的。他開了一家『周氏信用投資公司』

斃之後,股票暴跌,曾經引起星洲股票市塲極大的 名的『獅子城証券公司』代爲發行、行情一直不壞 鈞的公司也有大量股票在市面流通,是委托星洲有 似乎對商場中事非常內行,說來頭頭是道。「周伯」「當然。其中大部份都是吸進的游資。」秦露 ,是星洲有數的幾種熱門股票之一,周伯鈞突然暴 那麼,公司資產並非周伯鈞一人所有了?

你絕對想不到其中發生了一件怪事。

什麽怪事?

接收了周家的産業。」 氏信用投資公司』將近百分之九十的股權,也就等 』的負責人黃萬通却趁低價全力搶收,囊括了『周 「周伯鈞發行的股票暴跌,『獅子城証券公司

一」呂奇低呼了一聲,全神貫注地等待

都是些什麼傳說? 於是,關於周伯鈞遇害,一時傳說紛紛。

他的父親;這也就是警方所發表的周伯鈞死亡的原 的婚事,使周宣祈飽受刺激;再加上白娜不告而別 使周宣祈精神分裂,在喪失理智的情况下勒死了 一種傳說是 因爲周伯鈞峻拒兒子和白娜

因。

「另一種傳說呢?

信用投資公司』的目的。 激,情緒紊亂。這時他再買通職業兇手勒死周伯鈞 將罪過加在周宣祈的身上,以達到他倂吞『周氏 繼而又暗中唆使白娜不告而別,使周宣祈飽受刺 ,他先遊說周伯鈞,不同意周宣祈和白娜的婚事 一說是黃萬通想供吞周伯鈞的事業而設下了陰

「這種傳說簡直太令人難以置信了 6 有証據麼? 呂奇不禁暗暗吸了一口長氣,連連地搖頭說: 什麼証據?」 __

秦露冷笑着說:「如有證據,怎能容黃萬通逍

遙法外?不過,旁證倒是有的。」

什麼旁證?」

還有誰?周氏公司百分之九十的股權落在他手上就 個股票市場中有潛力的人在興風作浪。除了黃萬通 他公司的股票也不該驟然暴跌,那必然是某 「周伯鈞在商塲中一向信譽甚佳,即使突然死

呂奇點點頭說:「的確可疑。」

是最好的證明。」

要她挺身作證,黃萬通就難以逃法網。」 我猜想:白娜一定受到了黃萬通的好處,只

這就是妳們父女來到這兒的原因?

和白娜接觸過嗎?

爲了 挽救周家父子的感情,與黃萬通毫無關係。」 她說的也許是實情。 接觸過,但她一口咬定,她不告而別完全是

原先我也這樣想,現在却不同了。

我父親被害就是最大的證明,對方顯然已知

--20-

是真的。 秦露連連點頭說:「請你放心 ,我每一句話都

以來到這兒? 「妳說周伯鈞以前的老賬房早晨七點多鐘就可

-21-

是的。」

艇上去,可以到我的房裏去睡覺。 半、「現在我要去警署看看白娜,如果妳不敢回遊 方針。」說到這裏,呂奇看看錶,時間是凌晨四點 「好!等我和他詳談之後再决定我們所進行的

呂奇冷冷地說:「我只是對好人友善,對待壞 謝謝你,」秦露開心地笑了。「你比我想像

揮揮手,疾步走出酒吧。 人,我有妳想像不到的惡毒主意。」 說完之後,他離座走到櫃枱付了酒資,向秦露

去。許多决定。飛快地跳上那輛租來的車子,向警署駛 進一口早晨的凉爽空氣。在這一瞬間,他突然有了 使他的頭腦清醒,站在南美酒吧門口,他深深地吸 他的身體十分疲倦,然而,迎面而來的晨風却

他是一個幹練的資深探員。 僚屬們的視覺焦點。從霍金斯的目光中,呂奇發覺 呂奇一走進警署,就成了霍金斯幫辦以及他的

娜小姐已經被正式逮捕了嗎?」 「霍金斯先生!」呂奇很有禮貌地問道:「白

非常冷:「目前還在留質階段,請問有什麼事?」 女子,一旦牽涉在一件謀殺案中,她內心必然異常 中射出來的光芒像是要穿透呂奇軀體般銳利,語氣 呂奇以同情的口吻說: 一一個遠適異國的年輕 「沒有。」霍金斯緩緩地搖着頭,從碧色瞳仁

「請問:你是對白娜小姐有興趣?還是對這件焦急,恐怖,我想陪她談談。」 謀殺案有興趣?

吕奇的手,很客氣地說:「原來我們還是同行,請 謀行動總部」,抬出了美國聯邦調查局,以及…… 己的經歷去換取對方的信任。於是他抬出了「反陰 霍金斯的態度果然大有改變,寬大的手掌握着

呂奇含糊其辭地回答:「內情可能很複雜。 的確很複雜。」霍金斯皺緊了眉頭。

的唇膏和白娜小姐所使用的唇膏完全相同。」

觸犯謀殺罪了? : 「那麼,你打算以這截烟蒂爲證據控告白娜小姐 呂奇心頭暗暗一驚,表面上却極爲平靜地問道

爲什麼?」

專家』手法,不像白娜那種年輕女郎可以辦到。一 死者在毫無抗拒能力的情况之下,白娜可能辦得到 霍金斯目光中顯露一絲詭色,反問道:「如果

者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地讓白娜拿着刀去刺。 呂奇不禁楞住了,半晌他才回答說:「除非死 _

經昏迷過去了。」 一實際的情况恐怕就是如此,」霍金斯神色異

問你對這件謀殺案子有何意見?」 呂奇發現對方非常難纏,心中一動,决定以自

霍金斯點點頭說:「化驗過了。濾嘴上所殘留 「現場發現的那截烟蒂化驗過了嗎?」

你說呢? 」霍金斯很技巧地反問

以我看,兇手不可能是一個女人。

一刀正中死者心臟,而且穿透前胸,那是『

量的麻醉藥劑。由此可見,死者被刀刺殞命時,已 常凝重,「根據解剖化驗,死者的血液內存留着大

> 感到意外了。 「有這種事?」呂奇嚇了一跳,這委實太使人

道: 一在秦祥明生前,你曾經見過他嗎? 呂奇先生! 一霍金斯遞給他一支烟,同時間

「那麼,你到他的遊艇上去……?

我要去遊艇見他,於是他先一步回到遊艇上等我們 在碼頭上的水手酒吧中喝酒,秦露打電話告訴他, 。孰料我們去時,他已經遇害了。」 呂奇很快地接口說:「正是要去見他。他原先

「前後相差多少時間?」 「噢?」霍金斯碧色的眸子裏射出異樣的光芒

左右c 呂奇想了一想,估計着說道:「大概二十分鐘

「怪了?」霍金斯喃喃自語

進入血液中只要一分鐘就會使人昏迷。」 那種麻醉藥劑約莫多久發作?

麻醉藥劑 c 他建議。「也許秦祥明在酒吧中所喝的酒內就滲入 「我想你該從水手酒吧中着手偵察!」呂奇向

在死者左臂的靜脈處找到了注射針孔 內並沒有殘留那種麻醉藥劑,是注射的 「不會的。 」霍金斯語氣肯定地說∶「死者胃 ,驗屍人員

之前,有許多難以解釋之處。我要去一趟水手酒吧 霍金斯聳聳肩頭說:「任何一件案子在未偵破 「難道死者會馴服地伸出手來被人注射?

你和白娜小姐去談談吧!」 呂奇向他道了謝,向辦公室的內間走去。

上都貼着海綿,大概是爲了防備被留質的人觸壁自 那是一間留質室,有床,有椅,有桌,四面壁

她狠狠地在吸着香烟,一個名歌星的優雅風範已蕩 然無存。看見呂奇進來,只是瞠目以對張口無言。 呂奇在她對面坐下,以沉重的語氣說:「白娜 僅僅幾個小時之別, 白娜就已顯得非常憔悴。

霍金斯帮辦認爲妳涉嫌很大。」

神情却未顯得過份慌亂。 「就是因爲那截烟蒂?」她的語氣雖不穩定,

說了假話。 」 那倒不是主要原因,最主要的是— - 妳對我

去欺騙你。」 沒有。」白娜連連地搖着頭。「我沒有必要 比如說,妳和秦祥明的關係完全不是妳所說

的那麼一回事,這幾天妳還和他見過面。」 胡扯!」白娜吼叫起來,「我連他的影子都

沒有見到過,這是誰說的?」 ,他根本沒有傷害妳的企圖,妳也沒有跑到他面前 「先別問。」

呂奇又轉變話題:「還有周宣祈

抱住他,呼叫他的名字,相反地妳還在躲避他。白 是有人在暗中威脅妳嗎?」 這……這都是周宣祈親口告訴你的嗎?」

幹什麼?他要我營教妳,不要使妳受到任何傷害。 他曾經到奧林匹克大飯店來找我,妳知道他找我 「是的。」呂奇以銳利的目光盯着她。「凌晨

即使妳曾經作過對不起他的事,他也不怪妳。」 」白娜痛苦地嘶叫,雙手捂住面孔

說出這句話。「我承認哄騙了你,也承認是躲避他 我也愛他如往昔。」白娜似乎鼓足了勇氣才 周宣祈仍如往常地愛妳,而妳呢?……」

-22-

酸誓不洩密就是 c 呂奇不假思索地舉起一隻手,認真地說:「我

奇!你替我想想,在這種情况下……」 與周宣祈接近,否則就要殺害周宣祈以爲報復。呂 人院裏逃出來了,而且到了此地。他警告我,不得 個無名電話。那人在電話中告訴我,周宣祈從瘋 才語氣緩慢地說:「在周宣祈出現以前,我接到 白娜的神情顯示她的內心仍有獨豫,遲疑許久

是男的還是女的?。」 呂奇打斷她的話,問道:「打電話給妳的人,

一是個男人。

想和妳談談三年前的事 掉轉話題說:「白娜,眼前的事我們暫且不談,我日壽不打算立刻判明白娜的解釋是眞是假,他 三年前什麼事?」 0 _

的意願?還是受了別人的左右? 妳拒絕了周宣祈的私奔,不告而別,是自己

意願。這種事那裏能被別人左右。」 白娜不假思索地回答說。「自然是出於自己的

識嗎? 公司』的負責人,和周伯鈞時有來往,妳真的不認 白娜皺眉思索了一陣,搖搖頭說:「沒有印象 「妳認識一個名叫黃萬通的人嗎? 白娜,讓我提醒妳,黃萬通是『獅子城證券

而別並非出於己願,而是由於黃萬通的唆使。 起來了,五十來歲潮州佬,在周家見過一兩次。 一哦-「當周伯鈞被殺後,外界曾有傳說,妳的不告 」白娜突有顯悟似的點點頭說∶「我想

唆使我?再說,我也不會聽他的話啊! 白娜立刻疾聲否認:「沒有的事,他爲什麽要

> 無助於解開他面臨的疑團,他眞不知道還有什麼可 呂奇心中的疑問都提出來了,所得到的答案却

現的用意,立刻走了出來。 瞥中,呂奇看到了霍金斯帮辦的臉。他明白對方出 正在這時,留質室的門打開了一綫,在驚鴻一

·情况有些不對。」 一見面,霍金斯就神色凝重地說:「吕奇先生

怎麼了?」

的。 而且,也沒有一個女人打電話到那兒說要找秦祥明 殊,若在那兒喝酒,一定會留給他們深刻的印象。 本就沒有去過那兒,他是中國人,面孔,膚色都特下線水手酒吧的酒保及女侍說,秦祥明昨晚根

明秦祥明早已在昏迷之中,當你登艇的前幾分鐘才 遭殺害,似乎存心要你目擊這件謀殺案。 的腦部,發現神經中樞已麻痺了好幾個小時。這證 霍金斯又接着說:「驗屍人員已經解剖了死者 呂奇大爲訝異地說:「那是秦露在說謊了?」

者是她的父親呀!:這·····?」 電話去水手酒吧與她父親連絡就是謊言了。但是死 果死者在被殺前就昏迷了好幾個小時,秦露所謂打 呂奇大爲不解地搖着頭說:「這就奇怪了?如

霍金斯搶着:「我們可能上了兇手的大當。 怎麼呢?」

中獲得綫索。」 那截烟带顯然是栽脏,却想不到我們從死者的血液 兇手殺害秦祥明的目的,是要使白娜蒙嫌。

0 白娜涉嫌,而殺害自己的父親,這未免太駭人聽聞 「這樣說來,秦露和兇手也有聯繫了?爲了使

一在我投宿的旅館房間裏。

在此 霍金斯向他的部下揮手說:「去帶秦露來。」 刻以正面的方式去偵訊秦露。」 且慢!」呂奇搖手阻止了他。「我不贊成你

辦。我會派人支援你。 的眼光。連連地點着頭說:「好!好!我們分頭去 上所浮現的倨傲神色一掃而空,代之而起的是欽服 呂奇湊在他的耳邊,低語一陣。這個外國佬臉 爲什麼?」霍金斯突然顯出了傲慢的神色

我可能要向你借一支槍。」 吕奇搖搖頭說:「支援倒不必,等有必要時

處置白娜小姐? OK! 一皺,低聲說:「呂奇先生!我們應該如 玉肇兒。「'呂奇先生!我們應該如何」「霍金斯與高采烈地回答。突然,他

的。 「按照此地法律,留質是不能超過二十四小時

呂奇輕鬆地說:「繼續留質。

到時再說吧,每一分鐘都可能有變化哩!

克大飯店的途中,他一再思索也得不到絲毫頭緒。 生命,那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通的事。在返回奧林匹 果說秦露爲了佈置一個陷阱,而犧牲了自己父親的 車抵飯店門前,天際已然大白。呂奇私自默禱 秦露的故事破了,但是呂奇仍然很傷腦筋,如

果然還在。她睡得很甜,姿態也很媚。紅色的恤衫 和白色短褲雖未除去,却絲毫不減其性感,黑黑的 當他輕巧打開房門時,不禁鬆了一口氣,秦露

,但願秦露還睡在他的床上,那樣將有助於他的計

朶鳥雲 o 長髮被散在白色枕頭上,像是萬里晴空中飄浮着一

十足的把握認爲自己的判斷非常準確。他站在床前 沉靜了一會兒,最後一咬牙,和衣躺到了秦露的身 呂奇在有所行動之前仍然有些猶豫,他並沒有

呂奇的第二步是一手攬住了秦露的腰,另一手抄進 行動是一連串的,一旦開始,就要繼續下去。

她的頸項,吻上了她的紅唇。 扎中也看清了襲擊者是誰。於是,掙扎輕微了,接 秦露像一隻受驚兔子般掙扎着,自然,她在掙

他判斷錯誤,也不算是嚴重侵犯了她。 愛撫的經驗。他不是她所接觸的第一個男人,即使 着,有了反應;熱烈而熟練的反應。 呂奇心中的不安消除了,因爲他發覺秦露有過

脫了 他的懷抱嬌笑着說:「你不該乘人之危的。」 「呂奇,」秦露終於在喘不過氣來的情况下掙 「那是因爲妳的睡姿太美。」呂奇佻笑着說。

與。 會吝嗇。可是,我現在的心情不好,那樣會使你掃 我的人,就是爭取你合作的交換條件之一,我决不 秦露面上的笑色突然一收,神情沉重地說:「

色也正經起來。「有點事,我要跟妳談談。 放心!我不是急色兒。 」 呂奇鬆開了她,

着。 隻手也在呂奇光裸的手臂上,有意無意地輕攏慢撚 「談什麼事?」秦露却又主動地靠近了他;

的股東,對嗎?」 「妳父親在『周氏信用投資公司』有百分之十

「是的。」

另外百分之九十屬於黃萬通?

一對一我不是已經告訴過你了嗎?

股權就該發還周氏公司。」 獲的股權就是非法的。依照法律,那百分之九十的 據證明周伯鈞是被黃萬通所謀害,那麼,黃萬通所 能一口收購周氏公司百分之九十的股權。如果有證 以才使周氏公司的股票暴跌;因爲暴跌,黃萬通才 花板,語氣緩慢地說:「因爲周伯鈞突然死亡,所 呂奇沒有去理會她,轉動了頭部,目光望着天

秦露搖搖頭說:「我不懂得法律。

的股權就該還給周氏公司。」 只要查出黄萬通謀害周伯鈞的證據,那百分之九十 「我也不懂,可是我請教過專家,據專家說,

精神分裂症,那麼,這百分之九十股權就該由妳父 吕奇又接着說:「周伯鈞已死,周宣祈又罹患 「哦 」秦露張着嘴,顯得有些驚愕○

我父親也死了呀!」

親接收

動着異樣的光芒。 「別忘了妳是合法繼承人。」呂奇的眼睛裏閃

你說這句話的意義。 秦露神情有些迷惑地說:「呂奇!我不大了解 嗨!」呂奇一把摟緊了她,在她噘起的嘴上

就落到妳一個人的手裏了。」 伯鈞的罪名將黃萬通送上法庭, 輕輕一吻。「這還不明白嗎?只要我們能以謀害周 周氏公司全部股權

辦得到嗎?」

又有條件是不是?」 我會盡全力,不過……

少了嗎?」 妳得到百分之百,只給我百分之十,不嫌太

秦露凝神望着他,許久之後,才嘆了一口氣:

_ 當然相信。 我如果說一句心裏的話,你相信嗎?」

很低: 權,以及我,都不是你的嗎?」 如果你不討厭我,我們可以結婚,那百分之百的股 一 呂奇!」秦露的神情突然忸怩起來,聲音也 「我喜歡你。這個世界上我已沒有親人了。

呂奇以古怪的聲音說:「令人難以置信。 你以爲我在騙你?」

只因爲這消息來得太突然。

說來極其自然,一點也不像是矯揉造作。 你最感與趣的鈔票與女人竟然同時得到了。」秦露 在我來說,是緣份;在你來說,是奇蹟

> 以立判眞爲《他敢肯定地說》秦露在作違心之論。 。別的事情他也許還無法立辨眞假;唯獨情話却可 **塲嬌娥,不知有多少;也不知聽說過多少甜言蜜語** 些,佻笑着說:「那眞是人財兩得了。」 但他表面上却絲毫未露聲色,將秦露又摟緊了 呂奇却暗暗好笑,他所見識過的名門閨秀,歡

鈞的證據,還是問題。」 也別那麼高興。能不能搜索到黃萬通謀害周伯「別說得那麼難聽好不好?」秦露白了他一眼

「難道還有大問題還沒有解决?」 「那倒不是最棘手的問題。」 呂奇一個字一個字用力地說:「問題在周宣祈

呂奇湊在霍金斯的耳邊低語一陣。

的身上。」

怎麽說?」

之九十股權到了他的手上,我們豈不是白費勁? 手用力一拍。「好了!從黃萬通手裏奪回來的百分 之後,他也會要求重新檢驗。」呂奇說到這裏,雙 「嗯!」秦露皺緊了眉頭。「這倒是個大問題 一他實際上並沒有瘋。謀害他父親的兇手落網

意。」 臨難題時,總要比男人冷靜。來!讓我聽聽妳的主 摩挲着,同時,開始了進一步的探索:「女人在面 「秦露!」呂奇一個指頭在她的面頰上輕輕地

光芒。 。然而她那一對黑白分明的眸子裏却射出了警戒的 「我也沒有什麼好主意。」秦露輕描淡寫地說

。以極爲柔情的聲音說:「呂奇!·我想聽聽你的過 的鬚般纏上了呂奇的頸項,驅體也和他貼得緊緊的 裏,現在她開始「反客爲主」了。一雙手像八鱆魚 秦露一直像一頭温馴的綿羊般依偎在呂奇的懷 妳隨便說個辦法也許可以觸動我的靈機

因此,他故意皺緊了眉頭說:「不說也罷。 呂奇發現對方在爲自己的安全而進行及探索了

恐怕嚇着妳。 爲什麼?

衝動。「你應該感覺得到,我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女 的嘴唇貼在他的臉上,噓出的熱氣使他感到有一絲 人。說出來,我需要瞭解你。」 「吕奇!你以爲我還是一個小女孩麼?」秦露

安;我若說眞情實話,妳又可能鄙視我 「如果教我說假話欺騙妳,我良心上會感到不

-24-

--25--

戀着目前的生活方式,可是,這筆錢總有用完的一 名,變成了上流社會的紳士,開始週遊世界。我眷 然的機會裏使我弄了一大票。於是我買護照,改姓 使我更加精明,更加謹慎。去年聖誕節,在一個偶 信所編出來的故事必可賺人眼淚。「不知父母是誰 下了不解緣。我偷過、搶過、騙過。一再地坐牢, c小時,經常與飢餓打交道;成年後,又與牢獄結 「我生長在貧民區,」呂奇開始編故事;他自

秦露突然低吼着說。「呂奇!不要說下去。 怎麼!妳討厭我?」

只恨這個世界,爲什麼有那麼多不平的事。」 : 「我不但不鄙視你,反而覺得你坦白得可愛。我 不!」秦露用力地抱緊他,顯得很激動地說

秦露……」

復。 以殺死我的父親,我爲什麼不能殺死別人?我要報 「呂奇!」她揚起頭來打斷他的話。「別人可

秦露!妳要殺誰?」

殺周宣祈。」她此刻的表情活像一個女巫 爲什麼要殺他?」

奇也有一絲欣喜的感覺,他的假設已逐步證實了 這個世界上突然消失,絕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却在一 確成熟,成熟得令人可怕。這是她早已想好的計策 宣祈只是一個從瘋人院逃出來的精神病患者。他在 來。「你不是教我出主意的嗎?在別人心目中,問 呂奇突然覺得自己像是抱了一塊寒冰。秦露的 見他發楞,秦露忙又問道:「呂奇,我的主意 · 一路奇, 一秦露一隻手撑着床榻,坐了起 種激動的情緒下說出來。在暗驚之餘,呂

嚇壞你了嗎?」

在思索另一個問題。」 0 一我見過的犯罪勾當太多,這算不了什麼。我是 「不!」呂奇故意在臉上浮現一股猙獰的笑容

你可以輕而易墨地辦到。」 如何搜索到黃萬通謀害周伯鈞的證據?

噢!妳倒說說看。

也曾和黃萬通通過消息,這樣就行了。 的酬勞。這一次我父親趕到這兒來查問這件事,她 訴白娜,她若想脫罪,只要一口咬定,當初她的不 我父親的被害,白娜涉嫌最重,你可以去告 ,是受了黃萬通的唆使,而且還得了黃萬通

的兇手呀!」呂奇提出了反問 即使如此,也不能證明黃萬通是謀害周伯鈞

難 題時比男人的表現都要顯得冷靜麼? 秦露柔媚地說:「呂奇!你不是說,女人面臨 妳心裏還有什麼詭主意?

重傷,

不治身亡。據說那輛車子是黃萬通座車。」

- 」秦露先是一聲驚呼,接着憤怒地說

「哦

秦露詭譎地一笑:「暫時不告訴你。 嗨!妳又擺出神秘姿態了。」

床頭几上的電話鈴聲响了起來。

就打電話到這兒來。」 我將你的電話號碼告訴了周家賬房,教他一到機場 將電話聽筒按住了。以歉疚的語氣說:「對不起! 呂奇剛要伸手去拿電話聽筒,秦露却搶先伸手

「妳不是說他七點多鐘才到嗎?」

現在幾點?

哦!抱歉,那不是我的電話。

呂奇先生,星洲長途電話。」 吕奇抓起話筒,立刻傳來了接線小姐的聲音:

似乎該慶祝一番。」

呂奇輕佻地說:「秦露-爲了我們卽將發財,

「我們這一對眞是天造地設。

秦露!妳也不笨呀!」

死者名叫周阿財,最好能將全部資料弄來。

<u>___</u>

的事嗎? 「好!·我立刻以長途電話與星洲連絡。還有別

。「讓我來開啓妳那芬芳肉體的奧秘吧!」

不!」呂奇一隻手從她恤衫的下端侵了進去

難道要開一瓶香檳嗎?

秦露突地用力掙脫了那隻手,冷冷地搖着頭說

通宵營業的,土耳其浴室如何? 「請教:貴地許多餐廳,酒吧都是二十四小時

你要問那一家?」 「呂奇,那得要看那一個區域的土耳其浴室

面上透露出失望的神色。

秦露!真想不到妳的觀念如此保守。

」呂奇

並非保守,而是有很重要事等着你去做。

不行。」

回答對方:「名字很香艷,叫做『妙女郎』。 呂奇掏出周宣祈留下來的那張卡片看了一眼, 「哈哈!」電話聽筒裏傳來霍金斯的爆笑。「 <u>__</u>

去吧! 散了你的骨頭。」 但願她們拆散之後再能重新裝配起來。 ·那裏是永不關門的,當心被那些『妙女郎』

·白娜的供詞是我們的計劃成功與否的重要關

「對!」呂奇從床上一躍而起。「妳不說我倒

去遊說白娜。」

呂奇, 」霍金斯的語氣又正經起來。「我們

九點鐘如何?」

何

然我也會準備好一份使你意想不到的好禮物。」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 秦露嬌笑着說,

如果說這是秦露對呂奇的一項承諾,母等說是

一個誘惑還要恰當得多。

這時,天色已經大亮,人、車都已絡繹不絕地

五十碼有一家『威基基餐廳』,我在那兒等你。 「好的。出『妙女郎』 土耳其浴室向右轉, OK!·」呂奇與高采烈地應着。 上走

呂奇的霉運

的風情。 上,一個曲線畢露,栩栩如生的裸女在向路人擠眉」土耳其浴室門口的霓虹燈仍然開着,高高的燈架 眨眼。除了呂奇之外,只怕誰也不會去注意「她 雖然太陽已從海邊線上冉冉昇起,而「妙女郎

國廣東話,還有半生不熟的英語,但她們却有一個 來。她們似乎永不疲倦,面上的笑容足以引誘蜜蜂 有的說的是「哈伊哈伊 呂奇一進門,就有一摹膚色雜陳的女郎湧了上 」的日語,有的則是說中

> :「奥林匹克大飯店呂奇先生嗎? 她的話聲剛落,立刻又响起了一個男人的聲音

棄車而逃,據說是黃萬通的座車,有進一步的消息 我再打電話來。」 被一輛福特汽車撞成重傷,送醫不治。隆事者 請轉告秦露小姐,周阿財先生在前往機場途

對方已經將電話掛斷了 「請問你是誰?」

秦露見呂奇一臉茫然之色,連忙問道:「呂奇

怎麼了?」 「周阿財是誰?

就是周家的老賬房啊!

他不能來了。

在前往星洲的途中,被一輛福特牌汽車撞成 爲什麼?」

說: :「這是有計劃的謀殺行爲,可惡的黃萬通!」 「秦露,妳不該生氣,應該大笑。 呂奇突然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因而微笑着

爲什麼!

「這樣一來,黃萬通謀殺周伯鈞的事實豈不是

更加明顯嗎?」 她笑了,在嬌媚的笑容中有濃厚的得意神色

像伙 c 伏在吕奇的身上拍打着:「吕奇,你真是個聰明的

常豐滿。 共同的特點-身上的比基尼裝特小,身裁也都非

到十四號,於是他用英語高聲喊着:「我要找十四 每個女郎的褲子上都有號碼,呂奇唯獨沒有找

呂奇必恭必敬地說·「先生·請跟我來。」 眼前。她的服裝很整齊,像是領班之類的人物,向 哄而散。一個黃面孔的中年婦人却出現在呂奇的 那一羣女郎的臉上笑容在頃刻間消失了,也都

沒有在進門處迎客了。 上有「特級」的字樣,他才恍然大悟,難怪十四號 通過一條走廊,進入一道窄門,呂奇發現門框

奇進去,說了聲「請稍待」,就帶上房門走了 了兩排幽靜的房間,那婦人推開十四號房門,讓呂 在那中年婦人的引導下,登上二樓,眼前出現

難怪霍金斯要呂奇當心被拆散骨頭了。 楊,看那床楊的寬度,絕非僅僅用來作按摩之用 浴桶,以及盥洗設備。內間則有一張鋪陳華麗的床 房間又分成內外兩間,外面陳列着土耳其式的

爲你服務過嗎?」 了進來。一望可知,她必定是中國人,與樓下那臺 女郎一樣地穿着特小的比基尼裝。她一面鎖上門, 一面打量着呂奇,以純正的粵語問道:「先生」 約莫過了三分鐘,門推開,一個健美的女郞走 我

「沒有。」呂奇微笑着說,「是朋友介紹我來

「一位從星洲來的周先生。」 誰?」她已走到呂奇面前,為他鬆脫領帶。

我一方面享受十四號小姐的服務 呂奇白己開始解除衣服,同時以柔和的語氣說 」她暑微有些驚訝地凝望着他。 一方面也想

星洲方面的資料到了嗎?

恐怕要等到八點鐘以後,國際刑警組的『電

「還不錯。」呂奇不想在電話中談得太多。

宵達旦地在等候呂奇的消息,他劈頭就問道:「嗨

電話撥到警署,精力充沛的霍金斯帮辦竟然通

- 你的進展如何?

路邊考慮了一分鐘,忽忽進入了路邊一座公用電話 出現在街頭。呂奇走出奧林匹克大飯店之後,站在

今晨星洲通往國際機場的路上出了一件車禍

-26-

我想加要一份資料,能一齊到嗎?

』要到八點鐘才上班。

「讓你先享受我的服務吧!

-27-

四號的面脫得精光,倒還不太忸怩。 幸而他在東瀛早就嚐試過美女侍浴的風味,當着十 式的薰汽浴對他也大有裨益。於是聽任她的擺佈, 呂奇不忍拂逆對方的慇懃,一夜辛勞,土耳其

番, 度,將頭凑到他的面前,低聲說:「好好地享受一 我去和周先生連絡。」 坐進浴桶,十四號爲他開放了薰汽,調節好温

禁大吃一驚。原來是兩個貌相兇惡的大漢,虎視 約莫過了五分鐘,門又打開,呂奇抬頭一看, 請告訴他,我有極重要的事要和他見面。 我會轉告的。」她留下一個微笑,走了。

睁睁地等待霉運臨頭了。 都在浴桶裏,只有一顆頭顱露在外面。看來只得眼 眈眈地對着 呂 奇 冷 笑 。 呂奇雖知情勢不妙,却一點也沒有辦法,手脚

在輪到我們兩個來爲你服務 面前,冷笑着說:「先生!十四號小姐下班了,現 不等呂奇開口,其中一個大漢已來到了浴桶的

嘿嘿……」呂奇裝出一臉乾笑。「二位在開

節蒸汽温度的旋鈕。惡狠狠地問道:「聽說你要找 一位星洲來的周先生?」 誰跟你開玩笑?」那大漢的右手已抓住了調

假裝渾身發抖。眼前如逞英雄,必定吃虧。一是: 嘿嘿·」假使呂奇的身體在桶外,他一定會

姓周的叫什麼名字?

叫周……周……」

快說。」那大漢大吼一聲,右手向左一扭

分鐘 估計,總有攝氏三十七、八度左右,他無法忍受五 只聽嗤地一响,桶內的温度增高了。呂奇私心

「周百萬?」另 朋友!說老實話吧,否則你就要脫一層皮。」 周百萬?二另 」呂奇信口胡扯,企圖過關 一個大漢走過來扯住他的頭髮

下了汗珠。他兩手拚命搥打!毫無用處,桶外的禁 蒸汽又加大了,渾身灼燙。呂奇的額頭上已滾 「眞的?嘿嘿-真的呀!」呂奇聲嘶力竭地說。 ·讓你嚐嚐燙豬的滋味吧!

說老實話,你要找的人是不是周宣祈?」 與浴桶內的温度恰成對比。「雖然不致於使你脫皮 錮是牢不可破的 但是三分鐘之後你表皮下的微血管都會破裂。快 「現在是攝氏三十九度。 **一那大漢冰冷的聲音**

的,還算人道,而自己是活的呀! 時看見母親倒提着鷄脚往開水裏泡的情景。鷄是死 他操着主動權,却從來沒有像這次窩囊。他想到小 多年來,呂奇雖然不時在出生入死,其多半由

周宣祈可能是他另外一個名字。」 他知道硬賴賬是無法過關的,只得改口說:

「你叫什麼名字?」

奇。

「沒有: 「你爲什麼不叫好奇?」那扯着他頭髮的大漢 「說老實話,你找周宣祈到底幹什麼? :什麼重要的事,只是……只是……

你的床,你他媽的就像孝子般認真起來了。 很。你在爲一個姓秦的女人賣命對不對?嘿嘿…… 」一聲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那臭娘們昨晚上了 」呂奇也不知道該如何說才好。 「朋友!別耍花樣了。我們對你的情形清楚得

說c

回事呢? 那兩名窮兇極惡的大漢是一夥的。這到底是怎麼一 作爲連絡人,必是安全可靠的。看情形,這女郎和 呂奇再一次墜入迷陣之中。周宣祈選中這女郞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抗;即使有力量反抗,他也不會動,因爲他想了解 了。呂奇被灼熱的蒸氣燙得渾身軟弱,根本無力抵 隻手伸出來,那二名大漢即一左一右地將他挾持住 在他思索中,女郎已打開了浴桶。呂奇剛將兩 是周宣祈所託非人,抑或周宣祈本人…

實的了?她企圖囊括周氏公司全部股權而訂下殺死

像是黃萬通的爪牙,那麼,秦露所說的情形都是真

呂奇突然發覺自己走上了歧途,這兩個傢伙好

周宣祈的毒計,的確是因爲父親遇害而引起仇恨報

復的心理了?

別問姓黃的叫什麼名字,只要答覆我秦露有沒有提

另一個連忙給他的同伴一個眼色,接着說:「

起過他?

黄什麼名字? 」

呂奇心中一動,

故作迷惑之色地反問道:「

「叫黄……」

一個姓黃的人?

頭 的水漬,又爲他圍上浴巾,然後向那兩名大漢擺擺 十四號侍浴女郎非常仔細地爲呂奇擦乾了身上

並非走出房去,而是走向內間。呂奇不禁暗暗 「走吧!」那兩名大漢合力拖着他。 • 難道是要將自己軟禁在這兒嗎?

語氣堅定地回答說:「她沒有提起過。」

我看你是真想嚐嚐脫一層皮的滋味了。

不知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情緒衝動,呂奇突然

大漢的右手又搭上了調節蒸汽温度的旋鈕。

已經告訴你們了。」

「算你小子有種。」那大漢又冷、

又硬的聲音

簡直像

一粒粒的冰雹。

你燙死了我,也沒有什麼好說的。我所知道的,都

呂奇似乎已經心放橫了,咬着牙齦說:「就算

有向你談起姓黃的事?

那兩個大漢又一齊低喝道:「快說!秦露有沒

之中。 然燈光通明,他發覺自己已置身在一間華麗的套房 呂奇被那兩名大漢推進去。轉了一個小灣,豁 他一念未已,十四號侍浴女郎已搶先一步,轉 一面高大穿衣鏡,原來鏡後隱藏着一道密門

口。金鷹牌雪茄,最上等的英國貨。 背的轉椅裏,椅背向着他。因此他只能看到那人的 一點頭髮,以及上昇的嬝嬝輕煙,呂奇深深吸了 套房之中有一個人在等候他,那人坐在一張高

人。「請坐!我們可以開誠布公地談一談!」 。」那人的英語很純正。不過仍然聽得出他是中國 「呂先生!我首先要爲、四位魯莽的部屬而道歉

地坐下 十四號侍浴女郎爲他挪過一張椅子。呂奇安詳 ,一語不發。那兩個大漢對他的戒備也沒有

> 蒸汽却逼得他露出了可憐相 來。他這一輩子還不曾向人求過饒。可是那灼人的「求求你們先關掉蒸汽好不好?」呂奇寶叫起

收屍。」 你朋友一個面子。不過,你可得說老實話。否則下 一次就關到四十度以上,看看那臭娘們會不會給你 那大漢將蒸汽關小了一些,沉聲說:「好!給

思索,要如何才能度過眼前的難關? 温度驟降,使呂奇鬆了一口氣,心頭也在暗暗

道: 「你們是說秦露嗎?」呂奇慢吞吞地反問,他 「說吧!那姓秦的臭娘們想玩什麼花樣?」 那二個大漢却不給他喘息的機會,又緊逼着問

顯然想拖延時間。 那兩名大漢却粗中有細,竟然一語道破了呂奇

好處的。快說,姓秦的女人交了什麼差使給你? 的詭計:「朋友!別妄想拖延時間,那樣對你沒有 她想找出殺害她父親的兇手。

遇害前,她一直和我在一起啊!.」 呂奇連連地搖着頭說:「那不可能,在她父親 親的兇手。」

嘿嘿--傻小子--你上當啦!她就是殺死她父

她早已不是原封貨了?告訴你,姓秦的女人是星洲 有名的飛女, 的語氣說:「她既然上了你的床,你難道沒有發覺 「她不能教她的情夫動手嗎?」那大漢以猥褻 阿飛情夫不知多少呢?

她爲什麼要殺死她父親?」

管她管得太嚴了呀!」

實說出來,秦露給了一件什麼差使給你?」 「這些都是閑話。」另一個大漢插嘴說:「老

最後再問你一次,她有沒有在你面前提到過 她只是要我幫忙查出是誰殺害她的父親。

絲毫鬆弛。

我合作。」 從措辭中顯示他曾受過高深教養。「希望你能與 「我只是爲老闆辦事。」對方的語氣非常平和

動靜, 决心讓你置身事外,你就不要再捲進漩渦裏去了。 「呂先生!」對方的語氣嚴厲了一些。「我已 ,我不打算再問你什麼,也不打算探索奏露的 只希望你答應我一個小小的要求。」 你的老闆姓黃的嗎?」呂奇大胆地問一句

但願我能作得到。

你一定作得到,放心,我會付出酬勞。

請說吧!

上那班飛機。我將送你五千元美金的程儀。」 呂奇搖搖頭說:「只怕我辦不到。」 九時二十五分有一班飛機離境,你最好能趕

「不!如果我能一走了之,我不會接受你們的

「是嫌程儀太少了嗎?」

錢 可惜我目前還不能够雕境。

霍金斯幫辦扣留了我的護照。

有什麼特別原因嗎?」

題 已十足地信任。只要你想走,拿回護照,應該沒問 據我們所了解,你有良好的經歷。霍金斯幫辦對你 辦法的人。不但在星洲有勢力,在這兒也有朋友。 」很温和的笑聲。「我們老闆是個很有

我倒沒有把握。

之內給我一個明確的答覆。 八點四十分,你考慮的時間不多,希望你在十分鐘 人,以及一筆可望而不可卽的財富去賣命。現在是 「呂先生!你是聰明人,不該爲一個浪漫的女

「我爲了脫離險境,可以佯作應允 ,但我是一

-28-

2

於調節温度,還是讓我親自來爲你服務吧!」 一面笑着說:「呂先生!他們二人是生手,不善 兩個大漢很馴服地退到一邊,一句話也沒有

十四號侍浴女郎飛快地衝了進來。她一面關上蒸汽

緊牙齦,他一定會大叫出聲。

嗤地一响,浴桶內温度驟增。

若非呂奇早已咬

就在這緊要關頭,突然房門打開,那個健美的

個守信的人……

的殷鑑。 世界上。有許多愚者所遭遇的悲慘下場可以作爲你 答應,就非得履行諾言不可。否則,你不會活在這 断了呂奇的話:「別以爲我們會上你的當,只要你 那位只聞其聲,不見其面的神秘人物冷笑着打

周阿財被車撞殞命那樣嗎?」 呂奇敬着勇氣說:「就像秦祥明被一刀穿心、

多 ,知道的秘密愈多,那對你沒有什麼好處。請考 一語氣嚴厲,聲音冰冷。一問得愈

慮方才我提出的請求吧! 我留在此地對你們有什麼壞處?」

你是一個具有危險性的人物。」

何不殺我永除後患?」

非到迫不得已,我們不願殺人。」

氣說, 倒有一個小小的要永。」 「看來我只有低頭就範了!」呂奇以妥協的語 「不過,那五千美金的程儀愧不敢收,另外

「我們一向是不接受別人要求的,對你例外, 最好不要反客爲主,强人所難。」

對方不禁楞住了。良久,才冷冷地說:「見之 「我想見見周宣祈。」

無益,而且也沒有足够的時間。」 「那麼,我希望知道他的命運。

他很好,有專人在照料他。」

就像有專人照料我一樣麼?

的警告,「講趕快答覆,生命究竟不是兒戲。 呂先生,你超越範圍了。」對方提出了嚴厲 __

說:「存在我心中的疑團終於解開了:周宣祈能從 , 呂奇忽畧了自己的處境是多麼危險!竟然冷笑着 一種與生俱來的倔强性格在這時突然迸發起來

> 麼用意呢?」 的忙。不過,我也有一些不明白,這樣作,又有什 在暗中照料他。這大概都是你們那位姓黃的老闆帮 **瘋**人院中逃出,又能來到這兒,據他說,還有朋友

一枚炸彈。「這就是你的答覆嗎?抑或是你的挑戰 「呂先生,」對方的語氣,嚴厲得像是爆發了

」 呂奇苦笑着說:「我明明知道

是一個好奇心很重的人。」 這樣作對我有害無益,却又忍不住。因爲我天生就

抛到海裏去。」那聲音像是敲响了喪鐘。 請示該如何處置?」十四號侍浴女郎問 好吧!就用你的生命去滿足你的好奇心! 0

呂奇的左拳立刻向前猛撲。 大漢的小腹上。劇痛使對方鬆了手!在這一瞬間 呂奇早就儲備好了力量,飛起一脚踢在左邊那

味的大菜了。 省事了,用不着撕破他的衣服就可以享受到一道美 瞬間,他才想到自己是完全赤裸的。海裏的魚兒可 的後腦。當呂奇感到天旋地轉,意識逐漸喪失的 裹在呂奇身上的浴巾,就使他摔了一個大觔斗。

白色的牆壁,白色的人影。唯一色彩鮮明的,是那 呂奇從昏迷中甦醒後的初步意識;接着,他看到了 海水應該是藍的啊!而且身上又是乾的。這是

說: 「我早就向你提過警告了,當心那『妙女郎』 「呂奇!」霍金斯走到他的床前坐下,諧謔地

但他却忽畧了那位侍浴女郎。她只不過拉了一

接着,「売」地一聲,那女郎的鞋跟敲上了他

穿着五彩恤衫的霍金斯幫辦。

拆散你的骨頭,結果還是被她們敲破了頭。

這是那裏?」

行李袋中,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李袋來,見着我就扔下行李袋開溜,想不到是你在 就去浴室找你,發現有人神色有異地抬着一個大行力點鐘你沒有按時來到『威基基餐廳』,我 多虧你找到我。 」呂奇輕鬆地吁出一口氣。

你逮着了歹徒了嗎?」

一呂奇,我發覺你隱藏了許多。也許尔立脈景意,轉身向女護士揮揮手。等她出走之後,他接着說: 但是却對你的安全有害。 呂奇,我發覺你隱藏了許多。也許你並無惡意, 「別向我發問。」霍金斯的語氣非常嚴厲。他

原原本本將所有的經過都詳細地說了出來。 呂奇作了一個苦笑,然後從白娜的約會開始

些關係。秦露被我們錯怪了。」 整個情况弄清楚了,我們都走錯了路,周伯鈞極可 能是被黃萬通謀害的,秦祥明的死,與黃萬通也有 「呂奇!」霍金斯吁出一口長氣。「我總算將

「她爲什麽說謊?」

她在南美酒吧打電話的時候,水手酒吧中有一個中一她也許沒有說謊。據我們進一步調查,昨晚 ,酒保還以爲他是打電話出去。」 國人守在電話機旁邊,鈴聲甫响,他就拿起了話簡 一她也許沒有說謊。據我們進一步調查,

那不是太巧了嗎?」

星洲方面的資料來了嗎?」 也許有人在酒吧中監視你和秦露的行動。

來了,秦祥明和他女兒都沒有不良記錄。

那件車禍的資料呢?

黄萬通却諉稱座車是在午夜被窃,而他的司機却不 死者周阿財是被黃萬通的座車撞斃的,但是

「范荷娘說,她一直沒有見過那指揮人的真面 此地還有一個神秘的男人在負責指揮。」

裏閃動着異樣的光芒,「昨天下午五時左右,曾有

「還有更進一步的資料。」霍金斯碧色的瞳仁

」呂奇感到有些意外。

個女人透過國際台掛長途電話到星洲的『獅子城

」,七時半,星洲有長途電話到奧林匹克

知去向。黃萬通涉嫌謀殺。」

他來到這兒,而且還給了周宣所一支槍。」 她說,周宣祈就是黃老闆幫助他逃出瘋人院

什麼作用呢?」 要周宣祈去殺死白娜。

大飯店的夜總會後台給白娜。」

作痛,才又躺下去。「白娜眞和黃萬通有聯絡。

噢!」呂奇霍然坐了起來。他感到後腦隱隱

「秦露的話句句可信。殺害秦祥明的也許不是

」呂奇似是不勝驚異。

人員正在追捕周宣祈時可能會將他格殺。」 黃萬通用意很明顯,殺白娜是爲了滅口。然

白娜,

霍金斯先生,你打算怎麽辦?」 但是她一定在場,那截煙蒂不是巧合。

我已透過國際刑警組織,請星洲方面以謀殺

罪逮捕黃萬通。

吕奇吃驚說:「霍金斯先生,罪証不足吧!

够了。」霍金斯的語氣很堅定。

生命。」說到這裏,呂奇的神色突然一變。「對啦 後警方人員正在追捕周宣祈時可能會將他格殺。 宣新的人呢?」 黃萬通却沒有想到周宣祈愛白娜勝過自己的

我正派人搜尋。 _

問過姓范的女人嗎?

白娜怎麼辦?」 她大概不知道周宣祈現在何處。

然以凝重的語氣問道:「霍金斯先生!你認爲這件 值破了嗎?」 吕奇足足有五分鐘之久沒有說話,最後,他突 引渡她回星洲,與黃萬通一齊受審。」

至於秦祥明的命案與三年前的僖案又有連帶關係 「三年前發生於星洲的周伯鈞命案我管不到 值破與否,那要由星洲警方去宣佈。

那些歹徒一間密室?你應該立刻將負責人逮捕。

「浴室負責人一定是同黨,不然他怎麼肯供給

霍金斯語氣揶揄地說:「呂奇!所謂入境問俗

浴室二樓有無數間密室,因爲他們暗中從事本地 你却疏忽了這一點。此案與土耳其浴室毫無關係 出逃跑的人是十四號侍浴女郎的客人。」

霍金斯點點頭說:「是的。因爲浴室負責人指

叫范荷娘的中國籍侍浴女郎……

根據浴室負責人的供辭,我們逮捕了一個名

就是這些嗎?」

呂奇搶着問道:「她是十四號嗎?

霍金斯先生!你在推諉責任。

全的責任。你必須在離開這張病床之後的二十四小 時內離開本地。祝你好運。」 這些。呂奇先生!你是本地遊客,本人有維護你安 霍金斯冷冷地說:「很抱歉!我能作到的就是

我們什麼時候結婚? 來了一大堆親吻,然後興高采烈地問道:「呂奇! 跨進房門,秦露就撲過來摟着他,像雨點似在頰上 呂奇在下午四時回到了奧林匹克大飯店,他一

與,妳的百分之百股權還沒有到手哩!」 呂奇表現得意外冷淡地說: 秦露!別過份高

伙 分之九十股權應該是周宣祈的、我不該作非份之想 抱歉,今天早上竟然會想到那樣一個壞主意。那百 。呂奇,我相信你也不是一個企圖人財兩得的壞傢 J秦露突然面色一正,懷着歉疚的心情說: 「我**真** 「別想瞞我, 霍金斯幫辦已經全部告訴我了。

在…… 人掠財的壞主意,才使得他心中疑團未能盡釋。現 呂奇不禁怔住了,就是因爲秦露有那樣一個殺

說的是眞心話嗎?」 他凝視秦露良久,才緩慢地問道:「秦露!妳

爲你準備一件好禮物。我相信你會珍視這件禮物勝 過那百分之九十的股權。」 秦露點點頭說:「當然是真的。我答應過,要

妳說對了。

猜猜看那是一件什麼禮物?

不起…… 一又是一個熱情的香吻印上了呂奇的面頗,接着

秦露!冷靜一點。 _

怎麼了! 」她退後一步, 妳關心周宣祈嗎?」 楞楞地望着吕奇。

當然關心。

」吕奇道謝的語氣像是在詛咒

她說她只知道大老闆姓黃……

--30--

可哦

」吕奇恍然大悟。「 那姓范的女人有

口供嗎?」

他在瘋人院中受了三年折磨,妳同情他?」 當然同情了。」

那麼,我們應該幫助他。

何幫助他?」 秦露怔了一怔,才又反問道:「呂奇!我們如

他的屍體;如果他活着…… 算盡全力去搜尋他的下落。如果他死了,我要找到 呂奇神情沉重地說:「他如今生死未明,我打

事,霍金斯幫辦已經派人去搜查了……」 周宣祈,也同情他,但是我更關心你。那是警探的 情意綿綿地說:「女人是自私的,我固然關心 **| 秦露走過去,雙手緊緊地擁着他的**

秦露!妳似乎還不了解我。」

爲黃萬通還有餘黨散佈在此。」 辦交給我一件差使,他要我勸你儘速離開這兒。因 「呂奇,」秦露的面頰貼了過來。「霍金斯幫

最後一分鐘,我絕不放棄搜尋周宣祈的工作。」 意;在法律立場,我却有二十四小時的時間,不到 呂奇悻悻地說:「在私人立場,我感謝他的好 「唉!」秦露沉重地嘆了一口氣。「這大概就

c 是你令我着迷的地方。隨你吧! 妳倒該小心一點,千萬別走出這個房間。」 「放心,我會照顧自己。」 呂奇拍拍她的面類 小心點就是。」

秦露嬌媚地笑着說:「我會聽話的。」

離開秦露之後,呂奇來到警署,想和白娜作一

要被遞解出境。按照法律,她不可以和任何人會晤 式被逮捕了,只要星洲方面的引渡公文一來,她就 番深談,却料不到被霍金斯幫辦嚴辭拒絕了。 · 吕奇-你腦子究竟在想什麼?」 」霍金斯冷冷地說:「白娜已經正

你會說中國話?」 咦!」她像端詳一宗稀奇實物似地凝望着他

是妳c 「嗯!我在香港出生,長大。」呂奇一本正經 「所以我也喜歡中國女郎,上天來,好像不

是幾號?

洗一個蒸氣浴,然後…… 回香港去了。放心!我會給你更佳的服務。來!先 十四號。」 」她似乎有些意外地樣子。「十四號

人。「妳們中國人最熱情,我要請妳帮一個忙。」 呂奇不敢貿然走進浴桶。而且他的膚色也不像西方 解你的困難。苦惱,寂寞,需要刺激,對不對?放 心!我一定會使你滿意。」 「幫忙!」七號侍浴女郞嬌媚地笑了。「我了 慢點·慢點·我們先談談。」上午的教訓使

袋內掏出一張五十元的美金。 **妳幫忙**,我願意付給妳一筆酬勞。」說着,就從衣 「不!不!」呂奇連忙搖頭。「有別的事需要

說吧! 接過了那張深具誘惑性的綠色鈔票,然後問道:「 貪婪的女人却很謹慎,她猶豫了一陣,才伸手 什麼事?」

「是與十四號小姐有關的事。

噢!」她似乎非常吃驚。「你要找她?

妳不說她回香港去了嗎?

她有一個姑母也在這兒,妳聽說過嗎?」 那就沒有辦法找她了。不過,她曾經告訴我

很重要的事嗎? 七號女郎搖搖頭說:「我可沒有聽說過,你有

「很重要,很重要的,」呂奇故作神秘地壓低

使你自己也感覺到這件案子破得不够乾淨俐落。 「霍金斯先生,」呂奇嚴肅地說:「我相信即 你想聽聽進一步的消息嗎?

我知道,黃萬通在星洲已經被捕了。

露得意的神色。「三年前爲周宣祈診斷檢驗的心理 病醫師昨天死了,意外事件是在游泳時溺斃的。」 我要告訴你的不是這件事,」霍金斯臉上流

邀宴。根據檢驗,他胃部殘留一種毒素,那種毒素 溺斃是在下午一時,中午他曾赴過黃萬通的 噢!」呂奇微微一驚。

我作進一步的說明嗎?」 可以使人産生肌肉抽搐。那位心理病醫師多年來 直保持着午後海水浴的習慣,而且泳術奇佳,還要 這是一連串殺人滅口的計劃,黃萬通即使聘請

星洲最有名的律師辯護,恐怕也難脫罪嫌;呂奇自 塲來說,我已盡到了全力。我苦口婆心地勸你從速 「霍先生,你對周宣祈難道一點也不關懷嗎? 然無話可說了。他楞神許久,才神情黯然地問道: 我派出了一個搜索隊,以一個警務人員的立

張病床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在明天下午三時三 離境,也只是盡到我的責任而已。」 「霍金斯先生,我是下午三時三十五分離開那

搜索到不是你的屍體就行了。」 十五分以後,我也會爲尔派出一個搜索隊,但願我 十五分以前,我不希望受到你的任何打擾。 倔强的中國人!我實在服了你。明天下午三時!! 霍金斯不禁爲之一楞,許久,他才苦笑着說:

呂奇在街上跑東跑西,足足忙了好幾個小時。 吕奇不等他說完,就已掉頭走出了辦公室。

當華燈普照,夜色如錦的七點多鐘,他已經變了另 副模樣:黃髮,碧眼,即使研究人種科學的專家

也看不他是一個經過喬裝的假外國佬。

他也不說話,只是以指頭向樓上指指。 一大羣健美的侍浴女郎湧到他的身邊任其挑選 雖然這兒上午出過事, 一輛街車將他送到了「妙女郎土耳其浴室」。 此刻却看不出一絲異樣

地以不算太生硬英語問道:「先生!你找幾號?」 號數我忘了,如果我見着她,就會認出來。 等到上了樓,他才低聲說:「對不起!那位小姐的 呂奇只是笑,同時以一張百元美金作了回答。 那個中年婦人又來帶路了,一面走,一面慇懃

四號那 相簿,裏面貼着二樓所有特級侍浴女郎的照片,十那中年婦人就在樓梯口一張寫字枱內取出一本 指出那女郎來自香港。 一個七號中國女郎,照片下端的說明文字內一頁空着。在其餘的十幾個女郞當中,呂奇

於是,那中年婦人帶他進入了七號房間

將她們心中所隱藏的秘密弄出來。 喜歡饒舌,也愛管閑事,只要稍用點計巧,就可以 別的侍浴女郎身上着手探索蛛絲馬跡。中國女人都 浴室方面必然和她的組織有勾結。因此,他决定從 浴女郎絕不可能輕易地利用這個浴室作活動據點。 但是他却有深厚的信心。他認爲:那個十四號侍 再度到這兒來,呂奇雖然抱着一點運氣的心理

定是一個貪婪而愛小便宜的人。 小型的。兩眼很大,雙頰畧嫌消瘦,呂奇猜想她 不多一會兒,七號侍浴女郎來了,她是屬於嬌

哈囉!親愛的。」 飛撲過去,先送上一個香吻,然後嬌滴滴地說:一她對這個外國佬雖很陌生,却像遇見熟人似地

錯,眞像出自一個外國人之口。 「妳眞好!」呂奇說的中國話,故意將四聲弄

及珍珠…… 了聲音:「上次我回香港時,她托我帶去一包鑽石

「什麼?一包鑽石?

是,我沒有找到那個人,所以要將那些東西還給她 珍珠耳環。她要我交給香港上環一個姓吳的人。可「哦!哦!我說錯了,是三個鑽石戒子與一對 c 想不到她又離開這兒了。 L

嗎? 「你眞老實,找不到她,東西變成你的還不好

國女孩子。這東西一定要還給她,請妳打聽一下 不行!我不願欺騙別人,更不願欺騙妳們中

四號今天上午被警察帶走了。」 她的姑母住在何處。」 奇,最後,終於壓低了聲音說:「我告訴你吧!十 七號侍浴郎看看手裏的五十元美鈔,又看看呂

「她犯了什麼罪?」

兔死狐悲之感。 「我也不知道。」她神色微顯黯然,多少有點

哦!可憐的女人!」呂奇煞有介事地在胸前

劃着十字

號從來沒有在我面前提起過她有一個姑母。」 「你是個好心人,照說我應該幫你,可是十四

「她在這兒多久了?」 一個多月。

工作之餘,經常出去嗎?

誰有閑工夫去注意她的行動。

有人來找她嗎?」

當然有,只怕都是客人。」

看看是否還有最後一線希望。 呂奇發覺勢將入寶山而空手回了,他低頭沉吟

七號侍浴女郎,忽然又說:「你何不去警署探

望她?

我不想惹麻煩。

麼寶藏。「我也許可以提供你一點線索。」 「對了!」她的目光突然晶亮,像是發現了什

「噢!什麼線索?」

元美鈔?」 「那是很寶貴的線索,你難道不願再拿出一張五十 她搖幌着手裏的那張綠色鈔票,貪婪地說道:

「OK!」」吕奇一口答應,又付出了五十元美

常深刻。到現在,我還清晰地記着那個號碼。 電話號碼簿上。臨走時却忘記撕去,剛好我去打電 個電話,對方告訴她一個電話號碼,她就隨手記在 裏,以極爲低沉的聲音說:「有一天十四號接到一 態度非常神秘,所以引起了我的注意,印象也就異 話被我看見。因爲她匆匆趕回來撕下那個號碼時的 她小心翼翼地將兩張五十元美鈔捲起來塞進袋

101--三六九七 。」

快告訴我。

一不會錯嗎?

裁不見得好,記憶力却是最强的。 她語氣肯定地說:「絕不會錯。中國女人的身

「謝謝妳。我走了。」

先生--你進來還不到半個小時,就匆匆而去

不怕別人生疑嗎?」

姐!那該怎麼辦? 吕奇不禁楞住了,良久,他才央求着說:「小

却要加倍付賬才能不使人生疑。 按摩。而是別有目的,半個小時足够了。不過,你 班解釋,你來此的目的並不是爲了要享受蒸汽浴和 「我有辦法,」她詭譎地笑着。「我可以向領

-32-

一百元美金。

--33---

個電話號碼。只要真有用,這價錢倒不算貴。 呂奇又掏出了兩張五十元票,二百美金買了一

件事。然而霍金斯可能拒絕;即使不拒絕,他也可 新的難題:應該如何去查出這個電話號碼的所在? 預其中,那不是呂奇所顧的。 找霍金斯帮辦運用警方關係自然能輕易辦到這 走出「妙女郎土耳其浴室」,呂奇又面臨一個

了僥倖之心。 法。除此之外,却又別無他法,呂奇只得再度存下 撥電話去加以探詢,可說是最笨,最危險的方

不起!撥錯了號碼。 拿起話筒,他就以英語說:「中澳貿易公司。 呂奇的目的達到了,他連忙以英語道歉:「對 電話鈴响了有半分鐘之久,一個男人來接電話

對了電話號碼,記下了地址,有些與舊地走出了公 用電話亭。 C」字部裏找到了「中澳貿易公司」那一欄,核 切斷電話後,他開始翻閱電話號碼簿,終於在

刀 刻若走去找霍金斯帮辦借館,一定會遭到嚴辭拒絕 o只是退而求其次,在獵具行裏買了一把鋒利的獵 他衷心默禱,希望不要用上它。 他突然發覺自己缺少一件足以自衞的武器。此

有鐵蒺藜。旁邊是一條寬達三公尺許,不知其深度 」在最後的一幢。平房,四週繞以圍牆,牆頭還 約莫在十時半左右,呂奇來到他的目的地了 一長排澳大利亞式的建築,所謂「中澳貿易公

有發現人跡,也沒有看見燈光。他知道愈是靜得出 呂奇站在五十碼外,觀察了十分鐘之久。既沒

> 地贴着一根水泥電線桿的後面,一步也不敢接近。 奇的環境裏,愈是埋藏着險惡的危機。因此他緊緊 時間無情地溜過,終於,午夜到了

放着一個和棺材差不多大小的長型木箱。 上坐着兩個男人。車子駛過之後,他又發現車廂內 近前,呂奇才發現那是一輛中型貨運卡車,駕駛座 突然,遠處閃起了兩道熠亮的汽車燈光。

那輛貨車在一中澳貿易公司」緊閉的鐵門前停下 而且還短促地按着三聲喇叭 三秒鐘之後,呂奇的心臟却加速地跳動起來。因爲 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呂奇絲毫沒有考慮 這輛貨車不過是沉寂黑夜中的一個點綴,但是

的呂奇。但是,呂奇却發覺了眼前即將來臨的危機 ,車廂四週圍着帆布,他自然看不到蜷曲在車廂內倒進。同座的男人將頭伸出車外為那駕駛著作指示 ;貨車將要倒進去的地方不是一間車庫。而是一間 ,輕而易舉地爬進了車廂。 貨車開進圍牆之後,又向一道類似車庫的窄門

引擎發出陣陣怒吼,原來,高高的門檻將車輛擋 呂奇正感進退維谷之際, 倒車好像發生了困難

倒進屋子裏去了。 攀上了平台。只差幾分之一秒的時間,那輛貨車已 好的烟幕。吕奇抬頭看,那塊門的上方有一塊平台 他立刻把握這一瞬即逝的良機,從車廂內躍出,

駛到

正好鐵門打開,車子緩緩駛動,他雙手攀着車尾板 到將可能遭遇到的危險,立刻弓着身子跑了過去。

之鼈。那把獵刀的唯一用處,只有剖腹自戕了 聚集了不少人的屋子,車子一進去,他就成了甕中

司機猛加油門,車後昇起一遍濃烟,形成了良

呂奇一動也不動地匐俯在平台上,看見一個大

一切又歸於寂靜。 漢鎖上了大門,進入屋子,砰地一响關門聲之後,

混進了圍牆。可是,下一步呢? 脊上沁出的汗水黏住了。僅僅是幾秒鐘的短暫時間 ,他却在生死線上跑了好幾個來回。現在,他總算 呂奇吁出 一口氣。這時他才發覺,衣服已被背

內並無燈光,他不需要過份戒備地就跳了下來。 屋頂進入裏面,或則鑿孔覬覷,都無法辦到。最後 ,他决定跳下地來將環境勘察一番再作打算。院子 他站起來,伸手摸摸屋頂,是鐵皮的。如想從

方才貨車倒進去的那一道門,別無通道。 木箱。最奇怪的是,通往屋內的只有一道門;就是 眼觀察:院落不大,一個角落裏堆放着一些殘破的 他選定一個死角,貼好了自己的身體,然後放

進入屋子,就談不上「捜」,更加談不上「救」。 怎麼辦?這個問號一直在他的腦海裏飄浮着。 他到這兒來的目的,是爲了搜救周宣祈。無法

方。 得非常用力,非常响,就像一個訪客般那樣落落大 氣促使他如此作,但他終於作了。他舉手敲門,敲 自己投向死亡之途的狂妄决定。不知是那裏來的勇 最後,他作了一個大胆的决定;也可以說是將

滅,方才所見到的那些人也不知所終。 者以疑惑的眼光望着他。屋子明亮的燈光大部份熄 最少經過了三分鐘,那道門打了開來,一個老

公司的負責人在嗎?」 呂奇大胆地走了進去,同時以英語說: 開門的老者並沒有理會他,却有兩支硬硬的鎗

不要動。」 呂奇馴服地舉起了手,任那兩個人在他身上搜

管抵上了他的背脊,同時响起一聲冷喝:「舉手!

「我知道,這裏是『中澳貿易公司』,電話號「你可能弄錯了,這裏是貿易公司。」

不會找錯。只要我的當事人安全無恙,我願付出交其浴室』的十四號侍浴女郎范荷娘告訴我的,大概碼是一〇一——三六九七。這號碼是『妙女郎土耳 換條件。」

可。 _ 「我再說一遍,這裏是貿易公司,並非綁架公

命令:

「帶他進來。」

們的負責人,我才講話。」

那大漢似在猶疑,黑暗的角落裏却傳來了一聲

英語發音雖不純正,却還不太生澀。

對不起!」呂奇很鎮定地說,「我要見着你

辦拿去了他的護照,不然麻煩立刻臨身。

你來此地幹什麼?」背後的大漢沉聲詢問

索,獵刀自然被搜走了。他不禁暗暗感謝霍金斯帮

有一份對他極爲不利的證據。如果你們願意交出周「黃萬通在星洲被捕了,罪名是一級謀殺。我手裏 「我也要再說一遍,」呂奇的語氣非常强硬。 我願意交出那份證據。

又闡到了英國貨金鷹牌高級雪茄的香味,不禁感到

因爲他沒有找錯對手。

繞過一堆木箱,呂奇被推進了另一間小屋,他

山身後兩名大漢重重地推着呂奇。

冷漠。 「我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對方的語氣非常

黃萬通是誰? 我的每一句話都關係着黃萬通的生死。

你們的老闆。

要見着負責人才能道明來意。

我就是。」

對不起!」呂奇故意以傲慢的語氣說:「我

請守住作客人的禮貌。」語氣畧有慍意。「

但我還沒有見着你的面。

你是怎麼進來的。」 律師,兼私家偵探。」

跟方才那輛貨車進來的。

」對手流露驚異。「你在那輛車上?

示高度教養的語氣又飄進了呂奇的耳裏:「你是什

· 高高的椅背擋住了他的身體。那温和而又充份顯

對手仍然和他在土耳其浴室一樣以背對着呂奇

達到了大部份目的,所謂退正其時,因此他連忙認 定是一個糊塗的偵探,也是一個蹩脚的律師。 也許我弄錯了!」呂奇雖未見到周宣祈,却一個糊塗的偵探,也是一個蹩脚的律師。」哈哈!」一聲諷刺的乾笑。「我敢打賭,你

他的去路。 他轉身向外走,那兩個持鎗大漢一横身攔住了

·「對不起!打擾打擾!」

温和的語氣一變而爲陰惻惻的聲音:「律師先

牛 你不覺得你的行爲侵害了我的權益嗎? 我道歉。 <u>L</u>_

那麼,你可以打電話報警。 那可不行。」

我不信任別人管理的法律。

那該怎麼辦呢?」

你。 「我有我自己的法律。好了!·我不希望再見到

際絕不敢輕易用館。 呂奇作了一個閃電的思索,判斷對方在夜靜更深之 面前那兩個大漢虎視眈眈地向呂奇逼了過來。

全力一掃。 於是身子一蹲,以雙掌支撐地面,兩腿併攏

奇的手 限,只不過眨眼之間,那大漢手中的鎗已然到了呂 的「專家」,此刻又是在生死關頭,潛力發揮到極 一個大漢立刻應聲倒地。呂奇是受過嚴格訓練

的燈泡都被呂奇的神鎗射碎,四週一遍漆黑。 砰砰砰砰」一陣震耳欲聲的鎗聲,屋內所有

紊亂的情况中,他專心一致地去嗅雪茄的香味,他 終於找到了。不過是扔在地上的雪茄,吸雪茄的人 全。呂奇對這兒的地形又不熟,在人聲嘈雜,步履 黑暗無光,對呂奇固然安全,對敵人也同樣安

他靈機一動,將雪茄的火頭弄熄,用手帕包了

他不知將怎樣向霍金斯帮辦解釋。 遠處傳來了警車的聲音,呂奇不禁暗皺眉頭;

十分鐘後,警車的探照燈照亮了現場。

裝術的確高明。 霍金斯帮辦端詳着呂奇,喃喃地說:「你的化

先生!你一直在我手下的監視之中,若不是等在土 耳其浴室門口的一個笨蛋,錯誤地判斷你可能要在 一小時之後才能離開而抽空去打電話,你也不會闖 「霍金斯先生」 別來這一套了, 」霍金斯冷冷地說,「呂奇 」呂奇不禁大感驚異。

-34-

我要找尋我的當事人。

告訴我,你是什麼人?」 「律師,無私家偵探。 「你是怎麼進來的。」 「嬰方才那輛貨車進來 「嬰!」對手流露驚異 「是的。」 「目的呢?」 「你的當事人是誰?」 「個宣祈。」 你的當事人是誰?」

黃色的假髮,迷惑不勝地說:「霍金斯先生!我像 是闖了大禍嗎? 呂奇扯下短髭,取下藍色的隱形眼鏡,脫下金

--35---

佈好一張網,却被你弄破了。 」霍金斯氣呼呼地說:「我好不容易

原來你已發覺他們……?」

現在好了,魚兒都被你嚇跑了!」 萬通的黨羽一網成擒,使這件案子辦得盡善盡美。 訴你,我是警務帮辦,是幹練的探長。我原訂將黃 機?以爲我是專門在辦公室製造噪音的打字機?告 霍金斯低吼着說:「你以爲我是馬路上的壓路

」呂奇很嚴肅地說。

員跑過來爲他解困 這樣反而使霍金斯有些發窘,幸好一個武裝警

十碼處,有一個秘密出口,歹徒可能從地道中逃走 們找到一條地道,從排水溝的下端通過,溝那邊五 霍金斯先生!」那警員語氣急促地說:「我

「嚴密捜査過了嗎?」

搜查過了,一個人也沒有找到。

啡嗎? 後,回頭向呂奇說:「願意跟我到警署去喝一杯咖 密監視機場、港口 ,其餘的人跟我回去。」霍金斯下達一連串命令之 好!以無線電通知機動中心,請他們派人嚴 ,公路。再派兩個人在這兒留守

「樂意奉陪。」呂奇很恭敬地說。

而起的是勃勃而動的雄心。 完一杯咖啡之後,他那頹喪的心情消失了,代之 信這句話了。在霍金斯的辦公室中,呂奇一口氣 有人說, 咖啡具有振奮神智的作用。呂奇現在

祈 個嚴重的事實,妳不但要救你自己,更要救周宣 「白娜, 」呂奇神色凝重地說:「我要告訴妳

樣? _ 他! | | 白娜的神色變得惶恐已極。 「他怎麼

他落在歹徒手裏,生死不明。

呂奇一 惶失措,那顫抖的聲音仍然從指縫間迸發出來。「 「哦 ·這是真的嗎? 一白娜捂住嘴,想竭力掩飾自己的驚

我不會騙妳,也沒有必要騙妳。

罪名坐上電椅…… 管我,只要周宣祈能够安然無恙,我願意担負任何 請無論如何助我完成心願,我會永遠感激你。請別 ,我當初不告而別,也就是希望他能愉快地活着。 娜的目眶中落下來。「全心全力地設法救出周宣祈 呂奇!我求求你!」眼淚像斷綫珍珠般從白

她,再就下去,他也可能流下同情之淚。 放心!我一定助妳完成心願。」呂奇很快地

勇於爲愛犧牲的人,絕不願作出違背良心的事來。 睛。白娜的神情,語氣,又開始在他腦海裏轉迴; 那是至誠的流露,他深信白娜是完全無辜的;一個 耳際傳來霍金斯冷冷的聲音:「呂奇・ 他靠在第一偵訊室的房門上喘吁着,閉上了眼

是完全無辜的。請你相信。 我以我的經驗,以及生命,名譽作担保,白娜 恰巧相反, 」呂奇精神抖擞地向對方走過去

「她也許只是受了別人的利用。

「她根本就沒有受任何人利用。

--36---

□霍全斯訝異地問道:「那又是怎麼一



經過僞裝的呂奇雙手撑地,雙脚倂攜,全力掃向兩名槍手。

方。 得有指紋,你不妨試試看。 又有鎗,必然是有組織的犯罪集團,雪茄上可能留 「這是今晚僅有的收穫。那傢伙的部從很多, 霍金斯先生!」他將手帕包着的雪茄遞給對

的部下。然後又對呂奇說:「呂奇先生」我對方才 總部連絡。」霍金斯接過雪茄之後,立刻交給了他 在現場時所說的粗魯言辭抱歉。 「拿到指紋室去,若有結果,立刻和國際刑警

我知道你要請求什麼,」霍金斯神秘地笑着 那算不了什麼,我能提出一個請求嗎?

范荷娘談談。」 白娜小姐在第一偵訊室等你,你趕快去吧! 謝謝你,我和白娜小姐見過面之後,還想和

> 奮地從座椅上站起,撲進他的懷裏,激動地說: 地從座椅上站起,撲進他的懷裏,激動地說:「 枯黃,呂奇的來臨似乎爲她注射了强心劑。她振 白娜已經憔悴不堪,吸烟過度使她的嘴唇乾燥 「可以,但願你不是白費精神。

的座上坐下。「白娜,妳應該了解妳的處境,除了 妳自己之外,沒有任何人可以救妳。 「冷靜一點!」呂奇安慰她,同時扶她到原來 呂奇,請你無論如何救救我。」

你是說……?

妳要對我說老實話。

更正了。」 我曾經說過,却是受了別人的威脅。事後我也向你 呂奇。我發誓我沒有對你說一句假話。雖然

娘? 說到這裏,改變了話題:「要到什麼地方去見范荷 並非賣關子,而是尚未獲得足够的証據。」呂奇 我心中有個構想,不過還沒有到宣佈的時候

「第二偵訊室。」

眼就看穿對方是做作,眼光中明顯流露出不安。 托腮打盹。看見吕奇進來,故作不屑之色。吕奇 范荷娘一隻手被手銬銬在桌子脚上,另一隻手

現在輸到我來爲妳服務了。」 「范小姐!」呂奇搬一張椅子在她對面坐下

范荷娘冷笑着說:一別嚇唬我,即使你是警官

范荷娘別過頭去,作出一副不理睬的神情 不敢假公濟私地對我報復。」 「絕非報復,而是眞誠地服務。

范小姐!妳知道妳犯罪情况極爲嚴重嗎?

司』的活動據點也被破獲,所有人犯全部落網。 壞消息,黃老闆在星洲被捕了,那個『中澳貿易公 力雄厚有辦法保妳出獄。現在讓我告訴妳一連串的 妳很鎮定,大概是盲目地相信那位黃老闆勢 我倒不覺得。」

的只有自己,千萬不要放過機會。 信不信由妳。別指望會有什麼人來救妳,能

多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她的語氣已緩和了許

私下 不能假公濟私,我却可以。只要妳同意,我們可以 作一宗交易。」 呂奇將頭凑近了一些,壓低了聲音說:「警官

你是什麼身份?

已說明她已相信呂奇的話 我不信。」范荷娘逞强地說。其實她的目光 我還知道另一個秘密據點,不過沒有多大把握 有一個先决條件。

踪c 先不可詢問我要去何處。絕對不許可有任何車輛跟 「你不准帶任何武器,只許可你一個人去,事

妳的條件太多了。

方。 唯有這樣,我才相信你的確已化錢買通了警

私家偵探。」呂奇又在故技重施。「別以爲 「好!」呂奇充滿信心地站了起來。「妳先將

前爲止,我還沒有找到他,所以妳有了機會。 周宣祈優,在來這兒之前,他已暗中聘請我保護他 。可惜他不聽我的勸告,才落進你們的手裏,到目

們的計劃未完全順利地實現之前, 他的爪牙更不知該如何處置周宣祈了。 尤其是現在,黃老闆被捕,群龍無首,命令中斷 但他表面上却不動聲色地說:「以我猜測,你 這話出自范荷娘之口,的確使呂奇暗中大吃一 「你有信心,周宣祈還活在世上? 絕不敢輕易殺他

妳很聰明。」 你要我帮助找周宣祈?

你以爲我辦得到?

可能辦得到。」

什麼交換條件?

別將我看成三歲小孩。」 放妳走。」

和妳見面呢?想一想,千萬別放過這個機會。 麼神聖,錢能通神。否則我怎麼可能有機會單獨地 范荷娘顯然已被呂奇說動了,想了一想說:「 呂奇壓低了聲音說:「別以爲這兒的法律有多

可能遭遇的情况想一想,十分鐘後我們就可以出發

「我連修指甲的剪刀都不放在衣袋裏。」 「請注意:在出發前我要檢查你的身體。

後,點了一下頭。 人的辭令,霍金斯終於在連搖九百九十九次腦袋之 化了二十分鐘的時間,呂奇幾乎用盡了所有動

凌晨一時,一輛黑色雪佛蘭,載着呂奇和范荷

日經擦過,噗地一响,接着喇叭長鳴,原來范荷娘 熠亮的車燈,一輛車子飛馳而來。那車子的速度有 汨汨流出 的身體整個壓在方向盤上了,血正從她的太陽穴處 呂奇掣亮方向燈,正要向左轉,右邊突然閃起 ,呂奇剛剛在腦際閃過一絲警號,那輛車子

擊手所乘坐的車子失去了踪影。 娘的身體所壓!沒法迴轉。只不過一眨眼,那輛狙 呂奇打算猛踩油門追過去,由於方向盤被范荷

紛紛出來探視,自然霍金斯也在其中。 長鳴不休的汽車喇叭,驚動了警署的值班人員

穿頭部,早已當場殞命。他下了車,面對着霍金斯 駛回了警署的停車場,然後去檢視范荷娘,槍彈貫 攤攤手說:「我除再說抱歉之外…… 呂奇萬分頹喪地挪開了范荷娘的軀體,把車子

到被自己的同伴殺死了。三樓的招待所裹有柔軟的 要帶你去找周宣祈嗎!只怕她是別有居心。却想不 這似乎是最好的結局了。你以爲這個女人眞是 霍金斯拍拍他的肩頭,搶着說下去:「呂奇先

> 理吧! 床榻,你似乎該去休息一會兒,這兒的事讓我來處

還在疲於奔命。 安適的,這還得感謝那位狙擊手,否則他此刻一定 進入夢鄉。正義感,委屈,頹喪,周宣祈的生死,一夾冷水淋浴,一大杯白蘭地,使呂奇很快地 撲朔迷離的案情,全部抛上了九霄雲外。甜睡是最 呂奇無話可說, 聳了聳肩頭跑進了電梯間去

半點鐘,他從對方的眼光中捕捉到一絲罕見的異樣 當霍金斯出現在他那惺忪睡眼裏時,是清晨四

什麼時殊發現嗎?」 這使得呂奇的精神爲之一振,連忙問道:「有

色。他冷冷地說:一我們得到一項新的資料,秦祥 明在去年到過巴西。 霍金斯的面孔似乎很難浮現任何供人猜測的神

「那又怎麼樣?

要建立指紋卡。」 項異於別國的特殊規定。凡是進入巴西的旅客都 由於巴西近年來政治情勢不大穩定,所以有

唔!」呂奇表面上雖然很沉靜,內心却激動

中指及無名指,與秦祥明的指紋完全一樣。 其中三四個指紋屬於一隻右手,那是姆指,食指, 我們在那支雪茄上搜集到七個完整的指紋;

令人置信。」 呂奇從床上跳了起來,振聲說:「這簡直難以

驗死者的指紋,完全不符。在遊艇上遇害的男人不這個消息時也免不了大吃一驚。於是我立刻派人檢 是秦祥明。 「的確。」霍金斯點了點頭,「當我初初得到

妙地佈 是中了馬票頭彩。「周伯鈞是秦祥明謀害的,但他 「女兒不會認不出父親。」「秦露在説説!」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呂奇與奮的情形像

指紋與秦祥明完全不符時,我又指示技術人員檢驗 想法也是如此,但不能完全肯定。當我發覺死者的 想不到造成股票狂跌,使黃萬通得了實利。於是巧 「呂奇!」霍金斯語氣較爲持重地說:「我的 局,使黃萬通落下謀殺罪的陷阱。

死者的面部,發現死者動過整容手術。」 一呂奇低呼出聲,不知是吃驚還是歡

家;作女兒也不可能以父親的生命作賭注去換取一了。世界上絕不可能有人犧牲自己的生命去陷害仇罪確定,得到好處的人是秦祥明,但是秦祥明却死 筆不可靠的財富。」 「死去的是假秦祥明, 眞秦祥明儘可以改名易 這是佈局者最巧妙的一着棋。黃萬通的謀殺

邊觀察環境。 姓,過其寓公生活。去年他去巴西,大概就是去那 一說到這裏,呂奇停了一下,才問道

要繼續演下去。」 一雖然戲已接近終局,却還沒有落幕。 所以還

你的意思……?

的男主角嗎?難道還要我躲在你身後,爲你提示戲 「呂奇,」霍金斯眨眨眼睛。「你不是這齣戲

。我突然發覺你是一具瑞士名牌音樂鬧鐘,只要時上拍了一下。「你的確不是壓路機,更不是打字機 間一到,就會發出美妙悅耳的聲音。」 」呂奇揚起手掌重重地在霍金斯的肩頭

家,稍微一看就會懂得如何使用這些道具的。一 一瓶男性專用面霜,一瓶髮腊,一把梳子;你是行 指了指床脚邊的一隻小提箱。「我爲男主角準備 一些小道具。一個乾電池刮鬚刀,一瓶剃鬚水, 呂奇提起箱子,笑着說:「霍金斯先生!你又 好了!別捧我,該你上場了 。」霍金斯說着

話,非到必要,以不聯繫爲宜。對了,你的護照 一個導演了。 祝你幸運! 」霍金斯握着他的手。「一句老

差一點忘記還給你了。

抱摟着他,激動地說:「呂奇」我終於看到你安然 呂奇放下了手中的箱子,失意地說:「可惜不 秦露以一萬噸的熱情迎着呂奇,以最緊密的擁

別責怪自己 」秦露以柔情的眼睛瞪着他

旁邊,呂奇環抱着她。但他却不敢相信自己有勇氣 你已盡了全力。睡吧!天都快亮了。 呂奇脫去了鞋,和衣躺在床上,秦露依偎在他

捜着一 呂奇!」她的紅唇凑在他的耳邊,軟綿綿地 個女魔同楊而眠。 「有什麼打算?」

下午三時半以前離開這個鬼地方。

」她似乎微感意外。

讓霍金斯帮辦撵我走,那多沒意思

你玩過遊艇嗎?

我曾經是遊艇俱樂部的會員。」

那麼,請接受我的聘請。」

-38--

請我作妳的新郞?」 怎麼?」呂奇側過身子,笑着問:「妳要聘

「那是第二部・首先我要聘請你作『秦皇島號

「你裝什麼糊塗?我們要將那艘遊艇開回星洲 一秦露嬌媚地笑着說。

」呂奇故意發楞

媒,海水爲証,引擎聲就是婚禮進行曲…… 外海時,我們就舉行一個別開生面的婚禮。白雲爲 秦露凝望着天花板,喃喃地說:「當遊艇駛到 嗨!好主意!」呂奇抱着她親了一下

住期。眞够美的。」 呂奇接下去說:「這一段航程就是我們的蜜月

們現在已經在海上了。」 秦露嬌媚地說:「都是你就誤了佳期,不然我

己結婚嗎?當然不可能,她一定有一套如意算盤。 不可能,因爲她一個人絕對無法將那艘遊艇駛回星 那麼,她將如何對付自己呢?將自己暗殺嗎?似乎 海上?呂奇腦際又浮昇了問號。秦露眞會和自

秦祥明 個嚴重的錯誤;他將秦祥明忘記了;在航行之前 驀然,呂奇從心底打了一個冷顫,因爲他犯了 一定會潛返艇上的。

見他沉吟不語,秦露轉聲問道:「呂奇,你在

想我們的蜜月航程。」

什麼事? 別老想愉快的事,還有事要你帮忙哩!

我父親的遺體。

先找一個地方埋葬,日後……

」秦露低吼着說:「我要帶走。

秦露顯得很沉痛地說:「我父親生前別無嗜好 帶回星洲嗎?

> 然後爲他舉行海葬。 -只愛遊艇和海-我要帶着他的遺體作最後之航,

呂奇道:「爲他舉行海葬之後,我們又緊接着

「呂奇!」秦露很世故地說:「人生本來就是

悲歡交替的,我們又何必計較那些世俗觀念? _

「嗯!妳說得對!

霍帮辦接給領回父親遺體的事,我去準備棺材。 「那麼,我們睡到中午就要起床。飯後你去找 _

下午一時,呂奇又來到了霍金斯的辦公室。

一見面,霍金斯就說:「呂奇,我給你看一樣

綫條非常優美,作畫的人顯然受過專業訓練。 吕奇曲起中指將那張畫彈了一下。取笑着說: 那是一張鉛筆畫,有房屋,有河流,有道路,

• 「經過研究,才知道畫的是市郊一個地方。我們 是救濟義賣嗎? 「是上午在信箱內發現的,」霍金斯沉着臉說

按圖索驥,找到了這幢空屋子。

有什麽發現?」

六具屍體。L

噢?」呂奇暗暗吸了一口冷氣

「每個人都是心臟中槍斃命。」

「其中有周宣祈嗎?

祥明的屍體。」 霍金斯緩慢地說:「沒有周宣所,其中却有秦

沒有說出話來。 呂奇像是遭遇雷殛般産生了强烈的震撼,許久

「呂奇,」霍金斯的眉頭皺在一處,頻頻地搖

翻了 着頭說: 「秦祥明被殺,將我們原來的假設完全推

子 就重重地踩一跺脚。「我從來沒有遇上過這種案 複雜,詭譎,處處迷陣,」霍金斯每說一句

呂奇深感茫然地問道:「我們該怎麼辦? 戲還沒有落幕。」霍金斯含蓄地說。

難道整個關鍵都在泰露身上?」

開過奧林匹克大飯店。 呂奇沉吟一陣,喃喃自語地說:「六具屍體? 霍金斯搖搖頭說:「不要妄作判斷,她從未離

宣祈又到那兒去了呢? 那麼,秦祥明所控制的惡勢力已完全被殲滅了。周 呂奇聳聳肩頭說:「我這個男主角的戲好像太 也許他早已被害,只是未發現他的屍體。」

事嗎? 重了, 好演員。你怎麼突然到這裏來了?是有什麼特殊的 「沒關係, 而且又沒有事先編好的劇本……」 」霍金斯接口說:「幸好你是一個

秦露要領回她父親的屍體。

應該發還她。

當然。我們還在繼續演戲。」

她要我和她共乘遊艇離開這兒。」

旋開面霜的瓶蓋就行了。」 器,警艇會保持適當的距離跟踪,若要求援,只要 請注意你那隻箱子,把手裏有一具袖珍電波發射 這一點我也預料到了。」霍金斯點着頭說,

刀似乎是一支特製手槍。 方才在車上我晷微看了 一下,那具電動剃鬚

> 干萬要作最有效的運用。」 「可惜只有一發子彈,」霍金斯加以叮囑。「

不 剃鬚水實際就是催淚瓦斯,用力一揑就會噴出,「呂奇!別開玩笑。」霍金斯一本正經地說: 「對準自己的太陽穴,保證萬無一失。

嗯!那把梳子呢? 要背對風向。」

鋸條,或者刀子。」

氣 望能再見你,不是在地獄。」 定是個好演員,但我會盡力去演好這個角色。希 收斂了臉上的嬉笑之色。「霍金斯先生,我不 「想必準備我鋸開手銹用的。」呂奇吁出一口

霍金斯除了和他紧緊握手之外,沒有說話

0

那是一具很漂亮的金屬棺材,裝着假的秦祥明

來的。 切的證據以前,他實在不忍心說她的眼淚是硬擠出 旁觀,秦露竟然滴下了悲哀的眼淚。在沒有獲得確 的屍體,抬上了「秦皇島號」的後甲板。呂奇冷眼

了幾個人來送葬。呂奇暗想:眞不知是爲那 送葬?還是爲自己送葬? 「秦皇島號」終於駛離了遊艇碼頭,霍金斯派 個假秦

陸地漸漸遠了,終於消失了影子

覺也撲進了呂奇的心裏。他採頭向後望去,秦露仍 汹湧的海水向艇首撲過來,一種孤單無助的感 在,已經過去了四十分鐘,她的姿態沒有改變過。 然坐在那具金屬棺材的旁邊,垂着頭、從開航到現 個魔女嗎?

氏公司全部股權的創子手嗎? 個設計殺害自己親生的父親而求謀奪周

全部股權才不過是五十萬美金;而這艘遊艇呢

項精密的電子儀器,價值就在美金五十萬元以上 ?自動導航儀,氣象消息自動抄收系統。單是這兩

這

底是怎麼一回事。 呂奇實在想不通。他狠狠地咬咬牙, 一次航行中死掉,但是在死前要使他弄清楚到 願意自己

他摒除了雜念,仔細地校正了航道,鎖上自動

航儀,將「秦皇島號」交給電子儀器去操縱 然後,他離開了駕駛台,向後甲板走去。

竟然在此美好的大自然環境中作出邪惡的行爲 被餘暉映成金黃,景色眞是美極。呂奇目睹此景, 這時,一輪紅日將要接近海平綫,湛藍的海水 好美!」秦露終於抬起了頭,面對夕陽,輕

輕吐出這兩個字。 「秦露,」呂奇在她身旁蹲下。「妳這樣坐了

「想什麼?」

好幾個小時,

一些兒也不覺得累嗎?

ـــا

妳的話使我大感迷惑。 也許你會明白;也許你永遠不明白。

奇含蓄地接着說:「是非也有澄清之時。 霧有散開的時候,謎有解破的時候…… 0 _

着 抬手向天邊一指。「 呂奇! 夕陽美麼?」 「對!那就迷惑一時也不妨。」秦露嬌媚地笑

「很美。」

海水美麽?

「那麼,我們就在這裏爲我父親舉行海葬!「很美。」 連棺材一起下海嗎?

要將遺體連同裹屍的帆布袋投進海裏就行了。 不小棺材我要運回星洲埋在祖塋裏。現在只

「好吧!讓我帮你的忙。

·新郎的位置在那兒?

吕奇差一點失笑出聲,緊繃着臉問道:「

秦露

笑。 亮的「女兒」爲他海葬,在九泉之下必然會呵呵大 冷凍庫裏已經停放了四星期之久。能有這樣一位漂 暗暗好笑。帆布袋裹装着一具無主屍體,在警署的呂奇開始去旋動金屬棺材的螺絲釘;心裏却是

滑落海裏。在這一瞬間:笑唇在秦露的頰上浮現 似乎所有的不快都已隨着那具屍體海葬了。 棺蓋揭開,笨重的帆布袋抬了出來。撲通一聲

感覺

原來那人是周宣祈。

在他背後說話的人是誰時,突然有一種頭昏目眩的

「對不起!你可能弄錯了,新郞是我不是你。

呂先生!」在他背後响起了一個冷冰冰聲音

呂奇聞聲大驚·飛快地旋過身子。當他看清楚

」秦露歡欣跳躍地問道:「現在該幹

絡

秦露,她臉上浮現詭譎的笑,似乎和周宣祈早有連

呂奇看看棺材,才發覺底部是夾層的,再看看

呂奇冷冷地說:「蓋上棺蓋。」

婚禮了 站位置似地命令着:「站好!別動,現在該舉行 別忙!」秦露走過去拉着他,像導演指示演 ,你難道忘了嗎?」

題 出了不悅的神色。 呂奇·我不喜歡別人阻撓我的計劃。 」秦露

在殘酷的現實裏。

的半輪紅日,聽聽引擎調和的聲音,情知自己正處

呂奇幾乎懷疑自己是在作夢,他看看海平綫上

氣說:「這使你大感意外吧!」

冷笑,手中拿着一支小號勃朗寧手槍,以森嚴的語

「呂奇先生!」周宣祈臉上浮現着令人顫慄的

的確使我大感意外。

他猛力搖搖頭,力持鎮定地說:「周先生,這

對! 」周宣祈極爲得意地點點頭。「最奇妙

,任何高明的偵探也解不透的奇局。

爲什麼?」她鼓着腮邦子,氣呼呼的 我不是阻撓,而是請求妳婚禮暫緩。

氣氛有些不對。」

了。 對着棺材。「如果你認爲氣氛不對,眼睛裏不看見 」秦露扳着吕奇的身體轉了一個方向,使他背 人生本來就是悲歡交替的,這話我早就說過

呂奇聳肩苦笑着說:「秦露,妳好任性。

秦露沒有理會他,自顧自地拉開了嗓門叫道

. 難道她也是一個精神病患者嗎? 呂奇似乎成了木偶,目瞪口呆地望着她,心想

-40-

秦露又叫道:「新郎就位。

不錯。」 你是佈局者?」 的佈

執行者呢?

也是我。」

目的呢? 」

報復。 L...

光出神地凝望着遙遠的天際,喃喃地說:「這件事 我會讓你有機會欣賞我的傑作。」周宣祈日 周先生,能爲我解說一下嗎?

,還是從三年前說起。

超過愛惜自己的生命。 但他却放過了這個機會。他渴欲了解內情的心 「三年前,父親拒絕了白娜的婚事,我約白娜 這時,呂奇本可以一縱上前奪下對方手裏的槍

争吵,父親一時怒極,寬要拿槍打死我…… 私奔,她又不告而別,使我的精神瀕臨崩潰的邊緣 o在一個大雷雨的夜晚,我和父親發生極爲兇惡的 呂奇接下去說:「於是你奪下了你父親手裏的

槍, 勒死了他?

了我父親。 周宣祈搖搖頭說:「你猜錯了,是秦祥明勒死

「噢?

才動手,據他解釋,那是失手誤殺 直冷眼旁觀,不聞不問,等待我父親一怒動槍,他 「我和父親爭吵的時候,秦祥明也在場,他

以後呢?

祥明却很冷靜地與我研究善後,由於他的主意,我崇;事實上,那時我的精神狀况已不正常了。而秦 被捕後一言不發,最後被送進了瘋人院。 感覺,現在我才知道那是一種錯誤的仇恨心理在作 出事之後,我不但未感悲痛,反而有與奮的

你父親的兇手?」 呂奇吼着說:「周宣祈・你竟然掩護一個謀殺

當時我總覺得秦祥明本無意殺害我的父親,

完全是一項預謀。」 事情都是由我而起!所以沒有舉發他行兇的事。 那麼,你還報復什麼?」

噢?」呂奇又是一驚。

他不過是利用那個絕佳的下手時機而已。 _

秦祥明的動機何在?」

-41-

裏。 「可是,百分之九十的股權落到了黃萬通的手「謀財。」

爲區 區五十萬元美金的周氏公司的股票。 哼!:」周宣祈冷笑了一聲。「秦祥明倒不是

那又是什麼呢?

To 父親很有信用 時正好有一批價值美金五百萬元的珠寶進口。因我 ,我父親一死,那批珠寶,全部落到秦祥明的手上 秦祥明和我父親暗中在作珠寶走私生意,那 ,貨欵都是待珠寶脫手後再付給原主

這些情形,你是怎麽知道的呢?

周阿財來探視我時告訴我這個消息。因爲那些珠寶「我進入瘋人院一年之後,我們家裏的老賬房 的原主人都在向他打聽那批珠寶的下落。

「當初只是假設,現在一切都證實了,百分之 你肯定珠寶在秦祥明手上?」

寶迷,等一會兒我會讓你見識見識。」 九十以上的珠寶都在這艘遊艇上。如果你是一個珠 周宣祈面上流露出陰沉恐怖的神色,語氣森冷 呂奇聳聳肩頭說:「那一定非常眩目。

絕不可將消息外洩,對那些追問珠實下落的人推說地說:「當我得知這個消息後,首先吩咐周阿財, 才是,但是,他却又馴服地唯命是從,聽你擺佈, 完美之境地,才决定逃出了瘋人院。」 節我都沒有遺漏,經過二年之久,我認爲計劃已達 不 「周先生,我有些奇怪,秦祥明應該心懷鬼胎 而我就開始着手研究報復的計劃,每一個細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提珠寶的事,只是長住瘋人院不是辦法,他問我有 「我逃出瘋人院後,立即和他見面,我絕口不

> 他是獲利最豐的人,使他涉嫌,容易成立。」 名嫁禍在黃萬通身上。因爲我父親死後,在表面上 什麼辦法,我告訴他,可以將設法謀殺我父親的罪

> > 奇先生,你認為我的安排巧妙嗎?

個人你是不該傷害的,你却嚴重地傷害了她。

周宣祈額上青筋暴露,語氣惡毒地說:「

哼!

「白娜!」

「妙!」呂奇神情沉重地點着頭。「不過,有

司機被沉下了大海,那是理所當然的畏罪潛逃。呂 知道珠寶的事,絕不能讓他活在世界上,黃萬通的

因此,秦祥明同意了?」

0

作 0 而且 出絲毫反抗。」 對我唯命是從,甚至當我殺他時,他都沒有 宣祈冷笑連連地說:「最後,他仍然同意了

爲什麼呢?」

呂奇看看秦露,她笑而不語。這對呂奇來說, 因爲我一離開瘋人院之後就將他的女兒秦露 。」周宣祈眉飛色舞一副極爲得意的姿態。

得這樣糟,所以我要折磨她讓她受世人責罵她。」

「當然。如果不是她的不告而別,

事情不會弄

恨透了她?」呂奇不勝驚異

我恨透了她。

周宣祈指着秦露說:「呂奇先生!我現在愛的

「我記得你說過愛她勝過愛自己的生命。」

仍 然是一個謎,但他知道周宣祈遲早會向他揭露 明白了嗎?」周宣祈偏着頭,樣子很神氣 3

是這位小姐。

爲什麼要嫁禍黃萬通?」

作報復對象。其次,使黃萬通下獄,我成了可憐的 首先要秦祥明有安全感,認爲我沒有將他當

被害者,這道理還不明白嗎?」 市場與風作浪,當我父親死後,掠取了周氏公司的「一點也不,」周宣祈冷漠地說:「他在股票 「你不覺得這樣做,對黃萬通太殘忍了?

郊搜到六具屍首,內中有一具就是秦祥明的,是你其事地說:「周宣祈,我忘記一件事了。警方在市其事地說:「周宣祈,我忘記一件事了。警方在市

秦露接口說:「我愛他入骨

她也愛你嗎?

親手殺死他的嗎?」

周宣祈點點頭說:「不錯。

「你總算報了父仇。

」呂奇將眼光望向秦露。

「那個心理病醫生的意外溺斃,也是你的傑作 ,受點罪也是應當的。一

不錯,因爲他知道部份內情。」

慮到這一

點沒有?也許有一天……」

時頭昏,也不會持久以愛,周宣祈,你考秦小姐未必會愛上一個殺死她父親的仇人

呂奇不禁一楞,沉聲問道:「你笑什麼?」

「我笑你愚蠢得可愛。」

這是什麼意思?」

周宣祈指着秦露說:「呂奇先生,讓我爲你介

不待他說完,周宣祈忽然放聲大笑起來

「是什麼人下手的?」

幹珠寶走私,手底下沒有强大實力是行不通的。」 周阿財的死呢?」 秦祥明的手下,實際上也是我父親的舊部

那還用問嗎?」周宣祈不屑地冷笑着。「他

面前 昏沉的暮色中,彷彿看見死神的專車已經開到他的

相信,箱子裏的東西我全部都丢掉了 。很抱歉,對你這種過份聰明的另人,我實在不敢 雷可親格格嬌笑着說:「呂奇先生,失望了吧

娘!我原以爲紅唇惹禍,想不到却因禍得福,妳比 「哈哈……」周宣祈振聲大笑。「好聰明的新

白娜强得太多了。」

了摸箱底,似乎裏面還夾着一層金屬,也許可以擋 當呂奇發覺提箱已空的那一瞬間,他已暗中摸

因此,他把握良機,向前撲去。 周宣析對他的新娘子讚許之際,目光畧斜

板上。 似乎穿過了他的腕部,滿手是血,槍也落在了甲意外的,受傷的不是他,而是周宣祈,那一彈 他剛剛一動,就聽到「砰」地一聲槍响

周宣祈和雷可親都已被捕了。 不要動! 」响亮的警告聲自暮色中傳來。「

周宣祈却突然反身向船舷跑去,他似乎已經意 霍金斯提出警告之後,很快地從小艇上跳下

呂奇發現他的動機之後,立刻飛撲過去,加以

穿的是膠底鞋,不然整個下類勢必粉碎。 呂奇被踢不但未退縮,反而將周宣新的脚抓住 哎!狠狠的一脚踢在呂奇的下頻處,幸虧對方

站着一個高大的人影,那不是霍金斯帮辦嗎? 呂奇抬頭望去,只見艇後左邊懸掛的救生艇上

禮了 識到末日已臨,不待舉行婚禮,就要爲自己舉行葬

>他猛烈地搖擀頭 ,在 O 了

嫌犯之首了 都已死亡,唯獨你不見踪跡,警方已將你視爲重大 周宣祈點點頭說:「這的確是一個錯誤, 不過

紹

這位是「国可親小姐c」

什麼?」呂奇大心一驚,這一瞬間整個的疑

警方對我已莫可奈何了。 吕奇冷笑着說:「不一定吧?」

「別恐嚇我!」

雷可親,這艘遊艇也不再是『秦皇島號』。假的護 你死後那一秒鐘開始,我就不叫周宣祈,她也不叫 以及船籍證明,早就預備好了。 「哈哈!·吕奇先生!」周宣新狂笑地說:「從「他們可以通令各埠,嚴重注意這艘遊艇。」

刺激而被送進了瘋人院,經過一年調治,病况大有

我十七歲時戀愛過一次,可惜失戀了,因受

作護士、最後、認識了周宣祈、」

會,也恨透了所有的另人,所以我留在院中,學習 好轉。我本來可以離開那完,但我却恨透了這個社 她冷冷地說:「要我報告一下我們的戀愛史嗎?

很想聽聽c」

「我叫雷可親。方不周宣所已經介紹過了。

團也消失了。「妳不是秦露?」

我是死定了。」 呂奇不禁抽了一口氣:「嗨-,如此說來

禱台。 也應該來表示一點誘意,給你三分鐘的時間作死前 「死定了。因爲你曾經有助我的心意,所以我

有我的

帮忙,他心能逃出瘋人院。」

,你要將我如何處置?

「殺死你。」周宣祈毫不皆情地說。

這位小姐可以告訴你,爲了拯救你,我冒過

呂奇招拍手說:「到此真象完全大白。周宣祈

是我愛他,愛得發瘋,决心為他作任何事情,因為 男人並非完全可恨,他們也會被女人玩弄感情。於

「認識他之後,我才發覺我過去的觀念錯了 呂奇冷笑着說:「別忘記了他也是另人。」

禱 該向那一種神禱告,更不知道該舉起那一隻手來作 告。可否允許我提出別的請求。 「感謝你的仁慈,可惜我沒有宗教信仰,不知

是要一杯酒?還是一支烟?

周宣祈毫不考慮地點點頭說:「可以。 我只是想在死前修飾 一番。

不少危險,到現在你竟然忍心恩將仇報?」

「那是你自作多情。

用具。我喜歡使用屬於我自己的東西。 妳將駕駛台頂上的小提箱給我,裏面裝着我的修飾 「雷可親小姐!」呂奇很有禮貌地說:「麻煩

她微笑地點點頭,到駕駛台將呂奇的小提箱拿 却也感到很安心,那隻能救

才找到那六具屍體。那張畫的綫條鮮明,極富技 而你又是藝術學院的學生,再加上所有的歹徒 「今天上午警方收到一張鉛筆畫,因爲那張畫 他的小提箱到了手上,就不必再有什麽畏懼的 所有的特種武器都不見了 可惜他高與得早了一點,箱蓋打開,裏面空空

-42-

有一失,你也同樣地犯了一個錯誤。

「噢?」周宣祈楞了一楞,然後冷笑着說:

聰明,設計得也非常巧妙。古人說:智者千慮,必

這裏,呂奇的語氣一沉:「周宣祈,你的碓非常

謝謝你沒有用上『自作自受』的字眼。」說

我倒想聽聽。

雷可親大叫:「我求求你們別傷害他。

同時拿出另一副手銹將當可親和周宣祈聯在一處。 呂奇吁出一口氣:「嗨——想不到你早已藏在 「小姐!妳來保護他吧!」霍金斯冷冷地說

這是最可靠的跟踪方法。

「爲什麼不早些出來呢?」

的口供。 霍金斯道:「因爲我要操縱錄音機,錄下他們

並不過份意外。 感到意外了吧?

我早就知道她不是秦露。」 霍金斯指着雷可親說:「比如說這位小姐吧! 根據什麼?」

而被我查出了身份。 取了她的指紋,進入瘋人院是要建立指紋卡的!因 「她父親遇害,並未使她過份悲哀,於是我套

霍金斯聳肩笑着說:「很抱歉! 你早就該告訴我的。 我一直不知道

你是否具有不良企圖。」

你是個好朋友。 現在呢?

對於錄下的口供還算滿意嗎?

周宣祈和雷可親。 「不錯。但是你却漏問了一點。」霍金斯轉向

「 范荷娘是被誰殺的?

是我。」周宣祈立刻承認。

爲什麼你不殺呂奇?

一因爲他是這齣戲的主角,殺了他,戲就無法

是這齣戲主角,可惜你不是好導演!蹧蹋了他的演 霍金斯滿意地笑着說:「你說對了!吕奇先生

戲天才。而我却充份利用上了。」 呂奇冷冷地說:「霍金斯先生!你願意取下你

胸口佩掛的警徽嗎?」

我會觸犯辱歐警官罪。 「我想狠狠地揍你一頓。如果你不取下警徽

如果你真想那樣作,我願意陪你到拳擊房裏去 「我十分瞭解你心頭的怒火!」霍金斯笑着說

要戴套子嗎?

雙鐵拳c 霍金斯道:「你必須戴上手套,我發覺你生就

一件傷腦筋的事難以處理。」 ·他喟然地說:「戲已落幕。不過,你和我都有 人都是喜歡聽恭維的話,呂奇的怒火也就消失

什麼事?

呂奇道:「先說你的吧!你將如何彌補黃萬通

的損失?

「他有什麼損失?」

罪而被捕,影响該有多大?」 想想看,一個社會名流,商場大亨,突然因謀殺 「名譽,精神都有損失啊!」呂奇吼叫着說:

「誰說他被捕了?」

他根本就沒有被捕? 那是謊言。」

霍金斯道:「嗯!黃萬通現在大概在俱樂部裏

用晚餐!」

假話。 仍是那個理由,因爲你不信任我,所以,對我說了 ·我現在明白了!」吕奇悻悻地說道:「

血流。 拳擊房去,不戴手套,不要裁判,我要打得你皮破「好吧!等遊艇回到陸地上之後,我們立刻到

,還沒有說你的呢? 霍金斯笑着說:「別發火!你說完使我傷腦筋

不妨說說看。」

這件事的原委。」 並想折磨她,使她蒙上謀殺罪嫌。我該如何向解釋 白娜愛問宣祈是真的,而他却恨白娜入骨

一告訴她眞象。

「那樣會使她傷透了心。

福美滿的生活。明白嗎? 留在她心中的影子去掉,再去愛另一個男人,過幸 會使她傷心透頂。但是,也可以使她將周宣祈存霍金斯神情肅穆,語氣莊嚴地說:「不錯,那 霍金斯神情肅穆,語氣莊嚴地說:

呂奇楞了一楞,喃喃地說道:「你有些像哲學

「那是因爲我比你大幾歲。

「老狐狸!」呂奇用中國話罵了一句

你說什麼?

祭 c ,他還來得及和白娜在一起共進一頓愉快的晚 呂奇沒有答理他,飛快地跑上了駕駛台 c全速

請繼續賜閱遊俠呂奇故事之七-(全書完)

「遊俠雙雄」

過

•上文提要

開飛豹關,擬在就近農舍投宿,詎竟設投二聖教所設暗卡,幸賈谷蘭機警把那二聖教 了賈谷蘭、田舍郞等,殺往衞教軍宿舍,見金盾帮兄弟正與衞教軍血戰 徒阮濤制服,迫其反叛二聖教,三日後,賈谷蘭等去到與楚雲彪約好的山頭,藉銅鏡 等人已到,便在那晚率領金盾帮二十一人發動,楚雲彪獨力把關主杜敬堂殺斃,會合 折射反光,與楚雲彪暗通訊息,雙方約定是晚內外夾攻飛豹關。楚雲彪知道了賈谷蘭 上回書至賈谷蘭雕開飛豹關,途遇玩鈴子,田舍郞等五人,爲偵二聖教主何時離

· 殺啊! 楚雲彪大喝一聲道:「杜敬堂已死,諸位莫慌

個衞数軍。 揮刀疾衝而入,殺手連施,一眨眼就砍倒了五

及沈,彭,許三人亦同時衝殺而入,個個勇若天神 ,順時殺得衞殺軍陣脚大亂。 賈谷蘭,田舍郎,小淘氣,葛大寶,悟明和尚

軍閃避不及,紛紛慘叫倒下。 賈谷蘭雙手連揚,打出七巧斷魂針,許多衞教

頭破血流,東歪西倒。 田舍郞的鐵鈀也發揮無比的威力,使得儒数軍

-44-

但衞敎軍的人數實在太多了, 小淘氣,葛大寶和悟明和尚也都有斬獲。 一時之間,仍難

> 打殺淨盡,約有五十多個仍在負隅頑抗 驀然,有一人在屋上大叫道: 「西門統領的首

聲若雷鳴,震驚全院。

己 大相信,但現在見到了西門海的首級,才感到大勢 一顆血淋淋頭顱,正是衞教軍統領西門海的首級! 去,登時無心戀戰,紛紛四鼠奔逃。 在場的儒教軍方才聽到杜敬堂已死,心裏都不 衆人舉頭一望,尽見一個金盾帮兄弟手上提着

小淘氣大叫道:「不成,他們會逃去飛狐關報賈谷蘭笑道:「別追了,讓他們去吧。」 奔逃的衞教軍更慌,跑得兩條腿似鼓槌, 楚雲彪大叫道:「追啊!追啊!

之事,咱們豈能將整個飛豹關 的衞教軍殲殺乾淨? 楚雲彪笑道:「 嚇唬嚇唬 賈谷蘭道:「這是免不了

趕了一陣,然後轉去大殿外攻 於是,衆人虛張聲勢的追

,把他們趕出城外去就行

擊另一羣衞教軍。

飽斯殺的衞然軍並不多,只有十多個,楚雲彪等人 一趕到,很快就將他們解决了。 在大殿外與方,程,吳,

高十丈,照亮了全城。 賈谷蘭忽然大聲問道:「諸位,你們中有誰見 時,整座大殿,已陷在一片火海中,火燄冲

到樊小瓊麼?」 只不知施兄得手了沒有。 一 楚雲彪道·「方才我請貴帮的施兄去收拾她

腸却是不壞,饒她一命吧!」 賈谷蘭道:「不要殺她,她樣子雖然難看,心

瓊逃命便了。 快去看看,假如施兄尚未得手,就請他放樊小 楚雲彪連忙轉向姓劉的金盾帮兄弟道:「劉兄

姓劉的應聲奔去

發掌便向一名金盾帮兄弟打來 就在此時,一條人影驀然縱落地上,大吼一聲

赫然竟是白鶴眞人!

他滿面殺氣,雙目發直,就像一隻瘋狗!

那金盾帮兄弟吃了一驚,慌忙一抬金盾,擋住

-45-

莫傷我師! 玩鈴子疾奔而至,大叫道:「諸位刀下留情, 幾個金盾帮兄弟一見之下,立時揮刀撲上。

那幾個金盾帮兄弟閱言同時頓足退下,買谷蘭 「退開,讓我來!」

上來,又吼叫一聲,右臂暴探,猛劈而出。 得親友,這時那會把買谷蘭的話聽入耳中,看見她 越衆上前道:「眞人,我們是來救你的,你-賈谷蘭嬌驅微微往旁一閃,玉掌向前一送,說 白鶴眞人因又喝了聖酒,神智錯亂,早已認不

道:「你躺下歇歇吧!」 白鶴眞人踉蹌顚出三步,蓬然仆倒地上

針傷我師父?」 玩鈴子大怒道:「怎麼攪的?妳竟用七巧斷魂

賈谷蘭笑道:「別叫,我只打他脈穴,要他公

賈谷蘭道:「當然是無毒的。」 玩鈴子問道: 「有毒的還是無囊的?

的爆炸巨响! 忽然 玩鈴子透了口氣道:「這還差不多。」 ,城外四周,遙遙傳來幾聲「轟!轟!

萬大寶一呆道:「怎麽回事?」

踏中地心鬼雷了一 楚雲彪笑道:「必是逃走的衞教軍慌不擇路,

小淘氣笑道:「妙!這是所謂的自食惡果,死

其餘的再去四處搜敵,並縱火焚燬所有房屋,務 **楚雲彪向玩鈴子說道:「玩鈴子,你保護令師** 了活該!」

必把這座飛豹關摧毀爭盡!」 衆人立時分開搜敵而去。

笑道:「貧道沒有解樂!」」 玩鈴子正蹲在他師父白鶴眞人身邊,聞言抬頭

說着,便要衝上去拚命。 阮濤面色一變,怒道:「沒有解藥麼? 濤道:「那麼,老夫只好跟你拚了!·」 鈴子點頭道·「是的,沒有。

楚雲彪伸手攔住他,笑道:「別慌,你聽我一

解藥,這是存心欺騙老夫,還有什麼可說的?」 ,就給老六解藥,如今飛豹關破了,你們却又不給 阮濤滿臉憤慨,道:「你們原說破了飛豹關後

阮濤一怔道:「什麽?」

吞下 楚雲彪笑道:「不但不是毒藥,而且是治療內 的那顆藥,不是毒藥麼?」

是 阮濤喜得耳朵動了起來,連連打躬笑道:「是 楚雲彪道:「所以我說你可以走了。」 顆良藥,倒叫老夫白担心了一場!」 阮濤搔搔頭,啼笑皆非地道:「他媽的,原來

不敢去見二聖教主了。」 阮濤急搖頭道:「不會,不會,老夫胆子再大 楚雲彪道:「不過你最好不要回飛豹關去。

的踪影? 賈谷廟擺頭四望,道:「奇怪,怎麼都不見樊

楚雲彪道: 「她可能逃出城去了。

城外,又頻頻傳來爆炸之聲!

在熊熊燃燒起來了 城中,則火光四起,幾座較高大的屋院,開始

楚雲彪道:「謝天謝地,咱們總算順利的破了

多了。 不備,才有這樣的順利,下次,我恐怕就要困難得買谷蘭含笑道:「這一次,是出其不意,攻其

以過關斬將,將飛狐、飛虎、飛鳳三關及二聖城 一摧毀!」 楚雲彪一拈寶刀,揚眉一笑道:「我有信心可

用的是『五絕刀』吧?」 楚雲彪點頭道:「正是,一招『一場春夢』就 買谷蘭含情默默的瞅着他,道:「你殺杜敬堂

送他到陰可報到去了。 買谷蘭道:「以後少在人前施爲,留着對付殭

螳螂王可寇伯齡及二聖教主等人。」 屍婆孫二娘、八臂魔君邊無界、玉面魔女宜雪蘭、 楚雲彪道:「我知道。」

個 出儒教軍死了一百零五個,金盾帮的兄弟也折了五 兩人一邊搜敵,一邊計算地上的死屍,結果算 買谷蘭道:「走,咱們也去四下捜一捜。」

楚雲彪道:「再加上死在城外的; 大約也沒有

多少逃脫的了。

怕會遷怒到家父頭上…… 楚雲彪道:「應該不會,因爲令尊 賈谷蘭忽然嘆道:「二聖教主聽到消息時,只

剛說到一半,忽然瞥見對面一間房子的窗上,

有個人影一閃而沒! 楚雲彪立即飛撲過去,高聲呼叫道:「這房內

他撲到窗前,一脚將紙窗踢掉,跳了進去。

很明亮,他跳入房中,已看見床下躲着一人。 房中無燈火,但因四處火光冲天,故照得房中

賈谷蘭跟着跳入,問道:「是誰?

不是樊姑娘麼?」 人認爲躲在床下可以逃過一死!」 賈谷蘭蹲下一看,不禁噗哧一笑道:「咦,這 楚雲彪舉刀一指床下,笑道:「妳看,居然有

急得哭了,道:「賈姑娘,好妹妹,妳也要殺我躲在床下剛好把床塞得滿滿的,聽了賈谷蘭的話 躲在床下的呆然是母蝦蟆樊小瓊,她身軀胖大

樊小瓊哭道: 賈谷蘭笑道: 「我不信,妳騙人!」 妳快出來吧!

我保證妳不受任何傷害。」 樊小瓊道:「奴家當然願意離開二聖教,不離 賈谷蘭道:「我不騙妳,只要妳肯離開一聖教

開也不行了,因爲……因爲奴家跟二聖教的人鬧翻

樊小瓊鑽了出來,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哭道:時故作不知,笑問道:「怎麼跟他鬧翻了?」 賈谷蘭 日知她向二聖君求親被罰軟禁之事,

郎心如鐵!他不但不要奴家,而且打了奴家一記耳

起火的情景,故咱們不宜在此久留。」 豹關就在對江的東梁山上,此刻他們必已發現此關 楚雲彪等他遠去後,才向衆人道:「各位,飛

去攻擊飛狐關,打他一個片甲不留。」 田舍郞道:「一不做二不休,咱們莫如乘勝再

西施,饕餮大仙,苦行僧,巨無霸等人正在飛豹關 ,咱們若去攻擊,不啻是自投羅網。」 楚雲彪道:「不行,二聖教主及螳螂王,半面

田舍郞道:「不然,咱們那裏去的好?

楚雲彪「哦」了一聲,轉望她笑問道:「妳已 賈谷蘭笑道:「我知道了!」 楚雲彪道:「小弟心裏有個主意-

知道我心裏的主意? **楚雲彪道:「說來聽聽**。 賈谷蘭道:「是的!」

對壓? 賈谷蘭道:「你打算避實擊虛,先進攻飛虎關

整雲彪哈哈笑道:「不錯,妳眞是我肚子裏的

賈谷蘭嗔道:「你罵我?」

,其實應該說…… 楚雲彪一揖道:「對不起,是順口而出的比喻 應該說……」

你的主張,先進攻飛虎關!」 賈谷蘭噗哧一笑道:「好了,別說了,我贊成

虎關才迫不及待的要先進攻飛虎關,那是因爲目前 家師。」 田舍郎揷嘴道:「這樣一來,幾時才能够救出

開,絕無得手之望,所以一 田舍郞搖手打斷他的話,道:「我知道,我沒

一聖教主等人正在飛豹關中,假如咱們去進攻飛豹

去。

光,還把奴家軟禁起來!嗚嗚嗚,眞是沒良心的雨

西!

賈谷蘭笑道:「該死,他不接受妳的情意也就 ,怎麼還打妳,這太狠了。」

樊小瓊道:「可不是,奴家現在恨不得咬下他

賈谷蘭道:「妳跟隨着我們!一定有機會報仇

能甘心! 一天,一定要叫他拜倒在奴家的石榴裙下,奴家才 樊小瓊點頭道:「是,奴家一定要報仇,總有

賈谷蘭又問道:「這城中,還有沒有衞教軍躲

樊小瓊道:「奴家不知道。」

三人仍由窗口跳出,又到各處搜尋一番,只見 賈谷蘭道:「咱們出去吧!」

到處火光冲天,而二聖教徒已一個不見。 又見阮濤仍然在場,便走到他面前問道:「阮濤 楚雲彪查點人數,才發現金盾帮兄弟死了五人 於是,衆人就在城門下會齊準備離開飛豹關。

你殺了幾個一聖教徒?」 阮濤討好的笑道:「不少,共宰了八個人!」

殺了二聖教徒?」 楚雲彪轉望衆人問道:「各位可曾看見這阮濤 小淘氣笑道:「小叫化看見他殺了兩個。」

兩個。 楚雲彪回望着阮濤,微笑道:「那麼,你可以

一位金盾帮兄弟接口道:「在下也看見他殺了

之毒未解,還請那位小道士贈賜解藥,老夫方能離 阮濤拱手道:「多謝楚少俠寬恕,但老夫腹中

楚雲彪微笑道:「你並未服下毒藥,要解藥幹

楚雲彪道:「我說你沒有服下毒藥!」」 阮濤張大雙目,驚愕不置地道:「老夫吞……

楚雲彪道:「不騙你。」

是 多謝楚少俠開恩!

,向衆人拱拱手,轉身奔出城外去了

走了

-46-

不是? 會認為咱們將繼續沿江而上,惠去攻擊飛鳳關,是教主必然很快就會得到消息,那時,二聖教主一定 楚雲彪說道:「咱們攻破了飛虎關之後,二聖

要去進攻飛鳳關, 楚雲彪笑道: 田舍郞粲然一 一但咱 笑道:「妙!」 而再折返此處,攻擊飛狐關! 們跟他玩一次捉迷藏錯。」 不

破之前,咱們不宜與二聖教主正面相見。」 楚雲彪道:「總之,飛狐,飛虎,飛鳳三關未

田舍郎道:「有道理。」

地,奔赴飛虎關去吧! 楚雲彪道:「那麼,事不宜遲,咱們立刻離開

由樊小瓊領路出城。 衆人都認爲他的計策高明,故都無意見,當下

地心鬼雷而被炸死。 ,原來確有許多衞效軍因要逃命,慌不擇路,誤中 出了飛豹關,只見城外地上到處散着斷肢殘體

折,走了兩刻時之久,沒透了口氣道:「好了,已 樊小瓊小心翼翼的領着衆人走着,路綫蜿蜒曲

走出埋沒地心鬼雷的地帶,沒有危險啦! 楚雲彪問道:「妳能不能掘出埋在地下的地心

鬼雷?一 樊小瓊搖首道:「不能,奴家只知道怎樣走出

來,不知每顆地心鬼雷埋設之處。」

除,要是有人來到此處,豈不要被炸死。 楚雲彪眉頭一皺道:「咱們無法將地心鬼雷清

敢到這裏來了。 樊小瓊道:「這倒不用担心,一般百姓早就不

> 啊! 楚雲彪道:「日子一久,總會有人前來探視的

的地心鬼雷被雨水浸濕,就不靈了。 他說地心鬼雷最怕下雨,要是連下幾場大雨,地下 **楚雲彪欣慰地道:「這樣還好**, 樊小瓊道:「眞的!」 樊小瓊道:「不要緊,奴家曾聽二聖君說過, 楚雲彪道:「眞的?」 一月之內

雨,必可將未爆炸的地心鬼雷浸濕。」 ,再說萬一有人被炸死,那也不要緊,大家一聽到 樊小瓊笑道:「所以你不用担心有人會被炸死 必可將未緣作內也心見言也是一級有一兩場大姓大概還不敢來,而一月之內,總有一兩場大

消息,就不敢再來了。」 楚雲彪笑道:一樊姑娘,今後妳若想跟着我們

就要把對人的觀念改變過來。」 樊小瓊不解道:「改變什麼? 樊小瓊蓋笑一下道:「是…… 楚雲彪道:「不要忽視人命。」

什麼? 她忽然靠近田舍郎,嫣然一笑道:「喂,你叫

田舍郎道:「是。 樊小瓊道:「種田的麼?」 田舍頭道:「田舍頭。」

恩為種田人比較老實可靠…… 樊小瓊含情 脈脈地道:「奴家最喜歡種田的

疾走 田舎郞嚇得渾身起疙瘩,趕緊邁開大步,向前

這時白鶴眞人的酒已醒,神智恢復了。 · 一 一 元 元 之 後 , 衆 人 離 開 飛 豹 關 已 有 數 十 里 路 , 而

他决定與衆人前往攻擊飛虎關。

樊小瓊道: 「這却不大淸楚。

樊小瓊道:「要知飛虎關外有無地心鬼雷,那 賈谷關道: 這件事非弄清楚不可。

也不難,由奴家上山去問問就行。」

最是理想,不過…… 聖教的人似乎還不知道你已叛變,由你入關刺探, 賈谷蘭臉色一動道:「不錯,到現在爲止,一

君邊無界知道,那豈不糟糕? 歸二聖教,把己方進攻飛虎關的消息透露給八臂魔 堅定的女人,要是她進入飛虎關後,又改變心意重 她沉吟着,因爲她又想到樊小瓊不是一個意志

:「不過什麼?」 樊小瓊自然不知賈谷蘭心裏在顧慮何事,問道

因爲此刻在飛虎關的敝帮兄弟還不知妳已投向我們 人的情形,但却無法和關中的散帮兄弟取得聯繫, 賈谷蘭道:「你去飛虎關,雖然容易刺探出敵

,他們一定不敢信任你,是不是?」 樊小瓊道:「這倒是真的,但除奴家之外,還

有誰能從容進入飛虎關呢?」 賈谷蘭轉對楚雲彪問道:「你有何意見?」

那是什麼聲音?」 楚雲彪道:「我仍然覺得由我-咦,快聽

狐關的衞敘軍?」

聲音得答得答。遠遠而來。

白鶴眞人道:「是馬蹄撃!」

這方向馳來,妳想來人會是誰?」 楚雲彪眼睛一亮道:「馬跑得很快,而且正朝

防我們的攻擊! 關的二聖教徒·奉二聖教主之命前來通知飛虎關嚴 賈谷蘭心思敏捷,立刻說道:「極可能是飛狐

楚雲彪道:「對了:

-48-

賈谷蘭一躍而起,說道:「咱們快去攔他下來

吧!

林外奔去。 田舍郞也聽到了她的話,立卽紛紛跳起,向竹

馳而來。 衆人<u>奔到林邊上</u>, 果見一匹快騎正向銅官山疾

和此來飛虎關的任務,好麼?」 有無地心鬼雷,故不敢上山,然後再套問他的姓名 上去,他若認識妳,就可斷定他是飛狐關的二聖教 妳便爲稱是逃到飛虎關來的,因不知飛虎關外 賈谷蘭忙向樊小瓊低聲道:「樊小瓊,妳快迎

去。 樊小瓊點點頭,飛步奔出竹林, 朝來人奔迎上

此? 住坐騎, 滾鞍下馬, 抱拳道: 「樊堂主, 您因何在 來人是個勁裝大漢,他見樊小瓊奔到,連忙勒

樊小瓊見他態度恭敬, 便擺起「堂主」的架子

冷峻的問道:「你是那一關的? 來人道:「小的是飛狐關的。

樊小瓊上下打量他一眼,又問道:

「你真是飛

以證明。」 來人躬身答道:「是的 ,小的有数主親發的令

遞給樊小瓊察看。 說着,由懷中掏出一支刻有兩條金龍的令牌。

再問道:「你叫什麽?」 樊小瓊接過令牌看了一眼 ,却不立刻還給他

飛豹關,發主担心他們會轉來攻擊飛虎關,故派小 樊小瓊道:「教主命你來飛虎關幹什麼?」 來人道:「小的叫左基福。 左基福道:「楚雲彪和賈谷蘭等人破了本教的 _

> 麓一片竹林中停歇下來。 大家對飛虎關尚無認識,不敢貿然登山,就在山三天之後,一行二十餘人趕到了銅官山的山麓

時正中午,大家各自取出乾糧來吃

己百戰百勝,咱們先應知道飛虎關有多少高手才能 商量進攻飛虎關之策,賈谷蘭說道:「所謂知彼知楚雲彪和賈谷蘭坐在一起吃乾糧,兩人邊吃邊

知道了。 楚雲彪道:「這容易,今夜由我踩探一番就可

問再作决定吧! 賈谷蘭道:「嗯……我看,先把樊小瓊叫來問

「樊小瓊,妳坐下,小妹有話問妳。 一眼,道:「那堡大個子眞氣死我了,奴家跟他 樊小瓊席地坐下, 她把正在糾纏田舍郎的樊小瓊喊到面前,說道 却又掉頭向田舍郞悻悻的瞪

他說低,哼!.」 說話,真像對牛彈琴,我說東來他說西,我說高來 賈谷蘭笑道:「那妳不要跟他說話就是吧。

這個人還不錯,可以交一交……」 賈谷蘭道:「改天有空,小妹替妳說說看。 樊小瓊忸怩一下,又道:「不過,奴家覺得他

賈谷蘭道:「現在,咱們要辦正事 樊小瓊大喜道:「現在沒空麼?

容易攻破哩!一及『鐵羅漢』兩個高手,實力比飛豹關較强,不大及『鐵羅漢』兩個高手,實力比飛豹關較强,不大 君邊無界,雙日關主是刀癡百里發,衞教軍約有兩 樊小瓊一哦道:「飛虎關的單日關主是八臂魔

賈谷蘭道:「關外有無埋設地心鬼雷?

的趕來通知邊關主嚴加防患。」 樊小瓊道:「原來如此……

到飛虎關來了?」 左基福問道:「樊堂主爲何不去飛狐關,而逃

尾隨,誰知道來到附近,忽然不見了人。」 攻破了我們飛豹關後,就往銅官山而來,我便暗中 樊小瓊道:「我是……是跟踪楚雲彪來的,他

恩為不知飛虎關外有沒有埋着地心鬼雷,不敢 樊小瓊搖頭道:「沒有,我還沒上山,因為 左基福一哦道:「見到邊關主沒有?

確有被炸死的危險! 左基福笑道:「堂主選好細心,要是貿然上去

樊小瓊一怔道:「你是說,飛虎關外眞有地心

左基福點頭道:「是的!

鬼雷?

樊小瓊問道:「那麼,数主指示你, 如何上山

第一座嶺上的一株巨大的枯樹下,生起一堆烟火, 飛虎關的衞教軍見了便會下來帶小的入關。」 左基福道:「数主指示小的由山徑上山,走到

樊小瓊道:「原來如此。」

左基福笑道:「如今,堂主就請和小的一道上

還給小的?」 左基福伸手客氣地道:「樊堂主可否把那令牌 樊小瓊道:「好呀! _

樊小瓊道:「拿去吧!」

向前直刺出去。 右手一抬,手中令牌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

「卡查!」一下骨碎聲响,正中左基福的結麼

一陣,便告氣絕了 左基福大叫一聲,登時仰身栽倒,渾身顫抖了

--49---

體,一個牽馬,急急鑽回竹林中。 福殺了,兩人只得跳了出去,一個抱起左基福的屍 樊小瓊自以爲幹得很好,竟向賈谷蘭低聲道: 楚雲彪和賈谷蘭不料樊小瓊還自作主張把左基

郎的年紀太小麼?」 賈姑娘,奴家這次帮了妳,妳……可別忘了剛才 買谷蘭失笑道:「好的,不過,妳不覺得田舍

買谷蘭道:「但是妳好像比他大上幾歲,是不 樊小瓊道:「他已快三十歲,不算小了。

樊小瓊叫屈道:「誰說的?奴家今年不過二十

竊私語,不由微怔道:「妳們在說些什麼?」 買谷蘭笑道·「沒什麼。」 楚雲彪把左基福的屍體放下,回頭見她們在竊 賈谷蘭含笑道:「好好,這事以後再說吧。

算再問他一些事情。」 **楚雲彪道:「樊姑娘,妳下手太快了,我們打**

你還想知道什麼? 樊小瓊道:「你們想知道的,奴家都已問了

之後,將採取何種行動等等。 樊小瓊道:「他當然不肯善罷甘休,這還用問 楚雲彪道:「譬如二聖教主得知飛豹開被破了

楚雲彪笑了笑,轉對衆人問道:「諸位看看小

弟的身材與這左基福如何?」 玩鈴子道:「你比他高一些。

> 道: 起來。 去。 呢? 「伍必信」的相貌洗掉,然後開始模倣左基福化裝 量重要事情。」 大家再攻入關中!」 防備攻擊,我想將他誘騙出來,先將他殺了,然後 我這次進入飛虎關,可不是要通知八臂魔君邊無界 上他的衣服,就安全多了。」 繫,大家再來一次裏應外合,攻破飛虎關。」 ,但是,最好將他誘騙到這竹林中來,免得被他逃 人與左基福認識,或有左基福的老朋友,你豈不要 入關刺探敵情,並與金盾帮的二十五位兄弟取得連 「怎麽樣?」 楚雲彪點點頭,在左基福屍體旁邊坐下 買谷蘭道:「你有令牌在身,他大概不會懷疑 楚雲彪道:「我說二聖教主要召見他,和他商 賈谷蘭笑了笑道:「好主意,但怎樣騙他出關 他要過樊小瓊拿在手上的令牌,接着笑道:「 楚雲彪點頭道:「我也是打算如此。」 賈谷蘭道:「最好化裝作左基福的模樣,再穿 楚雲彪笑道:「小弟自信可以應付過去。 田舍郞接口道:「好是好,但假如飛虎關中有 楚雲彪點頭道:「正是,這是個好機會,晚輩 白鶴眞人笑道:「你想冒充他入關? 楚雲彪道:「小弟却覺得差不多。」

賈谷蘭笑道:「果然很像。 他再脫下左基福的衣服穿上身子,環望衆人笑

楚雲彪登上左基福的坐騎,說道:「那麼,快

來

不久,他的面孔已變成左基福了

令論,面告邊關主。」 楚雲彪答禮道:「在下是飛狐關來的:奉教主 楚雲彪一眼,抱拳道:「你是屬那一關的兄弟?」 那名偏教軍趕到楚雲彪面前尋丈處停住,打量

現恭敬。躬身道:「失迎,可否請老兄出示令牌, 那衞教軍一聽是奉教主之命而來的人,態度立

讓小弟過目一下?」

楚雲彪取出令牌,遞了上去。

給楚雲彪 那衞教軍肅容接去令牌,檢視一番, · 笑道:「貴姓大名?」 隨又遞給

楚雲彪道:「敝姓左,賤名基福。」

那儒教軍上前把火堆弄散,才道:「左兄請跟

知有無此事?

轉身領路行去。

有多遠? 楚雲彪牽馬隨後跟去,一面問道:「貴關距此

楚雲彪道:「關外四周都有地心鬼雷吧? 那衞教軍答道:「不太遠,馬上就到了。 那衞敎軍道: 「是的,左兄只要緊跟着小弟走

今日誰當關主? 就不會出差錯。 楚雲彪暗暗把走過的路綫牢記在心,又問道:

那衞教軍道: 「八臂魔君。」

清醒的時候,就找人下棋消遣。 那衞敘軍道:「他已不敢妄生逃走之心,神智 楚雲彪道:「刀癡百里發的情况怎樣?」

酒? 楚雲彪道:「邊關主是否每隔一日給他一杯聖

那衞敘軍笑道:「正是,在你們飛狐關中的那

--50-

位田舍翁是否也如此?」 楚雲彪道:「可不是,其實他飲下聖酒之後,

> 神智便告錯亂,那能執行關主的職務,不過是掛個 『關主』之名罷了。

那衞教軍道・「對了・小弟也常常覺得有趣

在利用他們的威名震懾武林,因為抓癢老人,刀痴 不知教主爲何要這樣擺佈他們。」 楚雲彪道·「教主讓他們掛名爲關主·目的是

帮的帮主把武當派玉眞子的一條手臂給砍下了,不 這些人·都是名震天下的高手。」 教主曾在風雲坪上會見少林武當之人,還命令金盾 ,白鶴眞人,田舍翁及饕餮大仙,苦行僧,巨無霸 那衞教軍「哦」了一聲,問道:「聽說數日前

事。 楚雲彪道:「小弟也曾聽說過,大概是確有其

罷甘休吧? 那衞教軍道:「這樣一來,武當派恐怕不肯善

比,區區一個武當派又能對咱們怎樣? 楚雲彪道:「那是當然,不過本教實力强大無

那衞敘軍道:「這話倒是不假,別說咱們教主

餘了。 就是隨便請出一位關主,就足够應付武當掌發有 說話間,兩人已走下山嶺,登上另一座高大的

怕被對方起疑,只好用心記住沿途的路綫。 林中:楚雲彪本想問他如何識別有無地心鬼雷:又 脚下已無山徑可循,一路行走於密密麻麻的樹 山峯,繞着峯腰曲折而上。

城 一眼望去,對面數十丈外,赫然巍立着一座山 約一刻時,已到峯巓之上。

通報

常巍峨雄偉,非一般山寨可比。 這座山城,規模畧小於飛豹關,但却建造得異

> 君邊無界騙到此處! 則今夜,慢則明早,假如一切順利,我會將八臂魔

一抖馬索,便向林外馳去。

買谷蘭叮囑道:「一切小心!

楚雲彪抬抬手,疾馳出林,順着一條上山的小

蔽天,形勢亦頗險惡,罕見人跡…… 在 爲終點之最高峯,峯爲鈍角,故近視不覺其高,但 數百里外,則他山不見,唯見銅官……山中樹林 銅官山,瀕臨大江之南,源自黃山支脈,

<u>__</u>

着山徑行走於樹林下,倒不覺燠熱。 這時,中午已過,但驕陽仍在頭頂,楚雲彪順

之上,舉目一望,果見前面不遠處有一株特大的枯地勢漸行漸高,行約半個時辰,已到一座山嶺

死去的。 枯樹高約十丈,樹幹已呈腐朽,似是遭雷殛而

葉,取出火摺子,將之點燃起來, 楚雲彪馳至枯樹下下馬,立即檢了一些樹枝樹

中,但不知此番入關能否與他老人家晤面? 臂魔君邊無界,也許師父未飲聖酒,神智在清醒之 飛虎關的即父,暗忖道:「今天是單日,關主是八 前在五虎嶺生火誘敵的情形。接着想到了 他隨在一邊坐下,目注上升的黑烟,想起了以 很快。烟火嬝嬝升空了。 此刻正在

先將

聲响,旋見一個錦衣人由林中飛了出來! 想着想着,忽聽對面樹林中傳來一片「沙沙」

用說是飛虎關的衞教軍了。 來人身上穿的,正是二聖教衞教軍的服裝,不

楚雲彪暗說一聲:「來得好快。」立時站了起

城門上有三個斗大的字:

飛虎關!

楚雲彪暗暗吸了口氣,說道:「你們這座飛虎

眞漂亮呢! 那衞教軍笑道:「那裏,聽說你們的飛狐關才

隨便走走而已,你想關外四面遍佈地心鬼雷,有誰 那衞教軍道:「每日按時巡視三趟,不過只是 楚雲彪道:「你們通常派不派人巡山?」

時打開城門,讓他們進入。 兩人走到城門下,守城的衞教軍見是自己人, 能安然通過呢?」

上去整齊而堅固! 城中,屋宇約有百幢,均是用石磚建成的,看

的 式與飛豹關那座殿閣相同,是唯一用木材建造而成 正中有一大片廣場,廣場盡頭有一座殿閣,形

到貴關的二十五個金盾帮人,他們還聽管教麼? 楚雲彪道:「是不是把他們集中在一起? 那篇教軍笑道:「他們只是不敢反抗罷了。 楚雲彪暗暗注意各處的情形,一面問道:「編 衞教軍舉手一指廣場右邊一排低矮的石屋

把他們編成三組,輸流帶出守城,未輸值之人,均說道:「是的,就在那三間石屋之中,我們鄔統領 不准他們亂跑。」

兩人交談至此,已走到殿閣門口 衞教軍囑楚雲彪在門口稍候,他自己便入殿

隨小弟進來。」 未幾・轉出說道:「邊關主正在殿上・左兄請

整雲彪把坐騎拴好,即隨他走入殿中。(未完)

前 文 提

死,然而老伯却又特命律香川往行刺,其中顯有陰 行任務洩與妻子林秀,林秀從馮浩口中獲知韓棠已大方棧刺殺韓棠,以試律香川的忠貞,律香川把此 律香川,更恐律香川此行會陷入萬鵬王所設的陷阱 伯也已發覺林秀才是洩漏把他秘密的人,深悔錯疑 爲老伯偵知,命馮浩往追擒林秀,馮浩追獲林秀後 謀,林秀愛夫心切,不顧一切飛馬趕往,不料一切 ,忽存歹念,把林秀擄至叢林,加以侮辱,這時老 乃急與陸漫天駕乘特快馬車前往大方棧 上回書至老伯懷疑律香川背叛,特命律香川往

他來。方剛,方鐵鵬,他這人的確就像是鐵打的。但方剛一走進大方客棧的門,律香川立刻認出

彷彿不能承受他的重量。 地方每一處都黝黑如鐵,在燈下閃閃的發着油光。

人,他一走進來,全屋子的人呼吸都似已停頓。 八個人跟在他身後,不問可知,必定也都是干 除了孫劍外,律香川從未見過如此精悍健壯的

律香川不認得方剛,他從來沒有見過方剛。

身都充滿了勁力,每當他一步跨出時,整棟房屋都 他目光鋒銳,嘴唇緊閉,走路的姿態奇特,全 他穿的是一身雪白的衣裳,沒有被衣裳掩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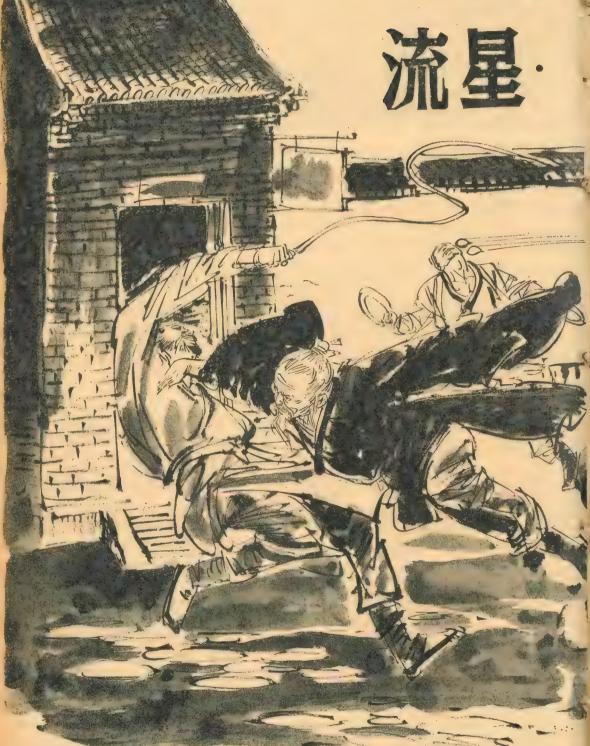
但大家的眼中却只看到他一個人。

他平起平坐。 候,別人通常都只能站着,世上幾乎很少有人敢跟 他些下,這八個人就站在他身後,他坐着的時 只要他在那裏,就絕不會再有別人的鋒芒。

律香川暗中却鬆了口氣! 「包子有肉,並不在摺上,生鐵雖硬,却容易

韓棠呢? 孫劍比方剛更强,所以死得比方剛更快 律香川想起了孫劍。

方剛也在喝酒,一口就是一大杯,十口就是十律香川慢慢的舉杯,喝酒,慢慢的喝。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他喝酒的時候仰着頭,銳利的目光還在不停的

手裏的酒杯,但第一個看到林中鶴走進來的,却是 律香川喝酒的時候低着頭,彷彿只看得到自己

肚子已比胸膛寬得多。 外,只不過近年來債已還清,生活日漸優裕,所以 少林的外家弟子大都筋骨强健,林中鶴也不例

竟是有兩下子的。

他四下打量了兩眼,就直接走到方剛面前,躬

林中鶴陪笑道:「在下林中鶴

方剛突然揮手,一杯酒潑在他臉上,厲聲道: 他搬開椅子坐下,執壺斟酒。 林中鶴笑道:「還可以喝兩杯 方剛舉杯,道: 「你也喝酒。

你是什麼東西,也配跟我並坐喝酒? 林中鶴怔住,一張臉立刻漲得血紅。

身債的時候,也沒有受過這麼大的侮辱。 在杭州城裏,他也算得上是個人物,就算揹着

林中鶴突然一拍桌子,跳了起來,怒道:「你 方剛喝道: 「 滾!還不快滾!

可是什麼東西?憑什麼要我滾?」

他的話還未說完,方剛的拳頭已隔着桌子打在

林中鶴疼得彎下腰。 拳頭硬如鋼鐵,肚子却已鬆弛柔軟

跟着方剛來的八個人大笑。 碗熱氣騰騰的湯恰剛扣在他頭上。 方剛已掀起桌子,桌子「砰」的撞上了他的頭

律香川目中却已有了怒意,無論如何,林中鸛

總是他妻子的親叔叔。

天不亮不要讓他走。 方剛冷冷道:「把這人架出去,塞在陰溝裏

但兩條膀子至少還要三五百斤力氣,少林子弟墨 他身後立刻有兩個人轉出架起了林中鶴 林中鶴突然狂吼,用力一挣,他肚子雖已柔軟

掙,就再也抓不住他,其中有個人踉蹌外退, 架住他的兩個人看來雖然也很强悍,但被他用

忽然向律香川衝了過來,撲在桌子上,喘着氣道 走,快走,他們這次來要對付的是你。 林中鶴反手一個肘拳,打在另一人的胸膛上

我不認得你。」 律香川雖也吃了一驚,面上却不動聲色,道: 親戚畢竟是親戚,他居然認出了律香川

到這裏他們就已知道……」 林中鶴急得跺脚,道:「你用不着再瞞我,你

被他撞倒的那兩人已趕來, 他並沒有說完這句話。 一人從後面抓住他

,往後面拖,另一人抓起張櫈子,往他腰上用

又喝道:「姓律的,我們出去門一門!」 他嘴裏雖在說「出去」,人却已向律香川猛虎 方剛也已拍案而起,厲聲道,「先廢了他!

般撲了過來。

直坐在那裏,動都沒有動。 律香川彷彿也沒有準備來應付這種變化,他一

這實在是個很驚人的變化,而且快速得令人預

律香川微笑道:「我關照過你,要你小心的

大一個靶子,他確信自己萬無打不中的道理。 他已準備了四種不同的暗器,每種三件,這十 方剛此刻身在空中,簡直就像是個派靶,這麼 他變得很從容,因爲他知道自己已佔了先機

二件暗器已將在這一刹那間同時射出。 但就在這時,他臉上的微笑突然凝結。

有百斤力氣,他知道自己絕對無法擺脫。 他已感覺到一雙手攔腰抱住了他,這雙手至少

住他,沒有人能對他暗算。 只要他稍爲留心,就沒有人能從他身後攔腰抱

到林中鶴會向他出手 他絕未想到這人會對他暗算-但此刻他却已變得像是條落入網中的魚,因爲 他簡直做夢也想不

他身子已被林中鶴揪倒。

足智多謀,但這一着你也想不到吧。」 着征服者的笑,大笑着道:「姓律的,別人都說你 着他胸膛,一隻脚踩着他肚子,就像是獵人踩着隻 中了箭的山羊,黝黑的臉上發着勝利之光, 方剛凌空一轉,落下,落在他身上,一隻脚踩 嘴角帶

他, 冷冷道·一你應該感激我才是。」 律香川的眸子似已變成兩塊烏石,冷冷的看着

律香川道:「若非我有個好親戚帮你的忙,你

你娶老婆的時候,本該小心些才是。 方剛大笑,道:「不錯,你的確有個好親戚

命行事。 看着律香川 林中鶴喘息着站起來,日中帶着一絲羞慚之色 ,吶吶道:「這不能怪我,我也是奉

--54--

樣做的。」 律香川淡淡道,「我明白,若換了我,或者也

他忽又道:「我只有一樣事不懂。 什麼事?

他侮辱。」 你爲什麼偏偏要選條蠢驢來做夥伴,而且還不惜 律香川道:「十二飛鵬帮中至少也有幾個人物

方剛俯首瞪着他,目中現出怒火,忽然提起脚 律否川道:「除了你之外,這裏好像並沒有第

方剛怒道:「你說的是誰?」

往他胯間踏下っ 律香川的身子一陣顫抖,臉上的肌肉, 一根根

扭曲。

方剛厲聲道:「這一下怎麼樣?」 可是他咬緊牙,絕不呻吟出聲。

來是男人,怎麼動起手來却像女人。」 律香川看着他、忽然慢慢的笑了。道: 「你看

方剛怒吼着跳起,一脚踢向他替骨。

律香川索性閉起眼睛。

方剛不停的踢,他雖然疼得冷汗直流,但却絕

林中鶴轉過頭,似已不忍再看 方剛突然停下,突然笑了,道:「我明白你的

律香川咬着牙,說道:「笨驢也會明白人的意

是不是。 方剛臉色變了變,還是笑道,「你是想早點死

律香川牙咬得更緊。

方剛悠然道:「你放心,我絕不會這麼便宜你

個人的足踝 了進去,宛如游魚般穿過桌底,他的手已抓住了 但是方剛撲過來的時候,他身子突然向桌下滑

住,他足踝開始碎裂的時候,身子已被懸空掄起。 律香川將他向方剛掄了過去。右脚反踢,踢在 這人剛把櫈子砸在林中鶴腰上,足踝突然被抓

流落,他知道自己今生已很難再站得直。 這人狂呼一聲,雙腿跪下,冷汗隨着眼淚一齊

走,去找老伯。 律香川拉起了倒在地上的林中鶴,沉聲道:

林中鶴咬着牙點點頭,轉身奔出

刀亮如匹練。 但前面已有三個人擋住了他的去路,手裏的鋼

他齊下穿過,對面的三個人立刻倒下了兩個。 他知道律香川的暗器已出手。 林中鶴一步步向後退,忽然看到七八道烏光往

律香川站在那裏,等着c 他揮拳打退了律香川拾過來的人,反手抄起張 ,以櫈子作盾牌,再次向律香川撲了過來。 方剛大喝道:「小心他的暗器。

是。 微笑,看着方剛道:「你小子也得小心我的暗器才看來立刻又變得溫文有禮,臉上,甚至還帶着一絲 他動的時候,準確迅速如毒蝎,不動的時候

三道烏光,忽然由地面反彈而出,直射他的下 方剛怒喝一聲,突然冲天躍起

部

此刻已倒地不起。 酸出像是自己從地上射出來的,若非他反應迅速 他竟全未看到律香川有任何動作,這三道烏光

我要讓你後悔爲什麼活着。 律香川道:「你若讓我活下去,遲早也會後悔 __

方剛道:「難道你還想等人來救你。

無論誰來, 他冷笑着, 我都要讓他變成刺蝟 接着道:「我倒希望有人來救你

帶來的那幾個人。 他迅速的向兩旁牆壁瞥了一眼,眼角又瞟向他

面上全無表情。 那八個人現在已只剩下四個還能站着,這四人

奴僕 帶着種特殊的氣質,有這種氣質的人絕不會做人的 律香川的心忽然一跳,他已看出,這四人目中

這地方兩面牆壁中必定還設有埋伏,所有的埋伏都 他忽然明白,這四人才是真正難對付的,何况

他只希望老伯莫要來救他。

在等着來救他的人。

方剛已在椅上坐下,悠然道:「我再等兩個時

辰,讓你看看……

突然間,一輛雙馬拉着的黑馬車從大門外直闖

他已不必再等。

馬車已闖入飯廳。 趕車的揮鞭打馬,健馬怒嘶

喝聲中,又是「轟」的一响! 方剛霍然飛身而起,大喝道:「來了!

兩旁的牆壁同時撞破了二三十個大洞,每個洞

裏露出了一隻弩匣。 無數隻硬弩暴射而出。

趕車的首先怒呼一聲,當胸中箭,自車座上跌

下

牆,倒下。 兩匹馬也已全身浴血,怒嘶着直衝過來,撞上

車麻低倒

方剛一揮手c

火。 又是無數根的硬弩射出,釘在車廂上,突然起

硬弩c 招呼,縱是絕頂高手,也躲不過這種暴雨般的機簧 廂裏的人若不出來,眼看着就要隨車廂一齊被燒成 灰燼,若是出來,第二次弩箭立刻就要往他們身上 火勢燃燒極快,霎眼間整個車廂都被燃着,車

往那裏逃!」 方剛仰面大笑,道:「孫玉伯,這次看你還想

他笑得並不長。

接着,人也竄出。 突然間,兩旁牆壁中慘呼不絕, 一隻隻弩匣抛

一竄出就慘呼着倒下

已埋伏在夾壁中。 律香川這才知道兩旁牆壁都是空的,這些人早

烏黑,嘴角不停的往外淌着鮮血,呼吸却已停止。 再看他身上,却全無傷痕,顯然是被人以極重 方剛臉色也變了,拉起一個人,只見這人臉已 但他們爲什麼突然竄出來,爲什麼倒下

門而逃。 三十多人倒下,剩下的十餘人也已竄出,高呼着奪 夾壁中本來埋伏着四十八個弩箭手,現在已有 的手法擊中,而且一擊致命。

立刻被撞碎,裏面却空無一人。 方剛提起張桌子往燃燒着的車廂擲過去,車廂

變色道:「孫玉伯,你既然來了,爲什麼不敢出 他忽然明白,自己也中了別人的聲東擊西之計

來?

方剛衝過去,還是看不到人。 破壁中似乎發出一聲冷笑。

相擊聲。 只聽一陣「叮噹」聲自門外傳來, 彷彿是鐵器

律香川的心又一跳。

一這是陸漫天的鐵胆!

熟的飯館來吃飯的客人。 ,看他神情的安詳,就彷彿是個走進一間自己很 陸漫天手裏捏着鐵胆;施施然從大門口走了進

陸漫天微笑着攤開手掌,鐵胆在火燄中閃閃的 方剛霍然轉身,喝道:「你是誰?」

方剛道:「陸漫天?

還認得我。」 陸漫天微笑道:「你果然是在江湖中混過兩天

方剛道:「我早已想見識見識他了 陸漫天道:「你想看他?」 方剛道:「孫玉伯呢?」

陸漫天道:「你不怕?」

陸漫天悠然地說道:「那麽,你就不妨回頭去 方剛怒道:「怕什麼。」

看他的裝束,就像是個土頭土腦的鄉下老人, 一個人靜靜的站在破壁中,臉上全無表情。 一點,轉身。

但 神情中却自然流露出一種無法形容的威嚴。 方剛不由自主後退了幾步,道:「孫玉伯?

方剛突然倒縱,落在律香川身旁喝道:「你想

這就是老伯做事的原則

一條軟鞭。

這四樣兵刃不是極短,就是極長,短極險,長

這就叫: 以牙還牙,以血還血!

律香川在床上躺了三天,才能走動。

他立刻去見老伯。

剛之下。

看他們的兵器,就知道他們的武功絕不會在方

無論長短,都是極難練的外門兵器

但他們兵器雖已拔出,却幾乎連施用的機會都

律香川第一次向老伯下跪,日是十七年前的事

因爲老伯不喜歡別人向他下跪。 這十七年來,他從未跪過第二次。 老伯認爲下跪有失男子漢的尊嚴,他不願他的

長鞭剛揮出,老伯已欺入他懷中,反掌一切。

老伯的身形突然展動。

現在老伯拉起了他,目光中流露出慈祥和安慰 在老伯的面前,只有犯錯的人才下跪。 失去尊敬。

令韓棠伏法。 」 柔聲道:「你沒有錯。 律香川垂下頭,道:「我太大意,所以才沒有

指縫間鮮血外溢。

也沒有慘呼。

他的臉已變得像是個砸爛了的柿子。

龍虎鋼環一震,寒光四射。 他的脖子已如麵條般軟軟垂下

突然一枚鐵胆飛來,鋼環落下,這人手撫着臉

沒有慘呼聲。

這人甩鞭,手撫咽喉,倒下

律香川面上露出吃驚之色,但却忍耐着,沒有 老伯笑了笑道:「韓棠已死了。

老伯顯然也不願解釋,立刻又接着道:「這次

你雖受了傷,但我們總算很有收穫。 律香川道:「是。」

壇主?」 老伯道:「現在十二飛鵬已只剩下七隻。」 律香川動容道:「那四人難道也是十二飛鵬的

不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但在老伯面前,却簡直不 律香川目中不禁露出欽佩之意,十二飛鵬無一 老伯點點頭。

一擊。

不想要他的命! 老伯道:「想。

方剛道:「想要他命的,就老實點。

方剛獰笑道:「我爲什麼不敢! 老伯道:「你若敢傷他一根毫髮,我就要你的

他這一生中從未看到任何人的行動如此迅速 他剛想再踢律香川一脚,突然發現老伯已到了

甚至連想都想不到 老伯冷冷的望着他,道:「你敢!

又開始往後退。 方剛忽然覺得滿嘴發苦;額角上已流下冷汗,

他彷彿想退到那四個人身旁。

方剛終於退到他們身旁,又喝道:「姓孫的 這四人却似已被嚇呆了,低着頭,噤若寒鴉

你敢不敢過來,跟我一對一决一死戰。 老伯沒有說話,慢慢的走了過去。

四人道:「注意他們,他們才是正點子!」 被方剛打倒的那人,此刻忽然從地上躍起,指着那 這句話說出來,每個人都吃了一驚。 方才拿機子猛砸林中鶴,又被律香川掄起,再

老伯的眼線,所以老伯才會對方剛的行踪,瞭如指 律香川雖已想到方剛帶來的這八個人中,必有

到。方剛更是大驚失色,怒吼着道:「原來你是奸 但,這人會是老伯的眼線,知連律香川 也未想

兵器在握。 他身旁站着的四個人突然出手,手中赫然已有

那些兵双是:一雙七首,一雙判官筆,一雙鋼

此之後,他只怕也不敢輕舉妄動。 律香川沉默了半晌,才問道:「我們呢! 老伯道:「我們至少已給了萬鵬王個教訓,從

我們暫時也不動。」

老伯站起來,慢慢的臉了個圈子,緩緩道:

一次大勝之後,爲什麼不乘勝追擊,反而按兵

律香川雖沒有問出來,但面上的懷疑之色却很 這不像老伯平日的作風。

不動!

老伯道:「因爲我們的損失也不輕,現在正是

我們養精蓄銳,重新整頓的時候。」

律香川忍不住抬起頭,擬注着老伯。

他已覺察出老伯的言詞有些吞吐,彷彿隱瞒着

老伯轉過頭,望着窗外的一株梧桐。

梧桐在秋風中顫抖。

天已快到了。」 老伯忽然嘆了口氣,喃喃道:「秋已漸深,冬

律香川又沉默了很久,終於忍不住問道: 「易

潛龍沒有來?」 老伯慢慢的點了點頭,道:「他沒有來。」

異大厦中拆卸了一根主要的樑柱。 龍在組織中的地位多麼重要,易潛龍若有離心,無 律香川面上第一次現出恐懼之色,他知道易潛

麼不來應召,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好的理由。」 老伯緩緩道:「我已要你的舅父去問他,爲什

到他雙拳握緊。 老伯沒有回頭,律香川看不到他的臉色,只看 律香川遲疑着,道:「他若不說呢!

過了很久,他拳頭才慢慢的鬆開,道:「你的

-56-

這人已自世上消失。 你要燒死我,我就燒死你。

他落下後就再也沒有出來,老伯的手一抓住他,他

慘呼聲是方剛落入燃燒着的車廂中時發出的

從頭到尾只有一聲慘呼。 陸漫天快,老伯更快。

們的變化都看不出。

快得不可思議,快得無法招架,快得令人連他

只有一個字!

沒有任何別的字能形容他們的武功 這就是老伯和陸漫天的武功。

道:「是。」

因爲以後我要交給你做的事一定越來越多。」 老伯道:「現在你的任務就是好好的保重自己

爲重要,也無異說明老伯對他的信任也日益加深。 律香川心裏充滿感激,道:「我會自己保重, 這句話無異說明律香川在組織中的地位以後更

你老人家……。 老伯忽然回頭,笑道:「誰說我老了?你看我

對付方剛他們的時候,像是個老人麼?」 律香川也笑了。

不會老。 老伯就是這種人。

有些人永遠不會老的

他們也許會死,却絕

律香川道:「我也希望易潛龍有很好的理由,

願意爲他安排後事。」 律香川嘆了口氣,道:「他以前對我不錯,我 老伯道:「否則怎麼樣?

久,他才揮揮手,道:「你去歇着吧。」 老伯笑了笑,笑容中却帶着幾分憂鬱,過了很 律香川道:「是c」

等。 他轉過身,還未走過門口,老伯忽然又道。

律香川停下脚步。

老伯道:「你好像還有件事沒有問我。 律香川垂下頭,道:「我沒有事。

,無論她到那裏去了,我相信一定都有很好的理 老伯道:「你不想知道林秀到那裏去了?」 律香川又沉默了很久,才斷然道:「我不想知

> 下 期 預

鐵拐俠盗傳奇故事

士 馬雲著

非法行爲,「謀殺博士」的所作所爲,更是駭 人聽聞。下一個「鐵柺俠盜故事」,便是介紹 是「謀殺學院」裏面的最高榮銜;殺人已經是 謀殺博士」的可怖事跡,敬希垂注! 「博士」是一種榮銜,而「謀殺博士」却

由。

終於是個男人了,你果然沒有令我失望! 老伯望着他的背影,笑容漸漸開朗,道:

禁露出微笑。 律香川知道,所以他走出門的時候,嘴角也不 老伯對一個人最大的稱讚,就是這兩個字。

他走出去的時候,馮浩在等着

他們約好了今天晚上喝酒。

用油淋鴿子下酒。

地是平的,沒有墳墓。

第一株。 老伯看着人將一畦菊花移到這裏。他親手埋下

他知道菊花在這塊地上一定會開得比別地方更

一樣?……」

(第一部「流星」終)

因爲這塊地很肥沃

菊花種下去的時候,老伯臉上帶着笑容,可是

他的心却在絞痛。

塊地下,他們的屍體雖然很快就會腐朽,但他們的 靈魂却將永久安息。 他唯一的兒子,他最忠實的朋友,就都埋在這

老伯不願任何人再來打擾他們,所以他沒有讓

任何人知道他們的埋葬之處。 這片花的鮮艷,但却永遠不會有人知道,是什麼力 以後當菊花盛開的時候,一定會有很多人稱讚

永遠沒有別人,只有老伯自己。

量使這片花分外鮮艷的。

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已將自己兒子的生命賦與

直到這時,老伯的眼淚才流下。 暮色剛剛降臨,種花的人已都走了。 他希望他見子的生命能與大地溶合

孫劍,韓棠,文虎,文豹,武老刀-

他無數忠實的人。

自己漸漸老了。 他們死了,他才知道自己是多麼寂寞,才知道 這些人不但是他的部屬,也是他的朋友。

道。 但除了他自己外,他這種感情絕不會有別人知

永遠沒有

他問自己:「有些人的生命,是不是也和流星 他看到流星閃耀,又看到流星消失。 流星劃破黑暗的時候,孟星魂正在星空下

前 文 提

遭留的山鴩,海雲逐故佈疑陣,暗示顏楓曾來此山 被守哨者劍双所斷的懸掛雙頭怪劍鐵鍊;包鳴心中 哨者領着包統領來到現場巡視。發現草堆中有蘋兒 雲改扮守哨者,着蘋兒等避往他處,未幾,回宮守 師太爲守哨者所殺,海雲忙現身把守哨殺死,由海 ·其中一人回宮禀報,此際蘋兒等突也來到 頭,然後隱身石堆,待守哨者回來,發現山頭佈置 留下的暗記,追踪至金霞嶺上,發現蚯蚓宮守哨者 生疑,海雲思補救之法,問他會否認錯 上回書至海雲與悟非和尚,循着盛彦生, ,九花

地穴深室困潛龍

鬼眼包鳴」。 見過的東西, 這時,包鳴肯定的道:「决不會錯,本座親眼 一輩子都記得,不然,憑什麼號稱『

順」就是個冒牌貨。 他吹得好像真的一樣,却不知道眼前這位「李

海雲幾乎要笑出來,低頭沉吟道:「這就奇怪

金山,姓顏的所留字句,一定就是給海雲看的,他 鍊在此地出現,那名叫海雲的小輩一定也到了阿爾 包鳴大聲道:「一點也不奇怪,雙頭怪劍的鐵

們一定勾結在一起了。 麻德成說道:「聶總護法已有應變佈置, 讓他

包鳴正色道:「話不是這樣說,海雲如跟姓顏

們都來,正好一網打盡。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 髙 水雙侶

-58-

等閒小事。」 細……種種跡象,證明人家是大舉來犯,這可不是 上姓顏的深知本宮虛實,最近又發現企圖臥底的奸 的勾結,神州四傑和武林三大怪也可能都來了,加

他的目的敢情是想堵塞咱們後山的出口?」 海雲道:「難怪姓顏的留字約定在這裏會合

包鳴道:「很有可能。」

撤退回宮,立即將這兒入口封閉,以免被對方所乘 ,同時要儘快飛報宮主,商議應敵的方法。 裏會合 海雲止盼望這一句話連忙應諾道:「遵命。」 包鳴想了想,道:「他們既然約定天明之前在 海雲道:「包統領,咱們應該怎麼對付呢? ,此時已經沒有留守的價值了,咱們必須

才領着兩人向石穴入口走去。 枝殘羽,直符一切收拾完畢,再親自巡視了一遍, 包鳴又下令毀去「傳音話筒」,清理地面的斷

環,大約可容得下四五人。 空蕩蕩的,彷彿像個鐵鑄的盒子,頂壁上有幾支鋼 海雲走在最後,暗暗留心打量,只見那石穴內

門便自行掩閉,接着便聽見「叮叮」兩聲鈴响。 支鋼環,海雲忙也如法泡製,剛舉手拉着鋼環,石 猛可間,脚下一體,胸口一緊,整個人就像突 包鳴和麻德成進入鐵屋之後,各自伸手抓住

然飄浮起來 原來鐵屋正如星丸曳落般向下飛墮: 一片漆黑,伸手難辨五指;耳傍勁風呼嘯 海雲如非拉着鋼環險些當場摔倒。

沉落,沉落…… 能聽,唯一能够感覺到的,只是不停的向下沉落, 挾着沉悶的「隆隆」聲音;使人目不能視,耳不

間,事實上,在這段時間中,人的腦海已變成一片 下沉的速度越來越快,也難估計經過了多少時

> 能兼顧其他 空白,除了暈眩之感,便是「提心吊胆」,那兒還

沉改爲平駛,再由平駛變成上昇,最後,又聽見「 叮」兩聲鈴响,鐵屋終於完全靜止下來。 漸漸,下墮速度減緩,然後又感到鐵屋已由下 海雲手心裏緊捏着一把冷汗索性閉上了眼睛。

衣劍手。 處是一條狹長的甬道,附近燈火通明,站着四名黃 屋門啓開,首先看到的是一片眩目的燈光。

來了?」 包鳴詫異的問道:「包兄,怎麼將後山警衞全撤回 爲首一人衣鑲黑邊,也是「統領」身份,正向

總護法。」 兄從現在起,斷截入口通路,小弟必須立即呈報聶

告らし 那姓楊的統領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0 」 匆 独 祖 語 立 盡 頭 行 去 。

聚着七八名黃衣劍手,似在休息待命。 道石門,門內是一間寬大的石室,裏面或坐或立 海雲和麻德成緊隨在後面,穿過甬道,進入 2

回 來了?

去,向左一轉,又進入另一條甬道。 包鳴不答, 領着海雲和麻德成由人叢中穿了過

海雲怕人識破,儘自低垂着頭。 麻德成向大夥兒攤了攤手,做個無可奈何的姿

勢

有

柔合的燈光,雖然看不十分親切,隱約可辨裏面可 能是一間大廳。 海雲暗暗稱奇,偷眼注視那小窗孔內透出朦朧

接着,一陣環珮聲响,窗孔內出現一張俏麗的

女子面龐,問道:「什麼事?」

事,要見總護法。」 那黃衣劍手答道:「後山護衞包統領有緊急大

嗎?天大的事也不許打擾……」 如今後山發生了重大變故,必須而謁總護法。」包鳴大聲接口道:「煩小雲姑娘代爲通報一聲 女子雙眉一蹙,不悅的道:「不是交待過你們 那女子閃目向外打量了一眼,又問:「什麼重

候着! 戶已遭截斷,事關重大,實在不能不急報…… 時來打擾姑娘了,目下宮外迭現敵踪,後山出入門 大變故?不能稍候一會麼?」 包鳴陪笑道:「如能等候,在下萬萬也不敢此 那女子似乎不耐煩再聽下去,冷冷說了聲:「 一拍的便將窗孔關了。 _

等一會,統領不相信,何苦硬拿頭往釘子上碰!」 宮關防森嚴,與世隔絕,本不易被外人發覺,更不 海雲冷眼旁觀,不禁暗自慶幸,忖道:金蚯蚓 包鳴冷哼了兩聲,氣得連話也說不出來。 旁邊黃衣劍手幸災樂禍的向包鳴笑道:「我說

混跡其間,才使武林同道有所警覧,似這般小人婦 可能被外敵攻破,幸好有這些只圖縱慾享樂的妖人 女掌權,金蚯蚓宮覆滅的日子就快到了。 思忖間,忽聽一陣機盤隆隆聲,對面石壁已緩

緩向兩側退開,現出一道門戶 叫包統領進來。」語氣傲慢,連個「請」字也沒 兩名青衣婢女迎門而立,高聲道:「關主吩咐

擅入。」 手攔住道:「關主只命包統領進去,其他的人不得 海雲和麻德成正要跟隨進去,却被兩名女婢伸 包鳴哼了一聲,舉步而入

劍手,須向總護法當面陳述經過。」 包鳴大聲道:「他們是剛由後山撤回來的値夜 兩名婢女搖頭道:「本宮的規矩,後山劍手未

獲允准,是不能隨便進入關門的…… 讓他們 包鳴雙眉一挑,正要爭辯,廳內有人沉聲道: 那人的聲音,正是聶開泰 一起進來吧!

十二三處之多,每道門戶前,都有一名勁裝佩劍的 豹皮革囊。 少女把守,那些少女也穿着黃色劍衣,腰間也繫着 入大廳,注目所及,但見大廳四周全是門戶, 廳,注目所及,但見大廳四周全是門戶,不下兩名婢女側身讓路,海雲和麻德成這才魚貫進

玩一條綢汗巾,上齒輕咬着下唇,滿臉不高興的樣 情,那黃衣雕人却雲鬢鬆斜,珠釵不正,低着頭把 三十來歲的黃衣麗人,聶開泰臉上陰沉沉的毫無表 子 廳中兩張太師椅上,坐着總護法聶開泰和一位

發覺黃衣麗人衣邊鑲的也是黑邊,並不比「統領 得多,看來金蚯蚓宮早已被「刺花門 的地位高。 同樣是「黃衣黑邊」,女人的權勢却比男人大 」妖女完全控

來以爲「關主」的職位必在「統領」以上,這時才

海雲猜想這女人一定就是「謝關主」了,他本

主!」 包鳴抱拳躬身,道:「屬下見過總護法和謝關

海雲定一定神,低頭跨出鐵屋,這才發現置身

包鳴點點頭道:「宮外發生了緊急情况,請楊

包鳴拱了拱手,道:「此時無暇詳談,稍待再

又向麻德成和海雲一招手,道:「你們隨我來

大夥兒見了三人,都好奇的問道:「你們怎麼

這條甬道足有二十餘丈,兩壁挿着火炬,甬道

盡頭沒有門戶,却倂肩站着兩名黃衣劍手。 揚,道:「請謝關主答話。 包鳴走到近前,由懷中取出一面金質圓牌揚了

現在不是時候…… 搖了搖頭,低聲說道:「包統領能不能稍晚再來? 兩名黃衣劍手互望了一眼,其中一人面露苦笑

刻也不能躭誤。」 包鳴沉聲道:「我有急事必須面謁總護法,片

屈畧待一會,總護法現在正忙着哩。 那名黃衣劍手聳肩笑道:「天大的事,也得委

黃衣劍手壓低聲音道:「包統領還有什麼不明 包鳴道: 「你是說……

嘻……」 白?這時候,總護法正和咱們的關主在……嘻!嘻 包鳴輕哦了一聲,頓足道:「唉!什麼時候不

呢?不過,這話包統領可以對咱們說,咱們可沒有 好温存,偏偏在這要緊的關頭! 那黃衣劍手曖昧的笑道:「誰說不是要緊關頭

和謝關主已經……有多久時間了?」 包鳴眉峯緊皺,沉吟了一會,又道: 「總護法

胆量敢對上頭說。

交待過,無論什麼人,都不許打擾。」 黃衣劍手道:「剛進去沒一會工夫,但總護法

們當然遵辦,待會兒上頭發了脾氣,可不干咱們的 管通報進去,如有怪罪,由我負責。」 那黃衣劍手緩緩道:「包統領一定要通報,咱 包鳴道:「可是,我有急事非見不可,你們只

T 事 一下,只聽「呼」的一聲,石壁上竟啓開一個小 那黃衣劍手懶洋洋回過身去,舉手在石壁上按 包鳴道:「我知道。你趕快通報吧!

不敢當,包統領現在是總護法面前的紅人,哪兒還 連頭也沒抬,只從鼻孔裏冷冷嗤了一聲,說道:「 把我這小小的關主放在眼裏呀!」 包鳴忙道:「屬下不敢……」 聶開泰點點頭,算是還了禮。那位黃衣麗人却

黄衣麗人道:「幸虧你不敢,你若敢,不把後 聶開泰笑道:「金鈴,這怎能怪他?他也是爲 包鳴吶吶道:「這一 幾名劍手全帶來才怪呢。」

成?今天你破了規矩不要緊,叫我以後拿什麼再約 ?我就是爲的私事?難道這宮規是我謝金鈴訂的不 了公事嘛!! 東別人? 黃衣麗人突然仰起頭來,冷笑道:「他爲公事

例。 總可以了吧? 聶開泰道:「好!好!好!只此一遭,下不爲

夜。 工夫爭長論短,不如睡覺養神,誰耐煩坐在這兒熬 不是爲我訂的,隨你高興,瞧着辦好了,我有這些 謝金鈴一按椅柄,站了起來,說道:「宮規也

道門戶走去。 說着,向兩名青衣婢女一招手,轉身向右側一

的確累了,先去歇着吧,我一會兒就來…… 聶開泰想拉她又不便伸手,只得笑道:「你也 謝金鈴冷冷道:「不希罕!」領着兩名婢女逕

究竟發生了什麼了不得的事,你居然擅自將宮外警 擊;嘆口氣回過頭來,突然臉色一沉,笑容盡歛 他陰森的目光向包鳴掃了一眼,寒着臉道: 聶開泰望着拂動的門帘,無可奈何的苦笑了一

衞全撤回來,出了事誰負責?」

--60-

般模樣? 山出入暗門已經被堵塞,屬下迫不得已,才…… 聶開泰喝道:「發現了什麼强敵?把你嚇成這 包鳴垂手道:「啓禀總座,宮外發現强敵,後

封閉入口,撤回警備。其中詳情,請總座面詢問兩 同小可,屬下怕他利用後山通路混進宮來,故下令 一遍,最後道:「顏楓勾結外敵進窺本宮,此事非 包鳴呈上那半截鐵鍊,同時將前後經過,細說

大魔和尚搧惑出山了。」 晌,才喃喃說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們終於把 聶開泰端詳着半截鐵鍊,臉色越見陰沉,好半

尚流露出明顯的憚忌之意。 這話聽來好像很欣慰自得,語氣間却對大覺和

將大覺禪院蕩爲平地,那有今天這些麻煩 聶開泰搖搖頭道:「不!這只怪本座當初沒有 包鳴道:「如非姚超那厮臨陣反叛,咱們早已 0

勁敵。但是,現在要除去他也並不太困難。」 當機立斷,把那和尚除去,不料竟替本宮留下一名 **說鋒一轉,門道:「這條鐵鍊,是誰最先發現**

,親去探查,在清理山頂上雜物時,才見到這條鐵 包鳴躬身道:「屬下闡報後山發現顏楓的留字

經在哪兒了?! 聶開泰道:「這是說,在你未去之前,鐵鍊已

包鳴道:「是的。」

包鳴答道:「是李順。」 聶開泰又問:「當時留守山頂的是誰?」

海雲連忙义手道:「當時麻德成返宮報訊,是

屬下留在山頂戒備。」

有一點,殺剧悉聽尊便,希望你們不要使用凌辱的

不會折辱你。」 聶開泰道:「好!只要你解劍受擒,老夫保證

抛在地上。 海雲欠身道:「多謝!」果然自己解下長劍,

牢裏,聽候審訊 聶開泰沉聲喝道:「把他穴道閉住,先囚在**地** 0

麻德成一聲應諾 ,大步走了過來

梅雲搖手道:「不用急,讓我先把這身衣服奉

遷, 別連霉氣帶進地牢去了。」

進牢裏,那才霉氣哩。」 說着,便開始解卸身上的黃色劍衣 麻德成叱道:「快點脫下來,堂堂黃衫被你穿

嫌它骯髒, 海雲笑道:「彼此,彼此,你嫌我霉氣,我也 喏!拿去吧-

撒出貼身所藏「雙鏑劍 最後一個「吧 」字出口,突然一掀黃衫襟角

麻德成首當其衝,猝不及防,一聲驚呼尚未叫 0

出,前胸早中了一劍,仰面便倒。

慌了手脚,有的嬌叱拔劍,有的鶯呼閃避…… 把抓住,掄了起來,猛向前面的黃衣少女擲去。 那些黃衣少女再也想不到他會突起發難,登時 海雲趁機上步,左掌飛出,將麻德成的衣領一

方向和路徑,眼前有座門戶,便低頭闊了進去。 海雲一場腰,身隨劍進,衝過了包圍, 只聽身後呼喝聲亂成一片,聶開泰更是大聲疾 顧不得

呼道:「趕快截住他,不能讓他……」

字的時候,怎麼沒有見到這條鐵鍊?」 聶開泰點點頭,道:「你和麻德成發現山頂留

有看見。」 海雲道:「因爲鐵鍊被壓在樹枝下面,所以沒

留在後山,是嗎? 聶開泰道:「麻德成返宮以後,只有你一個人

麼? 聶開泰注目道:「那段時間,你在山頂幹些什 海雲應道:「是的

護衞隊裏,一向表現不錯,本座有意調你到內宮來 並沒有做什麼,沒多久,包統領就親自趕來了。」 你可願意?」 聶開泰忽然露齒一笑,道:「很好,你在後山 海雲怔了怔,道:「屬下奉命留在山頂守望

獲的奸細帶來,本座要親自審問。」 **聶開泰笑道:「現在你去地牢中把咱們昨天擒** 海雲急忙抱拳道:「謝總座恩典。

海雲應了聲:「遵命!」施禮轉身,却不覺楞

原來大廳四周門戶共有十餘處,他根本不知道

那一道才是通往地牢的門戶。 聶開泰嘿嘿冷笑道:「怎麼?路徑不熟?是不

是? 海雲心裏突生警惕,聶開泰這番做作,必然是

地方露了破綻呢? 發覺自己的破綻了,可是,自己對答很謹慎,什麼

很少進入內宮,求總座指示。」 備,一面側身抱拳答道:「屬下一向在後山服動, 他心念電轉,連忙力持鎭靜,一面暗暗運功戒

警,可惜運氣不佳,遇見了老夫。 聶開泰臉色忽然一沉,冷哼道:「你倒是很機

> 大袖一揮,喝道:「擒下了!」 一聲令下十餘名勁裝少女同時飛身圍了過來。

待縛,抗聲道:「總護法怎知我是假冒的? 海雲明知已經沒有脫身的希望,却不甘心束手

疑,畧加試測,果然證實你不是李順。」 聶開聶冷笑道:「你一進來,老夫便發覺你可

海雲道:「我有什麼可疑?

路徑,這是可疑之三;最明顯的證據,還是你自己 斷的,你却誆稱後山並未發生變故,這是可疑之二 陰暗處,已經使人動疑;這條鐵鍊分明是被劍鋒削 ;李順本來就是由內宮調往後山,你却不認識出入 聶開泰道:「你假作恭謹,一直低垂着頭站在

到竟因此被聶開泰看出了破綻。 那是自己和蘋兒夾擊李順之際,留下的痕跡,想不 肘和足踝的傷痕血潰從何而來?」 海雲低頭看時,衣袖和褲脚果然有兩處裂縫,

身上露出的破綻,如果後山真未發生過變故,你左

開泰,你不愧是隻老狐狸,可惜金蚯蚓宮末日將近 ,遲早難逃報應。 既然已經敗露,索性大方一些,微笑道:「聶

聶開泰喝道:「你自己死到臨頭,還敢大言不

酬,沒有眼看着你這老狐狸遭報的下場。」 蚓宫,本來就沒有打算活着出去,只是遺憾壯志未 海雲哂道:「生死小事,我既敢隻身進入金蚯

,事到如今,你是自願棄劍受擒?還是勞動老夫動 聶開泰嘿嘿笑道:「老夫不想和你這小輩門口

作敢當,不用你們動手,我自己解劍任憑處置,但海雲向四面望了一眼,聳聳肩道:「大丈夫敢

咱們再慢慢談條件。」 不錯嘛,有酒有菜,還有人侍候,我得先吃飽了 海雲道:「現在我却不急着想出去了,這兒英

之士,脅迫弱女就範,算什麼英雄?」 **聶開泰道:「海雲,你是正人君子,自命俠義**

海雲笑道:「英雄也要吃飯,你再囉嘛,惹得

我不耐煩,條件就不容易談攏了。」 聶開泰無奈恨恨說道:「好吧,老夫不多說了

,等你吃飽之後,咱們再商議。只盼你別傷她就行

,毫無辦法。 他空有滿腹計謀,但投鼠忌器,只得忍氣低頭

意。 0 不過,我警告你,最好安份點,不用打什麼歪主 海雲將劍尖畧鬆,低聲喝道:「起來穿上衣服

呆,身子動也不動。 謝金鈴却閃着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瞅着他直發

海雲喝道:「叫你起來,你聽見了沒有?」

你這個硬東西頂在人家身上叫人家怎麼動嘛。 謝金鈴用手指了指雙鏑劍,怯生生道:「少俠 海雲道:「那妳爲什麼不動?」 謝金鈴道:「聽見了。」

好? 面那張椅子上,我够不着,拜托遞給我一下,好不 仍然直勾勾望着海雲,顫聲道:「衣服搭在少俠後 謝金鈴輕吁一口氣,緩緩撑起半截身子,兩眼

的光芒,語聲輕顫,吹氣如蘭,使人聆聽之下,竟 有一種暈眩酥麻的感覺 她那一雙眼神中,似畏似痴,彷彿有一層霧樣 ,門口垂着晶瑩閃亮的珠簾子。 精緻的壁飾,地上鋪着軟綿綿的地氈,房門虛掩着

頭闖了進去,急忙轉身掩上房門…… 海雲全沒留意這些華麗的陳設,撩開簾子,

才發覺這是一間春意盎然的臥室。 房裏一聲尖叫,倒把他嚇了一跳,扭頭看時

關關主謝金鈴,兩名青衣婢女,身上也僅穿着褻衣 2 一個在替謝金鈴捶腿,一個在替她修剪指甲。 三個妖女突見海雲衣衫不整,持劍闖了進來, 錦榻上,斜躺着一位肌膚半裸的麗人,正是後

鈴的咽喉上,沉聲道:「要命就不許動。 掌疾落,點閉了兩名婢女的穴道,劍尖直抵在謝金 時都驚得呆了,忘了取衣遮體只知道尖聲大叫。 海雲也顧不得非禮避嫌,飛步掠到錦楊前,左 _

我就宰了你。」 海雲低喝道:「告訴他們不准撞門,門一破 這時,房門外已傳來急迫的推撞聲音。

已經落在人家手中,你們想害死我嗎?」 謝金鈴只得大聲道:「外面不許再推門了 ,我

金鈴,你怎麼樣了?」 謝金鈴哼道:「怎麼樣了,劍尖抵在咽喉上 撞門之聲停了下來,却聽聶開泰焦急的問道:

老夫發誓要把你碎屍萬段! 海雲冷笑道:「你若敢撞門進來,我就把她一 聶開泰急道:「海雲,你若敢傷她一片皮肉

動就會送命,你是不是要進來看見才相信?

來。

海雲手腕一轉,移開了劍鋒,叱道:「快些起

何?」 都好商量,老夫答應放你出宮,絕不留難,你看如 塊塊割下來餵貓,不信你就試試。」 聶開泰連忙改口道:「只要你不傷她,什麼事

--62 ---

門內又是一條甬道,向左一彎,另有一道門。 但是這甬道和門,都和他處不同,甬道內有極

面繫着衣帶,一面却吃吃低笑不已 謝金鈴好像有點失望,移身下床,披上了外衣

謝金鈴道:「我笑你們男人都是胆小鬼,剛才 「你笑什麼?」

敢碰了。」 還兇霸霸拿劍逼着人家,現在却連女人的衣服也不 海雲冷笑一聲,道:「你若以爲我不敢殺你,

那就打錯主意了 謝金鈴揚眉笑道:「我相信少俠不會那麼傻, 0

學。 蚯蚓宫誰也不敢留難。少俠選中我,的確是明智之 殺了我有什麼好處呢?倒不如留着我當作人質,金 海雲道:「你要弄清楚,我本來並不知道這是

也不怕。 什麼地方,只不過誤闖了進來,即使沒有人質,我 謝金鈴越發格格嬌笑道:「這麼說,我與少俠

取,陪少俠喝一杯。」 竟是註定要有這段緣份了? 謝金鈴忙應道:「酒菜都現成,我這就親自去 海雲叱道:「少廢話,去拿些吃的東西來。

雲對席而坐,掛滿了酒。 大盤,而且親自安箸,放下兩副杯筷,笑迷迷和海 謝金鈴就像個殷勤待客的女主人,連酒帶菜捧出一 臥房右側有間小厨房,美酒佳餚,應有盡有

幾大塊。 他不敢喝酒,只將那些現成的鹵肉醺雞,狠狠塞下 海雲已有半天一夜未進飲食,委實是餓了,但

嗜相陪,兩隻眼睛笑得瞇成一線,瞬也不瞬的直望 謝金鈴居然也不勸他喝酒,自己擎着酒杯,淺

着海雲。

厨房裏還有,我再去取些來。」 嗜過; 已養熟的, 謝金鈴笑道:「爲什麼不吃了呢?如果不够 他心有所疑,只吃得半飽便放下了筷子 海雲倒被她笑得心裏直發毛,看看菜餚,都是 那笑意,帶着幾分妖媚,更帶着幾分得意。 證明並無下毒這婆娘笑得就有些古怪了? 不可能有毒,何况食物都由謝金鈴

貼 身丫頭調製的,味道還不錯吧?」 海雲道:「嗯,還不錯。大丈夫恩怨分明,

飯之德,定當報償,我答應在金蚯蚓宮破滅的時候 給她們一次自新的機會。」

這個主人了麼?

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屆時自當助你達成夙願,不致與玉石俱毀。 謝金鈴吃吃笑道:「多謝少俠金諾,可是,那

宮滅亡之時……」

謝金鈴扭着腰肢道:「不要啦,我已經等不及

海雲詫道:「你等不及了?

在就有個夙願,希望少俠現在就成全我。 海雲還當她是有意叛宮反正,大喜道:「好極

誰知謝金鈴却搖搖頭,說道:「我不想走,也

謝金鈴又道:「這些鹵肉醺雞,都是我這兩個 海雲道:「不必了。」

海雲道:「你也一樣,只要你有改過向善的心 謝金鈴掩口笑道:「少俠只謝她們,就不謝我

海雲道:「快了,中原羣俠一到,就是金蚯蚓

你若願意棄暗投明,咱們可以一同走……」 謝金鈴輕咬着嘴唇,忽然壓低聲音道: 「我現

希望少俠別走了,咱們就在宮裏逍遙快活,豈不好

活生生的『唐宮春戲圖 謝金鈴凑過頭來,曖昧的笑道:「唐伯虎的古 「這是什麼話? ---

現在該你求我,我可用不着再對你低聲下氣了 剛才你吃的鹵肉和醺雞,都是滲了媚藥調治的 謝金鈴毫不畏怯的站了起來道:「我告訴你吧 海雲勃然大怒喝道:「無恥的妖婦,你 海雲駭然道:「當眞?

用『合和草』醺過,任是大羅金仙,只要他敢進來 我這間房裏,別說酒菜食物,就連床上的被褥, 就別想輕易脫身出去。」 謝金鈴聳聳肩,笑道:「我爲什麼要騙你?在 也

胸口裏塞進了一隻大火爐。 氣流由丹田昇起,心跳加速,混身熱血沸騰,就像 這是他一生中從未有過的感受,說它是痛苦 她說話這段時間,海雲已感覺到有一股灼熱的

的水,偏偏鍋蓋密掩,沒個宣洩處。 又像有幾分舒暢,整個身體內,彷彿一鍋煮得滾開 明白些,藥力發作,必須陰陽調合才能解去,如果 謝金鈴倒退了兩步,沉聲道:「海雲,你要放 海雲咬一咬鍋牙,大喝一聲,舉起了雙鏑劍。

殺你。 海雲切齒作聲,緩緩道:「我死之前,一定先 殺死了我,不出一個時辰,你就會全身血脈爆裂而

?再過半個時辰,叫你殺你也捨不得了。」 謝金鈴撇撇嘴角道:「何必說得這麼絕情絕義

來! 金鈴的頭髮,厲喝道:「解藥在什麼地方?快拿出 海雲突然飛起一脚,將桌子踢翻,一把抓住謝

我就是最好的解藥…… 領,指着那細嫩高聳的胸脯笑道:「解藥嗎?喏! ,也不畏懼,用手撕開自己衣

謝金鈴只覺兩眼金星亂閃, 一句話沒完,「拍 踉蹌幾步, 一交跌倒在地上。 」的一聲,臉上已重重挨了 面頰火辣辣的痛

口義發甜,似乎含着幾粒硬硬的東西。 吐出來一看呀!竟是滿嘴鮮血和四五顆斷牙。

來是個不懂憐香惜玉的硬骨頭。 她做夢也想不到,眼前這挺斯文秀氣的小伙子,原 看見血,謝金鈴混身發軟,再也笑不出來.

道:「解樂在什麼地方?快說! 海雲逼近兩步,劍尖又抵住她的咽喉,沉聲喝

用解藥……」 的沒有解藥,這些酒菜都是爲助與準備的,從來不 謝金鈴不敢再支吾,吶吶道:「我說實話,眞

海雲道:「沒有解藥,我就活活打死你。 話未完,「劈拍」連聲臉上又挨了幾記耳光

以劍作釘,將謝金鈴的頭髮「釘」在牆上,揮動左 解藥,你叫我拿什麼…… 謝金鈴道:「打死我也沒有用,的的確確沒有 海雲心血沸騰,越來越無法忍耐,把心一橫,

掌,左右開弓一頓狠揍。 他牙關咬得鐵緊,眼眶佈滿血絲, 刹那間,彷

?你說話呀!說話呀……」 歐來發洩部份精力,那後果勢必更要可怕千百倍。 佛變成了一頭瘋狂的野獸……然而,此時若不藉痛 急叫道:「金鈴,你怎麼樣了?房裏是什麼聲音 歐擊的聲音傳到房門外,聶開泰聽得心驚肉跳

悟謝金鈴已被打得鼻青臉腫, 牙齒斷了合血

既出,駟馬難追…… 你要說話算話,你答應過不傷人的,大丈夫一言 聶開泰不聞回應,越發心慌,又叫道:「海雲

食物中下毒,如果沒有解藥,我先殺這三個賤女人 再跟你們拚了。 聶開泰駭然道:「房裏的食物,何嘗有毒? 海雲喘息的停了手,恨恨道:「這賤人不該在

會放人。」 答應放人,老夫保證替你解去藥力。」 海雲冷笑一聲,道:「藥力未解之前,休想我 聶開泰哦了一聲,忙道:「那容易解,只要你

海雲厲聲道:「是無恥的淫樂!」

命。一 你解除藥力的方法,但你也要保證决不傷人。 龍放出來,送咱們平安離開金蚯蚓宮,我就饒她一 海雲道:「如能解除樂力,你再把盛彦生和小 聶開泰沉吟片刻,道:「好吧!老夫可以告訴

海雲道:「不錯。」 **聶** 開泰道: 「這是你的全部交換條件嗎?

聶開泰又道: 「君子一諾千金,彼此都不許反

海雲道:「當然。

助興,藥力並不强烈,自然很容易解除,你若不信 除媚藥的方法很簡單,房裏有冷茶,厨下有凉水, 不拘那一種,只要喝下兩大碗,藥力自解。」 ,何妨試一試?」 聶開泰道:「食物中的媚藥,本來只爲了行樂 海雲怔了怔,道:「就這樣容易?」 聶開泰毫不遲疑道:「好!咱們一言爲定。解

,可得先想想後果。」 海雲冷冷道:「姓聶的,你若存心玩什麼花樣

> 當作兒戲的。」 聶開泰道:「放心,老夫不會拿謝關主的性命

解去藥力,這賤人爲什麼寧死也不肯說出來? 想:聶開泰的話固然有理,但若果真這般容易就能 海雲看看謝金鈴,心裏不禁有些半信半疑, 暗

熱力,逐漸要「凝聚成形」了。 試試了,因爲這一陣工夫,他已經發覺小腹下那團 不過,懷疑儘管懷疑,事到如今,也只好冒險

手挾起謝金鈴,向隔室厨房走去。 他决定不用房中的茶水,於是, 一手持劍,一

先灌了謝金鈴一碗,看看並無異狀,這才捧起水缸 引頭大場。 厨下水缸裹盛着大半缸清水,海雲還不放心,

蠹欲動的熱流,果然減低了許多。 心肺的凉意,由喉嚨一直冷到心底,丹田下那股蠢 冰凉的清水入口,眞有說不出的舒暢,那透澈

「想不到半缸清水,竟是解藥良方…… 謝金鈴忽然冷冷接口道:「想不到的事多着哩 海雲又將餘水淋在自己頭上,長呼一口氣,道

現在得意未免太早了。 海雲微笑道:「藥力已解乃是事實,你還有什

麼辦法暗算我嗎?

線脫身希望,現在却只有東手被擒這條路了。」 謝金鈴道:「如果不解去藥力,你或許尚有 海雲哂笑道:「你以爲這些鬼話,就能唬住我

謝金鈴道:「信不信由你。」

海雲喝道:「站住!」左臂一探,扣向她的肩 說着,站起身來,逕自掀簾走了出去。

誰知謝金鈴理也不理,直待海雲五指扣實,才

-- 64-

帶,哼道:「給我躺下吧!」 輕巧的一側身,反手搭住海雲的腕肘,猛可向前一

摔倒在地上。 拿住腕肘,竟然不由自主,踉蹌衝出厨房,一跟斗 軟綿綿使不出半分力氣,剛想縮手,已被謝金鈴反 海雲分明已經扣住她的肩胛,突然發覺手指竟

遍體滲出冷汗,手脚痠軟得變成了棉糖…… 他急忙掙扎欲起,忽感眼前發黑,耳中鳴鳴,

嗎?這種結果,你沒有想到吧?」 輕輕一脚,就踢了他兩個翻滾,然後蹲在他身前 手揪住他的頭髮,得意的問道:「你現在還能兇 謝金鈴輕輕探手,就從他掌中奪去了雙鏑劍

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 的病人,又跑了三天三夜遠路才停下來,虛弱得連 海雲冷汗遍體,氣喘嘘嘘,就像一個精疲力竭

一定在水缸裹做了手脚…… 海雲喘息許久,才迸出一句話:「你這妖婦, 有這樣容易的解藥,賣藥郎中都要餓死了。」 謝金鈴冷笑道:「半缸清水就是解藥良方哼!

你忽畧了一件最重要的事……」 有做手脚,冷水也的確可以化解媚藥之力,但是, 謝金鈴道:「讓我老實告訴你吧,水缸裏並沒

海雲喘息道:一什麼一

謝金鈴笑道:「你應該在喝水以前,先制住我

海雲瞠目結舌,惑然不解。

的穴道

半個時辰才能復原,而這段時間,體內眞氣渙散, 定有一段時間心神交瘁,疲憊不堪,大約總得休息 百骸鬆弛,任何一個不會武功的人,也能輕易置你 陰陽交合也好,飲水化解也好,藥力消除之後,必謝金鈴接着又道:「凡是服了媚藥的人,無論

> 於死地 -現在你明白這個道理了嗎?」

重的談話聲,以及零亂的脚步聲音: 有來得及「追悔」便已困乏不堪的閉上了眼睛去。 矇躪中,彷彿聽見房門開啓的聲音, 接着,他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明白是明白了,可惜爲時已晚。海雲甚至還沒 聶開泰粗

成一 鄉着堅韌的牛筋繩,整個人就像一隻粽子,被束縛 醒來時,海雲發覺四肢穴道全遭封閉,身上更

蓋半明半滅的油燈。 迎面却有兩道鐵柵,最外面那道鐵柵上,掛着一 置身處是一間陰暗而潮濕的石室,寬不過三尺

不用猜,這兒一定是囚人的地牢

運的是貼身所穿「鐵皮衣」,居然沒有被搜去,只海雲試着提運眞氣,知道內腑並未受傷,更幸 是穴道受制,無法動彈。 他崇神傾聽了一會,發現這地牢不止一間牢房

聲·又長長嘆了一口氣·藉以試探附近的反應。 囚禁的也不僅自己一個人,於是,輕輕咳嗽了 果然,嘆息聲才出口,左邊就有人低喚道:

海大哥。海大哥,你醒了嗎?」 海雲驚喜應道:「你是小龍?」

房裏。海大哥,你怎麼也被他們抓住了?」 海雲輕吁道:「一言難盡。你和盛大哥都怎麼 隔室道:「是我,還有盛大哥,被關在我左邊

有沒有受傷?」 小龍道:「雖然沒有受傷, 却被制住穴道,像

粽子似的絪縛着,動也不能動。」 咱們已經看見了,我一直在叫你,總不見你回應 停了一會,又接道:「昨夜你被送進來的時候

,却呼嚕呼嚕打着鼾,睡得好熟,你怎麼會這般疲

海雲長嘆一聲只得把被擒經過大畧說了 小龍聽完,恨聲道:「我和盛大哥也一樣,都

望全完了。 被聶開泰那老狐狸識破的,現在你也被擒,一切希 還有蘋兒和悟非他們在外面,只等鐵門莊各位老 海雲道:「先別說洩氣話,咱們失陷了三個人

連在山腹地底,只有前後兩個出入門戶,他們只要 把入口關閉,千軍萬馬也進不來。」 金蚯蚓宮四週都是高山峭壁,就像鐵桶一樣,全宮 前輩趕到,自然會救咱們出去。」 小龍道:「咱們快死了這條心吧,你不知道,

添購食物。 」 了麼?何况,他們也不可能困守宮內,永遠不出去 海雲道:「機會總是有的,咱們三人不是進來 小龍道:「他們早有準備了,宮裏貯藏的食物

書生譚人傑正在安裝炸藥,如果她眞的脫困出來, 宮宮主已經快要由密室脫身出困了,這幾天,鐵皮 足够一年半載吃的,根本不須跟外界交往。」 語聲微頓,忽然接着道:「還有,聽說金蚯蚓

金蚯蚓宫就要正式開山立派了。」 海雲訝道:「不是說她已經出困了嗎。 小龍道:「還沒有,據說上次炸藥的力量太小 _

玄姑脫困只是時間遲早而已…… ,只將門鎖震鬆,這次一定會成功。」 海雲嘆息道:「自從譚人傑被擄,我已經料到

尤其那套『追風快斬』劍法,已煉到出神入化的境 劍手們說,這些年她困在密室內,武功更爲精進, 小龍接口道:「那婆娘出來可不得了, 聽宮中

在尋思破解雙鏑劍的方法,等她一出來,咱們就更 擒以後,兩柄雙鏑劍都被送到密室去了,那婆娘正 不是對手了。」 小龍又道:「我還告訴你一件事,咱們失手被

?咱們總得想個辦法逃出去才行,千萬不能等那婆 娘脫困出來,那時就太遲了…… 海雲只輕輕一唔」了一聲,仍然沒有開口 小龍忍不住問道:「海大哥,你怎麼不說話呀

必須有合適的機會 海雲低聲道:「我正在想。可是這不能急躁,

撐着燈籠,魚貫走了進來。 海雲急忙住口,片刻後,果然有兩名黃衣劍手 忽然聽見一聲輕嘘道:「別說話有人來了。

閉目假睡,故作不知。 兩人一直走到鐵柵外,舉燈向海雲照視,海雲

時辰了,還沒有醒? 只聽其中一個說道:「這小子倒真能睡,四五 一個道:「這年頭,能睡得着覺也是福氣。

至少,他比咱們 「可是,上頭交待了,等他一醒,就要提審問 輪班守衞要舒服得多。

他能再睡半天,咱們也樂得休息。隨他去!」 「那得等他醒了再說,咱們操的什麼心?最好

兩人交談了幾句, 又劃分什麼『內宮』,『外宮』,咱們連門 嗯!這話也對。反正現在百事都是她們女人 過一天算兩個半天,管它娘的。」 沒精打采的轉身而去。

是難得的脫身機會。 大哥,聽見了麼?他們還要提你出去審問呢,這可 等到脚步聲完全消失,小龍便興奮的道:「海

--66--

海雲詫道:「爲什麼?」

來比較容易對付…… 格,黃衣劍手只能在外宮駐守,不准擅自進入內宮 ,可是,內宮那些女人,武功劍術都很差,動起手 小龍啞聲道:「現在金蚯蚓宮內外劃分十分嚴

門戶四通八達,只要奪得一柄劍,他們就攔不住你 地方,必定在內宮大廳,那兒是山腹甬道的中心, 他畧停了一下,又接着道:「他們提訊審問的

路,又怎樣脫身呢? 海雲道:「就算能奪到一柄劍,不知何處是出

在那些甬道裏橫衝直撞,跟他們捉迷藏,遲早總會 找到一條出路。」 小龍道:「有了兵刃,事情就簡單了,你可以

運氣,這辦法只怕行不通。」 海雲不然苦笑道:「說了半天,你是要我去碰

成功了。 也試過這個辦法,若不是他眼睛有毛病,或許已經 小龍道:「那總比困在地牢裹好。我和盛大哥

海雲道:「你們怎麽試的?」

徑的虧,你們已經失敗,我又怎會成功?」 面亂撞了一陣,誰知那些甬道縱橫交錯,就像蜘蛛 去最後却又轉回大廳上,才被聶開泰截住了 樣,盛大哥看不見,只顧向右手轉彎,一路轉 海雲失笑道:「可不是嗎?這就是吃了不知路 小龍道:「咱們奪了一柄劍,衝進甬道,在裏 0

在情勢已經十分險惡,凡事必須謀定而後動, 「好了!你且讓我靜靜的想一想,現 不能

小龍說道:「你和咱們可不一樣,因爲你的眼

妄求僥倖,去碰運氣。 小龍雖未再爭辯,却仍在低聲嘀咕道: 一除了

> 碰運氣,還有什麼辦法好想?寧可失敗被殺,總比 這樣束手待斃痛快得多……

過了許久,忽然低叫道:「盛大哥!」 海雲默然不語,心裏亦在細細咀嚼着這幾句話 小龍應道:「他被關在靠近牢門的地方,不方

便說話,怕外面聽見。」 關着多少人? 海雲哦了一聲,問道:「這座地牢共有幾間?

沒看見有其他囚犯。」 小龍道:「多少間不太清楚,除了咱們三人,

衣劍手嗎?」 海雲又問:「看守地牢的,只有剛才那兩名黃

每班兩人看守。 小龍道:「不錯。他們大約兩個時辰換一次班

他們身上下手?」 海雲道:「這班還有多久才到換班的時候?」 小龍道:「他們是剛換來的 怎麽?你想在

進來,就趕快告訴我……」 穴,你和盛大哥要特別注意那兩名守衞,發現他們 海雲啞聲道:「我想趁這段時間,試試運氣衝

沒有咬破。」 結實得很,我一直用牙齒咬了整整一夜,連層皮都 小龍急道:「解開穴道也沒有用,那條牛筋繩

牛筋繩,不過,運氣衝穴很耗時間,希望他們別再 海雲道:「只要先衝開穴道,我自有辦法解脫

進來査看才好。」 說完,深深吸一口氣,便不再出聲了

「我都聽見了 盛大哥—」他 音,知道他口經開始在運氣衝穴,於是低叫道:「 小龍側耳傾聽,半晌才聽見海雲緩徐的換氣聲 」他剛開口,隔室的盛彦生已接口應道: 別說話,讓他試試!

君下山除魔。粉骷髏武功奇高,且神出鬼沒,令人 隱居古洞的燈婆婆也不恥惡魔所爲,派出愛徒費亮 之下,確知粉骷髏便是他的首徒冼星寒,燕子青賣 終於傳至粉骷髏之師「天南叟」燕子青耳中,偵查 本身負創,愛女且遭姦殺,這一巨變,轟傳江湖, 無從捉摸,捕頭羅飛曾廣邀同道,設阱誘擒,不特 武林中不論黑白兩道,皆攘臂高呼戮数惡魔,就連 在月圓之夜輒有少女被姦殺,一年來,惹動公憤, 無旁貸,乃着夾徒歸元甫跟他下山除惡 上回書至江湖上出現一名採花强盜粉骷髏,每

風雨山河淚

着河岸,一次又一次的吐露出白色的泡沫……

强寇,以及實力最稱雄厚的中國海盜頭子 繼光,正在大肆的招兵買馬,以備敵擋即將入侵的 海盗,掠殺沿海黎民百姓,如火如荼的悲慘時候。 時值明嘉靖四十年,正是沿海倭寇,會合中原 「台州」城內,官拜「參將」,東山再起的戚 汪直

千名子弟,作爲對抗倭寇海盜的主力。 嚴州等三府地方的重任,他在「義烏縣」召集了數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海風陣吹着,浪花親吻

戚參將以久戰之身,担負起防守台州,金華,

這些所謂的「戚家軍」,最稱饒勇善戰,即「

而患其驕。」 明史」記載:「性雜於機許勇饒之間,尤事血氣, c 」又「不患其不强,而患其不馴,不患其不勝, 一戰之外,猶能再奮,但不聽號令,勝則直前不顧

的境地。 各縣,數千萬黎民,統陷於徬徨,驚悸,寢食難安 在「倭寇」即將大舉而侵的前夕,台州府所處

「帥」字一旗迎風而飄。 看來宛若一座死城一 海風遍吹着, 台州城內大街小巷在這暮春之夜 此時此刻,獨見南校場外

敢死隊,挑選七十二名「紅衣勇士隊長」! 「紅衣隊長」亦即敢死隊長之意,七十二名隊 「參將」戚繼光親自座鎭將台,在爲手下三千

寇作灘頭殊死戰! 長,一經甄選出後,即分率三千勇土,與頑强的倭



是以親臨座鎮,自數千名應武者之中拔菁取銳! 校場內外,燈光炫耀着如同白晝一般! 戚參將對於這七十二名紅衣隊長,極爲重視

才能按秩産生! 優秀之百人,再較以技擊,最後七十二名紅衣勇士 凡應試者,必需馬步弓三關通過,拔取其中最

隊長,按次選出之時,已是午夜時分。 雷鼓三通,經過第三次的精選,七十二名紅衣

七十二名紅衣隊長的客册,親自步上將台,交給了 戚參將接過了名册,步下位來。 一名官居千總之上的「指揮 戚 | 字旗下的主考官-一「參將」威繼光。 , 雙手捧抱着這

之下 而舞,威風八面的戚參將,在兩名「旗總」的挑燈 在午夜的寒風侵襲之下,數十面彩旗獵隨風 一直步下將台。

紫的臉膛,濃眉細目,一望即知是一個爲人所不能 的注視着這位久享盛名的抗倭名將。 只見他四十五六的年歲,約六尺高的身材,黑 七十二名武士,一個個挺直着腰幹,目光烱烱

爲,精力過人的勇士! 十二名甄試而出的勇士隊長佩戴上。 一一點過了名,戚參將親手將紅條彩帶,與七

校場裏, 歡聲雷動!

一個個精神抖擞,如狼似虎。 七十二名「紅衣隊長」之後,是三千「戚家軍

兵千日,用在一時,這一回是你們報効國家的時候 戚參將目視着手下親兵,大氣磅礴的道:「養

子,你們這七十二個人,且看我操演一回陣法,遂習了平矮的『鴛鴦陣』法,專爲對付來犯的那股矮 說到此,又轉目向七十二名勇士道:「本座研

卽歸營熟習,以後,就着令你們七十二人,負責統

的令旗,高叱道:「操陣!」 一名負責操演陣式的千總官,揮舞了一下紅色

炮聲震動天地 c 兩側的「火炮隊」,就空而鳴,烟層飛漫中,

聲中,陣法展了開來 無數的小隊子,每一隊分爲二組,一組五人,雷鼓 大校場裏,三千義勇兵,立時分散開來,分成

的 手」穿左搏右,而最具威力的,却是戚繼光新發明 短刀手」滾地翻砍,「籐牌手」擋前護後,「鲃叉 狼先」!(先字竹花頭) 軍陣中,但見青竹長刀,挺、刺、挑、鈎,

爲桿,尖端留下枝葉,繫以尖刀的武器,用以抵抗 所謂的「狼先」(先字竹花頭)乃是一種毛竹

下來,足足去了半個時辰! 不同凡响,騰、刺、殺、喊,懾魂蕩魄,一陣演習 循着戰鼓,這種「鴛鴦陣」法一經展出,果然

就在此一刹時之間,忽聽得身側一名「營總」

十數條人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身法,一經現

身 ,已然落下到將台之上。

後退一步,他低叱一聲道:「演!

倭人的「倭刀」,據說極見功效。

戚繼光將軍,情不自禁的一拍坐椅把手,道:

高聲叱叫道:「大人小心

具有遠非馬步軍人所擅長的輕身功夫! 衣飾,亦非整齊的號衣,只是由身法看來,每人都 起,直撲向將台之上,身法之快,有如電閃星馳。 驀地, 這乍然現身的人影,顯然不是軍陣中人,所着 十數條人影,自北面高院牆上,騰身而

中倒提着一隻「獨脚銅人」,像是此輩之首! 只見他左右看視一眼,騰身而起,猛然欺身逼 其中一個全身衣紅,少年留鬚的魁梧漢子,手

的揮打而下 近到戚繼光座前,大吼一聲,手中銅人,排山倒海

緊貼着戚參將身側的八名衞士,一聲喝叱着 戚繼光猝然一驚,猛地向左一閃,但聽得「 」一聲暴响,楠木的太師座椅,被打成粉碎 克

擁而上,紛紛拔刀撲向那紅衣漢子。 只是看起來遠非那紅衣漢子的敵手!

名衞士無不倒跌傷殘。 和那紅衣漢子同來的人羣中,是時候地又拔起 隨着那紅衣漢子的一聲暴喝,銅人掄舞處,八

砍而下 二人,兩口鋼刀,左右同出,直向着戚繼光身上揮 這種突發的事件,在數千人,衆目睽睽之下

在場的軍兵,無不瞪目變色! 謀刺主將,簡直是如同晴空一聲霹靂,震驚了所有 負責將台安危的一名「把總」一聲令下。百千

名兵勇挺槍揄刀,勇撲而前。 只是來者一十三名刺客,顯然都具有相當的武

了數十 ,猛然躍前,向着最近的一名刺客身上砍去! 功身手,絲毫未將這些兵勇看在眼中。 在一陣兵刃交磕聲中,百十名兵勇,立時死傷 名之多,戚參將大怒之中,拔出了身邊佩劍

的,各墜着一枚金環,掌中持着一口大砍刀。 只見他大刀一揮,「啥哪!」大响聲中, 戚繼 這名刺客,亂髮蓬鬆着,兩耳垂上,像女人似

,我們也要你的命! 刺客嘴裏怪聲叫着: **「姓戚的,你不叫我們活**

光掌中長劍脫手而出!

那持獨脚銅人的紅衣少年,這時一連殺了數名 由左側方騰身過來,大喝一聲,道:「戚繼 繼光身邊。 將十三名刺客擊倒在地,身形再起,已撲到了戚 白衣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奇快手法,刹時之間

兵弁,

連二刀砍下來,刀刀都險到極點,

光,你納命來!」

「獨脚銅人」夾着大股的風力,摟頭蓋頂的向

着戚參將當頭砸下來。

刺客之手!

起來,忖思着這位公忠體國的名將,就此要喪生於

校場內千百將校官兵,目睹及此,都不禁驚叫

騰身而起,落出數丈以外,來到了校場正中,向着 場內官兵道:「保護戚大人!」 他雙手一探,已按在了戚繼光兩臂上,緊接着

子 ,已然翻縱着撲上了西面高牆之上。 話聲方落,遂見衆聲喧嘩之中,先見的紅衣漢

口 飛刀,正中在紅衣漢子左臂之後。 右手向外 白衣人一聲叱道:「着!」 一抖,「哧 」的一聲,發出了一

拚死縱身而出。 那漢子大叫一聲,回頭狠狠的瞪了一眼,遂自

一刹那間,空中忽地傳來一聲冷笑,道:「狼子,

眼看着這名紅衣漢子,手中的銅人,揮舞下之

天下事,每多出人意料之下!

戚繼光一伸手抓住了衣服。 白衣人冷冷一笑,正要騰身追趕,却被身旁的

只聽他道:「壯士莫追!」

垦目,鼻直口方,竟是一個二十五六的少年人物。 戚繼光上前一步,緊緊的握住少年一隻手,道 白衣人回過頭來,衆人這才看清了來人,長眉

已然自空飛落於戚大人與那紅衣漢子之間,隨着白

大家這時才算看清了,一個長身白衣人影子,

震彈而起,發出了「嚓!」地一聲大响,一路破空 衣人翻出的雙掌,直把紅衣漢子手中的獨脚銅人,

起,足足飛起了十丈高下,轟!地一聲暴响,墜

胸着了一掌似的,只聽他嘴裏大叫了一聲,仰身就

將台上手持「獨脚銅人」的紅衣少年,像是當

隨着一條人影,電光石火般的劃空而過。

說拜就拜,這位統帥大軍的將軍,當着數千子鎮乃戚某活命的大恩人,恩人請上,受我一拜!」 弟軍前,竟然向着白衣人冉冉拜下。 * 「如非俠士見義勇爲,戚某險喪刺客之手,俠士 右手微探,戚參將只覺得胸前一股莫名的潛力 白衣人驚呼道:「不敢一

落於黃土校塲之中,深深地陷入地面一尺有餘!

全軍立時發出了一陣騷亂之聲-

時大吃一驚,深深地折服於白衣少年的傑出玄功之 深深的向前一俯間,居然使他彎腰不下,當下頓

在他雙掌之下,如同抛球似的,紛紛跌落在地。 主將問安,戚繼光走上去,拉住了白衣少年一隻手 ,道:「恩人,你同我來! 二軍高呼聲中,將台上一羣將弁,紛紛趨前向

> 人同行?」 戚繼光道。「俠士何出此言?來!來……我要 白衣少年後退一步,欠身道:「小民豈能與大

當衆表揚壯士的義舉…… 白衣人目射精光,說道:「路見不平,不能居

功! 5那麼容我據實轉奏今上,保舉俠士你一份 戚繼光打量着對方這個少年,深深的關愛着道

功名-白衣人惶恐的後退,抱拳道:「在下更不敢當

戚繼光道:「俠士大名是……

此刻正在整軍選將,以備抗倭,冼大俠具有如此身「冼大俠!」戚繼光一挑姆指,道:「好!我 手,正可助我一臂之力!」 白衣人低頭道:「在下冼星寒!

不耐於拘身於軍帳之中! 冼星寒霍地抬頭道:「小民正有此心,但是却

戚繼光手摸下巴道:「這個……」

有緊急軍情,要面禀將軍! 冼星寒欠身翩靡道:「小民不解百里而至,正

戚繼光一驚,道:「冼大俠請說當面!

該處守備兵力不足千人,將軍宜及早解救! 冼星寒躬身道:「日昨倭寇已經登陸於 戚繼光後退一步,道:「此言當眞?」 『奉化

威繼光頻頻點首道:「如非俠士示警,我還不 冼星寒道:「小民親目所睹! 我即刻出軍去奉化便是一

說到此,目光一轉,又說道:「至於這班刺客

先星寒道:「刺客是盤據在『大田鎭』的海盜

以外。

騰身穿掌,只一掌,把那杠衣漢子打得摔出丈許

緊接着他一路騰躍着,運掌如飛,十數名刺客

在幾千隻眼睛的目擊之下,那白衣人身起如燕

戚參將身邊的那名千總,立時喝令着手下弟兄

-70-

夢中人,我知道了!」 戚繼光呆了一呆,吶吶道:「洗大俠一言驚醒

戚繼光不覺虎目一酸,盪漾出一片淚光,道: 冼星寒抱拳道: 「如此小民告辭!!」

會之期否? 小民深感肺腑……當以所學武功,爲國効力,將軍 冼大俠人中之龍,既不耐處身軍帳,你我尚有後 白衣少年冼星寒,深深下拜道:「將軍抬愛,

報將軍知遇之恩……」 幸甚! 戚繼光與奮的道:「冼大俠果能如此,則國家

血戰倭賊之時,小民當誓死以取倭賊首腦首級,以

風寒,將軍珍重! 冼星寒躬身道:「丈夫言出,駟馬難追,夜深

拔身而起,活似騰空的巨鳥,已然落身於場邊的刁 人影閃樂之間,已飛出五六丈外的將台上,緊接着 抱拳道了聲:「告辭 」但見他雙肩微搖,

拔起了身子,如同長烟划空,瞬即消失無影無踪! 夜空中,在數千官軍的注目之下,他第三次的

走動的 給綁了票,這些傢伙,什麼都幹得出來,殺人簡直 只是,稍微有點能力的人,也都走光了,那些無力 不當回事! 盗,土匪的大本營,這裏雖有數千戶善良的居民, 「大田鎭」自被汪氏父子盤踞以來,已成爲海 ,也都深深閉門不出,生怕被海盜盯上了!

因爲如此,這昔日看來熱鬧的市街,如今可是

蕭條得多了!

的那一家「醉春樓」,仍然上了個滿座! 那條鋪着青石板的「向上路」,過去是最熱鬧 太陽不過剛剛下山,街上已不少行人。 可是今天看起來,却冷冷清清的!倒是頂頭

匪 客十之八九都是些歪帶帽子斜瞪眼的傢伙,說穿了 這些傢伙都不是好東西,不是海盗就是鬍子(土)!他們出手闊綽得很,吃,喝,玩,樂無所不

原是一家店東,如今,客棧也住滿了人。

不 不 找他說話,他就跟啞巴差不多…… 然,整天看見他愁着臉,見人就嘆氣,搖頭,你

洒着,和煦的春風吹得人醉醺醺的。

的……這些性口也都像主人一樣毫不講理似的, 個吃得又肥又壯,都長了勝子。

毛 ,油光水亮的駿馬! 聲清 晰的馬嘶聲,拐角處步出了一匹全身黑

日夜沒有問過眼了。 馬上客 · 冼星寒,臉色微現憔悴,他已經三

的「烏雲追風千里馬」,來回於沿海縣府之間,如 了一口氣! 眼看着戚繼光的步軍開到了「奉化」,他才算

盜! 然後再設法處理眼前這批遠比倭寇更可恨的中國海

店主人劉胖子,照說應該很高與了吧!其實却 你也用不着奇怪,如果你去看看,就知道座中 黃昏時分,「醉春樓 <u></u> 」外的酒旗子,照舊的飄 「醉春樓」後院是「公平客棧」,這兩家買賣 現在,他轉回到「大田」來,先要鬆一口氣, 爲了刺探前敵軍情,倭寇的動向,他仗着胯下 酒館前面拴着十來匹牲口,有黑的,白的,黃

火的强盜,這比自己更可恨得多。

地方,白木柱子,影遮住這個食客的半邊身子…… 的熱血,提醒着他引劍稱一快的英雄俠士作風…… 前的掙扎……這些虛無的幻景,都會激勵着他澎湃 出一片刀光劍影,鮮血噴濺着,充滿了吶喊,垂死 食堂的另一角 每當他目光掠過這些人的時候,腦海裏即浮現 一個看來比他坐處更隱秘的

頭上戴着尖尖的風帽,帽子和披風連在一塊,僅僅 露着他看來白皙的半邊臉,和一對黑而亮的眼睛。 這個人,在春寒之夜,披着一襲紫色的披風, 冼星寒在注意着別人,這個人却注視着冼星寒

可以猜出來,她大概是個女人。 由這人支在額前的那隻手看來,白白的,瘦瘦

而且「目不交睫」。

的裝扮,爲的是避免不必要的麻煩。 也許處身在盜匪當前的環境裏,她不得不如此

出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 日光接觸到了一塊,那個人却慢慢的移視別方,現 冼星寒的目光,終於向這邊掃過來, 兩個人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整個食堂裏,空氣是忽

人的目光 先星寒心中微微一動,移目看時,才覺出,衆 ,居然全都集中到自己的身上來了。

物,一共是三個人,一個是身材矮壯,瞎了一隻眼食堂正中自身一一點 上滿挿着兩列飛刀。 的獨眼漢子,這人上身十字形的披着一塊京緞, 食堂正中的桌上,顯然出現了幾個首腦級的人

獐頭鼠目的傢伙,在這人右首,却是一個銀髮披 獨眼漢子左面,是一個瘦高身材,生就吊客臉 紅衣老者。

冼星寒對於前二人,倒是不十分重視,唯獨發

現到這個銀髮老人,心裏不禁暗吃一驚。

紅的一張圓臉,面若重棗,兩團紅眉,向上聳立着 看上去,就像是燃燒着的兩團火發也似的。 他打量着這個紅衣老者,約在六七旬之間,赤

懸掛着各式金珠飾物,十根粗短的手指上,更是戴 色上却是一副輕視自傲的表情。 滿了珠寶戒指,看過去,簡直是不倫不類。 這老人大概五尺不到的身材,矮壯的身軀上 他也和其他人一樣的,注視着洗星寒,但是臉

一個勁敵,倒是不可掉以輕心。 倒也不懼,只是這紅衣銀髮老者,看來顯然是 冼星寒認定了一場糾紛,在所難免,他技高胆

斟了 滿戴着各色戒指的一隻短手,遙遙的向着冼星寒指 就在這個時候,那正中座上的紅衣老人,伸出 把一切都看到眼中之後,冼星寒面不更色的自 一杯酒,就唇低飲-

一樣的長相,閃着紅光的臉上,留滿了鬍子。 這兩個人一直走過來,就在冼星寒面前不遠, 隣座上立時就站出了兩個揹刀的大漢,兩個人

活像是一對無常鬼,又像是兩個門神似的

站下來,二人一人穿黑,一人穿白,往那裹一站,

耳朶襲了是不是?」 的人,都害在了你小子手裏了是不是?」 冷聲道:「小夥子,你好大的胆……前幾天我們去 頭,好像要挖人眼睛的那副樣子,向冼星寒一指, 穿黑衣服的那個人嘿嘿怪笑着,伸出兩根手指 黑衣大漢一挑濃眉,厲叱道:「呔 冼星寒理也不理,正眼都不瞧他一眼。 你小子

由背後亮出了刀來,正要頓足撲上 他身旁那個白衣大個子,一抬手「嗆啷」一聲

> 也就老實不客氣的居中而站,低首大嚼起來! 匹黑馬自動的步向馬槽!臺馬紛紛迴避兩側,黑馬 洗星寒翻身下了馬·伸手拍了一下馬屁股,那 黑馬在醉香樓前面自動的停了下來。

亂糟糟的吵成一片,令人難以卒聽! 我獨尊,目中無人的樣子,笑聲,叫聲,喝罵聲, 團,穿着各式色彩怪樣衣服的這帮子盜匪 當然,像洗星寒如此一個平常人走進來,是絲 食堂裏亂哄哄的坐滿了人,呼盧喝雉,亂成一 一副唯

毫也不會引起任何人注意的。 他穿身在人羣裏,一直走到了最裏面,靠着牆

通的菜,就不再說什麼話! 角的位子上坐了下來,向酒保點了一壺酒,兩樣普

的內心罪惡感 後,也就更加重了他內心的沉痛。 着月亮的殘缺,而心情平靜,回復到眞實的自我之 的對象,由於他本人不可思議;難以理解的「月圓 的瘋狂罪惡,其實並非是他本意……因此,在他隨 **狂症**」,使他連番的犯了瀰天大罪,這些喪失人性 却靈活的運轉着,細細的觀查着在場的每一個人。 也許在他的眼睛裏,這帮子人都是他下手洩憤 只是,他那隱隱含着憤恨, 仇視的一雙瞳子 一種無可言喻

儘量的作些有益人羣,甚至於國家的義舉! 這樣,他不得不盡其所能,在下次的月圓之前 在他的感覺裏,唯有如此,才能少贖於他本身

的罪惡,他常常以救回的幾百條,或是更多的人命 來償還他病發時,下意識戳殺的一條人命!

得他變得愈來愈陰沉了。 現在,他仔細的觀查着座上的這些人 內心矛盾的痛苦,無法向人表白的隱疾……使

在他意識裏,這些個引狼入室的漢奸,殺人放

低沉的冷笑,右手霍地向外一翻,半杯殘酒,化成 了一片水箭,劈頭蓋臉向着二人潑了過去。 休要小看了他這一手,以他那身內功眞力,即 就在這一刹那,冼星寒驀地一抬頭,帶着一聲

使是借豁水酒,也足能傷人於百步內外。 料到對方有此一手?再想閃躲,已是無及。 銀色的水箭向外一翻,黑、白二漢子,那裏會

當時水光一閃,二漢子驀地暴喊了一聲,翻身

此的猛,一時砸倒在另一桌上,連人帶桌子,嘩啦 向後直倒了下去。 由於二人身體太大、猝然倒下去、勢子又是如

,居然一時都岔過了氣去。 舉座震驚中,再看黑白二漢子,滿臉鮮血淋漓

啦倒了滿地!

這一手功夫,就算你不諳內功的人,也足以心

驚胆戰,更何况在座頗多是個中高手。 却被身旁的銀髮老人一把抓住。 身站起來,其中那個獨眼漢子,正要騰身撲上來 羣相驚亂之中,正中座上三個人,幾乎同時挺

獨眼漢子怒聲叫道:「放手,讓我刴了這個小

理身邊的同伴,却慢慢的離座步出。 銀髮老人鼻子裏輕輕的哼了一聲,暫時沒有答

顯然,此老是在場的一個頭子。

對付這個打傷同僚的敵人。 大家的眼睛,全盯着他,倒要看看他如何的來

的雙箸之內。 不得不防他一手,當下暗中提貫真力,貫注入手中 先星寒見對方這個銀髮老人離座而出,心中倒

站住了脚 就見那銀髮老人一直走到倒地的黑白二人身前 ,彎下腰來

-72-

頓時面上現出驚悸之色。

---73---

血肉糢糊,慘不忍睹。 內,形若蜂巢一般的,全都翻了過來,形成了一片 原來地上黑白二人,被洗星寒方才的杯酒澆凝 ,非但滿臉濺血,竟然雙目全瞎,整個臉上的

內,摸出了一個扁形的金匣子。 銀髮老人一面連聲的冷笑着,一面却探手入懷

少許 指甲的小手指頭,挑了些,向着二人臉上,各洒了 打開匣子,其內是淡紅色的粉末,他伸出留有

來。 黑、白二漢子,立時像殺猪也似的,狂叫了起

說道:「這個老人名叫徐海,外號人稱『東海人王 意,就在這時,耳邊忽然响起了一個女子的口音, 』,他最厲害的武功,是『血手印』,你可要注意 冼星寒不禁心內一動,却不知這老兒此舉有何

洗星寒的耳中。 語若游絲,只是吐音清晰,每一個字都傳到了

「傳音入秘」的功力,向自己暗通消息。 以冼星寒的內功造詣,自然一聽即知對方是以

他的眼光,立時向着默坐在另一個角落裏;那

之內的女人, 個身着披風的女人看過去。 目光一交接,那個身着披風的;而藏臉於風帽 似乎向着他微微點了一下頭,却把頭

武功,頓時大生敬仰之心,只是眼前,却不便多說 又轉倒了另一邊去了。 冼星寒暗驚於對方一介弱女子, 竟然有此玄奥

他目光再回到正前方,不禁大吃了一驚。

化成了一攤膿血,而且看上去,膿化的趨勢,仍然刻的光景,二人連頭帶頸,整個的半個身子,已然 繼續的向下蔓延着。 東海人王」徐海强洒了少許的藥末之後,不過是片 原來先前被自己酒箭擊倒的兩個大漢,因爲一

情的,一個個直眉瞪眼的看着,不發一語。 的作風,眼看着如此的殘狀,竟然沒有一個面生同 在場衆寇,或許早已目睹過徐海這種生化袍澤

步,大喝一聲道:「拖出去!」 「東海人王」徐海想是不耐久等,向後退了一

的海盗頭子,昔日在江湖黑道上,已經是久具惡名 生怕被屍身上的膿血沾着了一點似的。 冼星寒久仰「徐海」其人,得知他是一個有名

直父子,此番集結在大田,顯然是聯合汪氏父子, ,自從改作海盜之後,勢力大展。 目前這「東海人王」徐海的權威,日不下於汪

寒,冷冷一笑道:「小子,想不到你手底下居然還 這時, 徐海那雙怒凸的眸子,上下打量着冼星

會有這麽好的功夫,我倒是小瞧了你了。 徐海幌着身子,慢慢欺近到冼星寒身前,站住 冼星寒冷笑一聲,注目不語。

道: 麼手段你儘管施出來就是了,姓冼的决不含糊。 「朋友,你貴姓! 「東海人王」徐海,宏聲大笑了一聲,聲震屋 冼星寒冷聲道:「不必多問,徐當家的,有什

這麼些年來,還沒有看見過敢在我徐海面前咬牙叫 笑聲一頓,他怒聲道:「眞有你的,冼朋友,

這時就有人拉着兩人的發屍,快步出門,好像

外引倭寇,以圖大舉了。

瓦。

字號的……」

冼星寒身邊坐了下來。 說到這裏,他伸手拉了一張椅,大馬金刀的在

的。 抬了一下手,才說道:「小二,快上菜,要好

跑堂的堂倌,連聲的答應着,趕忙的向裏面跑

事。」 的是手底下有真功夫的朋友,死倜把子人,不算回 嘿低笑了一聲,道:「你先放下心,我徐海最敬重 徐海展動着他風乾橘子皮也似的一張紅臉,

桌子上的,現在不過是換了地方而已。 倒不是菜上得快,這盤子菜,本來是要上到中間 跑堂的狗顚屁股的上了一大盤子「紅燒海參」

的! 燙也不燙,往嘴裏一塞,唏哩呼櫓一陣子响,已經 了一口酒,咕噜!一聲,也嚥了一下,吃相可够瞧 嚥到了肚子裏,然後他端起冼星寒的酒壺,張嘴倒 「東海人王」徐海拿起筷子夾了一塊,也不管

友,我有個條件,你想一下! 然後,他這才側過臉來,冷冷一笑道:「冼朋

就是二王……怎麼樣?」 你投身跟了我,非但前罪不論,而且,我還可以分 給你一個島,你就是島上的王,我徐海是大王,你 大聲的道:「你殺了我們兩個人,沒關係,只要 放下了酒壺,他用小手指的指甲 ,刮了一下手

冼星寒道:「不怎麼樣!

容易,剛才那兩個人的死狀,你也看見了,我打傷 你以後,就用剛才那個法子活活的擺制你! 徐海頓時面色一沉,道:「你要是不答應,也

說話之間,先時與徐海同桌的那兩個人,霍地 冼星寒冷冷一笑道:「只怕未必!

好看! 見!何必與他囉囌,這小子交給我,管保叫他有得 站了起來,其中那個獨眼漢子,厲聲喝叫道:「頭

這兄弟,人稱『獨眼霹靂』,你可得提防着他一點 「東海人王」徐海・目向冼星寒一笑道:「我

子,在空出來的場地之中一站。 聽他大吼了一聲,抬手踢脚,一連弄倒了四五張桌 這句話似乎給那獨眼矮漢子一種鼓勵似的,只

麼東西, 滾過來! 只見他雙手挿腰的大聲喝叱道:「他娘的,什

衆人一看要打架了,頓時各自退後空出了一片

是佔島爲王,殺人不眨眼的惡徒。 的那個吊客般的瘦子,人稱「活無常」則玉山,同 風」字,原是散在島上的一個海盜頭子,和他同座 那個稱「獨眼霹靂」的漢子,姓雷單名一個「

下,徐海的勢力,由是大展,才足以與汪直父子抗 這兩個人後來被「東海人王」徐海吸收到了手

爲然,彼此一商量之下,要先殺冼星寒洩憤。 眼前的情形,分明是雷、荆二人深深不以徐海

刹時之間,全身通紅腫脹。 「獨眼霹靂」雷風這時自丹田猛提了一口氣,

他伸出一隻粗壯的手,向着洗星寒招了一下道

一小子你這裏來!

忌韓。 大不掉的意思,二人素日之跋扈,已使得徐海深深 ,雖是隸屬手下同夥,但是對於他來說,很有點尾 「東海人玉」徐海其實正合心意,雷、荆二人

-74-

這時,眼看着他二人主動的向冼星寒挑戰,正

落得坐山觀虎門,看他們到底誰勝誰負。

一還是那副火雷脾氣,一點也沒改!」 他這裏打着如意的算盤,哈哈一笑道:「雷老

了。 火雷金豹掌。已有十分的火候,看來你是自討苦吃 說罷,轉目看向冼星寒道:「我那雷兄弟的 7

開導,等在下會過了你這二位兄弟,再回頭向你請 冼星寒慢慢站起,冷冷的道:「多謝徐當家的

聚人的目光,也不禁跟隨着他邁動的身子, 說罷,離座向着食堂正中走去。

步步向前移動。 先時叫囂混亂的情形,全然無存,現場靜得聽

不見一個人咳嗽的聲音。 洗星寒一直走到了「獨眼霹靂」雷風對面,站

住脚,冷冷一笑道:「請教大名! 爺爺雷風,小子,今天我叫你逃不過我三巴掌。」 透的熊掌一般無一。 大手一舉,其紅如火,看過去亦像是一隻新蒸 雷風一挺肚子,用着道地的河南土音道:「你

喝了聲采。 全場大笑中,倒只有「東海人王」徐海面色絲 衆人目睹着二當家的如此神武,俱都爆雷般的

眼中釘除去,自然是再好也不過,是以從容觀變。 毫也不曾變容。 ,只是能借着洗星寒的手,把雷風,荆玉山這兩根 就見正中的冼星寒冷冷一笑的道:「原來是雷 在即將動手的一場開打中,他早已料定了勝負

打! 「獨眼霹靂」雷風一怔 ,道:「你怎麼說!

一當家的,小可倒有意先接你三巴掌,只怕你不敢

不打人是不行了,小可有一提議,不知二當家的意 如何? 冼星寒道:「我看雷二當家的手掌發腫,大概

, 姓雷的絕不含糊! 冼星寒點點頭道:「這樣就好……小可建議? 雷風不耐的道:「你奶奶的只管說吧,刀山劍

你我各以三掌分勝負,你意如何!

雷風道:「好-冼星寒冷笑道:「這三巴掌要是不讓二當家的

當下左足向前跨出一步,面色從容的說道:「

你先打,只怕你就打不成了

雷風見狀,仰頭大笑,聲震屋瓦。

而不愁人家還手。 頭蠻牛,况乎眼前有三掌的機會,而且是只打人 他這一火雷金豹掌」遠近皆知,能够一掌生斃

爺本來想先接你三掌的,難得你小子還知道長幼的 了狂笑之聲,笑聲一頓,錯齒出聲道:「好!你爺 規矩,這麼說,你爺爺可就不客氣了!」 這個賬他怎麼算怎麼划得來,是以忍不住發出

這邊走過來。 己暗中傳音的那個女人,這時慢慢離座而起,向着 他說話的時候, 冼星寒可也曾注意到先時與自

清秀的輪廓,却難以窺其廬山面目, 她仍然戴着那頂連着披風的風帽,只見她半面

惡意,也就不必防她! 洗星寒心料其必有所爲,只是她既對自己並無

這些,不過是轉念之間的事。

氣機,一張臉,幾乎變成了猪肝顏色。 再看當前的「獨眼霹靂」雷風,正自在調運着

冼星寒跟隨「天南叟」燕子青,學成燕老人不

不了什麼好,倒也不慌不忙 他自信對方雷風,在自己如此功力之下,只怕

豈止是她一個人,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視着他! 「獨眼霹靂」雷風大概是功力運轉得差不多了 場外,那個披披風的女人,已自在注視着他,

拖着一雙蒲扇般的大手,像是有點不勝負荷的樣 他緩緩的抬起右手,嘿嘿冷笑道:「小子

我要震碎了你的心肝五臟! 可是你自己找死,爺爺這第一掌,名『開天雷』!

了五成的功力,向着冼星寒的胸前拍去! 說到此,身子霍地向下一矮,赤紅的右掌只用 冼星寒當然明白他的意思,真正厲害的掌力,

處。 **飲**眞力,只把一口眞氣提在胸前,護住了前胸要害 一掌,分明是在投石問路,有意試探自己的功力! 一掌就足够了 倒並非是一個毫無機心的傻子,看情形,他這第 心裏這麼一轉,冼星寒也就將計就計,當下暗 ,自然不需要三下子,眼前這個雷風

的確不太過癮

軟嗎又不太軟,還似乎帶點兒彈勁! 張洩了氣的破皮筏子上面一樣的,說硬不硬,說 只聽見「波!」的一聲,雷風的掌像是拍在了

想到對方是如何的高法! 雷風心知自己遇見了厲害的高手,可是倒沒有 掌勢一出, 雷風脚下禁不住後退了一步!

雙奔向冼星寒兩處肋骨上打過來! 十成的功力,大吼一聲,兩隻赤紅的粗手,雙 他第二次運氣,雙掌同時遞出,這一次可是運

> 正說明了此人厲害的程度! 雙方言明,以三掌分勝負,雷風此刻雙掌同出

有叙述)。 裏知道冼星寒這種「金皮鼓」功力的厲害(前文已 他要在這一擊之下,立時要對方斷命掌下,那

細响之聲。 只聽得碰然一聲大响,緊接着,另有一陣吃吧

雷風的身子,不曾倒彈出去-

的!眼看着曲扭成了一團,像是兩條緊縮的「蠶」也似 只是他那伸出的一雙手,就像是麵人兒似的

裹去了? 麼長的兩根骨頭,居然一點點也看不出來,藏到那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 雙手連帶着上臂下腕,那

再看看他那一張臉,一刹那,却由紫紅轉變成

然像豆子似的一顆顆的掉了下來。 當他痛澈心肺般的張開口時,滿嘴的牙齒,居

張着滿嘴鮮血的大嘴,他猛嘯着,倒身在地上

7 可是,手方觸及,那雷風却像殺猪般的怪叫了起來 現場一陣大亂,立時跑來兩個人想去攙扶他,

」 荆玉山雙雙出現眼前! 面前人影一閃,「東海人王」徐海和「活無常

二人道:「不要動他!」 「活無常」荆玉山尖叱了一聲,阻止着攙扶的

骨條,竟然全然寸碎,破碎的骨磕子,刺穿了肌膚 倒吸了一口冷氣,打脊椎骨起,全身一陣戰抖! 他看見雷風的兩隻手;連同着一雙大臂,其內 說着,他親自走過去,低頭看了看,由不住地

氣海 備,只怕就會着了他的道兒, 這一手果然厲害,若非冼星寒內心早已有了準 」兩處穴道上拿來!

眼前情形,却也是險到了極點。

點之力,整個身子如同風車般的打了個轉兒! 後就倒,施了一招「蜉蝣戲水」,單單憑着足尖一 儘管如此,却也覺得左臂一陣刺痛,像是着了 冼星寒一聲叱道:「好-」整個身子霍地向

禁面色一紅,好在他的臉原本已經够紅的了,再加

「東海人王」徐海不料爲對方看破了心機,不

上點顏色,反正也看不出來。

眼前這個情形,

他看得很清楚,即使促使荆玉

看大哥怎麼爲二當家的報仇!」

當下暗暗冷笑了一下,退後一步道:「兄弟要

他爲人奸詐,頗富機智,一轉念之間,忽然明

白了徐海的用心!

顛! 空,這老兒厲吼一聲,右手第二次向外探出,空中 值此千鈞一髮,徐海的一對「血手印」雙雙拿

幾粒那些不知名的暗器,頓時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

去。冼星寒這時身子已疾旋而起,那空中的紅色手 色 發出「波」地一聲脆响! ,手掌形狀的彩煙,奇快若電的向冼星寒身上撲 像是變西洋戲法兒似的,空中出了一團淡紅顏

的

, 只聽得「碰!」地一聲大响。

「戚將軍分文不付,冼某人更是寸草不沾

冼星寒冷峻的目光,逼視着他,哼了一聲道:

,二十萬両銀子,不是個小數目吧?

」說罷伸出雙

徐海哈哈一笑道:「老夫不是引誘你,怎麼樣

戚繼光給了你多少錢?你這麼爲他賣命?

存着三分忌憚,當下試探着先拿話點他一下。

對手面前這個姓「冼」的少年,他是打心眼裏

徐海回過頭來,看着冼星寒,道:「冼朋友,

方一點,見機行事的好!

出手,最終自己還是一樣得出頭,倒不如放得大

印差一點打中,划身而過,落地遂即無影無踪。 徐海見飛針,血手印兩番失利,不禁怔了一下 騰身而起。

成了對撲之勢! 次撲向冼星寒,後者却也正好發動了攻勢,於是乎 他起身空中的身子,活似一個長毛的猿猴,再

間的那一枚道。「這是天竺『貓兒眼』的……這一 指……那一枚也是價值連城……你看!」他指着中 手嘻嘻笑道:「冼朋友,你看看徐某手指上這些戒

的道:「……這是外國叫什麼『金鋼鑽』的…… 個是暹邏『寒山翠』……」又指着另一枚五彩奇光

光星寒見他十指上幾乎每一根手指都戴滿了,

在空中交門的飛鷹 一人在空中的身子,乍一交接,像是一雙振翅

身子一落地,通!通!通!一連後退了幾步。 出了三四招,緊接着墜落地面。「東海人王」徐海 人是如何出的手,在凌厲的滾翻之中,雙方好像都 只見他雙手在胸前按動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任何人也難以看清楚他們兩 下 ,一張嘴「味!

」地噴出了一口鮮血。 冼星寒却覺出左面肩頭,先前爲暗器所中之處

> 有的都穿出肌膚之外…… 一片青紫血糊,那樣子簡直慘不忍睹!

說幾句,就昏死了過去! 只是嘴裏的牙,已經全都震掉完了, 麻木的舌橋… ……含糊的語音,也不知他是在說些什麼,反正沒 「獨眼霹靂」雷風,掙扎着大概還想說什麼,

若木鷄! 們更辣手,更厲害的人,一個個嚇得面無人色,呆 現場這群無惡不作的傢伙,第一次遇見了比他

,你說,咱們該怎麼辦?」 怒視着「東海人王」徐海,冷冷一笑道:「當家的 「活無常」荆玉山看了半天,霍地回過臉來,

窺出他內心的喜怒。 「東海人王」徐海陰晴不定的臉色,使人難以

9 友,如果我老頭子老眼不花的話,足下這一手功夫 可是失傳武林的『金皮鼓』-他只看了冼星寒一眼,又冷冷一笑道:「冼朋 ?

,想不到居然被他一眼看破,由此可知,這個老 因爲知道這種功夫的人,江湖上可說是寥若晨 這麼一說,冼星寒倒是怔住了。

兒,實在也是一個厲害,不可輕視的人物了 他當時微微一笑,並不正面答覆。 「東海人王」徐海後退一步,注目着「活無常

荆玉山說道:「玉山,我看這個架你也不要再打

麽說! 「活無常」荆玉山一豎吊客眉,厲聲道:「怎

來! 多兄弟,竟然頭兒如此奚落,這個臉自然有些下不期玉山蒼白的面色,驀地一紅,當着手下這麼 徐海冷笑道:「你不是他的敵手

至。 一瞬間,但覺得左後方,一股疾銳的風力,猛襲而 ,一片火熱麻辣,他眉頭微皺,正要回身查看,此

人聲一陣喧嘩,但見「活無常」荆玉山,

電光

至

的「萬字奪」!猛戮而 洗星寒冷笑着一起左臂,猛可裹**覺**出大臂酸麻

不堪,竟然是不堪着力。

而眼前之勢,已不容再作任何閃躲攻守的防式

的女子, 眼看着荆玉山這一「萬字奪」已經招呼上了。 千鈞一髮之間,似覺出人群邊沿那個披着風帽 一隻素手向外虛按了一下!

也沒有看清是怎麼回事 除了在場內的冼星寒一望即知,在場任何人誰

麼一來,那荆玉山却像撞在了一面無形的軟牆上似 大家本來看準了冼星寒是死實了, 可是不知怎

閱得乒乓一陣亂响,荆無常反倒震捧而出,重重的 出了手。 摔倒在地,噹啷!一下子,手裏的「萬字奪」也撒 「活無常」荆玉山,去勢快,回來得也快, 但

一閃,冼星寒已同貓捕鼠般的到了他面 他在地上打了個旋風,正要翻身躍起,面前人

荆玉山挺身方坐起一半,却被冼星寒一伸腿

踢翻在地,並且實實地踩在了胸上! 隨着冼星寒翻起的右手,一口冷氣森森的長劍

已 抵住了他的咽喉之上。

是時,全堂大亂,爭相的奪門而出! 荆玉山打了個哆嗦,張口無言!

迅速的已沾染全身,他預計着傷勢不輕。 冼星寒這時只覺得左面臂上,其熱如火,而其

心中一恨,手下也就不再留情,只聽荆玉山哆

奇光燦爛的戒指忽然「卡!」地响了一聲,由其內

一念未完,就見在他姆指按摩之下,正中那枚

噴垛濺玉」般的爆出了干點銀虹,有若牛毛般地

心忖着他這麼一一的炫耀着必有用心!

--76-

直向着冼星寒沒頭蓋臉而來!

同時,那徐海猛笑了聲,疾叱道:「打吧!

一雙大手,箕開着,直向着选星寒「咽喉」「

長虹般地已經掃了過去! 「饒命」二字還未道出,冼星寒的長劍,秋水

「東海人王」徐海其人,何不一倂除了去,以絕後 冼星寒緩緩收回了劍,忽然想到了對方的首領 劍尖由他喉結處劃過去, 怒血狂竄而起, 」 荆玉山爲悪半生,就此一命嗚呼!

刻也失去了影踪! 已無影踪,就連方才那位暗助自己一臂的女子,此 當下急忙找尋,四處觀望之下 ,非但徐海其人

一個個都離座而出,轉眼之間,逃走一空。寒手裏,一時俱都噤若寒蟬,那裏還敢自尋死路, 本堪,而隱隱有向上蔓延之勢!心忖着那不知名的 冼星寒勉强坐定了身子,只覺得左肩後,麻疼 現場衆盜眼看着三個頭兒,先後都折在了冼星

細小暗器一定是徐海特別設置,也許其上餵有劇毒 也未可知! 當下離座而起,店內夥計驚看着他,不敢說一

少東西, 冼星寒放下了一塊銀子,道:「打碎了你們不 就算賠你們的!」

冼星寒道:「我要在這裏住幾天,外面那匹黑 彎着腰,大聲的道了謝!

馬是我的,你們好好給我照顧!」 說完,向後院找房子去!

語慰檀郎

夜時分

呼嘯……有如萬馬奔騰!

滅了,却又伸吐着再生的火花 ,曲、扭、伸、縮、婆娑的搖着,有好幾次都要熄 床前的那盞羊脂燈,在透過窗縫吹進的寒風裏 , 象徵着一個不屈于 崎嶇不平的風塵道

上,掙扎打滾,以求生存! 現實的堅强生命・在滿佈荆棘, 他覺得全身奇熱難熬,咽喉燥熱,似乎都要乾 ,于是直覺而含糊的道·「水·····水·····

近他嘴邊時,也糊裏糊塗的就喝了起來。 耳邊响起一個女子的口音,那在嬌柔動聽的語 一隻手遞過了杯子,冼星寒眼也不睜,當杯子

氣, 意全消的睜開了眼睛 像是一個大姐姐對待小弟弟似的。 洗星寒皺了一下眉,陡地吃了一驚,刹時間睡 她說:「少喝一點!你其實不能喝水的!」

簡直是難以置信的事 眼前,多了一個女人

藕般的素手,輕輕地攀在自己肩後,另一隻手,托而且,這個女人分明正在照顧自己……一隻嫩

着一個粗瓷的茶碗,正在餵自己喝水! 冼星寒頓時一驚道:「妳是·

君……你不會認識我的,我們是第一次見面! 子睡下去,然後退後了兩步,才道: 冼星寒由暗淡的燈光裏,打量着她,對方少女 那女人慢慢放下了茶碗,又輕輕的托着他的身 「我姓費叫亮

不敢親近的心理,他覺得自己虧負她們太多太多! 別具一種凡世上難以尋覓的淸艷冰寒氣質! 對于女人, 洗星寒由內心起, 就有一種愧疚, 一時之間,他看着她, 無言以對。

「你不認識我了。我們見過面…… 費亮君用着那雙明銳的眼睛,看着他,輕輕的

冼星寒怔了一下,勉强的坐起來,說道:「妳

戴,冼星寒立時恍然大悟道:「哦 伸手把領後的風情拉起來,往頭

宜了,所以我總是小心一點才好…… 她淺淺一笑道:「一個女人在江湖上走動,太不適 「你才看出來 - 」費亮君又把帽子摘下來,

娘暗中相助,在下只怕已遭不測…… 冼星寒感激的抱了一下拳,道:「日間如非姑

所見武功最高的一位…… 功好,說良心話,自從我步入江湖以來,你是我 費亮君搖搖頭道:「你不要謝我,那是你自己

我很佩服你,也决定以後步你後塵! 而且,你是一個心懷大義,爲國爲民的俠士…… 她那雙明銳的眸子, 吐露着坦誠, 欵欵的道:

冼星寒慢慢的垂下頭,一言不發!

又敢說什麼呢,心裏的苦楚,只有自己才知道

又能向誰傾訴?

的身手,你的武功可是『天一門 洗星寒一驚,道:「妳怎麼知道? 費亮君緩緩走到了牀前,道:「我白天很留意 的?

毛麟角,能够見到一個,已是很不容易了! 後進無人,是以門下弟子愈來愈少,江湖上已是鳳 可是聽師父說,近三四代以來,由於枝葉不茂, 費亮沿道:「我當然知道,天一門是武林先創

的面頰上,流露出的是一種「不染纖塵」和「涉世 他不覺奇怪的;打量了一下她,對方冰秀直率 這番話,倒使得冼星寒內心感到由衷的欽佩!

愧的語意,頓了一下,道: 猜不透她是什麼來路,洗星寒垂下頭,含有內 「費姑娘見識過人……

海風長驅直入,咆哮着在空中肆威,滾騰…… 道:

燕老前輩可是你的師尊? 步,道:「你看,我沒有猜錯吧,這麼說,燕子青 在下正是『天一門』第七代傳人!」 費亮君面上閃出來一種難捺的喜悅;她上前

冼星寒抬起頭,口中吶吶的說道:「是……不

和忍耐着,幾乎要滾落下來! 他眸子裏閃爍着滾滾的淚光,若非一意的壓制

了我的痛傷,是以難捺內心的傷感! 冼星寒慢慢的閉上眼睛,道: 費亮君不禁怔了一下道:「你……怎麼啦?

費亮君作了個「 同情」的關懷,柔聲說道:「

不知道,我已經偷偷的跟了你好幾天了……這幾天 「怎麽會呢!」費亮君窘笑了一下,道:「你…掉頭而去……」長嘆一聲,道:「那樣也好!」先星寒道:「如果我說出來,也許妳會輕視我 你快馬奔馳于奉化與台州之間……」

,你已經是我心裏要追隨的一個大英雄了! 冼星寒冷冷一笑,道·「我是天一門的棄徒: 一口氣說到這裏,她低頭一笑,直率的又接下 「……甚至于你到戚將軍的校場去我都知道

是一個被逐師門的弟子 費亮君不禁怔了一下,惶聲問道:「這……這

妳還不清楚……也不要這麼容易就崇拜一個人!」 久,是一個涉世不深的女孩子……風塵中的險惡, 得妳效法的地方……聽妳口氣,妳大概剛出師門未 眉,鼻子裏「哼! 他一口氣說了這麼多,却情不自禁的又皺了一 冼星寒正視着她道·

> 傷口又痛了吧? 費亮君忽然警覺的一笑道:「你看看,多說話

剛開始的時間,却是駭人得很! 她走過去俯在他肩頭上,輕輕用手指撥看了一 費亮君退身,搖搖頭道:「現在已不要緊了 冼星寒忽然記起來,嘆道:「要不要緊?」 「嘖!」了一聲道:「……眞是的!

虧有了 剛才自己傷勢發作時,也許昏迷不省人事, 冼星寒看了她一眼,不用說她早就來了,看樣 1/2

這麼一想,也就不便下逐客令,心裹着實地有

海的獨門暗器『攝魂飛針』,上面染有劇毒,中人 必死! 」 費克君道:「你所中的,乃是『東海八王』徐

冼星寒一怔,道:「那麼姑娘妳又何以能解救

費亮君道:「我有解藥!

百崔散 頓了一下,她又問道:「你知不知道有一種叫 冼星寒點點頭道:「知道! 』的藥?

瞭解了七成,當下慢慢的道:「這麼說,姑娘是來 瓶子,在他眼前晃了一下,又收到了錦囊之內! 琥珀宮』的人了?」 冼星寒心中暗吃一驚,對于她的身份,大概的 費亮君道:「你真有見識!」 」說着她探手取出一隻白木的長形

少呢!」 「咦!」費売君打量着他道:「你知道還真不冼星寒道:「燈婆婆是妳什麼人?」

冼星寒道:「燈婆婆名滿天下,稍具武林經驗

的人,豈有不識之理?

她沒有什麼了不起,一天到晚只知道在家裏擦那些 燈……把人都給煩死了……」 費亮君吶吶道:「原來這樣……我一直都以爲

冼星寒道:「這麼說,姑娘是她老人家的弟子

冼星寒抱拳道:「失敬! 費亮君道:「就算是吧!

江湖……我什麼都不懂……」 費亮君道:「你說得不錯,這是我第一次行走

澈的眼睛,注視着冼星寒,一笑道:「你看看,我 叫什麽?」 們已經認識了很久,我只知道你姓冼,却不知道你 說到這裏,她在床邊位子上坐了下來,一雙明

姑娘,江湖已經很少見了。 一點也不做作,有什麽說什麼,這麼純樸直率的 笑得很俏皮,也很天真,尤其是她說話的口氣

一下道:「我是在問你的大名哩! 冼星寒精射的目光,洞悉着她,費亮君忸怩了

伸出一根指頭,在手心裏寫了一遍,她點點頭 「冼星寒!」冼星寒據實相告!

道: 不是我說你,我覺得你的心眞狠!」「白天你動手打那幾個人,我心裏眞 密鬋的睫毛,直視向冼星寒的臉,微微一笑,道: 白天你動手打那幾個人,我心裏真過癮,不過 說完,她揚了一下眉毛,銳利的眼光,透過了 「我知道啦!

已經向你討饒了,你爲什麼還要殺他……要是我就 費亮君道:「當然,就拿那個姓荆的來說,他 「是麼?」冼星寒抬頭看着她。

洗星寒一笑不說,費亮君又道:「還有那個獨

-78-

又何苦? 只把他兩隻手的骨頭全都震碎了,叫他活受罪,這 眼的人,你應該一劍殺了他,可是你反倒不殺他

就應該用什麼手段! 他說:「這是他們應該受的,對付什麼樣的人 聽了她這些話,冼星寒倒忍不住微微的笑了!

的使命,要我去殺一個人,看起來,到時候還得請 費克君一笑道:「我下山的時候,師父交給我

你帮忙呢!

費亮君冷冷一笑,道:「一個採花賊— 冼星寒抬起眼皮,道:「殺什麼人?」 粉骷

娘,妳認識這個人麼? 冼星寒條地一呆,慢慢的垂下頭,道:「費姑

冼星寒道:「你找到了他麼? 費亮君搖搖頭道:「哼-我會認識這種人!

他又會出現一下,去幹一件壞事,殺一個無辜的姑 冷冷一笑,又道:「只是,每到月圓的時候, 我找遍了江南地方,却始終也找不到他……」 費亮君淡漠的又搖搖頭,過了一會兒,他才道

怒容,銀牙緊緊地咬着。 她越說越有氣,白皙的秀臉上,瀰現了無比的

已的苦楚,也不一定! 苦笑了一下,他才吶吶的道:「也許他有不得 冼星寒木訥般的看着她,張口無語。

什麼不得已的苦楚?」

的時候,都是在月圓之夜?」 「費姑娘,妳可曾留意到,爲什麽他每次下手

的時候,情調比較合適他作壞事吧! 「這……」費亮君哼了一聲道:「大概是月圓

> 像是幾乎要發作出來的樣子,却又臨時忍住。 才說到此,冼星寒眸子裏,泛出了一片怒火,

同情他了 隱疾……只是這種隱疾,鮮爲人知,自然便沒有人 任何事,都不能說沒有理由……我以爲粉骷髏其人 與其說是一個色情狂的淫魔,母寧說他是有某種 搖了搖頭,苦笑一下,道:「費姑娘,我們作

你知道多少?」 費克君霍地站起來道:「對于粉骷髏這個人,

比妳更少……」說這句話時,他想到了「當局者迷 」四個字。 冼星寒呆了一下,漠漠的道:「我也許知道得

費亮君恨恨的坐下來道:「我還以爲你認識他

什麼還要帮着他說話? 她似乎還在生氣,寒着臉道:「這種人,你爲

冷冷一笑,他劍眉怒挑道:「事實上我還比費 冼星寒道:「我不曾帮他說話!」

姑娘妳更恨他得多! 」

也許你不是一個女人,一個女人,絕不會原諒這種她笑了笑,說道:「我還以爲你會帮着他呢! 這些話,不禁使得她有些迷糊了。

冼星寒面色浮現出一片死灰……

姐姐妹妹,他又作何感想?」 個人,我就要問問他,如果有一個人這樣對付他的 費亮君冷笑,道:「有一天我見着了粉骷髏這

人 了,我原來的話還沒有說完呢!爲了追粉骷髏這個 費亮君看着他一笑,道:「算了,別談這件事 我才一路跑到了這裏,發現了倭寇,又發現了 冼星寒苦笑了一下,抬起頭,長吁了一口氣

妳不失是一個維護正義的女俠客,我對妳應該刮洗星寒轉目向她,道:「費姑娘,這麽看起來

着了粉骷髏以後,你再捧我還不遲! 費亮君揷口笑道:「算了,別捧我了,等我拿

要! 呆了一下,費亮君說道:「當然是對付倭寇重妳以為捉拿粉骷髏和對於倭寇,那一樣重要?」 冼星寒目閃精光道:「我只問妳, 眼前的情形

心,轉過來面對民族大義的一面!」 我希望妳暫時壓制下對于粉骷髏的那口憤世嫉俗之 費克君怔了一下,偏過頭想想,道:「你說得 「難得!」冼星寒冷冷一笑道:「既然如此

很有理由,好吧! 雖然在奉化登陸,可是我猜準了他們,不日一定洗星寒道:一眼前倭寇由『宗設』率領的一夥 洗星寒道:「眼前倭寇由『宗設』率領的一 ·我就聽你的!

風聲這麼緊!」 會轉向台州這邊來! 「 真的? 」費亮君一驚道:「難怪台州這幾天

徐海之流會合,然後由這批漢賊作嚮導,領前帶路 轉行于內陸,魚肉鄉民!」 冼星寒道:「倭寇多半會在這裏與汪氏父子

真恨不能……冼兄,你看我們該怎麼辦? 費亮君咬了一下牙齒道: 冼星寒道:「我預備等在這裏,等到那批矮子

個倭奴頭子,以亂倭寇軍心!!」 時,我就下手,于亂軍之中,先殺了『宗設』那 費亮君道:「好!我一定跟着你! 冼星寒點點頭,看着她道:「果真如此,費姑

娘妳是可以稱爲一個忠義兼顧的女中翹楚了!

兩梁紅雲,輕染桃腮!

費亮君含羞一 偏頭想了想, 冼星寒道:「費姑娘,妳下脚何處? 費亮君一笑道:「幹什麼? 笑,道:「謝謝你……

就可以隨時通知妳!」 冼星寒道:「寇來如洪水,我知道了妳的住處

你左右的,信不信!! 冼星寒想了想,道:「這麼說,姑娘妳可當得 費亮君笑笑道:「不勞費心,我呀,反正不離

神出鬼沒」四個字了!」 站起來,她微微一笑道:「夜深了,我該走了

寒霍地騰身而起。 的被子,等到費亮君走到門邊的刹時之間,冼星 說完轉身就走,冼星寒却在這時輕輕揭開了身

費亮君身子向前一俯,捷若飄風的已經轉過了 空中發出「呼!」地破空之聲,其疾如電。

身子,冼星寒雙手兩足,幾乎同時向着她身上攻到 其勢有若飛鷹搏冤一般! 而費亮君就像是遭受飛鷹下搏反擊的一隻兔子

滾翻,棧房裏希哩嘩啦的亂响一陣。 ,她那雙錯開的手,交叉着驀地向外擊出! 兩個人四隻手「叭!」地一聲接到,一陣扭曲

洗星寒大喝着雙手一震,費亮君後退了三尺之

二人四隻眼,却含着一種既驚且佩的神態打量

洗星寒抱拳道:「姑娘不愧是燈婆婆門下弟子

鉛

,佩服!佩服! 「那裏,你誇獎了,我的功力,還不如你……不費亮君明亮的眼睛轉了一下,窘笑了一下,道

滋味! 過!我記下這筆債,早晚我也要你嚐嚐遭受突擊的

潛在的危機 新的困擾,說得明白一點,也許是對于自己的一種 **無異,這個驀然現身的姑娘,爲他帶來了** 冼星寒揮手關上了房門,却呆呆的坐下來… 一種

有說不出的內疚,自愧…… 他不禁又回想到方才她所說的那番話,心裏更

慢慢的走到窗前,推開了窗子。

斜的垂掛着。 當空是一彎上絃月,畧呈鉤狀弧度的月光,斜

間 他推算着時間,距離滿月,應該還有相當的時 也許還有半個月的時間。 十五天,這不算短的時間,應該很

的得失?傷心時,抱頭痛哭,得意時彈劍高歌,且 可以轟轟烈烈的做些事情。 落得熱血激昂,莫負少年, 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又何必斤斤于名利 他不禁想到大丈夫立身處世,當爲所欲爲, 如

在自己的內心,自己莫非是具有如此逈異的雙重個 該是兩種絕不能相溶的慨念與個性,居然同時潛伏 爲一體,其間的距離,竟然如同一張紙般的薄?應 性的一個人? 多麼令人費解?試想想,忠義與卑賤,居然混

關上了窗子,他內心像是緊緊地壓上了一大塊 可笑之至,這是說給燕聽,誰也不會相信的

他懶得想,實在也無可奈何!

海水! 極大的海綿岸,那麼貪婪的,一次又一次的吮吸着來又一次的冲上了平整的黃色河岸,河岸像是一片 儘管是陳腔濫調,可是却再找不到更恰當的字眼! 海面上曚瞻的,籠罩着一層水蒸汽,白茫茫的 東方微明,用「魚腹」二字來形容它的顏色

因此,你幾乎連什麼也看不見!

乎兩隻相撞到了一塊,却又臨時分開,其間的距離幾隻海鷗低低的旋迴着,牠們常常看過去,幾 ,說「間不容髮」大概不會太誇張吧!

已經起來要幹活了。 這時候,「前所」「海門」地方的漁民,有的

岸上推動着兩頭尖的漁船 戴着破毡帽,連耳朵也遮蓋着的年老漁民, 河岸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軌跡,漁舟下了水 由

老人回頭招呼着他的兩個兒子,大順子,大娃子, 三個人一齊跳水登上了漁舟!

這是今晨第一艘下海的漁船

捉大海蝦的箭籠! 向崖岸邊攏過去,在那裏,他們早已懸設了一些擒海水浮着漁舟,老漁民指揮着兩個兒子,把船

人墜」那是最起碼的事。 隨時一個浪,就很可能把漁舟鍾撞上崖岸,「舟覆 霧氣是這麼的濃,海浪起伏得又是如此的兇,

沿岸的岩石,「大娃子」就順勢爬上崢嶸的岸石 像是有人在吹弄海螺的聲音 就在這個時候,他好像耳朵聽見了一些聲音 大順子」彎着身子 ,小心的伸着竹篙, 點着

的在沙灘上打鬧着,吹弄海螺的人多的是,不足爲 如果在夕陽將下的黃昏時分,孩子們成羣結除

- 80-

浪花拍打着海岸,翻吐着白色泡沫的海水, 拂曉時分

奇,可是這個時候,可就有點奇怪了。 而且海螺的聲音,像是來自大海!

大娃子睜大了眼睛,什麼也看不見,除了霧,

次他也聽見了 」不耐煩的催着他,可是這一

多,而且 海螺聲不止一處,聲聲相叠,像是有十數處之 ,好像就在眼前似的!

陣風,海面上霧氣捲開了一大片。 兄弟兩個由不住一齊回過頭來,隨着吹過的一

着五顏六色的人羣,爲數可觀。 大木船, 他們看見了數百艘,也許還要多些,這麼多的 就在這時,大順子,大娃子兩個都嚇得呆住。 「蔽海而至」,那些舟船上,更站滿了穿

風過後, 白霧又再合攏!

急聲招呼道:「不好了,倭寇來啦,快逃命吧!」 兄弟兩個嚇得全身都麻了,大娃子快跳上船 這幾個月來,倭寇海盜,早已把沿海蹂躪得瘡 漁船上,都附帶着銅鑼一面,緊急時互鳴 人民闡聲喪胆,是以沿海縣城也都有了民

大順子驚惶之下 一面大聲的吆喝,漁民們開聲而警, ,抓起船板上的銅鑼,用力的 一時嘩

在翻湧着的浪花裏,寇舟蔽海而至

中箭而仆。 船上發出了排箭,大娃子和老爹,方自登岸,相繼 雕弓,只一箭,正射中大順子背心之上,緊接着寇 只見佇立在爲首船頭上的一名彩衣倭寇,手挽

相躍舟而下,寇影如潮,倭刀交映着畫光,反映出 大片的喊殺聲中,身穿蝴蝶裝的矮小寇影,爭

要被這夥子人追上的,無一倖免,全數死在倭刀之千百條蛇形的寒光,漁民們只恨少生了兩條腿,只

這兩處地方,由於人力有限,防守不足,不到 已吃倭寇全數佔領

勾搭了徐海爲首的一夥中國海盜,漸漸窺向中原。 個散島,收集了所有的浪人,漸漸勢力擴大,並且 是個道地的日本武士,只是立身不穩而淪為賊人。 軍敗如山倒,倭寇會合着事先聯絡好的海盜, 來寇約在六千人多,寇首「野田一郎」,早年 這人武功精湛,先是在日本沿海;佔領了十數

由「桐岩嶺」折回,疾行七十里而來到了台州

交上了手。 郎 | 率領兩千名手下,迎擊着戚繼光,在「

半明 的「鴛鴦陣」,殺得大敗,兩千名手下,死亡泰 倭寇排開了「一字陣」,被戚繼光施展出所發

海的援手 大田村」祈求托附于汪直父子與「東海人王」徐 一郎大驚之下,掩退龜縮, 輾轉的逃到了

要消滅這些倭寇,更要清除這帮子中國海盜!

少年,投帖請見。

戚將軍展視拜帖之上,見「冼星寒」「費亮君

不出兩三天,先後拔下了「海門 水家洋 第四天晨,戚繼光得訊由「奉化」率兵兼程而 」而進軍來到了台州地面。 」「前所」「湧泉

雙方的實力戰,於是展開,「寇首」「野田一

於是,戚家軍輾轉着向「大田」行軍,他不但

這一日,戚參將的虎帳外,來了一男一女兩名

遇見那位教命的恩人;磊落的奇俠,不禁肅然起敬」二八人的名字,他忽然記起了那日校塲操陣時,所 連路吩咐着快請!

帳門 啓處, 冼星寒, 費亮君同時步入一

你可是來啦……這位姑娘是-,緊緊握住了冼星寒的手,搖撼着道:「冼壯士, 一人向着上方的戚將軍行了大禮,戚繼光趨前

冼星寒道:「是一位巾幗俠女,我帶她來求見

有些難以置信的皺了一下眉,道:「你說這位姑娘 戚繼光打量着年方雙十的費亮君,怔了一下

戚繼光道:「如今英雄出少年,失敬!」 費亮活彎身紅着臉道:「不敢!」 冼星寒道:「是一個忠義兼顧的女俠士!

戚繼光一怔道:「怎麽?二位還有什麼急事不 冼星寒道:「不用 說着,回頭喝叱道:「來呀,酒筵侍候

冼星寒點頭道:「倭寇自被將軍大敗之後, 人,只是新近配合了汪直,徐海等漢賊,

知要有多少百姓遭殃,是以我二人冒昧求見! 他們十日之內,即將大舉向『處州』進取…… 勢力不可輕視,昨夜我與費姑娘刺探敵情,知道了 戚繼光來回走了幾步,定住了身子,道:「這 頓了一下,他恨聲道:「如果這麼一來,又不

消息可靠麼? 費亮君點點頭道:「一定可靠,是汪直親口說

的!

殺他們個片甲不留!」 戚繼光恨聲道:「好,這一次我提前下手,要

賃使我太感動了,既然如此,我要趕快部署,進攻 冼星寒道:「將軍出軍之前,我必以寇首人頭 妳是一位俠女,我是怎麽也不會相信…看妳這一副 嬌嫩的樣子,那裏像是拿刀動劍的一個俠女…… 表演一手武功,將軍可就相信了? 費亮君冷冷一笑,道:「如果我當着將軍的面 笑聲一頓,道:「費姑娘,如非是冼大俠推薦

妳怎麼不出手?

大田!」

他向冼、費二人笑道:「二位俠士忠心爲國

言罷後退一步,娥眉一豎,雙手向腰上一挿。 費亮君道:「好,請將軍出題! 戚繼光點頭微笑道:「果然如此,我自然就信

那一手『出林燕』堪稱一絕,只是可惜了將軍的花

一旁的冼星寒,微笑揷口說道:「費姑娘方才

下道:「妳是說……?」

戚參將有點「丈一和尚摸不着頭」的感覺,怔 費亮君姗姗下拜道:「民女献過醜了!

瓶!」戚繼光霍地回過頭來,只見帳角木架上的青

瓷大花瓶,依然完好的擺着。

仍然看不出有什麼不對來。

戚繼光伸手拿住了瓶耳,向上一提,驀地覺出

那個青瓷

冼星寒道:「將軍拿起來就知道了!

他楞楞地走過去,心中納罕不解的看了半天

這些江湖俠客,來無影,去無踪,只是軍營在地, 戚繼光笑道:「冼大俠不必阻攔,我久仰你們

洗星寒見狀,忙道:「姑娘豈可在將軍駕前失

却不便叫費姑娘如此施展,這麼-他笑一笑,道:「姑娘身揹寶劍,如能展露

手劍法,讓我開開眼界,也就够了!

像是打了 响,又自收回劍鞘之內! 話聲一落,只見她右手已握住了背後的劍柄 費亮君欠身道:「這麽說,民女放肆了!」 一道閃電般的,劍光一閃即收,「嗆哪!

倒酒三杯,並且送到了二人手中

營總」雙手托着酒盤步入, 戚繼光親手

他舉杯在手,道:「第一杯,恭祝二位馬到成

你們三杯!

軽道:

「來呀,

快拿酒來

番更有費姑娘相助,我一定能達成使命!

說到此,他指了一下身邊的費亮君,道:「此

冼星寒冷冷一笑道:「我們武林中人,一諾千

戚繼光哈哈大笑着,一挑拇指道:「好,我敬

金,將軍不必置疑-

言出有信?

戚繼光上前一步,正視着冼星寒道:「冼大俠

,爲將軍陣前祭旗!

and the second s 戚繼光眨了一下眸子,左顧右盼,道:「姑娘

手上一輕,注目再看時,才恍然的發現, 的大花瓶,竟然由上而下,從正中分成了兩片。 大將軍,嚇了個面色如土! 他嘴裏喃喃的道:「佩服……佩服…… 回過身來時,面前已經失去了那男女二人的踪 這一驚,直把這位領兵殺敵,雄踞一方的方面 隨着戚繼光的手,那另一半瓷瓶,噹啷!的一 墜落在地,摔成粉碎。 (未完待續

影。

喬奇先生·新篇

譽滿東南亞名小說家喬奇先生加盟本刊

道:「好熱!」

淚都淌了下來。

威繼光又爲之斟上,舉步道:「第二杯,我軍

三人又仰乾一杯,費亮君吐舌的出了一口氣,

三人仰首而乾,費亮君放下酒杯,差一點連眼

奇情故事集 獅子山奪寶記 (請留意發表日期

各位推薦,並希留意刋出日期!各大都市黑社會,行俠仗義,濟貧扶弱,抱打不平,大快人心,包你閱後拍案稱快!特別向各大都市黑社會,行俠仗義,濟貧扶弱,抱打不平,大快人心,包你閱後拍案稱快!特別向這是一個很平凡小說名目,可是其內容情節並不平凡,本書主角本正義,憑絕技,縱橫

-82-

時之間,花容頓變,戚繼光見狀,不禁宏聲大 她從來也不曾喝過酒,尤其是這麼猛烈的白酒

于忍不住嗆得咳嗽了起來。

三杯,祝我大明社稷,萬古長青!

戚繼光又斟上了第二杯,雙手舉杯道:「這第

三人又仰首而乾,放下了杯子之後,費亮君終

未幾,一個帶着一身冷森逼人的氣勢的白衣人到來 一談牧羊圖之事—— 服,就連兇名久著的冷面雙鷹,也不敢輕墨妄動,蓉的咄咄詞鋒,及所顯露的一手無上內功,成表驚 憑三寸不爛之舌・把潛伏開封城內的各方草澤梟雄 立與劉婉蓉、關中岳赴約,誰料督帥雖具菩薩心腸 說服,共謀民間福利,他在得到了葛玉郞請束後, ,那白衣人舉動間散發出的肅煞之氣,全場爲之態 ,也難把那批桀傲不馴之輩渡化,反之群梟對劉婉 上回書至徐督帥輕身犯險,不計自身安危,要

然不敢開口多問。 爲何要取得牧羊圖呢?

這些安排,並非是只在取得牧羊圖了? 白衣人道:「那牧羊圖的專,雖然未必可信,

日光一掠徐督帥,接道:「在下覺着這位徐督 徐督帥呆了一呆,道:「我?」

關中岳聽得一怔,暗道:如是他不信傳言,又白衣人冷哼一聲,道:「傳言未必可信。」

劉婉蓉却笑一笑,道:「這麼說來,今番你們 但見那白衣人散發的肅煞之氣,奪人神志,竟

但在下不妨求證一下。

帥,比起那牧羊圖重要多了。」 白衣人冷冷的接道:「不錯,你是活寶,

> 竟敢開口污辱到朝廷命官。 徐督帥怒道:「我乃堂堂督帥,一品大員,你

可貴之處。」 白衣人淡淡一笑,道:「朝廷命官,確有很多

劉婉莽顰顰柳眉兒,道:「閣下究竟是意欲何

料之外。 白衣人道:「 有一件事,倒是大出了在下的意

白衣人道: 劉婉蓉道:

「督帥府中,竟然會有姑娘這等人

白衣人道:「不錯,所以,現下在下改變了心 劉婉蓉道:「 你很看重我?」





在宗技擊武俠連載小說/

豆真

白衣人道:「此地耳目衆多,請劉姑娘和督師劉婉蓉道:「如何一個改變之法?」

--85---

大人,到密室中談談。」

劉婉蓉道:「事無不可對人言,這地方談談也

識一下っし 白衣人道:「在下拿敬姑娘,才要你到室中見

劉婉蓉道:「見識什麼?」

之後,就不難一目瞭解了。」 白衣人道:「以妳姑娘的智慧,在進入那小室

要不要進去看看? 劉婉蓉回顧了徐督帥一眼,道:「大人,咱們

我們同來三人,要一起進去。」

徐督帥道:「進去看看也好。

同來,自然要同去了。」 劉婉蓉道:「我們之間,無事可以隱瞞,既然 白衣人道:「關總鏢頭也要進去麼?」

白衣人沉吟了一陣,說道:「好!那麼,三位

白衣人道:「在下帶路。 劉婉蓉站起身子,道:「在那裏?

了一 座密室之中。 三個人緊隨在白衣人的身後,行出大廳,轉入

着。 室中佈置得十分高雅,幾張太師椅,分放排列

道:「諸位請坐。」 白衣人當先在中間一張太師椅上,坐了下來,

徐督帥、劉婉蓉、關中岳,依言落座,流目四

畫,這間雅室,似乎是專門用來會晤貴客,高賓之 0 只見四週白綾幔遮的牆壁上,掛了幾幅名人字

心中暗道:他要我們到密室中見識一下,不知要見 徐督帥四面流顧,不見室中有什麽奇異之處,

過這座雅室了麼? 只聽白衣人輕輕咳了一聲,道:「諸位仔細瞧

白衣人道:「你自然是瞧不出來」 徐督帥道:「瞧不出有特異之處。」

了什麽? 目光轉到劉婉蓉的身上,接道:「劉姑娘瞧到

之處。」 劉婉蓉道:「賤妾只瞧出一點異於其他的房屋

白衣人道:「那一點?

用很特殊的建築材料作成?」 劉婉蓉道:「這座雅室建築的很堅牢,似乎是

可惜的很。」 白衣人道:「姑娘果然是有着超人之處,不過

劉婉蓉道:「可惜什麼?

門鷹犬。 白衣人道:「可惜姑娘的才慧,竟然甘願作豪

飯吃,難道在江湖上走動不成? 劉婉蓉道: 「我一介女流,不在督帥府中混口

劉婉蓉道:「但我到那裏去呢,茫茫江湖,我為所欲爲,一不受王法束縛,二不受別人主使、」 白衣人道:「江湖上有什麼不好,自由自在

娘……」 白衣人說道:「如是姑娘不嫌棄,在下歡迎姑 沒有一個熟人。

蜂。」

功如何高强,也無能在片刻之間,殺死上萬隻的毒

明的很。」

側分開,露出了黑色的牆壁。

突然間,一面牆壁間那些幔壁白綾,緩緩向兩 說話之間,突然揮手一掌,拍在太師椅上。

該跟他同來這雅室之中 其實,劉婉蓉心中隱駭至極,暗自後悔,不應

此了。

已表現出了內功路數,和深厚的功力。 原來,劉婉蓉和那白衣人彼此在談笑之間,都 但她表面之上,仍然得保持着必要的鎮靜

兩人都未曾講出來,但却彼此都明白遇上了勁

劉姑娘,妳猜猜看,這裏面職的什麼?

劉婉蓉道:「毒針、飛弩等機關埋伏。」

只聽那白衣人陰冷的笑聲,傳入了耳際,道:

貫注在那面牆壁之上。

劉婉蓉、關中岳、徐督帥,六道眼神,都不自

重和戒備。 所以,彼此都保有着適度的忍耐,保有適度奪

相信,這毒蜂可能傷到徐督帥和關總鏢頭。 否能傷害到我,那要等放出之後, 只見劉婉蓉笑一笑,道: 「你放出的毒蜂,是 才能證明,但我

不要欺騙,需知;咱們誰也無法欺騙過誰。」 中岳的傷亡了。 劉婉蓉道:「屬於武功中事,咱們彼此最好是 白衣人道:「那麼姑娘,是不顧慮徐大人和關 白衣人笑一笑,道:「姑娘說的很坦然。」

群受擾,已然激怒,牠們一旦能够出籠,必將向人

白衣人冷冷道:「不錯,我打開這機關時,蜂

傳入耳際。

語聲甫落,一道纖門緩緩升起,一陣嗡嗡之聲

白衣人道:「那又何足爲奇。」

劉婉蓉呆了一呆,道:「毒蜂?」

蜂群所傷,難道你就不會麼?」

劉婉蓉道:「你也在這雅室之中,如若我們被

劉婉蓉道:「自然是顧慮。 劉婉蓉笑笑道:「賤妾先要問閣下準備得到什 白衣人道:「那麼姑娘準備如何處置此事?

識主人?

白衣人道:「這都是我飼養之蜂,他們怎能不

口中說話,雙目却盯注在白衣人身上瞧去。

劉婉蓉心中暗暗叫苦,但表面上,却又不得不

帥將立時會無所適從!

心中明白,

只要自己稍現慌亂,關中岳,徐督

作。現在,可以作個决定了。」

劉婉蓉道:「你認爲那些毒蜂一定能够傷得了

只見白衣人接道:「劉姑娘是否答應和在下合

麼? 圖,在下可以放了三位。」 劉婉蓉道:「同樣的道理,閣下就是傷了徐督 白衣人道:「牧羊圖,如是徐大人肯交出牧羊

垂堂,何况督帥大人,貴爲當今託土封疆的大使, 帥, 甘冒此險,未免有些不值了。」 白衣人目光一掠徐督帥道:「千金之軀,坐不 也一樣無法収得牧羊圖。」

> 劉婉蓉道:「第一個,你要把那批財富送給徐 劉婉蓉笑一笑,道:「可以,但我有條件。 白衣人道:「姑娘和在下合作。」 白衣人道:「說說看,在下能否接受。」 劉婉蓉接道:「你歡迎我作什麼?」

白衣人沉聲道:「聽你口氣,還有第二個條件

,要他散發民間

然後再給你答覆。 劉婉蓉道:「第二個條件是讓我仔細的想想

白衣人道:「這兩個條件我只能答應一個。

,而且,徐督帥不能太食心,除了那財物之外,其給徐督帥,發還民間,但你必需先要答允和我合作白衣人道:「第一個,我可以把那批財物,送 劉婉蓉道:「第二個?」

麼條件?」 他物件,必需爲在下所有。」 劉婉蓉未置可否,却淡淡一笑道:「還有些什

夫必需說明。」 劉婉蓉沉吟了一陣,道:「什麼事啊? 白衣人道: 一條件沒有了,但却有一件事,老

如答應了,就得嚴守承諾,不能妄動他念。 白衣人道:「你可以不答允和老夫合作,但妳

會答允的。」 白衣人微微一笑,道:「老夫相信,姑娘一定劉婉蓉笑一笑道:「現在,我還沒有答允。」 劉婉蓉道:「爲什麼?」

雅室之中,還有什麼埋伏麼? 劉婉蓉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道:「難道這座 白衣人道:「識時務者爲俊傑。」

白衣人淡淡一笑,道:「不錯,姑娘果然是聰

輕淡得很,如是我看得十分重大,那就不會冒險來 ,似乎是並無太大的關係,本座對生死之事, 看得

看來果然是一位不怕死的淸官。」 徐督帥笑一笑,道:「只要蒼生萬民,能够安

白衣人笑一笑,道:「民間傳言你爲官清正,

白衣人冷哼一聲道:「你關下倒是有視死如歸樂,本座的生死,從未放在心上。」

的豪氣。」

劉婉蓉霍然站起身子,道:「看來,這件事

很難有一個善意的解决辦法了。」

劉婉蓉道: 白衣人道:「聽姑娘的口氣,似乎是一定能勝 白衣人道:「你準備怎麼辦?」 「咱們動手,分個生死出來。」

劉婉蓉道:「 賤妾無此把握。

劉婉蓉道:「如若咱們能分個生死出來,也許 白衣人道:「那你爲什麼要向我挑戰。

道:「你要逼我出手?」 可以解决這件事情。」 白衣人神情冷肅,臉上泛起了一層濛濛白氣,

只有放手和你一拚了。」 劉婉蓉道:「如若你施放毒蜂,賤妾別無他選

語聲微微一頓,又接道:「你和八卦發源淵很

深? 白衣人道:「姑娘不用太過自作聰明,在下不

是八卦数中人。 <u>_</u>

教主應該有很親密的關係。 白衣人怔了一怔,道:「姑娘的年紀不大,但 劉婉蓉道:「你不是八卦数中人,但你和八卦

徐督帥道:「一個人的生死,和他的官位身份 知道的事情,似乎不少。

我?

旦飛出,這整座雅室,就不能容納,姑娘不論武 白衣人冷冷道:「牠們數量甚多,不下萬隻,

--86--

能傷到人,不知你關下是否比她强一些。」 施放的專蜂,那八卦数主也曾用過,她的毒蜂沒有 劉婉蓉道:「其實,這也不算什麼難事,閣下

-87-

處? 白衣人霍然站起了身子,道:「她人現在在何

白衣人冷冷說道:「我問你,八卦徵主現在何劉婉蓉道:「閣下承認了。」

就要到督帥府中, 白衣人冷笑一聲,道:「劉姑娘,在下對你很 劉婉容道:「她已經棄邪歸正了,一兩天內 和小妹聯手對付江湖宵小。」

敬重,你最好說話小心一些。 劉婉蓉道:「我不用小心,也不必小心,反正 一場拚搏。」

迫在下出手:想是已經勝算在握了。 白衣人突然長長吁一口氣,道:「姑娘數番逼

你何不出手試試。」 劉婉蓉既不承諾,也不否認,冷然一笑,道:

促的敲門之聲,傳了過來。 白衣人長長吸一口氣,正待出手,忽閱一陣緊

在 劉婉蓉道:「不用了,你保護督帥。」 先打頭陣,我如不成,姑娘出手不遲。 關中岳右手一抬,金刀出鞘,道 L...

何?却是難測高深,今日倒要見識一番。 這位劉姑娘的才華,足以使人敬佩,但她的武功如 究竟武功如何?却是無人知曉,關中岳心中暗道: 她這數日之中,處處流露出卓越的才華,但她

中 但鬩叩門之聲,蓬然不絕,連續的傳入衆人耳

> 也就是了,何思驚擾到我?」 白衣人道:「既是敵人,下令他們出手擊斃葛玉郎道:「自然是敵人了。」 白衣人接道: 葛玉郞道: 白衣人道:「什麼事?」 室外葛玉郎,探入一個腦袋,道:「我! 緊閉的室門,突然現出一個小洞。 白衣人微帶怒意的喝道:「什麼人? 白衣人一皺眉頭,伸手在太師椅一拂。 「是敵是友?」 一男一女,進入大廳…

自然也不驚動大駕了。」 葛玉郎道:「如是我等能够一舉把來人擊斃

你們能認出他們是誰?」 葛玉郎道: 「就是

西為認出了他們是誰,所以 白衣人似乎是已警覺事態嚴重,啊了一聲,道

才來通報。 白衣人道:「說說看,是什麼人? _

劉婉蓉淡淡一笑,道:「想宰了鐵夢秋,只怕 這一次非宰了他不可!」白衣人臉上泛起了一片濛濛白氣,道:「又是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又問寫玉郎,道:「還有什麼人? 白衣人怒聲接道:「說什麼?……」 葛玉郞道:「似乎是八卦教主……」 白衣人臉上的白氣,更見濃重, 望了劉婉蓉

不敢確定。 白衣人道:「是她就是她,爲什麼又不敢確定

葛玉郎道:「一來,葛某只見過教主一次,而

葛玉郎道:「專門和咱們作對的鐵夢秋·

得償了。」

葛玉郎道:「似乎是八卦教主,不過,葛某人

且是匆匆一面,對她的印像不深,二則,她現在的 衣着平實,樸素,有如村女。」 白衣人皺皺眉頭,道:「這是怎麼回事呢?

出人意料之外,關下心中如是有點懷疑,何不去 劉婉蓉道:「天下事,有很多變化,常常會完

白衣人冷笑一聲,說道:「只可惜,便宜了諸

出去一趟不可了。 是綽有餘裕,但如要他們担當大任,那就很難可信 不飛,你那些屬下,處理一下鷄皮毛蒜的事,當然劉婉蓉淡淡一笑,道:「蛇無頭不行,鳥無翅 了,如若來人,眞是鐵夢秋和八卦教主,大約非得

主聯手而來,鐵夢秋已然劍傷了五個人。」 突然大開,目光却一掠劉婉蓉,道:「姑娘心願 白衣人揮手在太師椅上拍了一掌,緊閉的門戶 葛玉郎高聲說道:「鐵夢秋似乎是已和八卦教 白衣人冷哼一聲,道:「不勞費心。

劉婉蓉微笑道:「形勢逼人,那是沒有法子的

出面,化解你們之間的恩怨。」 是閣下願放私見,爲萬民蒼生,共襄盛舉,本座願 徐督帥突然接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

中岳,一前一後的保護着徐督帥行出雅室。 雅室外是一座不大不小的院落,此刻,已經站 白衣人冷笑一聲,大步向外行去,劉婉蓉,關

人。

了一男一女兩個人 數十位武林高手 執着兵双,數排橫列, 攔住

葛玉郎說的不錯,那男的正是鐵夢秋,女的果

然是八卦教主。 ,此刻的八卦教主,穿着一件淡青色的勁

服,青絹包頭,未施脂粉,打扮樸素之極。 鐵夢秋劍已出鞘,劍刃上,還不停向下滴着血 她背上挿着長劍,靜靜的站在鐵夢秋的身側。 短短一日之間,她似乎是完全變了一個人般。

白衣人大步而上,直逼到鐵夢秋身前五六尺外 數十個手執兵刃的大漢,紛紛列向兩側。 白衣人冷哼一聲,道:「你們閃開。

才停了下來,道:「是鐵夢秋? 白衣人冷冷道:「很好,聽說閣下劍術上造詣 鐵夢秋冷冷的哼了一聲,道:「不錯。」

白衣人道:「果然是很狂,你可知道老夫是何 鐵夢秋接道:「不信,你就試試……

人麼? 鐵夢秋搖了搖頭,道:「我不知道,也不想知

閻王常願。」 白衣人心中氣怒至極,高聲說道:「老夫白衣

鐵夢秋道: 常顯道:「不錯,你小子也知道?」 鐵夢秋道:「啊!你是四天王的白衣閻王。 「我聽說四天王中,屬你最小,你

神氣個什麼勁呢?」 常顯氣至極處,啊了一聲,不怒反笑,道:「

能解散八卦教?

閣下好大的口氣啊!」 鐵夢秋 一向很少講話,此刻却似是很有說話的

是以玄冰氣功見長。」 與緻,淡淡一笑,道:「聽說四天王各有所長,你

---88--

常顯不再答話,緩緩舉起了右掌

這時,他原本蒼白的臉上,更見蒼白,白的像

使得接近他的人,都不覺的向後退去。 站在鐵夢秋身側的八卦教主,突然向前兩步, 一股濃重的寒意,由常顯的身上,散發開來,

攔在鐵夢秋的身前,低聲道:「相公,賤妾先擋他 招

鐵夢秋未置可否,肅然而立

諾言,變節向敵。 共爲上君効命,想不到啊,數日不見,你竟自食 常頫道:「教主數日之前,還和我們杯酒結盟 <u>_</u>

這樣叫我,那八卦教主,昨天已經死去。」 常顯道:「妳還好好的活着啊! 青衣女淡淡一笑,道:「我不是八卦教主,別

不復記憶了 ,已不是八卦教主,咱們杯酒結盟的事。我已經 青衣女道:「不錯,我還活着,但活的是藍小 0

八卦教這個名詞。 葛玉耶突然接口說道:「八卦教呢?」 藍小月道:「解散了,從此之後,江湖上再無

所有屬下。 葛玉郎道:「你藍小月一口氣出賣了八卦教中

散八卦数,也不是我藍小月的意思 常顯道:「你是一教之主,你不同意。又有誰 藍小月道:「你錯了,我沒有出賣任何人,解

生,且將遺臭萬年。因此,一致同意,解散了八卦 後,大家都覺着,在江湖上爲非作歹,不但有負此 藍小月道:「八卦教中所有的人,我們研商之

葛玉郎道:「貴教中有在下不少朋友,不知他

們現在何處了?」

暫離開封一 我已經說完了,希望你們別再問我。 藍小月道:「走的走,散的散。也有很多人 - 」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要講的話

常顯冷笑一聲,道:「女人的話,當眞是不可

笑,道:「人各有志,不能勉强,對麼? 藍小月出奇的嫺靜,望望閻羅王常顯,淡淡一

鐵夢秋冷冷接道:「你明白什麼?

明白了,我明白了!」

葛玉郎望望鐵夢秋,又望望藍小月,道:

「我

致於解散了八卦教。」 葛玉郎道·「如非你閣下的影响,藍小月决不

已失去了一個很大的機會……」帥行了過去,和鐵夢秋等合在一處,笑道:「你們 劉婉蓉突然一揮手,示意關中岳,保護着徐督

常顯道:「現在也還不遲、」

抗拒。再說·徐大人如若再過半個時辰還不回去 三千騎衞鐵騎:即將追踪至此了。 劉婉蓉道:「你們人數雖衆,但却無法和我們

他心中所思。 閻羅王臉上一片白,白的全無表情 ,叫人無法

只見他緩緩向前行了一步,目光凝注到劉婉蓉 • 道:「你剛才想和我動手打架 · 是麼?」

常顯道:「現在你是還想和我動手?」 劉婉蓉道:「怎麼樣?」

吧 常顯冷笑一聲道:「這個一 劉婉蓉道:「好吧!但要賭一點什麼才好? 由妳姑娘出題目 __

禁制:永遠聽我之命。」 劉婉蓉道:「你輸了,我要在你身上,下一點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揭破陰毒計 籌思統戦謀 稱有法辨其真偽,着天一眞人命人備辦藥物,這時,天一眞人似有話要對

,天一眞人設座審訊,惡徒堅不承認偽冒,天一眞人束手無策,

解九如自

當掌門天一眞人險乎上當,率呂柏年及時趕到,出手把僞悟靜禪師等擒下

年獲太白神翁收爲傳人,對三回鴻爪精義更爲透澈了解,得太白神翁指示

以援手,轉危爲安:從此革心洗面:改惡從善。呂柏 上回書至假道士張百機走火入魔,得太白神翁加

前文提要:

,知有歹徒假冒少林悟靜禪師,率領十八名爲冒少林僧徒到武當滋事,武

呂柏年說,唯欲言又止,呂柏年似知其意

向甘瘋子道:「甘老,柏年有一件事,只怕你聽了要非常掃與。 甘瘋子一怔道:「甚麽事?」他雖是爲假道士張百機之事而來,這時 呂柏年當然也不便直問武當寧門人,怕傷了他目奪,於是一回頭,

呂柏年道:「就是你與解老打賭的事。」為了悟靜禪師的事,眞把張百機忘了。

呂柏年點頭道:「不錯,他是澈底自覺了。」甘瘋子一跳道:「他眞被解進士言中了?」

形怎樣了?」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順口道:「少俠說的可是張老前輩?他現在的情

幸保殘生,無法助他脫離走火入魔的刦運了。」 過情形,一直非常良好,日前就在他大功將成之際,詎料有人『干里傳嘯 一,擾得他心神失攘,氣血逆流,柏年慚愧,雖然及時趕到,也只能帮他 呂柏年輕嘆一聲道:「他本來奉了令祖師遺命修煉『上清罡氣』,

師對張老前輩期望極深,想不到張老前輩竟是如此不幸。」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慨嘆一聲道:「貧道近得敬祖師遺命,才知敬祖

視聴。」 會知道?」說話之際,雙目眼光,可就不住的向武當掌門人斜望過去。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道:「貧道對此事,少不得也要嚴加追查,以清 甘瘋子道:「說也奇怪,張百機坐關修煉『上清罡氣』之事,外人怎

少俠之言,他也因此覺悟前非,不知你認不認輸?」 横山進士解九如呵呵一笑道:「甘兄,張百機雖然走火入魔,但據呂

滅子認了。」 甘瘋子昂首道: 「我老瘋子爲人,就是從來不賴帳,有何吩咐,我老

禀道:「解老前輩所要藥物,均已配齊,請解老前輩定奪。 這時,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只要你認帳就行了,到時候自當勞動大駕。 横山進士解九如接過那武當弟子送來的藥物,檢視了一遍,點頭道: 一位武當弟子,提了一包藥物走了進來,向武當掌門人見了禮

可以了,請貴掌門人吩咐把悟靜帶來吧!」 悟靜禪師又被帶了進來,替他解了部份穴道,

恢復了神智,只是不能運功提勁,施展功力。 山進士解九如吩咐武當弟子解開了他上衣

悟靜禪師依然倨傲的冷笑不已。

了粉末,調了些水,向悟靜禪師上身塗去。 藥物,用雙掌搓揉起來,片刻之間,把那藥物揉成 接着,橫山進士解九如雙掌提功凝勁,隔空吐 山進士解九如也不和他多費唇舌,抓起包中

雙掌一收一吸,道了一聲:「起!」悟靜禪師身上 大約過了半盞熱茶時間,只見橫山進士解九如 便應手而起,身上點滴無存

大家凝目向悟靜禪師上身望去,只見他身上頸

力,在悟靜禪師上身遊走不定。

色一變,道:「你……你們……。」像是一隻鬥敗 部以下,胸肩之間,隆起了一條紅綫。 了的公鷄,再也狠不起來了。 悟靜禪師自己一低頭,也看到了那條紅綫,面

不過那時, 你該知道,我有本事,把你面上這張皮揭了下來, 横山進士解九如面容一正,道:「朋友,我想 你就永遠見不得人了。

話聲一頓,停口凝目,望着他不說話了 那悟靜禪師長嘆一聲,道:「算你們能,你們

老夫是誰。你們就是拔下老夫面上這張皮,也看不 悟靜禪師就是,你們該滿意了吧,你們又何必追問 要問些甚麼?」 那悟靜禪師沉吟了一陣,道:「反正老夫不是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你到底是誰?

如深,想來定是武林之中大有名望之人,做了這種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你這樣對自己身世諱莫

出老夫是誰。

的事,告訴我們一些。 善,九如不追問你是誰了,但希望你能將你知道 惡毒之事,不好意思見人,也罷·常言道「隱惡揚

感動,眼中現出了又恨又悔的神色 那悟靜禪師似是深爲橫山進士解九如的體諒所

真實姓名的假悟靜禪師最後的反應和抉擇。 呂柏年等人都捺住性子,靜靜的等那不願透露

我却不知是和誰在做事。 說來只怕各位不會相信,我和他們做了很多事,但 悟靜禪師忽然長嘆一聲,道:「我能說些什麼呢? 這樣相對無語的大約過了半盞熱茶時間,那假

後主使人,我們不是已經知道了麼! 有些事情,豈能以常理衡量,事實上這位兄台的幕 横山進士解九如截口道:「甘兄,你該知道, 甘瘋子一笑道:「你這人未免太糊塗了…… _

他是誰?」 那假悟靜禪師怔了一怔道:「你們已經知道了

如何替你改換容貌的?」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你真不知他是誰?他又

己了。 粱一 9 一覺醒來的結果,却是面目全非,自己不認識自 夢,醒來已是黃袍加身,在下沒有那好的大運 那假悟靜禪師苦笑一聲道:「昔日宋太祖,黃

好不好?」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請兄台把那番經過說出

錯過了宿頭,借住在一座古廟之中,廟中只有一老 友函召而起,在下應召前往會晤那好友,一日途中 宿醒來,在下便失去了本來面目: 少,師徒兩人,苦得只能招待在下一碗草根湯 那假悟靜禪師道:「事情的開始,是因一位老 甘瘋子道:「那對師徒呢?」

何恨何仇,爲什麼要用這種手段對付本派?」 假悟靜禪師親口說出來,武當掌門人仍不免又出了 一身冷汗,搖頭慨嘆道:「惡毒!惡毒!本派與他

事看來,只怕已不是單純的武林恩怨問題了。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由於貴派今日發生的此 武當等門人天一眞人微一皺眉道:「先生何所

同時又在敝派與呂少俠之間製造這誤會。 少林,是台灣看出敝派已有支持呂少俠之意?所以 响所及,與整個的武林都有着莫大的關係……。」 江湖安危重任,合則天下太平,分則江湖大亂,影 林牛耳,共爲主持武林正義的兩大支柱,所謂自繫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想貴派與少林,向持武 學門人忽然挿口道:「他如此分離做派與

之局,最後各個利用,各個擊破,遂行其亘古未有 然不能說沒有關係,但他們真正的目的,乃是製造 的大野心。」 人與人之間的矛盾,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依九如鄭見所测。這雕 然後實行分化,造成武林混亂

嚴重性,大家猛然驟聽之下,神智都爲之一震,面橫山進士解九如出語驚人,點出了整個問題的 現驚愕之色。

敬佩不已,出口讚道:「先生睿智,明察秋毫,所 論一針見血,柏年敬佩之至。 特錯之事,上了他們掩人耳目轉移視聽的大當。」 如果目爲單純的謀奪『七色玉珮』,那也是大錯而 嘆一聲,接道:「就以呂少俠家庭驚變之事來說 不到横山進士解九如,竟也有此超絕的見解,聽了 呂柏年從太日神翁處,已經有了這種瞭解,想 横山進士解九如目光向大家臉上一掠而過,輕

甘瘋子大叫一聲,道:「照你這樣說來,那不

小弟,唉!小弟真是慚愧極了。

--92--

整個的武林都要大亂了麼?

起來。 了麼。」大家隨之一笑,甘瘋子爲之一怔,也笑了 横山進士解九如一笑道:「現在不是就已經亂

做這武林罪人!」聽他語氣,分明也是本性剛正之 不及此,否則,縱是無可反抗,也可一死了之,不 那假悟靜禪師大叫一聲,道:「在下愚昧,見

共挽這場武林浩刦。 今又有此明悟,何不洗心革面,與我們携手合作 山進士解九如道:「尚幸兄台所謀不成 ,如

此言 點頭,接口道:「過而能改,眞若子也;施主何出 子之過,爲日月之食,過而能改,則善莫大焉。 武當寧門人天一眞人向預山進士解九如,微一 那假悟靜禪師說道:「在下還有這機會麼? 横山進士解九如望了武當掌門人一眼道:「君

見不及此,但不知在下有何贖罪之法? 那假悟靜禪師長嘆一聲道:「老夫眞是愚昧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兄台既有此心,少不得

自有仰仗鼎力之處。」 座,替他解開了身上禁制。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一揮手,天休眞人飄身下

弟子中第一高手,開山手羅大昌羅大俠。 所不幸, 决定改過贖罪,那也無需隱瞞眞實身份了,萬一有 開山手羅大昌一震,道:「先生,你已知道了 那假悟靜禪師抱拳向大家一禮道:「在下既已 進士解九如截口道:「兄台可是少林俗家 在下則感激不盡了,在下……。 也好請各位向敵掌門人致意,代請敝掌門

後可以前往一處指定的地方,領命行事。」 下留了一封函柬,要在下在那古廟中養傷十日,然 那假悟靜禪師道:「自是也不見了,他們給在

命不可的手段。 那假悟靜禪師道:「當然其中更有在下非俯首 甘瘋子道:「你就那樣乖乖的俯首聽命丁

命不可?」 甘瘋子道:「那是什麼手段,能使你非俯首聽

宜 了另外的手脚,在下如不聽話,身受之苦,難以言 那假悟靜禪師一嘆道:「他們在我身上,又做

那假悟靜禪師道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以後呢?」 :「在下到達指定地點後,

在那裏等着在下了,於是在下就成了那十八人之首 裏只有在下帶來此地的那十八人,一封指令早已留 那假悟靜禪師道:「在下到達指定地點後,那 傳授他們十八人少林武功……。」

聲一頓,只見他們都無異樣表情,暗嘆了一聲,接大有語病,豈不是不打自招,道出了自己身份,話 効命,就遇上了各位。 道:「在下與他相處了半年多,這是第一次替他們 他說得順口,一口氣說到這裏,猛然想起這話

的,自然不是少林掌門人了,那是什麼人?」 那假悟靜禪師道:「在下只是奉命帶掌門眞人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道:「施主要帶貧道去相 •其人是誰?在下就不知道了。」

施主可是要對本門不利?」 武當黨門人天一眞人道:「如果貧道不往上當

嚴重的損害,構成貴派與少林無可化解的嫌怨。 不前往上當,即猛下殺手,盡其所能使貴派遭到極 那假悟靜禪師道:「在下奉命,貴掌門眞人如 這原是呂柏年已經告訴過大家的事,現在由那

但和這位呂少俠比起來,却又幸運得终了。只是羅兄你不幸,被他們看中了,所以先受 開山手羅大昌一愕道:「他不定姓申麼?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這也沒有什麼可自責的 所以先受其害

接着,暑道自己遭遇,又道:「冒犯羅大俠之處, 尚請見宥!· 呂柏年含笑抱拳道:「在下本足呂柏年……」 開山手羅大昌長嘆出聲,道:一少俠年少英雄

中掀風作浪之人,頭一轉,道:「生生,尚未說出 柏年手下敗得心服口服,所以說出這種話來。 ,神功絕世,武林安危,都有仗少好了。」他在呂 忽然,他想起了橫山進士解九如,尚未說出暗

的人實五絕!」 横山進士解九如據實道:「他們就是惡名素著

那罪魁禍首,竟是何人?」

他們! 開山手羅大昌全身一震,啊的 一耸,道:「是

怕,又豈怕他們人實五絕! 小弟可能一時糊塗,但絕不是怕死的人,死且不 開山手羅大昌發出一陣仰天大笑道:「甘瘋子 甘瘋子接口笑道:「羅兄可是害吗??

甘瘋子一拍大腿,說道:「有種一式甘瘋子服

羅兄,依你的看法,你覺得我們目前該係對付他 ,就是要死也不能披着一張賊皮。 開山手羅大昌苦笑道:「小弟這是了狗急跳牆 横山進士解九如沉吟了一下,一抬頭道:「

階下之囚來了。」 開山手羅大昌一笑道:「先生你怎樣記我這

横山進士解九如正色道:「羅兄,你鬼們總

氣,以事論事, 有過交往,多少知道他們一點情形,希望你不要客

示警,區區之見,不知解先生以爲如何?」 們也要因此一舉,揭發他們的陰謀,以向各大門派 待,如能因此引出他們的首要之人更好,否則,我 思了一下,道:「依小弟之見,小弟失手被擒,有 許小弟到達少林,沿途勢必阻攔刦殺,咱們張網以 往少林一途,他們志在製造雙方仇恨糾紛,自不容 冒的敝掌門人已不可能,爲今之計,只有將小弟送 目共睹,請掌門眞人再施苦肉之計,前往誘擒那假 他的信任,開山手羅大昌內心之中亦甚是欣慰,沉 這代表着橫山進士解九如的誠意,也表示着對

亡,仍請掌門眞人取决。」 掌門眞人以爲可行否?其中必需顧慮的是人員的傷 0 」讚聲中,轉頭向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問道:「 横山進士解九如大聲讚好道:「好!好!……

請說,看着在下做什麼?」 殉道,其死重於泰山,光耀無比,何惜之有,不過 旨在除魔衞道,伸張正義;縱有所傷亡,也是以身 横山進士解九如微微一笑道:「掌門眞人有話 武當掌門天一眞人點頭道:「我輩立身武林 J話意一頓,目光落向橫山進士解九如臉上。

担。」 浩刦,唯運籌帷幄,主持中樞大計,則有請先生承願爲先驅,呼籲各大門派以及武林正義之士,共禦 武當掌門眞人面色一肅道:「本派義不容辭,

於這種關係整個武林安危興亡的大事,九如如何担 太看重九如了,普通小事,九如尚可參贊一二,至 横山進士解九如謙遜的問道:「掌門眞人,你

一翻未了,甘瘋子接口叫道:「你不幹誰幹?

那 想當今武林之中,說才氣縱橫,說身份人望,能有 只要你提得出比你更好的人選,我們就找他去。」 一個人比他橫山進士解九如更適合,不見大家都 甘瘋子瘋言瘋語,口沒遮攔,說的却是實話,

輸了,誠心報復九如,是不是? 稱他先生而不名麼! 横山進士解九如被他說得一笑道:「你是賭打

問問你這進士老爺,什麼叫『當仁不讓』? 横山進士解九如哈哈一笑道:「看來我解九如 瘋子道:「老瘋子是有一句說一句 我倒要

這次是被你甘瘋子套住了。」 甘瘋子抱拳笑道:「豈敢!豈敢!你就勉爲其

自當義不容辭,暫負此任,只是將來範圍擴大之後 九如力難勝任時,各位可不要留難九如。」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就目前情形來說,九如

上座 請先生正位行令。」說着,就要推橫山進士解九如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道:「這個自然,現在就

九如不敢僭越。」 九如謙辭不受笑道:「推主將仍是掌門眞人爲首 此地乃是武當重地,强賓不壓主,橫山進士解

首,論事先生乃是全局的重心,將來各門各派亦應 唯先生之命是聽っ先生不可客氣。」 武當掌門眞人正色道:「貧道只是一門一派之

如也無高據上座之理。」 將來縱然各派齊集,也應另選主持大局之人,九 横山進士解九如對於這一點,堅解不受,道:

你要再客氣,我甘瘋子就要動手推你了。 「這樣婆婆媽媽,將來還能辦什麼大事,姓解的, 甘瘋子見他們推來推去,不是了局,大嚷道

你了 0 一謝過武當掌門人,升了上座。 横山進士解九如搖頭道:「甘兄,九如品了

你這讀書人也怕行變的。 甘瘋子一笑道:「人道惡狗只服粗棍,不到

我就只有讓賢請你甘兄來了。 横山進士解九如搖頭而笑道:「你要薩嗦

不敢胡言亂語了。」 甘瘋子退後了一步,搖手道:「不敢老瘋子

道:「請問掌門眞人,悟通禪師之死,不知貴派已 横山進士解九如乾咳了一聲,面色一正,開口

有人前往少林報訊沒有?」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道:「沒有,以爲眞像未 無以爲詞。」

手,沿途接應……。 禪師走一趟少林如何,立請少林掌教。選派若干高 横山進士解九如轉向無我禪師道 一這件事請

事情,就要少林派人接應,豈不太那吗了。 那倒不必勞動他們……。」武當大門八派,這點點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含笑截口道:「接應麼?

無需多費口舌了。 在下另有深意,就是要少林高僧親歷其事, 男有深意,就是要少林高僧親歷其事,一切就横山進士解九如一笑又截住他的語道:「其實

高瞻遠矚,所見甚是,貧道見不及此,佩服!佩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恍然而悟。說道:「先生

合十一禮,大袖飄拂間,消失了人影。 隱密行踪至上,請就利用這夜暗天色上路吧!」 無我禪師微微一笑,也不說什麼,起座向大家 横山進士解九如又向無我禪師道:「禪師此行

聲道:「老瘋子知道了。」身形一縱而起,冲天上 横山進士解九如忽然嘴皮微動。只見甘瘋子應

屋而去。

夫一路去吧,」兩人也告辭離開了武當派, ,最後站起身來,向呂柏年道:「少俠,你和老 横山進士解九如接着向武當掌門人交待了一些

注意,所以留在武當派,未一同離開。 只有松柏眞人因本身就是一個道士,不會引人

?請帶老夫前往一見如何。」 遠,忽然笑問呂柏年道:「呂少俠,令師現在何處 横山進士解九如與呂柏年離開武當派,行不多

解先生猜一猜家師是誰?」 呂柏年暗暗敬服,知道瞞不住他,點頭一笑道

人, 不知少俠知不知道?」 山進士解九如笑了一笑,道:「老夫提一個

呂柏年道:「什麽人?」

自然也只有他知道進入柔泥絕地之秘徑……。」 種安排,應少不了他那位知交好友暗中維護監察, 有一忘年之交,按理推論,太乙眞人對張百機的種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武當掌門人太乙眞人,

道:「九如,你要找老夫做什麽?」 忽見太白神翁面帶笑容,從一棵大樹之後走了 一語未了,不待呂柏年答話,已有人接口一笑

出來っ 横山進士解九如驚啊一聲,搶步迎了上去,一

禮道:「九如叩見老前輩。」 「不必多禮,這次你能挺身出來,爲武林伸張正義 太白神翁拂袖托住横山進士解九如,含笑道:

解九如從小就認識不少武林奇人,也因此在父親 但他先翁解普,酷愛結交武林人物,因此橫山進 進士解九如原是書香世代,並非武林中人

--94-

故人有後,老夫甚是欣慰。」

同意之下,成了文武兼修的高土

在武林之中闖出了武林三奇的美號 横山進士解九如中過進士後。無意仕途,這才

太白神翁與他父親解普也是知交之一,可說是

横山進士解九如的父執輩,因此頗有情誼。 横山進士解九如見太白神翁稱許他,躬身笑謝

道:「多謝老前輩獎掖鼓勵。」 横山進士解九如道:「晚輩承武當掌門人推舉 太白神翁笑問道:「你該說你的來意了。

及老前輩已知人賽五絕便是這次掀起腥風血雨的罪 來請老前輩賜教。」 魁禍首,而晚輩對人寰五絕近情一無所悉,因此前 實了呂柏年與太白神翁的關係,所以改了稱呼)提 爲應付當前武林局勢籌謀,因聽柏年老弟(因證

勝,老夫理當盡其所知,告訴你們,此處不便談話 你們……。」 太白神翁點一點頭,道:「知己知彼,百戰百

來了……。 **詎料,一語未了,他忽然一皺眉,說道:「有人** 太白神翁似是有意帶他們到另外的地方去詳談

高人一等, 白神翁的功力自是無話可說,但對呂柏年也能如此但這時橫山進士解九如却是仍無所聞,他對太 也聽到了人聲,接口道:「好像人數還不少哩!」 呂柏年原未聽到人聲,但經太白神翁一說,他 不由暗自點頭讚嘆不已。

横山進士解九如與呂柏年緊隨着太白神翁隱身在一 之地迅速的飛掠而來,他不由也皺了一下眉頭,道 : 「老前輩,我們且留下來,看看是什麼人? 太白神翁微一點頭,飄身走到一棵大樹之後 横山進士解九如也聽到有人朝他們所站

他們剛轉到大樹之後,只見一條人影,勢如喪

家之犬,飛射而來…

衫零亂,披頭散髮,而且氣喘吁吁,面現焦急之色 ,顯然有着極大的麻煩。 呂柏年一看來人,竟是辣手夫人,這時,她衣

弟子……。」就要現身出去招呼辣手夫人。 呂柏年輕聲向太白神翁道:「她是自己人,待 横山進士解九如搖手止住他,道:「暫時不要

身,似已無心再跑,有意找一藏身之處,星目輪轉 出去,看個究竟再說。」 辣手夫人跑到此地,見四週樹林茂密,極好藏

了。」 「你還是乖乖的隨老夫去罷,不要痴心妄想圖逃 忽然一聲陰冷的笑聲,起自辣手夫人身後,道

,向四週打量不已……。

胸,雙手奇長,幾將及地的怪老人。 人影現身出來,是一個又矮又瘦,項下白鬚垂

長,指掌功力極是凌厲。 叫侯元通,是一個極厲害的黑煞星,因爲他雙手奇 横山進士解九如輕聲告訴呂柏年道:「此人名

暗凝聚真力,準備孤注一擲。 這時,辣手夫人也不答話,只是靜立不動,暗

各站方位,把辣手夫人圍在當中。 侯元通話聲方落,只見又有三條人影現身出來

面向侯元通,道:「老猴子,你要老娘隨你去不難 但你得答應老娘一個條件。 辣手夫人螓首一揚,發出一聲格格大笑,轉身

說一個條件,就是一百個條件,老夫都願意答應你 · 什麼條件?你說吧!! 侯元通陰笑連連的道:「只要你隨老夫去,莫

再打一場,老娘如果仍不是你敵手,老娘就認命了 辣手夫人道:「你讓老娘調息半個時辰,我們

---95---

命。 阻止不了老娘,只是老娘死了,你們拿什麼回去覆 你們抗衡,但老娘自己如果要死,我相信你們誰也 辣手夫人道:「老娘目前雖精疲力竭,無法與

此無理的條件。 敢情,辣手夫人看清了他們顧忌,所以敢提如

死吧!誰稀罕你! 夫自己辦自己的事,要向誰覆命,不過聽說你別有 一功,想試試你是否名符其實,你如眞要死,你就 侯元通冷笑一聲,道:「你沒會胡忠亂想,老

忽然玉臂一招,反手一掌,向自己腦門之上拍了下 辣手夫人點頭道:「好,那麼老娘就死了

得你死,你要調息你就調息吧! 侯元通忽又急口喝道:「且慢,老共實在捨不

了,你們誰也担待不起這個責任。」 要難上千百萬倍,所以老娘頗有自知之明,老娘死 塊『七色玉珮』存放之處的人,只有老娘和申少俠 你們要殺了老娘,要向申少俠身上找綫索,只怕 辣手夫人望着他一笑道:「當今之世,知道那

要調息,還不快坐下調息。」 自己交不了差,恨恨的一頓脚道:「廢話少說,你 侯元通心裏氣得發慌,可又真怕她自絕一死,

說的話沒有錯,我才安得下心來調息。」 辣手夫人笑吟吟的道:「我要你承認,我剛才

直瞪眼,最後還是捺住火氣,憤憤的道:「算你說 這明明是有意叫侯元通難過,侯元通氣虎虎的

> 暗算我。」 辣手夫人道:「老娘調息時,你們也不得出手

你提個『醒』。」 辣手夫人笑笑道:「如今時代不同了,所以給

來 地方,拂去地上落葉,這才盤膝坐了下去,調息起 說着,故作姿態,張目四望,找了一處平坦的

七色玉珮的藏處告訴了她? 横山進士解九如一笑問呂柏年道:「你眞把那

來的麻煩可就多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她是只圖一時之快,將**

還有什麼將來。」 呂柏年道:「話雖是這樣說,要這次逃不出手

步向外走去,他輕身功六高人一等,人已出現在他 呂柏年點頭道:「弟子知道。」身形一幌,緩

其中一人脫口道:「有鬼! 前聲息皆無的出現了一個少年人,不由都是一震,

難受っ 鬼!不過各位也不要歡喜,在下也許比鬼叫你們更 呂柏年哈哈一笑道:「各位不用怕,在下不是

從地上站了起來。 不用再調息,精神已是出奇的恢復了,一挺柳

侯元通冷哼一聲道:「老夫說過的話,幾時打

呂柏年搖頭一笑道:「她自己編的。

中飛了出去。

鐵交鳴兵刃相觸之聲,接着便見滿天兵刃在人羣之

!不過不要和他們磨時, 越快越好。 太白神翁道:「柏年,你出去把他們趕跑了吧

們眼前,却是聲息全無。 侯元通等五人全神貫注辣手夫人身上,只覺眼

腰, 辣手夫人鼠聲一喜,睜開星眸,一見呆是呂柏

這時,侯元通已喝問道:「你是什麽人。好大

的胆,敢來干擾老夫的事。

現在,你準備着引頸受死吧!」 認識他就是大鬧『龍鳳山莊』的申公昌,申少俠? 辣手夫人正好接上口道:「老猴子,你難道不

夫正好拿你回去露臉。」 侯元通哈哈一笑道:「原來是你這小子呀!老 一揮手,當先向呂柏年撲來,其他四人,也一

我來替你出一口氣。」反手一扣,長劍出鞘,劍光呂柏年清嘯一聲,道:「夫人請站過一邊,待 擁而上,他們意在擒人領功,也不識什麼

江湖規矩 倚多爲勝 c

點點,穿入他们五人之中。 呂柏年一聲大喝,手中劍勢一變,只聽一陣金 侯元通怪手忽伸忽縮,便向呂柏年劍上抓來。

鮮血奔流而下 手,疾步而退,他們每一個人,右臂都中了一劍 同時,一陣「唉喲!」之聲,已有四人空着雙

也留下一條手臂來!」 接着,呂柏年又大喝一聲,道:「侯元通,你

得一人不見。 起,投入樹林之中而去,其他四人也一聲呼嘯,逃劍光一閃,只聽侯元通厲號一聲,身子疾射而

黑煞星重創以去,想起過去與他交手的情形,不由年竟是這樣厲害,出手數劍,就把凶名赫赫的五個年竟是這樣厲害,出手數劍,就把凶名赫赫的五個 這時地上却多了半條鮮血淋淋的手臂。

倒抽了一口冷氣,暗暗稱幸。 呂柏年一領手中長劍,只見劍鋒之上,一清如 她那知道呂柏年的功力,最近又精進了不少。

呂柏年這收劍一笑的動作,無形之間顯出一派水,點血不沾,點頭一笑,還劍入鞘。 跑不動了。心中一高興,忘了自己的疲勞,現在這一過累,就

她又好强不過,咬緊牙關,拚着命的硬撑。

體傳入辣手夫人體內。 ,伸手帶住她一條手臂,一股柔和的內力,已透 呂柏年對她這樣不計勞累的精神,心中大是感

已 辣手夫人也沒有說什麼,但她心中却是感激不

此時才來?」

欽折不已。

大家氣派,又瀟洒又豪壯,只看得這已老徐娘暗自

呂柏年眼睛落回辣手夫人身上道:「夫人爲何

使長, 迎如閃電般, 向忘我禪師被困之處趕去。 滿目惡戰後所留下的殘枝斷樹之外,那還有半個人 辣手夫人因呂柏年內力之助,疲憊盡復,精神 可是當他們趕到現場時,已是烟消雲散,除了

顯然,他們來得遲了一步。

影子

忘了一件天大的事了。」

呂柏年見她突然緊張起來,也不由深受感染

急口道:「什麼事?」

我們快快去接應他。」

辣手夫人道:「無我禪師在前面也被人圍困住

天還是破天荒第一遭:……啊……。

辣手夫人正說得與起,忽然臉色大變,「啊!

一聲,接着,不住的自怨自艾道:「該死!我

,想我當日未改邪歸正前,似乎特別走運,與人對

辣手夫人一嘆道:「別提了,說來眞叫人感慨

,很少落敗,像這樣被人趕得走投無路之事,今

恙。 他已突圍而去,正像辣手夫人一樣,她不也安然無當然,這也不能說忘我禪師遭了不幸,也可能

是遇了害,也該找到他的屍體,好好安葬。 兩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分頭搜尋,忘我禪師就

分了手。 兩人說好了連絡呼應訊號,身形一東一西,便

呂柏年幌身便向大樹後繞去。

辣手夫人道:「你要做什麼?

她話聲方了,只見呂柏年已從大樹之後,又轉

出來了,接道:「我們走吧。

進士解九如也應該出來了,可是竟不見他們人影,

暫慢--待柏年……。」照說這時太白神翁與橫山

呂柏年轉頭向藏身處的大樹望去,口中却道:

約四五畝地大,榆槐雜生褰草過人,未到那呻吟聲 低弱的呻吟之聲,隨着那蕭蕭的山風飄傳過來。 呂柏年急步循聲奔了過去,那是一片荒林,大 呂柏年捜的是東邊樹林,捜了一陣,忽闌一陣

浪裂。 來處,便迎面有一股血腥氣味衝來。 呂柏年就地一頓足,身子疾射而起,右掌隨勢 出去,一股凌厲的掌風,震得枝葉紛飛,波開

辣手夫人帶着呂柏年急趕了一陣,只覺血翻氣 叢深草旁邊,只見一個血人蜷伏在深草之內,**呂柏** 呂柏年穿過被自己掌風震開的枝葉,落身在一

年定神一望,那可不正是無我禪師。

渡過去一股內力。 手夫人,他自己即伸手搭住了無我禪師寸關尺,先 呂柏年口吐內力,發出一聲勁嘯之聲,知會辣

內力之助,從死門關回到陽世之間。 待得辣手夫人開聲趕來,無我禪師已因呂柏年

百招之多,最後他連傷二人,但自己也被另外一人 忘我禪師力敵三個一等一的蒙面高手,打了數

爲自信,認爲中了自己掌力之人,絕無生還之望, 無我禪師的生死,便帶着二個重傷的同伴而去。 何况那一掌又正鑿中「背心穴」上,因此未再檢記 那人一掌擊倒忘我禪師之後,因對自己掌力頗,一掌擊在背心之上,昏死過去。

這也是忘我禪師命不該絕,正當魂遊太虛之際 因爲**,他**那二個同伴也非急急救治不可。

呂柏年及時而到。

治傷,比呂柏年高明得多。 辣手夫人功力雖沒有呂柏年深厚 ,但她對救難

在辣手夫人相助之下,不久,忘我禪師吐出一

口悶血之後,人便完全清醒過來。

服下四粒白色的丸藥,便自行運功調養起來。 他身上帶得有濟世救人的丹藥,要呂柏年餵他

一聲佛號,緩緩站了起來,向呂柏年與辣手夫人點 他調息了兩個時辰左右,睜開雙目,口中宣了

呂柏年因他傷勢甚重,便要他回到武當去養傷

柏年豈能放心他單獨前往,於是决心護送他前往少 ,另行請人前往少林送信。 無我禪師堅不同意,非帶傷完成使命不可,只

辣手夫人對呂柏年極是投緣,內心之中蘊育為

--96--

到某地會合而已,太白神翁與橫山進士解九如旣然

山進士解九如,只留了一行字,要他某日左右,

原來,呂柏年轉到樹後,已不見了太白神翁與

已經走了,自然也沒再提他們的必要。

湧,

頭昏眼花,一雙脚重似千斤,艱苦之極。 她也實在太累了,剛才一見呂柏年現身出來,

活 人走灰一路。 種長幼之愛,把呂柏年視同子姪,也堅欲同行 實在對她不起,因此便不忍拂她主意,於是三 處安全住所,任她獨自一人在驚風駭浪之中生 呂柏年也改慮她改邪歸正之後,目前又無法安

警戒之責,以免事情措手不及 改爲中年管家,照顧着呂柏年與無我禪師的食宿。 諸多不便,在經過第一個市集時,她就改扮男裝, 這次,呂柏年又特別吩咐小黑,沿途負担先行 辣手夫人一個婦道人家,與一個和尚走在一起

,再也未發生任何事故。 呂柏年這一小心謹慎,誰知一路上竟平靜無波

勢已是好了十之七八。 無我禪師一路調理,到得少林寺附近,他的傷

我禪師便獨自一人往嵩山少林而去。 一日一夜,留下呂柏年與辣手夫人在客棧內, 他們在離少林不遠的登封找了一處客棧,休息 無

節外生枝,他们所以未隨無我禪師一同前往少林。 而呂柏年却因「龍鳳山莊」一鬧之後,被「龍鳳山 」加油加醬的說成了武林壞蛋,爲免少林誤會, 因爲辣手夫人乃是婦人女子,少林例不接待 無我禪師離開後的當天傍晚時分,呂柏年正與

話。 門進來道:「外面有一位少林大師,有講申公子說 辣手夫人在房中談論武林掌故之際,店小二突然開

,靜靜的坐在椅子上。 個體形高大,滿臉紅光的中年和尚、垂簾閣目 呂柏年與辣手夫人隨店小二去到花廳之中,只

出來的和尚,與衆不同,令人肅然起敬。 呂柏年抱拳一禮,道:「大師法諭相召,不知

大道,向松林之內走去。

大道,到一片濃密的松林旁邊,忽然帶他們離開了

看他那端然而坐,修持謹慎的態度,真是少林

有何見教?」

申少俠? 宣了一聲佛號,站起身來,合十道:「施主可就是 那和尚雙目微張,一見呂柏年正站在身前,口

呂柏年點點頭道:「小生中公昌 ,大師有何吩

施主前往敝寺相晤。」 道:「小僧智海,奉了敝掌門方丈之命,有請二位 那和尚正目打量了辣手夫人一眼,回過臉來,

呂柏年一看天色已晚,不由得問了一句道:「

請二位施主立時前往。」 就現在麼? 智海和尚道:「因有要事相談,做掌門方丈有

3 ,呂柏年又一拱手,道:「那麼有請大師引進 既然少林掌門人相請,就再晚也就無需顧慮禮

夫人出了客棧,向少林寺奔去。 僧前面為兩位施主帶路。」舉步領着呂柏年與辣手 智海和尚微微一笑道:「申施主太客氣了,

蒼松翠巒之中 c 約在二更時份,已見揚名武林的少林本院,隱現於 智海和尚前面領路,保持着極爲禮貌的速度

名山寶刹,崇敬之心油然而生,不自覺的整了整衣 呂柏年從小就對少林寺非常嚮往,此刻面臨這

態也爲之一肅。 也不敢對這領袖武林的少林寺,稍存不敬之心,儀 智海和尚引着呂柏年與辣手夫人走過一段白石 辣手夫人在江湖上算得上是一位風雲人物 但

了少林寺的左後方,前面有一座七級浮圖。穿過虬枝橫生的松林,地勢突然一開,已繞到 方文之後,再來奉請兩位。」留下他們兩人告退而 說道:「兩位施主請稍坐片刻,容小僧通告做掌門 智海和尚引他們兩人進入浮圖之內,躬身合當

師已與少林掌門人把話說開,通權達變,請他們暫 在此等候, 林寺,少林寺掌門人既然派人來相請,自是無我禪 亦是情理兼顧之事 因爲辣手夫人身爲女子 ,例不得進入少

夫人都未想到其他,安心的一意等待着智海和尚回 只是,這一等足足等了將近一個更次,竟仍不 ,這裏雖然不是待客之地,呂柏年與辣手

是耐心的等了下去。 是不安。 見智海和尚回來,這時兩人心中不由嘀咕起來,大 但,由於少林門戶正大,心中雖是不安,却還

忽然,遠遠傳了一陣脚步之聲,他們兩人不由 一口氣,又整了 一下衣容,打起了精神 C

一聲驚咦傳了過來,接着,便聽一人道:「奇怪, 脚步聲顯示的是二人,聲音越來越近,忽然,

此時怎會有人在慧祖塔?」 呂柏年與辣手夫人鬩言一怔,塔門已被推開

扮之人,神情也都為之一怔,然後一齊合掌當胸, 那二個和尚似也未料到塔內竟然是二個俗家打兩個身穿灰袍手持禪杖的僧人,橫身出現在門口。

道:「兩位施主因何在此慧祖塔之內?」 ,還是不失大門大派的風度,好言相詢。 少林和尚,的是與衆不同,盡管心中疑念萬端

呂柏年打量二僧一眼,抱拳笑道:「在下申公

昌, 在此相候貴掌門方丈接見。 這位是宋錦峯,乃是應貴掌門方丈之邀而來

位帶領二位施主前來此處的? 其中一個僧人訝然道: 「有此等事?不知是那

示貴掌門 呂柏年道:「是一位智海大師,刻下他正往請 人去了。

是敝掌門方丈正在坐息未完,未能立即迎見兩位施 **し**說完,合十告退,反手帶回塔門 主,兩位施主請稍候,小僧再替兩位施主看看去。 話的和尚「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想必 兩個和尚相視一愕,但旋即恢復了鎮靜, 那說

那智遠和尚點頭道:「小弟知道,智道師兄你住他們,我去請示監院大師,聽命行事。」 說話的和尚,向另一和尚道:「智遠師弟,小心看 那二個和尙退出塔外,走出十多丈遠,那代表

也請快去快回。」

說是智海師弟奉掌門方丈之命請他們而來,想慧祖 更巡至慧祖塔 柏年與辣手夫人,智道卽直奔監院悟玄禪師禪房叩 智道和尚恭立房外說道:「弟子與智遠師弟值 兩人分手,智遠隱起身形監視着戀祖塔中的呂 禪房之內,悟玄禪師傳話問道:「什麼了? 「弟子智道有緊急大事・請見監院師伯。 莊』的申公昌,另一人自道宋錦峯,發現塔中藏有兩人,其中一人更是

一語未了,房內悟玄禪師截口道:「傳智海來 」反應奇快,心中立時有了主意?

擊道:「智海師弟帶到,請監院師伯定奪。」不久便帶來一個中等身裁的和尚,仍在禪房之外揚 智道和尚應了一聲道:「遵論!」轉身而去,

面?

--93-

是你奉掌門方丈之命,帶到慧祖塔去的? 師行了禮,悟玄禪師向智海道:「智海,那兩人可智道與智海推門進入禪房之內,兩人向悟玄禪

和尚欠身道:「回報監院師伯,弟子沒有

,道:「你也隨老衲一同去見見那二人。」舉步跨 一概不知。 悟玄禪師雙眉一皺,從禪床之上,飄身下了地

去 出禪房。 智道、智海緊隨在悟玄禪師身後,奔向慧祖塔

他們到是沉得住氣,仍在慧祖塔之內。 悟玄禪師向智道和尚一揮手道:「把他們叫出 三人來到慧祖塔附近,智遠和尚現身迎住道:

智道和尚直趨塔前,向塔內揚聲道:「敝寺監

後半步,走在呂柏年身後。 院大師有請二位施主說話。」 塔門一開,呂柏年當先走了出來,辣手夫人稍

尚年在六十左右,身裁修長,目射精光,直眼望着 呂柏年抬眼只見面前站着四個和尚,當中那和

有禮・見過監院大師っ」呂柏年抱拳一禮・道: 「在下申公昌與宋錦峯

號:道: 申宋兩施主認一認,他們可認得你? 久仰!」忽然一回頭,喝道:「智海,站出來、請 智海和尚跨步而前,向呂柏年合十宣了一聲佛 悟玄禪師合十當胸,還了一禮,道:「久仰! 「小僧智海 不知在何處與兩位施主見過

智海和尚仍然保持着相當禮貌,欠身道:「不 呂柏年一怔道:「大師,您就是智海、

錯,小僧就是智海

海大師? 呂柏年面現迷惘之色道: 一請問貴寺有幾位智

我們分明上了別人的大當。」 辣手夫人一嘆接口道:「少俠,不用再問了: 法號智海者,就只小僧一人,並無第二位。」 智海和尚道:「敝寺僧衆長幼有序,行輩分明

100 事到如今,兩位施主,也不用支吾其詞,推三阻四 悟玄禪師雙目神光猛射,單住辣手夫人道:「

直道來意,散寺自當依禮接待。」 施主既敢擅入我少林重地,犯我少林大忌,又何不接着,話聲忽然一沉,臉色一厲,道:「兩位 接着,話聲忽然一沉,臉色一属,道:「

下强弱。 禮,而是照少林派的規矩,在功力技藝業上一分高 這個所謂「依禮接待」,可就不是普通迎賓之

師法號上下如何稱呼?」 呂柏年看出事態嚴重,抱攀陪笑道:「敢問禪

主有何見数,老衲洗耳恭聽。 悟玄禪師道:「老衲悟玄,現掌監院之職,施

下等來意。」 實在一時誤會,請禪師派人一問無我禪師,便知在 ,在下久仰了,禪師,請聽在下一言, 呂柏年道:「原來是四佛高僧之一的悟玄禪師 今日之事,

得多い 我禪師法號,想無我禪師已來少林,由他出 能否取信,亦大有問題,所以長話短說,道出了無 莊」所破壞,非三言兩語可以洗清,同時悟玄禪師 縱有困難,也强似這樣被誤認爲奸詐之徒,要好 呂柏年看出當前情勢,因自己名譽被一龍鳳 面說明

(以下轉入第壹一弐頁)

前 文提要

現身助陣,武當派由清雲眞人率領六名師姪擺下三 待,尤坤一說出此行來意,是要武當派歸附天毒教 直闖上清宮,武當掌門玄戀請出三位師兄,擺酒接 遲等均是久在江湖享有盛名,他們由尤坤一領頭, 清劍陣,雙方激鬥三十多招,依然是僵持之局 七劍,其中如尤坤一、司馬弘、朱天秉、古煌、丁 禪師和玄慧眞人兩位主持下,宏揚佛道,光大法門 ,玄慧道長婉予拒絕,雙方遂破臉動手,武當四老 ,在江湖上享盡了風光,不料那日却闖來天毒教的 上回書至近十年來的少林、武當兩派,在大道

玄門奇陣困羣惡

血影神功強魔頭

勝負即見分明的階段! 那司馬弘的劍法,不但犀利,而且每一招攻出 這時,司馬弘和清風道長之戰,却是已然到了

道:「司馬弘休得逞强,貧道也來討教一番! 沉穩之人,也不禁爲之越打心中越驚! 都使人有着難以捉摸之感,即使是清風道長那等 清和道長長眉突揚,陡然拔出長劍,大喝一聲

退!清和道長喝了聲「好功夫……」大袖一揚,也左手一揮,拍出一股掌力,幾乎將清和道長迫 司馬弘哈哈一笑道:「你們早就該聯手了!」 寒光電閃,一招「空穴來風」平刺而出。

揮出一道勁風,迎向司馬弘掌力!

位長老的前後夾攻,但他左掌右劍,一揮一送之間 司馬弘不愧七人中第一高手,雖是身受武當兩 適時,淸風道長長劍,也迎面刺來。

,身形已然脱出七尺之外! 清風,清和兩位道長怒喝,齊齊追了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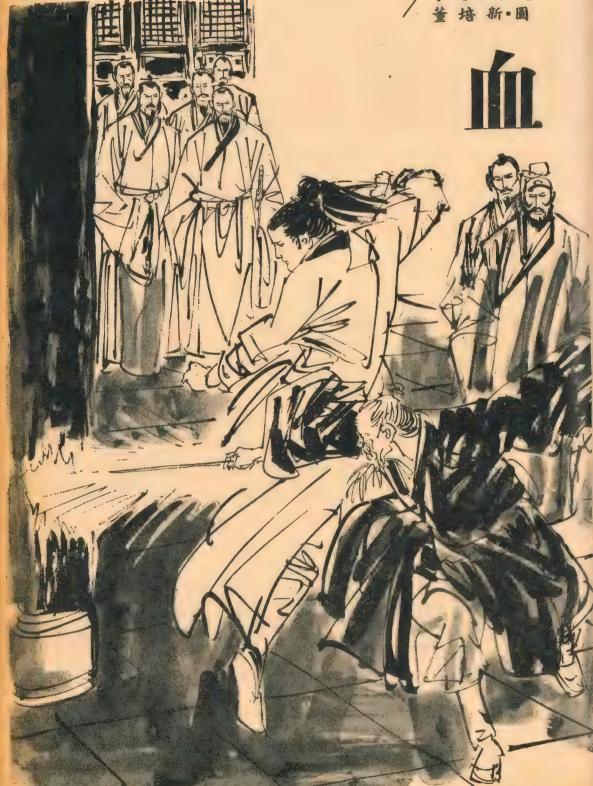
玄慧道長衡量了一下眼前局勢,轉身向清遠道 雙劍倂舉,三人立卽戰在一起。

容九人,愚叔之意,留着玄化師侄在旁掠陣,你我清遠道長笑道:「掌門人,三清劍陣,最多可 不妨揮劍加入,早早將他們擒下,也免得夜長夢多 長道:「師叔,小侄有意請師叔替下玄一。

……」玄慧道長想了一想,道:「也好……」 清遠道長身形一斜,挿身玄真玄元之間! 亮出太乙神劍,大步走上前去。

他手中寶劍一舉,竟將秦雷震的直向梅芳君身





兩期完俠情中篇

上靠了過去。

看不出有甚麼過人之處! 秉!他這招劍法攻得很平凡,一式「雁落平沙」, 出手一劍,正巧攻的是六人中武功最高的朱天 玄戀掌門人是側身清雲道長與玄一道長之間。

的老命了 觸,朱天秉手中長劍竟而噹的一聲,折成兩段! 錯非朱天秉當眞不凡,只此一招,就會要了他 但出乎意料的却是朱天秉舉劍相架,兩劍剛自

出了他們一身冷汗! 這一下,可把朱天秉等人銳氣挫去不少!也嚇

太乙神劍,諒也無法震斷朱天秉的長劍了! 若非玄慧道長功力高過於他,就算讓玄一等人手持 陣中諸人之力,而自己全力貫注劍身已堅逾精鋼, 的功力之高,比之那清字輩四位長老,强過不下一 劍」之外,也十足的顯示出,這位當代武當掌門人 劍,除了他手中寶劍,乃是武當鎭山之寶「太乙神 !因爲玄慧側身而來,這第一劍根本不曾借用到 朱天秉心中明白 ,玄慧這一招就能削斷自己長

經此一擊,朱天秉等人自然是心中發毛了-

懷內,免造無端殺孽!!

個渾身汗水淋透,一個是長髮汗濕如洗! 陣中六人大大喘氣,尤其是秦雷和梅芳君兩人,一 而武當諸子,可就精神大振,劍出如龍,迫得

傷身送命,也不過頃刻間事而已! 忍不住大聲喝道:「朱兄,再不施攝心毒劍,難道 古煌眼見自己六人處境之險,殆非始料所及, 任何人也可以看得出,他,例人已是强弩之末

意料之外,只怕攝心毒劍也難奏效了……」 ,接道:「古兄,三清劍陣的威力,大大出乎老夫 朱天秉閱言,手中半截斷劍一揮,護住了面門 眞要叫我們吃騙在武當牛鼻子手中麽?」

神劍,也許可以試上一試!」 他語音順了一頓,又道:「倒是秦老弟的焚心

顆彈丸狀態之物-君,尤坤一兩支長劍掩護之下,探手入懷,取出 劍了……」話音一落,右手長劍交到左手,在梅芳 聲道:「朱老說的有理,秦某倒是忘記使用焚心神 他這句話,似是提醒了秦雷,只見他怪叫了

千萬不能容他施展……」 火神林葱的遺物,雷火劍丸,號稱天下第一毒器, 清遠道長一見,大聲道:「掌門人,這是昔年

「秦雷,你不怕傷了自己人麼?」 玄慧道長自也識得這歹毒之物,聞言沉聲道:

,要完,我們一塊兒完!」 秦雷大笑道:「覆巢立下,焉有完卵?牛鼻子

一旦發出,後果不堪設想,秦施主,你最好收回 玄慧道長道:「雷火劍丸,乃是兇殘絕毒之物 秦雷冷冷笑道:「怎麼?你們可是害怕了? 玄慧掌門人臉色一變,喝道:「且慢! 話音一頓,手中那顆劍丸已然舉手欲待彈出!

牛鼻子,你得先下令撤去這三清劍陣!」 玄慧道長太乙神劍停在半空,顯然,他正在考 他石手陡然一揚,喝道:「要秦某不下殺手, 此時此地,這些話秦雷怎會聽得入耳?

慮,是否應該下令將這劍陣撤去! 然仗恃三清劍陣,泰某就試試劍丸威力,看看能不 秦雷聞言,濃眉一剔,喝道:「很好,你們旣 清雲道長適時大聲道:「掌門人不可下令!」

能將這上淸宮作成韲粉……」 **貧道所知,那林施主的雷火劍丸,傳聞他一共只煉** 話音一落,清雲道長已然接道:「秦施主,據

> 曾再用雷火劍丸,足見傳聞煉就五顆之多,只恐有 爲害江湖的烏蒙十怪,一舉殲滅,雷火劍丸的威力成了五顆,他有生之年,也只用過一夾,當時曾將 些不確實了…… ,幸蒙一位高人暗施援手相救,方始脱困,竟也未 ,由此方爲世人所知,但此後林施主也督二度遇險

老弟的雷火劍丸,不是林大俠親手煉製之物麼?」 中之物,乃是眞品! 清雲道長道:「不錯!貧道正是不信秦施主手 朱天秉聽得面色一變道:「清雲你莫非認爲秦

立地電閃而來。 就在他這畧一遲疑之際,清遠,玄眞兩支長劍 因此,清雲道長話音一頓他不由得呆了一呆。 秦雷自己只有一顆,自然也沒有用過了

的秦雷!但是,他們却忽畧了一件大事。 不容清遠和玄眞道長的長劍,傷了手持雷火劍丸 梅芳君,尤坤一心中大驚之下, 連忙揮劍相架

以,兩人長劍一架之間,朱天秉已霍然變色,大喝 三清劍法的威力,不是他們兩人能可抗衡,是

道:「兩位不可硬架……」

可惜的是,他這聲喝叫太遲了!

尤坤一各自悶哼一聲,長劍脫手人已倒在地上! 敢情,兩人內腑,已受重創! 四劍相交,發出兩聲淸脆的噹噹銳响,梅芳君

疾 一轉,點上秦雷的前胸! 同時,清雲道長和玄慧掌門人的兩支長劍,電

不過,劍上眞力,顯然并未發出!否則,秦富

條小命,應是早已報銷了

秦雷呢?他此刻整個人都呆了!

是不知及時發出 手中空自握住那威力大得嚇人的雷火劍丸,却

都有些不靈光,那支長劍,在手中幾乎像重逾千斤 古煌和丁遲,只覺身外壓力之大,幾乎使他們轉身 六人中,兩人重傷,一人受制,剩下朱天秉,

斃了麼?」 道:「清雲,你以爲我們已經是甕中之鼈,束手待 人已是危機四伏,居然他還很從容的乾咳了一聲喝 朱天秉究竟見多識廣,沉穩的很,眼見自己等

補?到不如……」 這等情况之下,你們即使再作困獸之門,又於事何 ,口中却道:「朱施主,識時務者,呼爲俊傑,在 清雲道長手中長劍,指在秦雷胸前,一動未動

聲道:「狂徒敢爾… 他話音未已,忽然聽得玄慧道長掌門人大喝一

翻而起,直向朱天秉削去! 他那支本是壓在秦雷右手腕部的長劍,突地一

大危機,而且,也使朱天秉吃了大虧! 乎是十拿九穩,可以將清遠等人傷在他那毒劍下! 去。就當時的情况而言,朱天秉這等突襲方式,幾 暗中發出了他挑霧劍,向玄一,玄眞和清遠道長襲 原來,就在清玄道長說話之時,那朱天秉竟然 結果,玄慧道長居然及時發覺,不但解除了一

虎口,也被震的裂崩,鮮血直流! 震的銀鍊折斷,飛向大殿之外,而且連他那左手的 身的力道,這一劍勁力之强幾乎足足有千斤之重! 朱天秉那「攝心毒劍」不但立即被玄慧的長劍 玄慧道長含怒出手,真力瀰沛,再加上劍陣本

手發出-了機會,竟在那間不容髮之際,將那雷火劍丸,脫 不過,玄慧長劍移開了秦雷右手,却使秦雷有

-102-

一溜烏光,直向大殿的正樑之上飛去,玄燾道

長等人,各自瞪大了眼,却是無可奈何! **西要那劍丸撞上大樑,一旦爆裂,整個大殿,**

祗怕就要化爲一片廢墟了

當胸刺入秦雷前胸! 清雲道長忿怒之下, 陡然怒喝一聲, 長劍一挺

劍也脫手擲出,揮向清雲道長小腹, 長决不會放過他,是的,就在那刹那之間,左手長 那秦雷似是也知道自己手中劍丸脫手,清雲道

撞去!殿內雙方未傷未死之人,這時祗有同時閉目 ,束手等死一途! 而此時那鷄蛋般大小的劍丸,也正向大樑之上 也不過眨眨眼之間,兩人同時已倒臥血泊中

出殿躲避 甚至連站在大殿外看的司馬弘也驚得忘記飛身

幾乎是快無倖理-除非那劍丸不是林葱之物,否則,在場之人, 一場無邊浩刦,快將發生在武當山上了

身… 在等着那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震和無數利箭般烈火焚 每個人都似乎明白這個道理,因此,每個人都 …也彷彿是永遠過不完一般難以忍受!

長笑,且夾着一陣衣袂帶風之聲穿入了耳鼓之內! 上,飄落而下。 但他們耳中,此刻却還不曾聽到爆裂之聲! 究竟過了多久?沒有人知道! 一條人影,如同秋風落葉般,由大殿的正樑之 相反的,他們每個人却聽到了一陣蒼老無比的

着他們而笑! ,銀髯拂胸,身高也有八尺開外之高大老人,正看 祗見一位身着青色長衫,赤足雲鞋,白髮垂肩 衆人受驚之下,不約而同的掉頭望去。

> 死亡的恐怖,生命的喜悦,一時之間,全在心 他們,不覺從鬼門關中,又脫身還了陽! 所有的人,都喘了一口大氣! 敢情那劍丸不是沒有爆炸而是被人收去的了! 他那右手之中,赫然抓住了那枚雷火劍丸!

頭交錯而過! 他手中長劍一揚,向清風道長大喝道:「清風 司馬弘似乎是第一個冷靜下來的人一

清和,咱們還沒有完呢!! 唰的一劍,當胸刺去。

教的,是你還是誰? 轉,向朱天秉道:「朱天秉,勾引秦雷投身天毒 那銀髯老人睜了睜眼,沒有喝阻,但他却目光 清風清和兩劍齊出,三人頓時打的十分熱鬧

的能耐,此事要等梅姑娘來解釋了!」 在!朱天秉眉頭一皺,搖頭道:「朱某人沒有這大 連他說出來的話,也使人大爲震驚,猜不出用意何 這老人不但來得突兀,行動上使人十分驚奇,

乾净净·銀髯老人閱言,看了那伏跌在地的梅香君 似乎已猜出了幾分,是以回答之時,把自己撤得乾 一眼道:「是她麼?」 銀髯老人的身份,雖然沒有人識得,但朱天秉

弟乃是一齊來到天毒数的!」 朱天秉道:「不錯!據朱某所知,她和秦雷老

掌門人可否看在老夫面子上,將她救醒?」 ,離死還遠,武當派有的是療治內傷的靈藥,玄慧 銀髯老人道:「她不過是內腑被劍上眞力震傷

挽救,當下自是不會拒絕,連忙稽首一禮,恭聲道 玄慧道長明知武當浩刦,全是這位老人伸手所

:「長者所命,貧道自當遵從……

轉頭向玄一道長道:「師兄,請用本門太乙金

丹 ,助這位女施主康復!」

傾出一顆荳大的靈丹, 餵着那梅芳君吞了下去! 玄一道長應了點是,立即由懷中掏出一個瓷碗 銀髯老人冷冷的看看她,喝道:「那秦雷可是 不多時,梅芳君吐了一口大氣,欠身而起。

梅芳君兩眼眨了一眨,掃視了在場諸人一眼, 一道投入天毒教中的麼?」

却道: 發覺眼前的情况,甚是奇怪,心中雖然犯疑,口中 「不錯!秦雷呢?他……

那倒在血泊中的秦雷撲了過去! 忽然間,她臉色一變,發出了一聲尖叫,直向

梅芳君剛剛醒轉,一急一驚之下,又立即量了 而他的長劍,已揷上清雲道長的小腹之中。 清雲道長的那一劍,要了他的性命!

頭幹的好事了 銀髯老人皺了皺眉頭,道:「錯不了!達是這

誰? 目光一轉,向朱天秉說道:「天毒教的教主是

麽? 朱天秉閥言,呆了一呆,說道:「本教的教主

和可馬弘也能收歸門下?」 銀髯老人道:「不錯!他是什麼人?竟然連你

朱某亦不大明白!」 朱天秉有些茫然的搖了搖頭,道:「這個……

銀髯老人勃然變色道:「胡說!朱天秉,你難

駕應是火神林老前輩了!」 道還不知道老夫是誰麼?竟敢信口胡說?」 朱天秉嘆了口氣道:「朱某如是猜的不錯,奪

銀髯老人冷冷一笑道:「你既然認得出老夫,

就知在老夫面前胡說八道之人會有怎樣的下場!」 朱天秉道:「林老,朱某說的乃是實話!」

的姓名,那也不足爲怪啊!! 七星劍侍,居然不知教主是誰,天下寧有是理? 臉上都蒙着黑紗,平日稱呼,也照稱数主,不知他 朱天秉道:「朱某等人見那教主之時,教主的 火神林葱哼了一聲道:「爾等身爲天毒教中的

教主的武功,可是很高?」 道:「天下事倒真是無奇不有了!朱天秉,那天毒 火神林葱見他侃侃而言,似是實情,不禁沉吟

朱某和司馬兄諸人,又怎會甘心身爲下屬?」 火神林葱道:「這却也有理!別人不說,可馬 朱天秉道:「幾乎已到鬼神莫測之機!否則

到勝負立判之際! 弘的個性,老夫就明白一二…… 他話音未已,那司馬弘和清風,清和之戰,已

衣長衫,也現出了幾道裂痕! ·清風道長的道袍也被司馬弘的長劍削去了一角。 司馬弘似乎也沒有佔到多少先機,他那一身黑 清和道長的身上,已被司馬弘的劍鋒傷了八處

三人激戰之情,心中一震,忍不住大喝一聲,道: 你們都給老夫住手!」 林葱提到司馬弘,不由得轉頭向他望去,目睹

人心中直跳,那本在苦拚的司馬弘和清風淸和道長 也同時大吃一驚,紛紛猛攻一劍,收手後退。 他這聲大喝,有如晴天起了個霹靂,祗震得人 林葱話音一落,向司馬弘招了招手,道:「你

司馬弘呆了一呆,但却依言走了過來,皺眉道

「老丈有何見教?」

看樣子,他還沒有認出這位老人是誰?

胆的大怪物「血影劍魔」韓冲。 武林中三大劍客之首,乃是黑白兩道閥名,全都喪 了一個字, 個字,那個「叟」字,本應是一個「魔」字, 因為,司馬弘在這「血影劍叟」四字之中,改 那個「叟」字,

眞不錯! 你果然有些見識!那林二弟能够十分器重你,當 銀髯老人鬩言,則不住點頭,笑道:「司馬弘

言辭之中,已是承認了自己是誰了

某有眼無珠,尚望韓老前輩莫要見怪! 朱天秉這時可是大爲尶尬的上前一揖道:

敢情 ,這老人正是那「血影劍魔」韓冲

可還眞正的不多呢!」 ·老夫豈會怪你!其實,武林中能認識老夫之人, 朱天秉話音一落,韓冲揮手一笑道:「不妨事

還有酒菜,不妨先整治兩桌出來!」 間的事,且等老夫來爲你們調處!如果你這上清宮 你屬下子弟,把這大廳清理一下,天毒教與你們之 話音一頓,掉頭向玄慧道長道:「掌門人,叫

清除出去,梅芳君則由朱天秉將她扶到一張太師椅 玄慧道長連聲應是,不消片刻,就將廳中屍體

,否則,她也不會如此乖乖的,不找武當道人報仇 看樣子,尤坤一已然對她說出了這位老人是誰

兩桌酒菜,頃刻間也端了上來。

下座相陪。 人,就坐在韓冲這一席上,玄慧道長和淸風道長在 除了秦雷已死,尤坤一重傷被接往後院,其餘五 韓冲揮了揮手,當先坐在上首位子,天毒七星 玄慧道長身爲主人, 自是以禮肅請衆人入座!

-104-

另外的一席,則是由淸遠,淸和兩位道長,領

着玄眞等人就座

會是七星劍侍之一了!」 毒教的?若非老夫親目所見,可眞是難以相信,你 人,突然向司馬弘道:「司馬弘,你是怎樣投身天 大夥兒畧爲進了些酒菜,「血影劍魔」韓冲老

的了 老,晚輩如是說人各有志。祗怕你老定然不肯相信 司馬弘皺了皺白眉,苦笑了一聲,說道:「韓

司馬弘道:「但這却是事實! 韓冲道:「當然!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清風道友,你信不信司馬弘的話?」 毒教,乃是出諸於自己的意願並非是受人所挾了! 韓冲一手捋髯,一手舉杯,向清風道長道:「 很明顯,司馬弘的言下之意,表示出他投身天

韓冲笑道:「不敢?道友這是什麼意思?」 清風道長道:「貧道不敢相信!」

中間,必是有着什麼特別原因!」以可馬檀樾的豪放個性,决不是自甘卑下之人!這 在敵對的立場,但是對他的爲人,却也知之甚深, 清風道長笑道:一司馬檀樾雖然與貧道眼下站

夫信服的很!」 韓冲笑道:「很對!道友分析的絲絲入扣, 老

本教湖廣分堂,並由玄慧黨門人担任堂主!」單,不過是要武當派全體子弟,投入天壽教, 要與武當派爲難之事,老夫倒要問一個明白! 樣的投身天毒教,老夫可以放下不問了!倒是你們 不過是要武當派全體子弟,投入天毒数,作爲 朱天秉笑道:「教主要我等來時,用意十分簡 笑聲一歛,目光轉向朱天秉,喝道:「你們怎

位教主是怎麼想出來的呢?」 韓冲忍不住搖頭道:「荒唐!朱天秉,你們那

朱天秉道:「晚輩等入數以來一向也祗是奉命

林葱淡淡一笑道:「你可認得老夫?」

爲明白,這老兒在武林中的身份,必然甚高,否則 自稱老夫,在他聽來甚爲耳生,但司馬弘心中也甚 朱天秉又怎會那等畢恭畢敬的不敢跋扈了? 司馬弘的年紀,已然不小,這老人竟在他面前

:「區區孤陋寡園,不知老丈怎麼稱呼……」 過來,這時聽到他如此相詢,畧一沉思,立即接道 是以,林葱要他過來,他倒也聽話,大步走了

輩,他是大名鼎鼎的火神林老……」 朱天秉這時在旁低聲道:「司馬兄,這位老前

司馬弘閱言,大爲意外的怔了一怔,道:「不

可能! 目光一轉接道:「朱兄,區區與林老前輩見過

多次面,眼前的這位老丈,他决不是火神林老!

不但他,武當諸人,這時也呆了 朱天秉這回可呆了!

不出武林中又有什麼人能够身具這等能耐!不是,顯然是完全出人意表,他們一時之間, 諸人,不得不相信他是火神林葱,此刻司馬弘說他 不小,祗因他能够接去那「雷火劍丸」,才使武當 那銀髯老人自稱是火神林葱之時,他們已吃驚 倒想

丸』收去呢?」 武林中,還有什麼人能够有本領將火神的『雷火劍 道:「司馬弘,你說老夫不是林葱,那又是何人? 銀髯老人眼見衆人發呆神態,不由得冷冷大笑

有過八拜之交的『血影劍叟』韓老了! 應是號稱武林中三大劍客之首,曾與火神林葱老人 今武林至少還有十人,如果區區料想無訛,老前輩 司馬弘淡淡一笑道:「能收雷火劍丸之人,當

神林葱之名,更爲吃驚! 「血影劍叟」四字入耳,在塲之人,比聽到火

敢問的了 行事,至於教主怎會想出這等事來,我們可是無人

你們教主,要他自己來此解决!」 事,可就不能不管,你們可以派一個人回去,告訴 朱天秉一怔道:「這……」 韓冲忽然沉聲道:「今天老夫既然碰上了這等

得? 韓冲道:「不願意麼?老夫手段,你們可還記

好身受了! 由己一如果老前輩真要對我們不客氣,晚輩等也祗 朱天乘微微變色道:「韓老,這事我們是身不

乃是身不由己,否則,適才老夫就早將你們全都毀 外施恩,放你們一馬,原因也不過是爲了知道你們 韓冲道:「你以爲老夫不敢麼?但老夫今天格

去向教主請示,但不知韓老能够在此等上多久?」 韓小道:「 古煌這時突然挿口道:「韓老前輩,古煌願意 一輩子都能等!」

己! 在頭裏,你如果想攪什麼花樣,吃苦的,可是你自 他話音一頓,接道:「古惶,老夫可要把話說

小花子,要去趁早!」 韓冲冷冷的哼了一聲,道:「老夫諒你也不敢 古煌心中一凛,悚然道:「晚輩不敢!」

弟子, 已跌倒地上! 古煌站了起來,正待離去,祗見一名武當門下 匆匆忙忙的由外面奔了 進來, 踏入大殿, 便

已然畢命了! 名弟子的脈息,搖頭一嘆道:「掌門人,明非師侄 玄眞道長臉色一變,飛身趕了過去,探了探那

玄戀道長口宣無量壽佛,嘆了口氣道:「有勞

師兄,要他們抬他下去,入土爲安!」

道人,正待將明非的屍體抬走,韓冲忽然喝道:「 且慢…… 玄阗道長應一聲是,殿外立時走進四名明字輩

毒教中的高人不少,居然有人能施展『百步摧心掌 人的全身上下看了個行細,這才向玄真道長一揮手 道:「好了,要他們抬下去吧! 倒是大出老夫意料之外,司馬弘,你可知道天 韓冲回到座中,目光向司馬弘一掃,道:「天 身形一閃,大步走了過來,仔細的把那明非道

是一怔!驚訝之情,溢於言表。 毒数中那一級的高手中有這等能人?」 武當諸人,聽得「百步摧心寧」五字,無不又 敢情韓冲乃是檢查出那明非道人的致死之四!

韓老,能够施展這等武功之人,大概祗有教主本人 司馬弘却是在聞言之後,面露喜色,笑道:「

過不去!韓冲沉聲道:「你們心中倒也明白啊!老 夫倒要試試那大毒教主究竟是什麼來頭,竟然使你 ·教主駕到,晚輩等也可以不與老前輩衝突了!! 看上去,他們可眞還不敢與「血影魔劍」韓冲 古煌遍時已回到位子上,接道:「八成是的了 韓冲大笑道:「是麽?那敢情是他出來了?

只怕到時也不容易查的出來呢!」 司馬弘微微一笑道: 「老前輩不可寄望過高

們聽命於他……」

梅芳君忽然挿口道:「咱們教主可是例外!」 韓冲冷冷一笑道: ,老夫决不會認不出他的路數的!」 「老夫不信!武林中有頭有

韓冲淡淡一笑道:「爲什麽?」

梅芳君道:「他年紀甚輕,不是老一輩中人物

,前輩又怎會知曉他的來歷?」

目?」梅芳君道:「沒有! 韓冲閹言,沉吟了一下道:「姑娘見過他的面

知曉他的年紀甚輕?」 韓冲道:「妳既然沒有見過他的面目,又怎會

梅芳君道:「晚輩是從他舉止和聲音中聽出來

誇口了!! ,倘若這天毒教主眞是十分年輕,老夫倒眞個不敢 韓冲道:「婦道人家,有的事情也許比較仔細

過去可是結過什麼樑子麼? 語音一頓, 向淸風道長道:「貴派與天毒教

頭一遭聽到,自然是談不上有什麼恩怨了!」 事愚叔却是不大明白,有勞掌門人想上一想了!! 清風道人看了玄慧掌門一眼道:「掌門人,這 玄慧掌門人搖頭道:「天毒教之名,小姪尚是

呢? 武當派毫無恩怨,你們爲何找上武當派來滋事生非 韓冲目光一轉,說道:「司馬弘,天毒敎既與

用有什麼恩怨藉口了!」 馬弘道:「教主有心統馭各大門派,自是不

你們這個教主的手段了!」 韓冲道。「好啊!口氣不小!老夫倒眞要試試

只恐不會再有別人敢說這等大話了…… 朱大秉笑了一笑道:「舉世之中,除了韓老 韓冲怒道:「朱天秉,你這是奉承還是諷刺老

教主的武功而說,當代能與他頑頡之人,除了你老 可眞是絕無僅有了!」 朱天秉悚然一驚,道:「不敢!晚輩之意,以

韓冲哼了一聲,掉頭向梅芳君道:「梅姑娘

老夫有一句話要向妳討教,妳可得照實回答! 梅芳君道:「晚輩知必盡言!

」 梅芳君道: 韓冲道:「那秦雷可是與你同時投身天毒数的

梅芳君搖頭道:「不是!」」 韓冲道:「妳爲他引進的麼?」

梅芳君道:「是白玉娥!」 韓冲道:「什麼人爲你們引進的?」

韓冲對白玉娥之名茫然無知,聞言皺眉道:「

白玉娥又是何許人?」 梅芳君道:「是大毒教江南分堂的堂主,在武

林中被人稱作『迷心白燕』。

玄化道人這時忽然揷口道:「韓老前輩,這位 梅芳君道:「不錯,很漂亮的女人!」 韓冲道:「是個女人了?

迷 想不到她竟然是天毒教中的一位堂主!」 心白燕,近幾年來,在江南道上,可是大有名望 玄化道人道:「口碑不壞! 韓冲道:「是麼?她的爲人如何?」

釣譽而作掩飾了!! 過不少除暴安良的善事,看上去,果然是有意沽名 ,十分高明,晚辈行道江南之時,曾經見到他做 玄化道人道:「老前輩!這位女施主之一身武韓冲冷笑道:「那是有意沽名釣譽了!」

「那是有意沽名釣譽了!

進天毒数,可曾使用了什麼特別的手段?」 梅芳君有些茫然的接道:「沒有啊! 韓冲看了看梅芳君,道:「那白玉娥爲你們引

事,他們都似乎有些茫然,這之間,必是別有原因 朱天秉也好,一提到如何會使他們進入天毒教之 韓冲看的心一動,忖道:「不論是司馬弘也好

梅姑娘,那秦雷的出身,妳可知道?」 一念及此,韓冲立即不再多問此事,却道:

梅芳君道:「當然曉得了!他乃是火神林大俠

△哥自己來說呢?」 梅芳若道:「這乃是人人皆知之事,又何必要 一笑道:「可是秦雷自己對你說的?

透了頂了……」 韓冲嘆了一口氣道:「老夫那林老弟眞是倒霉

妳見到秦雷時,他身上帶有幾顆雷火神丸?他說過 他語音微微的頓了一頓,又接道:「梅姑娘,

梅芳君道:「沒有!不過……

她想了一想,又道:「晚輩彷彿聽他說過他留

韓冲忽然仰天噓了一口氣道:「是了!」遊是錯

韓冲道:「如是老夫猜的不錯,那迷心白燕白 梅芳君一怔道:「什麼錯不了?」

還是秦大哥告訴我的呢! 玉娥可能比妳更早認識秦雷,是不是!」 梅芳君道:「是啊!晚輩只知曉天壽教三字

夫决不會再爲難於妳了!!」 韓冲點了點頭道:「很好,姑娘說了實話,老

古煌這時忽然冷冷的向梅芳君道:「梅姑娘,

老爲何如此不快?」 本教之事,你不嫌說的太多了一些嗎? 梅芳君一怔道:「妾身可是說錯了什麼嗎?古

你竟然洩露給了外人知道,教主發覺之後,只恐妳 古煌道:「白堂主之事,未得教主應允之前,

-106-

到! 梅芳君呆了一呆,道:「這……妾身可沒有想

忘記吧!這斷舌之罪,可也不大好受啊! 丁遲也道:「梅姑娘,本教規律,妳想是沒有

主又怎會知道呢?妾身……」 梅芳岩變色道:「這個……只要諸位不說, 敎

突然,一聲冷笑,由大殿之外傳來!

割下舌頭,可免一死! 身爲本教七星劍侍,竟然知法犯法,還不快快自己 隨着那笑聲,有人冷冷的喝道:「梅芳君,妳

話聲入耳,梅芳君的臉都青了!

主活命之恩…… 子,大步走到殿口,跪了下去,接道:「謝教她連連說是的應了一聲,「屬下遵命」……站

適時,韓冲突地遙遙伸手一指,笑喝道:「住 銀牙一錯,就待抽劍自割香舌……

說也奇怪,梅芳君的右手,持劍橫空,却是落

不下 去。

這時, 敢是她的曲池穴,被韓冲制住了 由大殿之外的天井之中,正緩緩的走來

罩了 君身前。 他步履沉穩,態度安詳,一步一步,走到梅芳 雙手負在背後,右脅之下,掛了一支長劍。 頭上挽了個朝天髻,插了一支翠玉銀簪,臉上 此人身材不高,穿了一襲黑衫,直拖到地。 一塊厚實的黑紗,使人看不出他是何等長相。

爲何不動?」 他看了梅芳君一眼,喝道:「右手被制,左手

梅芳君倒真聽話,左手抓過長劍,就待割舌

道,也告制住。 那韓冲身子忽然站起,又是出手一指,將她左肘穴

連點,表示遵命! 梅芳君的臉色,變得宛如白紙一般,但却螓首 這四個字說的斬剑截鐵,擲地有聲。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嚼舌自盡!」

要想嚼舌自盡,也辦不到了 枕穴,使得梅芳君混身上下,動也不能再動一動, 但是,韓冲又是連連發出一指,點向梅芳君正

小!本座屬下之人,居然要你來保命,這可眞是出思衣人嘿嘿一笑道:「是麽?閣下的口氣倒不想傷妳一毫一髮,那就得先得老夫過了世才成。」 條命,老夫已經保下來了!任何人要想在老夫面前 人意料得很!」 出指同時,韓冲冷冷一笑道:「梅姑娘,妳這

韓冲大笑道:「是又如何?」

已紛紛起身,紛紛上前,向那黑衣人,口呼教主,這時,司馬弘,朱天秉,古煌,丁遲和尤坤一 長揖見禮。

莫非不懂武林中的規矩麼? 黑衣人揮了揮手,向韓冲道: **尊駕如此蠻橫**

韓冲道:「什麼規矩?

應得之罪,你橫加阻撓,豈不是不懂規矩?」 黑衣人道:「本座依照教規, 處置自己屬下以

黑衣人道:「不錯!」 韓冲目光一寒,道:「你是天毒教的教主。」一

黑水人道:「當然有!」 韓冲道:「你可有名姓?」

韓冲道:「說出來!」

外之物,尊駕只要知道本座是天壽教教主,那日很 黑衣人忽然冷笑道:「不必要!那姓名本是身



, 為韓冲凌空點住肘關穴。

!娃兒,你既能連司馬弘也收在屬下,想必眞是有 一笑,道:「如此大胆之人,老夫還是第一次見到

韓冲聽他如此口氣,反到不再生氣,仰天哈哈

梅香君跪在天毒教主前

法,老匹夫,亮劍吧!」 些過人的武功,老夫今天倒要好好的見識見識了! 」黑衣人道:「本座也正要見識見識奪駕的血影劍 韓冲目光一轉,向玄慧掌門道:「掌門人,撤

韓冲移步到了大殿當中,笑道:「你可以進來 玄慧自是應命,立命門下子弟,將酒筵撤去。

他右手之中,已然撒出脅下長劍。 天毒教主哼了一聲,大步走了入內。

暗笑起來,顯然,這天毒教主已是色厲內在,才會 看在韓冲眼中,這老人不由得一手掀着銀髯在心中 這等動作,在一般人看來,並無什麼不妥。但

韓冲表面上可沒有揭穿此事,只是向玄慧道長

天毒教之人,一個也別想脫出上清宮了!· 」 之前,佈下一座三清劍陣,老夫今天已打定主意; 才已然見過了,有勞你率領玄字輩高手,在這大殿 揮了揮手道:「掌門人,三清劍陣的威力,老夫方

玄慧道長稽首道:「晚輩遵命……」

與天毒教過不去,豈不也是狂妄無比麼?」

黑衣人也怒道:「老匹夫,你胆敢揷手架樑,

韓冲怒道:「娃兒,你好狂妄!」

韓冲似是聽他這聲老匹夫羞起了怒火,喝道:

娃兒?你可知道老夫是誰?」

黑衣人笑道:「韓冲,是麼?」

他果然率領了玄眞等人,在司馬弘等人身外,

佈下了一座三清劍陣。

外三面,彷彿是要堵住逃走之人的去路。 清風,清和,清遠三位道人,則分立大殿的另

道: 天毒教主面上現出激動,彷彿正在運氣,聞言 「閣下出劍吧!」 一切安排好,韓冲這才向身前的天毒数主大笑

毒教主,却並未把你的血影劍看在眼中!

這位天毒教主,果然狂妄的很。

血影劍看得太高明了,武林中別人怕你,須知我天

黑衣人陡地大笑了一聲道:「老匹夫,你別把

老夫的爲人!娃兒,今天你可要好好的打點了!」

韓冲皺眉道:「既然知曉老夫名號,就該知曉

座眼中! 就算那號稱天下第一奇陣的少林羅漢陣,也不在本 天毒教主道:「韓冲,休說這小小三清劍陣, 韓冲道:「怎樣?你以爲你還走得了麼? 一笑道:「老匹夫,你想得很好!

不把少林放在眼中! 天毒教主微微一哂道:「不用見識,本座向來 韓冲道:「是麼?你見過羅漢陣?」

見識? 天壽教主冷冷道:「本座自有破他之法,何須 韓冲大笑道:「黃口孺子,一派胡言!

直到此刻,他忽然似是想起了什麼,向司馬弘 「司馬兄,那秦雷那裏去了爲何不在此處?」

道: 濟雲道長同歸於盡了 司馬弘忙道:「秦兄弟已然遭了武當毒手,和 天毒教主似是一怔,道:「有這等事?」 !

誅光殺絕! 擒下韓冲之後,你等便可動手將武當各派上下掃數他語音順了一頓,又道:「你們準備好,本座

司馬弘等人:同時應了一聲是!

麼? 身一震,脫口說道:「你以爲本座解不開她的穴道 梅姑娘被老夫制了穴道,你爲何不能將她解開?」 不怕風大閃了你舌根麼?你倘是真有這等本領,那 這句話似乎大出那天零数主之意料之外,他混 韓冲閱言,却是仰天大笑道:「天毒小兒,你

韓冲笑道:「可要試試?」

當, 再解她的穴道也不遲!」 天毒教主冷笑道:「不要了 本座且等破了武

有天毒教主自己心中明白了! 但是,骨子裹會不會真如他說的這等冠冕呢? 他這句話,聽來到也堂而皇之,十分有理!

了沒有?」 老夫想起來了,那江南分堂白堂主白玉娥,今天來 韓冲依然沒有揭穿他,笑了一笑道:「娃兒,

韓冲道:「當然有關的了!老夫要找她問幾句 天毒教主道:「來不來與你何關?」

,只怕永遠見不到她了!」 天壽教主冷笑道:「老兒,你如果勝不了本座 韓冲道:「她來了?隱身在外?是麼?」

血影劍魔」究竟是老手,對方每一句話,似

乎都漏不過他的耳朶。 而且,對方話中,稍有漏洞,也逃不過他的觀

娥找來,又能放棄收服武當與爲禍武林之心,老夫 道:「母駕想在本座口中套話,未免太聰明了 白一人前來,不過,老夫告訴你,若是你肯把白玉 韓冲大笑道:「很好,老夫相信,你也不會獨 天毒教主題然對於韓冲的老練,感到吃驚沉聲

也許可以網開一面,放你一條生路!

客之名,本座知之長久,但吹牛這椿事,可算你第 天毒教主冷笑道:「憑你也配麼?武林三大劍

有一途可走了! 便能縱横天下啊!」 韓冲道:「你如此執迷不悟,那是逼得老夫只 ·娃兒,你莫以爲有了三顆雷火劍丸

你……怎知本座握有三顆雷火劍丸? 他那蒙面黑紗,現出了陣陣波紋,半晌方道: 韓冲話音一落,天毒教主混身大感一震!

真死,而是落在你這娃兒的手中!」 韓冲笑道:「不但老夫知道你握有三顆劍丸 ,老夫還知曉,老夫的拜弟,火神林葱,並未

夫,你好像知道的太多了一些!」 那天毒教主手中長劍一陣顫動,喝道:「老匹

的死了,老匹夫,你信也不信?」 他語音一頓,又道:「不過,那林葱却是真正

韓冲呆了一呆道:「真死了?

韓冲道:「你下的毒手?」 天毒教主道:「不錯!」

天毒数主道:「是他的老僕秦二之子!」

弟子?」 韓冲道:「秦雷?你……也知道他不是林葱的

原來秦雷是火神林老僕人的兒子

他們 是感到這秦雷居然也身爲七星劍侍,未免太辱沒了 司馬弘等人聞言,不由得暗暗皺了皺眉!彷彿

什麼不可?」 武功,已得火神眞傳,就算他是火神的弟子,又有 天毒教主却道:「英雄不論出身低,他秦雷的

韓冲冷笑道:「娃兒,這秦雷叛上之事, 可是

那白玉娥一手促战的麼?」

那林葱報仇嗎?」 天蓉数主道:「是又如何?尊駕莫非還真想替

不過你,第二個就是找那白玉娥了!」 林葱是台只死在秦甫那逆種一人手中,錯非你們天韓冲道:「你以爲老夫米此作甚?娃兒,不說 教有人唆使,他也沒有這等胆量,老夫第一個放

你再去找那白堂主吧! 天毒教主嘿嘿一笑道:「很好,勝過了本座

慧道長道:「掌門人,借一支劍用用!」 話音一落,長劍一振,又喝道:「拔劍! 玄慧道長立即應聲將手中太乙神劍抛了過來。 韓冲目光一掃在場諸人,這才緩緩伸手,向玄

這時,一名明字輩的道人,已遞上一柄青鋼長 一股掌風,將那支太乙劍送回玄慧手中

韓冲右手一揮,笑道:「不要你這支,隨便取

願破壞了武當祖先舊例。 是太乙劍在武當派中,只有掌門人才可用,他不 韓冲不用武當鎭山之劍,有着兩點原因,其一

慧平添三、成威力,而自己用任何一支劍,都無所謂 ,太乙劍在玄慧手中,用以對敵,可使玄 他才不肯接用太乙神劍!

就沒有收手的機曾了!」 你要不要再考慮一下?否則,一旦動起手來,那可 接過那支普通長劍,笑一笑道:「娃兒

天毒教主喝道:「動手吧!本座不想再聽你嘮

劍啊!劍啊!老夫已十年不用此物,今天爲了二 韓冲搖了搖頭,看了看手中劍,長嘆一聲道:

> 老天又要借重於你,重懲兇徒了!」 弟之仇,也爲了武當免遭奇禍,武林不被浩刦,恕

過來。 擊; 那天毒教主一順手中長劍,一言未發,刷的 一招「風雨漫天」,抖出斗大劍花,當胸刺了

萍的什麼人?」舉手一揮·化解了對方劍勢。 韓冲一見,喝道:「飛花劍」你是那飛花女莊

主而言,實在是大感驚懷! 一招出手,便被韓冲喝出了來路,對那天毒教

他似是呆了呆道:「你的見識倒是不少啊! 手一轉,又是一劍,斜斜飄了過來。

韓冲長劍一擺,一式「彩霞在天」,將大毒教 同時喝道:「你可識得這一招?」

主的寶劍架開,大笑道:「飄香五劍中的夜雨飄香 你和那位『玉劍飄香』鄧銀姑也有淵源麼? __

到那裏去了!」

驟雨一般攻了過來。 天毒教主嘿嘿一笑,劍勢忽然轉快,有如狂風

振手中長劍,道:「天毒小兒,當心了!」 銀髯飄飄,身子有如行雲流水般滑行五尺,右 韓冲身形電轉,步履安詳的閃避了十招,這才

七招五式! ,和可馬弘等人,無不爲之心驚肉戰,屏息着不敢 這幾招出手之快,威力之大,只看得武當諸小

轉,電疾刺向韓冲脅下。

那天毒教主似也知曉韓冲的劍勢凌厲,脚下展

回手,却道:「敢情你所學甚雜,老夫諒你也精不這一招用的却是點蒼「流星劍法」,韓冲沒有天毒教主哼了一聲,又是一劍刺了過來。 手長劍一揚,高大的身子一轉,刷的一聲, 話音一頓,又喝道:「娃兒出手!」 攻出了

偷襲成功?大袖一揮,竟以鐵袖玄功,捲向天毒教 韓冲身爲當代頂尖高手,豈能容得天毒教主之 得失,終於迫得撮唇發出了一聲尖銳刺耳長嘯! 眨眼之間,又是五招過去,天毒教主衡量利害

嘯聲入耳,韓冲臉上頓露笑意。 一聲長嘣,有如鶴唳長空, 傳出遠遠。

主長劍。

大有躍躍欲試之勢。 而司馬弘等人也面現喜色,各各拔出了寶劍,

勢,立即又收了回去。仗着八仙迷踪步法,在韓冲

,眼見這老人應變之快,處處搶了先機,遞出的劍

天毒教主自知本身功力與韓冲相較,差得太遠

身外轉來轉去。

天毒教主的武功之雜,心機之巧,錯非自己在

韓冲這時心中也暗暗稱奇!

以他日年個性,只要全力相逼,十招之內,定

武當商子,果然不是他的對手

動攻勢。 更是個個凝神,只待玄慧掌門人一聲令下,便自發 武當韶子,則大爲緊張,那三清劍陣中諸人,

那武當上清宮的門外,如飛般奔來十多條人影! 他們一聲不响,齊齊奔入了大殿,闖入三清劍 這些人之身形之快,都可列入武林一流高手。 天毒教主嘯聲一落,也不過眨眼之間,只見由

可將對方收拾!

原因!

十位。 韓冲定睛望去,只見這衝進大殿的人數,多達

陣之中。

韓二嫂麼?幸會了! 冷大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老夫本家要命婆子 他不由得心中一動,長劍斜指着天毒教主,冷 爲首的一位乃是一個手持拐杖的白髮老太婆。

得自己日後再去奔波,到處尋找那位勾引秦雷叛上

其二,他是想迫得對方召來埋伏在外之人,免

碍於靈河神叟的威望,他不想觸怒那位忘年故交的

其一,他因爲對方居然會施「八仙迷踪步」,

但他此刻却未曾認真下手,這之間,有着兩種

老妖怪在為他們撑腰,那也怪不了他們了!」 却道:「怪不得武當派胆敢抗拒本教,竟然有你這 一嬸,可算得上是位大大有名的魔頭,此刻聞言, 那白髮老婆婆,在武林中號稱「要命婆婆」韓

之危,再有頓飯時光,恐怕就要失去逃命的機會!

敢情,韓冲與他動手之間,那「血影劍炁」,

二十招過去,天毒教主已然覺出了自己的處境

並未撤回,每過一招,大殿當中,便充滿了一圈劍

暴施殺手,將對方置諸死地。

因而,他動手之時,處處留了

一些退地,不肯

總護法嗎?這身份好像不低啊! 韓冲一聽,大笑道:「韓二嫂,你是天毒教的 天毒教主道:「有勞總護法了! 教主,可要將這韓老兒先行拿下?」 話音一落,一橫手中木拐,向那天毒教主笑道

身的木拐,足不足以砸爛你的腦袋?」 韓二嬸道:「是又怎麼樣?要不要見識一下老

> 穿去,好不容易,才把這七招劍法躲開 開一套迷離怪步,在韓冲那如山的劍影之中,穿來

兒與那靈河神叟范大俠也有一些關連了!」 韓冲哈哈一笑道:「八仙迷踪步,看來你這娃

長笑聲中,又是三招連環攻出。

本領,試試能不能沾到本座衣襟! 避過韓冲這三劍,口中却道:「老匹夫,你如果有 天毒教主仗着那套神奇真測的步法,依舊從容

刺向了老人的後心。 說話之間,人已轉到韓冲身後,手中劍鋒一轉

出來,可千萬大意不得……」 的烙鐵,心中大大一震,忖道:「血影神功已施展 韓冲已霍地旋身,左手五指箕張直向他劍身抓去。 天毒教主 一見韓冲那五指亮出,有如五根燒紅 韓冲身後,直似有眼,天壽教主的劍光乍起

韓冲大喝一聲,左手功力暴發,右手長劍,却 思忖間,連忙撤劍,飄身後退。

」其實,不消他在旁警告,天壽教主早已是上了心可馬弘一見失聲道:「血影魔劍,教主當心! 一縷縷紅色光影,由劍尖飛馳而來

魅遊走,轉得幾轉,閃向韓冲左後方了! 韓冲「血影劍」真炁一發,天毒教主已身如鬼

嗤的一聲,青烟下洞穿了一個寸許方圓的小洞! 穿行而過,擊中了大殿的一根五人合抱的巨柱 那股淡紅色真炁,傍着天毒效主身左五寸地位

天毒教主暗暗出了一身冷汗。 但他此刻身在韓冲後方,機不可失,右手長劍 什麼人能當得起這一整?

你身後的九個人,又都是誰? 韓冲笑道:「你倒是挺會吹牛的啊!」一嫂子,

你想見識一下麼?」 韓二嬸道:「天毒教江南堂和河間分堂的高手

韓冲道:「老夫只想見識一個人!

韓二嬸笑道:「那容易…… 韓冲道:「江南分堂堂主白玉娥! 韓二婚道:「那一個?」

就去見見這老妖怪! 一揮手,向身旁一名白衣少婦道:「玉娥!你

向前走了三步,淺淺一笑:「老人家找我麼?」 韓冲道:「不錯!妳再過來幾步!」 那白玉娥長的十分嫵媚,聞言應聲姗姗移步,

她口中你字剛出,人尚未曾移步,天毒教主已 白玉娥嫣然一笑,道:「老人家,

沉聲道:「白堂主,站在原地,莫再上前!」」 可是妳勾引的麽? 韓冲這時却道:「白玉娥,那秦雷進入天毒教 白玉娥怔了一怔,道:「屬下遵命!」」

投入天毒教,他又那能有機會親近妾身呢? 她如此放蕩的說話,只聽得武當諸子,人人皺 白玉娥笑道:「不錯!他跟妾身很要好,除了

本座屬下之人已到,你可要準備後事了! 天毒教主這時忽然揮出一劍,喝道:「老匹夫

葱之死,可是你教唆秦雷下的手?」 回原地,口中却向白玉娥道:「白玉娥,那火神林 韓冲寶劍一抖,劍上眞力一湧,將天毒教主逼

心,自顧將林葱的電火劍丸取來給我,至於他是不白玉娥格格一笑道:「那秦雷爲了想博我的歡 是殺了林葱而取到劍丸,那我就不明白了!」

-110-

恐所包圍,除非他有能力突破這漸漸形如實質的淡

這久時間下來,天毒教主身外,已被韓冲的劍

紅劍炁,否則,終久必受其害。 天毒教主心中眞個着了慌!

然夷爲平地,那就是妾身的手段!」 都遭了你的毒手麽? ,一顆由我帶在身邊,目前已然用掉了!」 韓冲呆了一呆,道:「長江大豪凌化龍一家, 白玉娥道:「江南第一世家的『豪傑居』,已 韓冲眉頭一揚,道:「妳用在何處?」 白玉娥道:「秦雷給了我三顆,兩顆是給了教 韓冲道:「那雷火劍丸現在何處?」

試試,武當上清宮會不會也被夷爲平地!」 果武當派的道長們自信比那凌化龍更强,那也不妨 的舵主,自然是容他不得了!」 玄慧道人冷冷一笑道:「女施主不要逞口舌之 她妙目一轉,格格一笑,向武當諸人道:「如

快,死後必入割舌地獄!」 白玉娥笑道:「我才不在乎呢……

連教主都已不曾放在眼中。 尤其是那等飛揚浮躁,不可一世的氣勢,幾乎 她那副媚態, 使人看來好生惡心

, 算來你應當是罪魁禍首的了! 韓冲這時却微微一笑道:「白玉娥,林葱之死

話說的好難聽啊!什麼罪魁禍首?妾身一向奉公守 從來不曾作奸犯科,又何來之罪呢? 白玉娥掠了掠鬢角,嬌笑道:「喲!老人家這 怒哼了一聲,道:「白玉娥,今天老夫可

以放過任何人,但却不會放過妳!」 白玉娥怔了一怔,道:「爲什麼呀?妾身也沒

有什麼地方開罪了你老人家啊?」 韓冲道:「丫頭,你可知道老夫是誰麼? 韓冲道:「不錯!但老夫與火神林葱是什麼關 白玉娥道:「血影劍魔韓冲,是麼?」

係,你知不知道?

白玉娥道:「什麽關係?他總不會是你的兄弟

老夫挖你的心肝,祭奠亡弟之靈,還是由老夫動手語音一頓,又道:「丫頭,你是束手就擒,容 將你擒下? 韓冲大聲道:「他正是老夫的兄弟!

她看了看韓二嬸,低聲道:「總護法,韓冲員 白玉娥這下子可貨吃驚不小了

白玉娥道:「可不?他不願担任本教江南分舵

蘭,誓同生死之交,姑娘,妳站得靠近老身一些吧 是火神的兄長麼? 韓二嬸冷哼了一聲道:「不錯!他們是結拜金

免得這老妖怪突然發出劍炁,妳那小命就保不住 白玉娥當真的退了三步,靠在韓二嬸身邊。

三清劍陣可以發動了!天毒教來此之人,一個都 韓冲這時目光一轉,向玄慧掌門道:「掌門人

不許放走!」 長劍一揮,催動了三清劍陣。 玄慧道長應聲道:「貧道遵命!」

過高下! 韓二嬸木拐一擺大喝道:「韓冲,老身單獨跟 司馬弘等人首當其衝,紛紛舉劍相迎

流下 住 齊圍了上來,拐劍刀錘,全向韓冲身上招呼過來 紅光立閃卽隱,那天毒教主揮劍一迎,竟然阻擋不 力 噹的一聲,長劍軟垂,人也向後蹌踉了五步! !:韓二婚一見,暴喝一聲,率着同來九人, 只見他左手忽然掩胸前,點點鮮血,順着五指 左手亮掌一拍,格開韓二嬸木拐,右手長劍眞 韓冲大笑道 指向天毒教主一點, :「單獨麼?憑你也配! 但闊嗤的一聲, -縷

地上。七條人影在陣陣悶哼聲中,跌倒塵埃! 却聽得一陣嗆嗆之聲入耳,七般兵双,紛紛斷落 韓冲呵呵一笑,血影劍炁陡然大盛,揮劍一舞

傷,居然還有餘力,一頓木拐,縱身而起,撞破了武功不凡,狂叫一聲,噴出滿口鮮血,雖然身受重 白玉娥已被提離地面三尺,右手長劍一揮,另一位 間分堂堂主,身穿銀衣的大漢,竟是飲劍身亡。 韓冲一招得手,更不饒人,只見他左手一抓, 韓二嬸呆得一呆,血影劍炁已告襲來,她究竟 血影劍魔的真功夫,這時才真正的亮了出來

之前,大喝一聲道:「住手!」 大殿的屋頂,落荒逃去。 玄慧道長招呼了一聲,七人同時,寶劍一收 韓冲沒有追趕她,提着白玉娥,走到三清劍陣

死了,天毒教可以散啦,老夫不爲已甚,只要你們 跳出圈外,司馬弘等人,也適時收劍而立 韓冲望着司馬弘道:「司馬弘,你們 教主已然

致了歉意,這才紛紛出門而去。 聲:「遵命!」向韓冲長揖到地,並且向玄慧道長 自知收斂,老夫也不會再找你們的麻煩了! 司馬弘等五人那裏還敢再說什麼?齊齊應了

回去,找到韓二嫂,叫她立即解散天毒教,知道廖穴道喝道:「天毒教主已死,妳不妨將他的屍體運 一梅芳君連蜂應道: 韓冲走到梅芳君身前,舉手一拍,拍開了她的 一晚輩知道!

起,正欲離去,韓冲忽然喝道:「且慢! 梅芳君呆了一呆,道:「老前輩有何指教? 她移步過去,將那已然躺在地上的天毒教主抱

才一抬手揭開那天毒教主的罩面黑紗! 伸手在那天毒教主身上捜出兩顆雷火劍丸,然後 韓冲一言未發,挾着半死的白玉娥,走了過來

聲道:「是她!」韓冲道:「她是誰?」 韓冲自是不識此女是誰,但梅芳君却驚呼了一 約之下,竟是 一張面目嬌美的少女!

·」韓冲嘘了口氣,道:「怪不得她會流星劍法呢 梅姑娘,你把她送到點蒼去吧! 梅芳君道:「點蒼掌門人的大女兒,林紅姑啊

們一帮, 才四顧了在身後恭送他的玄慧掌門等諸人一眼道: 長魔高,釀成巨禍了……」 宮門而去,韓冲挾着白玉娥,大步出了上清宮, 「天毒大刦雖已敉平,但武林中魔頭們不會只有他 梅芳君那敢怠慢, 你們也該好好閉關勤修玄門心法,以防道 應聲抱起林紅姑疾步奔出了 這

處,但只一紙手令到來,雖然赴湯蹈火,武當子弟 當浩刦,承蒙老前輩大力化解,此恩此德,我武當 , 也在所不辭! 小弟,沒齒難忘,今後你老如有任何用得到武當之 玄慧道長稽首恭聲道:「老前輩教訓的是,武

沐紅之事,只恐林美風並不知曉,你們不必能恨點 韓冲哈哈一笑道:「好說了!你們回去吧!吳

一場無邊浩刦,終於平靜的過去了!韓冲這才放心的點了點頭,大步下山而去。 玄戀道長稽首道:「貧道配下了!

會不會再有第二個「血影劍魔」出現,來排難 但誰又能說,此處就沒有了糾紛? 武林中的風雲,到也是來得快,去得也很快!

弟,可真要痛下苦功,勤修數載了……」(完)武當劍法,已落下乘,要想重振祖師聲威,本門 玄慧道長深深的吐了一口大氣,長嘆一聲道: 天下事本來就難以逆料,何况是武林中的事?

-112-

風 怒

怔,更道:「敝寺並無法號無我…… 這原是一廂情願的想法,那知悟玄禪師先是一

本文承自第98頁。

的無我禪師 呂柏年忙截口道:「在下說的是武林三奇之一

弄老衲,想那武林三奇之一的無我禪師,俠踪無定 ,這叫老衲到那裏去找他,何况……」 悟玄禪師朗朗一笑道:「施主,你可是有心戲

道。 了麼?聽禪師口氣,好像竟然尚不知道。」 呂柏年愕然道:「無我禪師不是已經前來貴寺 悟玄禪師一怔道:「有此等事,老衲怎會不知

丈未派人告知禪師?」 呂柏年道:「是否因禪師事務繁忙,貴掌門方

禪師斷無不知之理。 驚動掌門方丈,寺中來了無我禪師這等貴賓,悟玄 無大小,都需經過他這一關,他處理不了的,才敢 這是不可能的事,悟玄禪師身爲監院之職,事

道: 未前來,但仍怕事有萬一,當下向智道和尚一揮手 智道和尚合十當胸頷首道:「是!」轉身疾行「無我禪師是否已來,速去查來。」 悟玄禪師到底是有道高僧,雖明知無我禪師並

智道和尚走後,悟玄禪師站立當地,雙目一垂

便不言不語了

呂柏年與辣手夫人也只好默不做聲,等智道和 來,再做計較。

智道和尚回來得極快,看他一臉惱怒之色,呂

柏年與辣手夫人都不由得心情一沉,暗自担心 果然,智道和尚來到悟玄禪師面前躬身報告道 C

我禪師並未前來做寺,兩位還有何話可說。 辣手夫人道:「兩位該聽到敝師姪智道的話了 : 「 啓禀監院師伯, 無我禪師並未前來本寺。 悟玄禪師猛一抬頭,目光烱烱的望着呂柏年與 _ 無

益,兩位如不願將實情見告,那就莫怪老衲要無禮 而來,無我禪師分明已於今日一早前來貴寺…… C 悟玄禪師面色一沉,截口道:「施主,空言無 呂柏年道:「在下等實是與無我禪師一道同行

師要如何處置在下兩人? 師既不相信在下的話,在下已無話可說,但不知禪呂柏年實在不願誤會加深,劍眉一蹙道:「禪

老衲禀明敝掌門方丈,從輕發落,否則,一經動手 以兩位犯我少林禁地而言,定必格殺不論。」 呂柏年道:「那是說,如果在下等東手就擒, 悟玄禪師道:「如兩位不加反抗,束手聽命,

貴寺一定給我們一個公平機會? 悟玄禪師道:「本寺佛門之地、我佛慈悲爲懷

如確係被人所害。當不無辨明機會。 呂柏年道:「請禪師容在下兩人商量一下

千萬不要自誤。」 悟玄禪師點頭道:「但願兩位施主明智抉擇,

皺眉頭,道:「夫人,你看我們能不能够束手被擒轉過身去,斥傷下記」 泱風範,不偏不激。呂柏年與辣手夫人退了五步, 祖塔原是極為嚴重的大事,但悟玄禪師仍然保持決 少林眞不愧大門大派,呂柏年他們犯了少林慧

前 文 提 要・

尚武實非本人,而是他人瓜代,爲了要證實這一猜及田秀秀所透露的何尚武的行徑,猜料出現在的何 遲如蘭,從烈火姥姥對「逍遙處士」何尚武的疑念 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獲得「關外玉鳳」何瑶 卿之助,輕易的擒下田秀秀,解救了關人解語、尉 忖,南宮逸奇擬單身犯險,强闖至奪宮,正以此際 尉遲如蘭提議由南宮逸奇假扮易從哲往探何尚武 地府秀士」字文旭突地來到,證實了何尚武被囚 「金笛先生」易從哲和「醫俊雙絕」諸葛高風, 上回書至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世第一的「魅 並說對其中困難問題有辦法

妹說!

南宮逸奇精神一振,道:「有何解决辦法,蘭

尉遲如蘭美月輕轉地瞥視了何瑤卿一眼,道:

一這解决辦法就必須要靠卿妹帮忙了。 ,妳只管說好了,就是要小妹去赴死,只要能够救 何瑤卿連忙說道:「蘭姊,要小妹如何帮忙法

出我爹,小妹也甘心情願!」 要易伯父傳授那稱絕武林的『笛音心法』爲由:和 容成易伯父和妳一起回莊,回到莊上之後;妳便以 去赴死,事情也沒有那麽嚴重。」 語聲一頓, 眨眨美目道: 「由南宮大哥化裝易

心法

他,在一起,暗中指點莊衆屬下人等的姓名職司……

如此,我想有個三五天的時間儘够了。

來,便絕不會有露出破綻之虞了 南宮逸奇首先讚同地道:「蘭妹高明 如此一

裏面還有問題呢!」 尉遲如蘭甜美地笑說道:「你先別誇讚我,這 南宮逸奇愕然一怔!問:「還有什麼問題?

現露出一片迷惑之色。 何瑤卿也是愕然一怔!目視尉遲如蘭,雙目中 遲如蘭美目貶動地問道:「易伯父那『

「這……」南宮逸奇搖頭道:「不會。 上,你會麼?」

遲如蘭的意思,不由哈哈一笑,道:「尉遲賢侄女 「金笛先生」易從哲一聽,心中立刻明白了尉



,這也是不成問題的問題。」

這點淺薄技藝,只要南宮大俠不嫌棄,老朽决不自 語鋒微微一頓,目視南宮逸奇笑說道:「老朽

技藝,放眼當今天下武林那就沒有……」 笛音心法』稱絕武林,威震寰宇,如說這也是淺薄 易從哲哈哈大笑道:「好了好了,南宮大俠請 南宮逸奇連忙接口道:「易大俠太自謙了,

太會取笑了…… 說下去,老朽可就要連自己姓什麼都不知道了。 勿再說下去了,就這樣,老朽已經有點飄飄然,再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易大俠太客氣,也

話了 心法』單獨傳授……」 尉遲如蘭接口道:「你們二位都不必徒說客氣 ,事情就這樣决定,稍停便請易伯父將『笛音

元之言,說道:「我看不必多此一舉了, 尉遲如蘭美目微睜地道:「爲什麼? 南宮逸奇條然抬手一搖,阻斷了尉遲如蘭的未

敢嫌,只是…… 』稱絕武林,威震實宇,爲當代武林奇學,我怎 南宮逸奇正容搖頭道:「那倒不是,『笛音心 易從哲道:「南宮大俠可是嫌棄?」

音心法』,所以,我以爲這實在沒有必要! 口,她明知我不是易大俠,又怎會真要我傳授『笛 娘要我傳授『笛音心法』的問題,那祗不過是個藉 有何姑娘陪伴入莊,已經不虞老賊起疑,至於何姑 語鋒一頓又起:「我此番易容化裝成易大俠,

情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說的雖然是理,也是事實,可是,你應該想到, 閩人解語含笑接口道:「南宮大哥,你這番話 事

南宮逸奇凝目問道: 「這會有什麼『萬一 ?

又怕『萬一』什麼?

倘然偶一高興,也要聽聽『笛音心法』的神妙, 是在卿妹和你一起三兩天之後,查問起卿妹的進境 ,要卿妹當面試演時,那便怎麼辦?」 闌人解語甜美地一笑,霎霎美目道:「那老賊 或

這話說得不錯,不但是理,也是不可不防的一

大俠將『笛音心法』傳授何姑娘…… 南宮逸奇劍眉雙蹙地沉思地道:「那麼就請易

弟, 防備『萬一』的整體,難保不因此而功虧一簣! 辦法,這辦法只能防備『萬一』的一半,並不足以 現在就將『 關人姑娘的話已經說得十分明白了,請易大俠 地府秀士」字文旭突然接口說道: 笛音心法』傳授何姑娘,這雖然也是個 「南宮兄

忌,因爲「笛音心法」乃是易從哲獨步武林的絕學 他怎好隨便接受這種別人的絕學心法的傳授! 這番話,又是道理,但是南宮逸奇他有他的顧

再次地劍眉雙蹙,默然沉思不語。 因此,「地府秀士」宇文旭話音落後,他不禁

我的建議不?」 神色修然一正,道:「南宮兄弟,你願意接受 「醫偷雙絕」諸葛高風見狀,雙眉不由微揚了

自當遵命。」 南宮逸奇目光轉注地道:「諸葛兄請說,小弟

或許不會有如尉遲姑娘所猜料的情事發生,但是備 該接受,雖然,賢弟此番與何姑娘一起入莊,老賊 賢弟爲什麼不願接受易大俠那『笛音心法』的心意 而不用,總是好的,也有益無害……」 不過,爲顧全武林安危,爲大局,我認爲賢弟應 諸葛高風微微一笑道:「南宮賢弟,我很明白

語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如果賢弟實在不

所學絕藝中,選擇一項作爲交換,不知賢弟以爲我想平白接受易大俠的絕學,那賢弟大可就自己一身 這建議如何?還使得不?

倒很適當,於是乃卽點頭說道:「小弟遵命。 南宮逸奇心念電轉了轉,覺得諸葛高風這意見 __

是蘭陽郡主,一位則是雲小眉姑娘。 一趟,回來時身後却跟着兩位白衣美少年;一位 第二天的已初時分,「 地府書生」字文旭出去

容化成冒充「金笛先生」易從哲,和何瑤卿姑娘 何瑤卿等衆人見面之後,當她們得知南宮逸奇將易 起深入虎穴時,二人立刻一致提出了反對! 兩位姑娘和南宮逸奇, 尉遲如蘭,聞人解語

中釘,南宮逸奇實在不該如此輕入虎穴涉險! 的唯一阻碍,當世武林的唯一强敵,必欲拔除的眼 當然,她們二位雖一致提出反對,但却無法影 她們都認爲老賊已將南宮逸奇視作其君臨天下

掩護,又易容化裝成「金笛先生」易從哲,就是沒最武林高傲的個性,別說此行還有何瑤卿姑娘同行响得了南宮逸奇既定的决心,以南宮逸奇那稱奇稱 話地等候他的消息,不得他的消息通知,不得輕舉 不少唇舌,解釋,方始令得兩位姑娘不再反對,聽 影响南宫逸奇的决心,但是南宫逸奇却也因此費了 前往一探究竟,也無人能够反對阻止得了他! 有何瑶卿姑娘同行掩護,不化裝易容,他如已决定 可是, 蘭陽郡主和雲小眉的反對, 雖然並未能

商議,暗暗跟隨他之後前往「逍遙莊」,其結果必 的小師妹,他前脚一走,她一定會立刻和蘭陽郡主多費點唇舌解釋說服這位向來性如野馬般不甘寂寞 而妄動胡來! 因爲南宮逸奇非常了解雲小眉的性情 ,他若不

更加棘手更加難辦! 然是「打草驚蛇」,因而使老賊提高警覺,使事情

天,學習模仿熟悉了「金笛先生」易從哲的言語動的刹那,南宮逸奇他就利用了這短促的刹那——三 作音調,同時也熟記了由何瑶卿貴出來的「逍遙莊 」建築,環境地勢圖。 在人生過程的歲月中,祗不過是極短促

」,憑南宮逸奇的天資才智,加上他的一身功力修 學起來自是事半功倍,毫無困難。 至於易從哲那譽稱獨步武林的絕學「笛音心法

便已完全領悟了「笛音心法」的神髓精奧所在。 是以,易從哲祗詳細地講述了三遍,南宮逸奇 所謂「笛音心法」,實際上乃是一種至尚至深

愁腸百結,悒悒不止,同樣的傷人殺人於無形! 聽來心凛神顫,氣血翻湧,冲腔而出,傷人殺人! 鳴,又若干軍萬馬奔騰,傳出一片殺伐之音,令人 家功力眞氣吹奏,高聲時,响徹九霄,有若鐘鼓雷 的「音律」之學,所不同的是以「金笛」配合以內 怨女之低訴,音韻悲慘悽切 低沉時,則輕柔婉轉,有若嫠婦之哀泣,又若 ,令人聽來悱惻神傷,

家功力火候已達上乘,眞氣運行自如而又到了綿綿 起來似乎十分簡單沒有突異的奇處,但是,若非內 學縱然懂得更高更深,也只奏來白娛娛人,絕對無 法傷人,更妄論殺人了 不絕的境界,就是吹破了「金笛」,對「音律」之 當然,這種「音律」傷人殺人的絕學奇技,聽

博雜至極,除武功以外,琴棋書畫, 加上他即承功参造化,學究天人的絕代奇人,所學 南宮逸奇一代天縱奇才,天賦智慧高絕蓋世 」之學,並且頗具基礎 無所不通,對

--116---

要他訊演一曲之時,他也就不徒作謙遜地接過「金 笛」, 凝神運氣奏了起來。 法」的神髓奧秘,在易從哲由身上取下「金笛 因此,當他靜聆講述三遍,於領悟了「笛音心 ,

額上見了汗,心神不住連連震悸! 但是,一曲未終,以易從哲的高深修爲,竟然聽得 般綿綿不絕,他川試演的雖然只是普通的音律, 籌以上,眞氣之運行,更爲靈活,有若長江大 他另懷佛門上乘神功,功刀修爲皆比易從哲高

結果,稍有進境的「死結」,獲得了啓示! 使他.一十年來一直停留在某一階段,苦心鑽研未得 威力之强,已凌駕於他自己之上,而且,在南宫逸 奇試演的「音律」中,他忧然捕捉到了一絲靈感, 因爲南宮逸奇雖是初習試演,但其意境之高,

了他,爲他解開了二十年未能悟解的「死結」! 天賦智慧竟然高絕如斯;名義上是他在傳授南宮逸 多,雖經南宮逸奇在旁詳加講解指點,但是,仍未 很大的心力,始才勉强記熟,雖然連續練了七遍之 南宮逸奇那以劍式所化的三招笛招,易從哲却費了 奇的「笛音心法」,而事實上,却是南宮逸奇指點 易從哲傳授「笛音心法」雖然未費心力,可是 這實在是易從哲做夢也意想不到的,南宮逸奇 因此,他於心神連震之下更感與奮驚喜若狂!

化的三招笛招,實在太深奥了 當然,這絕不能說是易從哲的領悟力不够,太 而是南宮逸奇那由佛門上乘劍術「降魔慧劍」

能够完全領悟出其招式的精微變化奧妙一

「羅刹寺」取道直奔「逍遙莊 到達莊外,正值夕陽餘輝漸逝,夜幕初垂,上 1_

燈的時分。 南宮逸奇和何瑤卿併轡入莊,緩行之間暗以一

慧影搜踪 | 神功搜聽之下,他內心驚凛了

裹, 明卡警衞之外,似乎沒有什麼,可是,事實上暗地原因是逍遙莊在外表上看起來,除了幾處護莊 龍潭虎穴, 莊內外都是伏椿暗卡遍佈,警戒之嚴密,有若 南宮逸奇他武林稱奇稱最,生性高傲, 銅牆鐵壁,實有「飛鳥難渡 一之勢!

伏椿暗卡放在心上,或是有所胆怯! 所學功力蓋世,內心雖甚驚凛,但却决不會把這些 進入莊中,出於意外地,那冒充莊主何尚武的

自然,

許多不必要的顧忌和麻煩,他正好利用這機會時間場」。這正巧,老魔不在,南宮逸奇正好可以免去 老魔竟然不在,據說是帶着「雙煞」去了「古關牧 ,熟悉一下莊內的實際環境,人物,事物。 老魔雖然不在,但是,素來和何瑤卿一樣,十

却竟安靜的在莊上沒有出去。 天倒有八天不在莊中的「關外遊龍」何沛字,此刻 何瑶卿陪着南宮逸奇進入易從哲的居室,正在

沛字來了 詳細地向南宮逸奇指點着莊內一些人物事物時,何

「易叔,你答應麼? 何沛宇一來,何瑤卿只好改變話題的笑問道:

不是現在。 南宮逸奇含笑道:「易叔可以答應妳,但是却

候? 何瑤卿美目貶動地道: 「不是現在,是什麼時

妳爹要是不反對,易叔便立刻傳授妳、」(未完) 南宮逸奇道:「等妳爹回來,和妳爹說了後,

前文提要:

?使得循聲而來的冷瑶光再忍不住,而逕向樓內衝 作殊死鬥,冷瑶光遂殺死二衞士及猩猩,拯赫連達潛入王府,見關外豪雄赫連達被囚籠中正與一猩猩 **泰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紅樓閨怨的幽怨哀音;除了發自孟雙虹外,還有誰 出困。此際,王府中一角紅樓,傳出一陣哀吟,這 圍而出。初探失敗,冷瑤光心有不甘,乃獨自一人 府,險中陷阱,率冷瑶光機警,以聲東擊西之計突 宣帝陵寢,險爲所算,幸雲裳及時趕到,解去危難 :事後,冷瑤光偕索媛、冷彦士、温訓往探威武王 上回書至冷瑶光率衆進襲牡丹堡,爲石琪誘往

由錦幔之內緩緩透出。

這幢花團錦簇,豪華整潔的王府深閨 冷瑶光掀開錦幔,以無比激動的心情,闖進了

的女郎,正手托香腮,面窗而坐。

段銘心鏤骨的美滿歲月。

當日河邊談情,月下訴願,難道她都全忘了?

錦幔深垂,獸鼎傳香,一股沁人心脾的氣息

他們曾經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在冷家莊渡過 她是樓頭怨婦,也可能是冷瑶光的未婚妻子。

現在,蟬曳尾聲過別枝,她琵琵別抱,飛上枝

梳妝台上銀燭高燒,一個身材婀娜,長髮排肩

還沒有忘記那海枯石爛的誓約,她應該對她的遭遇 ,來冷家莊作一番傾訴。 冷家莊距開封不遠,如果她當眞有情,如果她

後悔。 如今,他闖進王府,到了她的深閨,他却十分

值得眷念的。 對一個水性楊花,棄前情如蔽履的女人,是不

の田田 情背義的人去求教。因而,他身形一轉,就待奪門,他情願冒着生命的危險去探查,也不願向一個忘縱然這玉府之中,當真隱藏着極端重要的秘密

「唉……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了脚步。這幽幽的長嘆,細細的叙述,使得冷瑶光立定

不錯,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只是這合蓄着幾 是誰背棄當初的誓約了?今日麽,又是誰在愛 是誰背棄當初的誓約了?今日麽,又是誰在愛

,算是他的答覆。事實擺在眼前,毋須多作雄辯,一聲輕蔑的濃

写, 第是他的答覆。

The state of the s

日戊辰狀狀內底之 维宣下是或言之易 意一占「為了你,我甘心背叛你爹,淫娃蕩嬶的惡名「為了你,我甘心背叛你爹,淫娃蕩嬶的惡名

現在冷瑤光明白了,但却心頭一震。也不爲我着想麼?」

加不是 五雙虹,那今日當初之言,敢情是另有

感到是一件十分尴尬之事。

:「對不起,夫人,是我走錯地方了。」 閨弱女,豈是大丈夫所當爲!於是,他咳了一聲道

展之色。 兩艘駭人的殺機,美麗的粉類之上,是一股兇殘暴 兩艘駭人的殺機,美麗的粉類之上,是一股兇殘暴

她向冷瑶光默视华晌,冷冷道:「你是誰?」

女郎櫻唇一撇道:「落泊書生,敢於夜闖王府人,實在萬分歉疚……」

冷瑤光道:「在下一時好奇,還請夫人原諒一,閣下的胆量當眞令人佩服!」

女郞哼了一聲道:「我想原諒你,但却無能爲

碰運氣了。」

冷瑶光道:「有這麼嚴重?」

冷瑶光面色一變:「在下無意傷人,也不願埋妃內賽,焉能容你生還!」

王妃道:「關下必然是一個身負絕學之士了,肯王府九泉飲恨,希望王妃不要迫人太甚。」

齊跌入地底去了。 略光像高樓失足一般,似乎連同這幢王妃內寢,一路光像高樓失足一般,似乎連同這幢王妃內寢,冷

「怕了麽?閣下。」
他方自神色一愕,王妃已咭咭大笑起來,道:齊跌入地底去了。

冷瑶光淡淡道:「有美麗的王妃作伴,黃泉道 上並不寂寞。」

冷瑶光道:「有這個必要麼?」 完起道:「別忙,先摘下你的面巾瞧瞧。」 完起道:「別忙,先摘下你的面巾瞧瞧。」

王妃道:「咱們已經是黃泉道上的伴兒了

,關

冷瑶光道:「在下一時好奇,還請夫人原諒一

冷瑶光道:「妳爲什麼要聽我的?」我知道,一定會告訴你的。」

and?

水汪汪一怔道:「你問的真怪,我聽你的還不

聽。」 冷瑤光道:「總該有一個理由,不妨說出來聽

明白!」 横給他一記白眼,道:「真是死心眼,連這個都不 林汪汪粉面飛霞,昇起一片紅暈,素袖掩口,

冷瑶光哼了一聲道・「在下不喜歡吞吞吐吐的

水汪汪咳了一聲道:「說你死心眼,你八成還不太願意,連喜歡……喜歡你都瞧不出……」

要你吩咐一句。」 水汪汪道:「自然是真的了,要我怎樣……只

水汪汪神色忸怩道:「這個……」

水汪汪道:「願意,只要你喜歡,我什麼都願冷瑤光道:「不願意?」

他的眼簾。 她說話之間,雙手可沒有閒着,刹那之間,一

無恥淫婦。 這位武威王妃,當代俠義道上譽滿武林的九疑

爲什麼要妳賣身王府呢?」

--120-

?我身爲王妃,可不是什麼低三下四的女人。」 水汪汪櫻唇一撇道:「不要說的這麼難聽好麼

水汪汪面色一變,那雙孕育着無限春情的妙目 等,妳引誘殷松風炙子聚麀,那不是賤的出奇! 」 冷瑶光道:「我剛來時,妳對我說了些甚麼?

,陡然射出兩股懾人的兇光。

冷瑶光道:「難道妳就一點也瞧不出麼?譬如 些細微末節加以連貫,就不難忖知他們安着什麼存 些細微末節加以連貫,就不難忖知他們安着什麼存

這般糟達?」
冷瑤光憤然道:「那狗王究竟爲了甚麼對女人」

就有五名王妃在內。」

水汪汪長長一嘆道:「在他看來,女人僅是男

下何須這般吝嗇!」

王妃雙目大張,向他深深一瞥道:「想不到閣手一抹,將蒙面黑帕摘了下來。」

,王妃還是及早劃下道來吧。」
《路光面色一沉道:「在下不慣與人品頭論足風流自命的殷松風,不過是一塊朽木罷了。」

質爲了好奇而來巴! 一 笑道:「咱們聊聊不行麼?你夜闖王府,總不會當 暴戾之氣,她纖腰一擰,抛過來一記拘魂攝魄的媚 暴戾之氣,她纖腰一擰,抛過來一記拘魂攝魄的媚

演之人,王妃不必浪費時間了。」
冷瑶光微一怔神道:「在下領教過不少善於表眞爲了好奇而來吧!」

·公子。 」 王妃柳眉輕顰,道:「要怎樣才能使你相信呢」 一年起不必浪費時間了。」

冷瑶光目光烱烱,向她凝視半晌道:「妳叫什施令,要我相信很簡單,只要一切聽我的就成。」施令,要我相信很簡單,只要一切聽我的就成。」

見笑。」 王妃道:「我的名字十分不雅,你聽了可不要

令絡光河了一峰道:「原KE己意としほ」三山主水鰮玉麽?他就是我参。」 一頓續道:「我姓水,名叫汪汪,你知道九疑

的千金,在下當眞失敬了。」

水汪汪道:「你這人真是……嗳,問吧,只要冷瑶光道:「對不起,在下還有幾點疑問…」

麽?」 冷瑶光道:「妳聽說有一個名叫孟雙虹的王妃

的。」
水汪汪道:「不知道,王妃之間,是不准交往

全都服食過一種獨門優性毒藥,如果斷絕解毒的丹,何處不可以安身立命!」,何處不可以安身立命!」

丸,任是何等功力之人,四十九天之內,必會毒發

而死。」

都喪身在那三名魔頭的毒手之下。」
,都曾自恃功力,逃出王府,結果……咳,她們全幾個從未露面的絕世魔頭,被處死的三名王妃之中幾個從未露面的絕世魔頭,被處死的三名王妃之中

是她所知不多,冷瑶光仍然感到一片迷惑。 水汪汪横了心,將她所知一古腦說了出來,只

至於他眼前的問題,自然有了一種新的轉變, 他也無法焚琴黃鶴,使出辣手摧花的霹靂手段。 於是,他咳了一聲道:「謝謝妳了,水王妃, 於是,他咳了一聲道:「謝謝妳了,水王妃, 水汪汪目光一亮道:「你真的想帮助我麽?」 水瑶汪目光一亮道:「你真的想帮助我麽?」 冷瑶光道:「不錯。」

廖?」 冷瑶光一呆,道:「妳不是服食過慢性毒藥的水汪汪道:「好,我跟你走。」

水汪汪道:「是的,我現在還有十天解藥,如

能有五十九天的歡樂時光,應該是不虛此生了。 够跟你在一起,那怕是片刻歡愉,我也會滿足的, 她一聲長嘆,接道:「在王府,生不如死。能 冷瑶光摇摇頭道:「十分抱歉,王妃的要求, _

在下 實在無能爲力。」 水汪汪面色一沉道:「你在騙我?」

更不敢替寒舍帶來滅門之禍,而且,在下未了之事 冷瑶光道:「不,只是在下對王府開罪不起, 也無暇陪件王妃。

你要出王府却也不能。」 汪汪沉默半晌,道:「我不便勉强於你,但

冷瑶光道:「爲什麼?是要挾?」

骨此間了。」 了好多, 這麽說,我也不願反對,說實在的,這跟要挾差不 水汪汪悽切切的一聲苦笑道:「你如果一定要 除非你答允要我,否則咱們兩人就只好併

玉琢的胴體在輕輕的竄動着。 她說話之間,柳腰紮擺,媚眼如絲,一雙粉裝

的「花痴」。 度的人,常有反常的行動出現,那就是一般人所說 爲大胆的挑逗,這位當朝命婦,果然下賤得出奇。 她身無寸縷,竟敢對着一個陌生的男性,作極 不過冷瑶光十分明白,一個性飢渴達於某種程

不管她是不是花痴,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淫娃 ,縱然她美如天仙, 冷瑤光也倒盡胃口

在下是一個不易接受要挾之人。 水汪汪呆了一呆,一股凌厲的殺機,取代了她 他身形一轉,道:「王妃找錯對象了

她足尖一彈,來勢如風,纖纖五指,猛抓冷瑤

傳。 ,他知道這位王妃的功力,已然獲得九疑山主的眞 冷瑶光沒有回頭,但由水汪汪的身法手勢推斷

身法,一閃之間,便將那奇怪的一抓避了開去。 他不敢大意,也沒有半分畏怯,脚踏靈胎九影

她像一條會飛的八脚魚,凌空飛了起來。

一片駭異之色。 懸空下 她眞力已盡,不得不落回地面,粉頰之上,是 繫,

了混身解數,竟無法迫令冷瑶光轉過身形。 最使她難堪的是冷瑤光那冷傲的神態,她使出

拚的。但嚶嚀一聲,她竟像如喪考妣般的,哀嚎起

你欺負人,我不要活了,嗚……」

這些,更重要的,她還是一個女人。 個王妃,還是俠名滿天下的九疑山主的愛女,除了 經驗。他神色一陣錯愕,便身不由己的轉了過來。 不論她是如何的下賤,怎樣的無恥,她總是一

她的胴體之上。 分保留,冷瑶光天不怕地不怕,却不敢將目光落向 一副婀娜嬌驅,不作半

也許是他封難未滿,命中注定了有此一刻。 來的情形,也就不致落得幾乎難以收拾的地步,這

原來水汪汪是利用哭聲將冷瑤光誘惑得轉過身

一擊無功,水汪汪目中的殺機更濃,一聲嬌叱 連攻出五招,還是無法碰到冷瑤光的衣角。 腿臂併用,那是何等驚人的威勢!

按說,在急怒之下,她應該不顧死活,亡命

哭是女人的法寶之一,可惜冷瑶光對此道全無

最糟的是她全身裸露,

如果他敢於瞧她一眼,他必然會大吃一驚,未

來,實際上她雙目之中,沒有半絲淚痕,櫻唇之旁

還堆集着一片詭譎的笑意

隱藏的絕毒之物。 她的雙手向前挺伸着,並以內力逼出指甲之內

吸入冷瑤光的體內,待他發覺有異,已經後悔不及 那是一片肉眼難辨的輕烟,它已在不知不覺中

這團火是發生在他的胸腹之間。 人是血肉之軀, 誰也不能忍受火的煎熬,何况

瑶光那身超人的內功,竟無力對它稍作抑制。 而且這團火的來勢,也猛烈得十分驚人,以冷

忍不住向水汪汪瞧去。 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他不明白火的來源,却

乎就要向那迷人的胴體撲去 瞧, 瞧出問題來了, 他喉際格的一响 9 幾

衝動,一雙目光,却再也收不回來。 他以人所不能的毅力,制住了由您火所引起的

有之事。 但像水汪汪這麼袒裼裸裎,昂然相對,却是前所未 他有過與異性的接觸,也不止一次摘過禁果,

終於,一聲虎吼,他縱身撲了過去。 於是,急風驟雨,橫掃香閨,他們展開了一場 這是新的刺激,更引起了他體內慾火的澎湃

激烈異常的纏門…… 待風停雨止時,他們已然筋疲力盡,連風雨所

微一 造成的凌亂痕跡都懶得去管,便相擁着進入夢鄉。 怔,便想起了適才一幕醜惡的往事 不知經過若干時辰,冷瑶光醒來了,他只是微

揮 懲火消失了,怒火却昇了起來,他猛的伸手 所幸這位九疑山主的愛女,功力確屬不凡,就 水汪汪像一個稻草人似的,凌空飛了出去。

下地來,不過,她那櫻唇之旁,已滲出一縷血絲。 在將要撞上增壁之際,她猛吸一口眞氣,輕飄飄落

: 「賤人,妳作的好事 冷瑶光迅速穿起衣衫,回顧水汪汪怒叱一聲道

屈的,幽幽說道:「你欺負了我,還要對我如此嚴 水汪汪撫着她被擊痛之處,淚洒香腮, 無限委

厲! 麼厚顏無恥的下流女人,也值得大爺欺負麼!」 冷瑶光冷叱一聲道·「我欺負妳?哼,像妳這

肉 賤人,妳給我跪下,大爺要一寸一寸的割掉妳的賤 你何必再說這些! 冷瑶光怒叱一聲道:「妳是我的了?好得很,

水汪汪櫻唇一撇道:「我再下流也是你的了

怒之色,人人都會相信他當眞要一寸一寸割掉水汪 汪的賤肉的。 他說起話來聲色俱厲,只要瞧瞧他臉上那股激

殺佔有她的事實。

公子 ?還有,我只是一個可憐的弱女子,你是一個堂堂 我會服何你的,雖然我只有兩個月不到的生命, 的大丈夫,你怎能下得了手呢?留着我吧,公子! 她一面流着淚水,一面撫着自己的身軀道: 在他那威稜四射的氣勢下 這些都是你親手撫摸過的,你忍心割掉它麼 ,水汪汪當眞跪了下

她是一個淫賤的女人,何嘗不是一個可憐的弱 她的話,使冷瑶光感到恥辱,也有點氣餒。 總是你的人了。」

?冷瑶光當眞能下手殺她麼? 他的遲疑,爲水汪汪的生命帶來轉機,於是

找,還有,王妃之中,有一個最受王爺寵愛的。本 那哀哀細訴之聲又响了起來。 你不是要找孟雙虹麼?我會帶着你去

-122-

府極具權威的雙龍令是由她保管,咱們去設法弄到 一塊,出王府就沒有問題了。」

這般享受妳捨得麼?還有那殷松風……」 冷瑶光哼了一聲道:「妳當真要跟着我?王府

當人看待 水汪汪道:「公子!你是男人,有些事你不會 冷瑶光道:「對一身賤肉的女人,我同樣不會 殷松風父子陰狠毒辣,他們從來沒有將我 ,何况我不會因妳而招惹是非 ,在王府生不如死,你想我會留戀麼!

怎樣的壞,你總是佔有我了。」 你是俠義道中之人,應該富有同情之心,不管我是 咱們憑雙龍令出府,决不會招惹什麼煩麻,公子! 水汪汪道:「我明白你是怎樣一個人,而且 她說的不錯,不論錯誤在誰,冷瑤光總不能抹

令牌,她是不是孟雙虹?冷瑶光須查個水落石出 枚麼,而且,水汪汪說那得寵的王妃在執掌着雙龍 服,別讓我看得噁心。」 他思忖良久,終於哼了一聲道:「穿起妳的衣 如果憑雙龍令可以免禍,他的懷中不正藏有一

着一片黑紗,外表看來,已完全掩去女性的特徵。 東妥當,她戴着一頂武士帽,將秀髮攏了起來,一 的香閨緩緩昇了起來。 道:「蒙上吧,公子!掩去本來面目以防萬一。」 身翠綠的俏裝之外,裹着一件男性風艷,粉頻上蒙 以黑絹裹着向肩上一揹。並遞給冷瑤光一片紗巾她取出一柄古色斑斕長劍,及金銀等貴重之物 水汪汪應聲躍起,以十分輕快的動作,迅速結 冷瑶光蒙上了紗巾,水汪汪已開動機關,將她

管別人的閒事,這是水汪汪的香閨昇沉,沒有引起 在王府之中,除了專司巡查之人,沒有人敢多

> 府之中,應該婢僕如雲,妳爲什麼連一個使喚之人 能連一個使用之人也沒有,因而咳了一聲道:「王 注意的理由,不過冷瑤光却認爲她身爲王妃,不可 也沒有?

冷瑶光道:「人呢?」 水汪汪道:「有,而且有六名之多。

,沒有召喚她們是不敢來的。」 水汪汪道:「爲了等候殷松風, 我將她們遺開

冷瑶光道·「原來如此。」

水汪汪微微一笑,道:「走吧,公子!請跟我

分渺茫。 妃,水汪汪知道她居住的所在,但找到的希望却十 走出抱樸樓,他們的目標是去找那位得寵的王

追查適才犯府之人,巡查更鼓之聲依然往來不絕。 」,當日黃瑜曾經獲得那位王妃的寵召,在含翠 因爲王府之中戒備極嚴,雖然一般高手在全力 那位得寵的王妃是住在王府的心臟地帶「含翠

模稍作勾留 由生出咫尺天涯之感。 ,頂盔胄甲,如臨大敵,冷瑤光瞧到此種情形,不 現在,那含翠樓頭燈火輝煌,四週巡行的武士

來了 緊緊跟在他身旁的水汪汪忽地輕呼一聲道: 6

冷瑶光一怔道:「什麼來了?」

人正向含翠樓匆匆而來。 其實不用水汪汪說,冷瑤光已經瞧到一行十餘 水汪汪道:「王爺來了,你瞧。」

武威王殷天鑑。 大漢,看他那顧盼自豪的狂傲之色,此人八成就是 爲首之人,是一個方面大耳,年逾五旬的黃袍

當日他在石弓山求醫被騙,動手擒拿他的正是高大之人。冷瑶光瞧到此人,神色竟爲之一變。黃袍人身後緊跟着一個面色焦黃,形如病夫的

堪稱罕閩罕見,縱然武功未失,也難以逃過他的毒力,但他仍能感到那病夫功力之深,在當今武林中力,但他仍能感到那病夫功力之深,在當今武林中這名像病夫的大漢。

只是有一點是不會錯的,那就是牡丹堡,甚至何以又投身王府,就令人有點難以測忖。不過他那次被擒,是送到牡丹堡中,這名病夫手。

丫環,擁着一名宮裝廳人迎了出來。 他思忖之間,含翠樓中已走出幾名手提紗燒的勾結。

九疑山,這兩個名震天下的門派,與武威王府均有

那名宮裝雕人,自然是那龍冠臺芳的王妃了。

令略光倩的不谐,那黃衣人果然就是灌填钢野安。 」 她迎向黄衣人深深一禮道:「 賤妾雙虹恭候王爺福

上枝頭傲鳳凰了。 的武威王殷天鑑,他的未婚妻子孟雙虹,當真已飛的武威王殷天鑑,他的未婚妻子孟雙虹,當真已飛

一段悠飘巍叠而去,刹那之情,令备光己變故他是天生的賤種,這口氣說甚麼也忍不下來。 眼看自己的未婚妻子,向別人投懷送抱,除了上枝頭做鳳凰了,

他曾經殺過人,也當真發過怒火,但像今天這一個兇神惡煞。

撲去。機力學能令擲給水汪汪道:「我要找狗王算人」

般震怒,却是前所未有之事。

不到會鑽來一個兇神惡煞,別看他將人命當作兒戲在警衞森嚴的王府心臟地帶,殷天鑑做夢也料

新篇預告

使義故事 一紙 刀」

高

紙能做刀嗎?紙刀也能殺人嗎?

這不是笑話奇譚,而是一篇新頴別緻,有血有淚的動人故事。

筆,保証故事嶄新。不落俗套。茲鐵定繼「禍水雙侶」後,即在本刋隆重推出。敬請讀武俠小說名作家高庸先生素以寫作態度嚴謹著稱,爲撰寫本書,構思年餘始鄭重執

者諸君拭目以待。

威儀,一代梟雄,果然不同凡俗。
他語氣雖然平淡,却有一股令人不得不聽從的此人胆敢到王府行兇,請你將他生擒下來。」

他不願浪費半句口舌,出手便是一記絕招。冷瑶光的去路,他冷冷的瞧着冷瑶光的面紗,似乎在辨別這個胆大妄爲的刺客,是那條道上的人物。 為瑶光與下一停,一記登龍掌再度拍了出去, 在辨別這個胆大妄爲的刺客,是那條道上的人物。

面色焦黄的大漢哼了一群,右肩微塌,抖掌上面色焦黄的大漢哼了一群,右肩微塌,抖掌上面,面色焦黄的大漢哼了一群,右肩微塌,抖掌上

慘白得令人不敢卒覩。

,是一片無法掩飾的駭異之色。 他雙目大張,嘴角上掛着兩縷血絲,面頗之上

數十年來,郭壘會過不少成名之人,就他的記淬有劇毒,掌力之强,當代無人能出其右。

今天首次嘗到了失敗的滋味!
可是,一山還有一山高,他橫行江湖數十年,
帖子,一般人對他畏懼之深,由此可想而知。

帖子,一般人對他畏懼之深,由此可想而知。

真氣,再度揮掌擊出。 他不甘心就這麼毀掉他的赫赫威名,猛的一提

掌力仍然凌厲無比。

帖子郭壘,仍向殷天鑑撲了過去。 找的是奪他未婚妻子的殷天鑑,他一掌迫退了閻王

-124-

身一指,點向郭壘的掌心。每他發覺腦後風生,心頭纔猛的一震,急足踏

乎要嘔吐出來。 了下去。這一記朔金指正點在他的掌心之上。 閻王帖子毀了,名震武林的郭壘,自江湖上除 了名,但冷瑶光也吸進了不少毒氣,一陣噁心,幾

殷天鑑嘿嘿一笑道:「朋友,摘下你的面巾,,濃眉一挑,高興得仰天狂笑起來。」以逃過他的觀察,毀了一個郭壘,他絲毫無動於衷殷天鑑武功不俗,冷瑤光中譯的情形,自然難

简下面巾僬僬。 网络水巴經落入掌握之中,才好整以暇的叫對方知冷瑤光已經落入掌握之中,才好整以暇的叫對方一點毒氣,任是何等之人,也無法走出百步,他明 郭壘掌上的毒力,殷天鑑十分明白,只要吸進

如果他能够殺死殷天鑑,他會捨命一拚的,但驚人,仍無法扼阻毒力的蔓延。

狗頭。」,大爺只要還有三寸氣在,必會摘下你與那賤人的,大爺只要還有三寸氣在,必會摘下你與那賤人的

他亂刀分屍。」

孟雙虹淡淡道:「記得。」

好在跟隨他的佝退子,無一不

喝着迎了上來。 ,冷瑤光離殷天鑑還有約莫八尺之遠,已有兩人叱 好在跟隨他的狗腿子,無一不是身具絕學之士

刀已雙雙揮出。他們是殷天鑑的隨身侍衞,縱身撲出之際,長

侍衞正副首領的頭銜。 此,他們獲得殷天鑑的賞識,青雲得路,獲到王府此,他們獲得殷天鑑的賞識,青雲得路,獲到王府此,他們可算得刀法中的翹楚,因

而出手一刀,便已盡了全力。
冷瑤光的出現,是他們爲王子賣命的時候,因

使對手無法找到空隙,他們已立於不敗之地,,湧來一片滴水難入的刀幕,任是何等功力之人,也無法在他們招式中找到半點空隙。

些破銅爛鐵却一齊嵌進馬氏兄弟的身上,他們滾出兩柄精鋼鑄造的長刀,成了一攤破銅爛鐵,那雄變成了篾札紙糊的一般。

,只是令令的熊耆投天濫。一个瑶光先聲奪人,一記登龍掌威懾至塲,他沒文外,全身上下都在冒着血水。

微微响起一陣震動。
他的雙脚像兩記鐵錘,每一步踏出,地面上就,只是冷冷的瞧着殷天鑑。

密保護他們的主子。
十幾名侍衞散了開來,他們圍成一個圓週,嚴

色焦黄的病夫了,因而他咳了一聲道:「郭大俠,再多一點也是白費,惟一可以仗恃的就只有那個面不過,殷天鑑十分明白,單憑他的這般侍衞,

孟雙虹面色一變,道:「王爺認為賤妾是賤人殷天鑑道:「他所說的賤人不是妳麼?」 孟雙虹道:「王爺如此說法,必有所依據。」 殷天鑑道:「妳必然認識他了!」

妾,似乎太過武斷了。」 百宮女,都將難以逃避認識此人之嫌,王爺獨指賤 百宮女,都將難以逃避認識此人之嫌,王爺獨指賤

此人,必可水落石出。」

殷天鑑哈哈一笑道:「王妃說的是,只待擒到

對一個身中劇毒之人,他們一點也奈何不得。可惜事與願違,撲上去的侍衞落得兩死三傷,

令者斬!」
立身旁的侍衞怒叱一聲,道:「給我擒下此人,違立身旁的侍衞怒叱一聲,道:「給我擒下此人,違

來。
怒吼之聲响澈王府,難以數計的人潮向鬥場湧

人數雖衆,却無人有阻他之能。 樣的一個結局,於是,身形一晃,見隙就鑽,王府 樣的一個結局,於是,身形一晃,見隙就鑽,王府

出何方才是安全所在。(長年的羅聲响成一片,他像進入了迷魂陣,找不會是其的羅聲响成一片,他像進入了迷魂陣,找不會是其的。

「公子!請跟我來。」 正當徬徨之際,耳中忽然响起一股細聲,道:

(未完待續

奔來,雷三利用嫦娥纏住那怪人,趁機挾起除雪紅 殺斃,只易不鳴逃了回來,而那屠殺天一堡高手的 把除雪紅迫退至一棵大樹之前 怪人也已追到,指名向雷三叫陣,恰正此時,嫦娥 徐龍依言往覓嫦娥之際,逃離天一堡的高手盡被人 開溜,繼之一衆高手也相繼離去,但却有一名叫雷主叙說後,寄居堡中的中原四怪之一的易不鳴首先 ,逃出天一堡,在一處樹林處,要對除雪紅非禮 三的漢子留下 上回書至杀雪紅把在哨崗所發生的慘事向杀堡 , 說要徐堡主往邀嫦娥, 聯手應敵,

堡毀人亡玄經現

紅才勉强一笑,道:「你……覺得我美麗麼?」在雷三的身子,已快逼得緊靠住她之際,杀雪

的姑娘了,這都是由衷之言。」

除雪紅忙又道:「就算你喜歡我,你也該向我

雷三又笑了起來,道:「小親親,誰說我準備

歡我?說我很美麼? 雷三笑道:「是啊,你很美麗,但是你能一直

雷三道:「是啊,我好久未曾見到你這樣美麗

器重,他一定會答應的。」 父親提親,你是席大先生的弟子,我父親對你十分

向你父親提親啊?」 徐雪紅心中更驚,道:「你,你不是說……喜

> ?那你是在做夢了,大小姐!! ,誰知我是不是還喜歡你?你想我和你做長久夫妻那樣美麗麽?現在我也確然很喜歡你,但是過幾天

胸口,不讓雷三再向她逼過來。 除雪紅幾乎昏了過去,她雙手用力撐着雷三的

刹那之間,她只覺得雙臂所承受的力道,重逾千斤 ,若是手臂再不縮回來,那一定要斷折了。 涂雪紅手臂不得不向後一縮,雷三的身子便已 可是雷三的力道之大,却不是她所能抵抗的

向前直靠了過來,一手伸,拉開了涂雪紅的衣餌

下滑了下去,但是雷三一伸手,却已將她抱住。 在她的粉頰之上親了一下。 徐雪紅只覺得身子發軟,雙腿一屈,禁不住向 徐雪紅全身發軟,雷三低聲笑着,又在她的臉

上親了一下,雖然在雪地之中,但是除雪紅由於急



的人,這樣的事,她勉力避過頭去,但是想憑此避 十分清醒,她實是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遇到這樣 怒交加,粉頰之上,却是一團熱。 開雷三的輕薄,却是不可能的。 除雪紅只覺得身子發軟,但是她的頭腦,却還 雷三一面親着,一面還在道:「好香啊! L.,

去。 雷三將她的身子,整個抱了起來,正待向前掠 也就在此際,只聽得雷三的身後,突然

兩個人的聲音。那兩個人沉聲道:「雷三,

放下涂雪紅,反而將涂雪紅擋在他的身前。 放下那女子, 震,而雷三一聽,連忙轉過身子,可是,他却未曾 那 **M人的聲言,十分沉重,令人聽了,心頭發** 轉過身來!

一口氣 事情又有了變化,這實在是她始料不及的。她吸了 除雪紅本來以爲自己必不能免了,忽然之間, 且,他立即後退了一步,背靠着樹站定。 向前看去,只見前面不遠處,正站着兩個

十分相似,一望而知是兄弟兩人,這時正滿面怒容 ,目射精光,望定了雷三c 那兩個人大約三十上下年紀,濃眉大眼,面目

清雷三臉上的神情如何,但是她却可以**覺出**,雷三 除雪紅被雷三抓住,擋在他的身前,當然看不 ,在微微發抖,是以她知道雷三的心中,定

也生出了一綫希望,忙叫道:「兩位教我!」 疾滑了過來,逼近了五六尺。 她才叫了四個字,祗是那兩個人的身形,向前 雖然她自己仍然被雷三抓着,但是她的心中,

也就在這時,涂雪紅只覺得雷三的一隻手掌,

已然按到了她的頭頂之上 雷三的呼喝聲,也在她的身後响起,道:「你

們若是再逼向前外,我先殺了她! 束手成擒,跟我們回去!」 那兩人陡地站住,道:「雷三,你快放下這女

走, 得一 個死字,常言道螞蟻尚且偷生,我怎肯跟你們 你們別多廢話了! 雷三冷笑道:「兩位師兄,我跟你們回去,只

到了你,就肯不讓你跟我們走了麼? 得了麼?我們追踪你,已達兩年之久,好不容易見 那兩人冷笑道:「雷三,你還以爲自己可 雷三冷笑道:「那也得看你們神通如何。 以逃

血猿神君的愛女,可是真的?」 畏罪逃走在外,却仍不思悔改,你掛着師父的招牌 到處招搖,做盡壞事,前十個月,你甚至姦殺了 那兩人又道:「雷三,你在師門犯下了大罪

不是我下手,是那小姑娘一時看不開自盡,不關我 雷三恬不知恥,哈哈笑道:「姦是有的,殺却

了淫行,才逃了出來。

兩人及時趕到,自己的下場,只怕也不會比那血猿 她心頭駭然之極,一半是因爲想到,若不是那 徐雪紅聽到此處,實是禁不住身子發凉一

心中一亮,知道那個現時還在天一堡中, 神岩的女兒好得多少! 而二則,她一聽得「血猿神古 上四字 和嫦娥動 立時便

自己,自然更不會容情的了 七十二峯邻派人物之首,神通廣大的血猿神君! 手的怪人,不是別人,正是旁門四神君之一,巫山 這雷三連血猿神君的女兒,都敢下手,那麼對

門下犯了事逃出來的,那麼他可以說是無所不爲的 而且,聽那兩人的口氣,雷三還是在席大先生

> 自己落在他的手中,還堪設想麼? 大奸大惡之人,若是那兩人竟不能將他制住的話

兄, 又何必做得太絕?」 雷三沒齒不忘,山高水長,相逢有期,兩位師 只聽得雷三又道:「兩位師兄,若是能高抬貴 她想及此處,身子又不由自主,發起抖來

,你敵得過血猿神君麼? 回峨峭去,你還可以有一綫生機,若是你不回去 雷三!你還在執迷不悟麼?你難道不知,隨我那兩人的面色,越來越是憤怒,其中一個喝道

月,對住了師妹一人,人生有何樂趣? 我若是回峨嵋,縱然有一綫生機,但必然要終年累 雷三笑了起來,道:「多謝兩位師兄關照我

此不可救藥!那我們也顧不得同門情誼了! 雷三在席大先生門下,竟還是對他的師妹,犯下 徐雪紅聽到這裏,心中更是吃驚,因爲她聽出 那兩人面色大變,齊聲斥道:「你,你竟是如

然不願,那麼雷三是如何窮凶極惡的一個人,涂雪 回去和師妹成親,那還可以免去一死,然而他却仍 紅實是沒有法子想像下去! 而如今,聽他附位師兄的口氣,似乎只要他肯

又何存? 還記得同門的情誼,但兩位如此見逼,同門的情誼 雷三又是一笑,道:「多謝兩位,一直到現在

呆,才道:「雷師弟,我們下山時,師父和師娘 之間,也難以措詞,那兩人分明十分老實,呆了一 都曾分別對我們有所訓示 他說的本是一派歪理,然而想要辯駁,却一時

那兩人道: 雷三道:「師父怎麽說?」 「師父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他老

人家自己,格於昔年的誓言,不能下峨嵋來,但是 「那我 不到我,也就沒事了。師妹生得甚美,你們兩人,我們還是誰也別管誰的好,你們回峨嵋去,只說見 隨便那一個娶她爲妻,也就是了。」

面色越來越是難看,等到他話講完,那人厲聲喝道 :「住口,你再敢胡說?」 他越講越是得意,却未督注意到左面那個人,

愛師妹的,是以才發怒,是也不是?」 蘇師哥,我知道你爲什麼發怒了,你一直十分鍾 審三像是恍然大悟一樣,「噢」地一聲,道: 那人的面色鐵青,目射怒火,樣子駭人之極

得再明白也沒有,被雷三淫辱了的,他的師妹,竟徐雪紅的心中,又暗嘆了一聲,她到現在,聽

的人,希望我們見到你之後,對你陳說利害,勸你

那兩人頓了一頓,道:「師娘說,師妹已是你

師娘又怎麽說?

山,她定然可以對師父說項,留你一命的!」

早在意料之中了,

他要我們一見到你,便立即處死!

雷三似乎毫不在乎,他聳了聳肩,道:

是席大先生的女兒!

你還說這些……作甚?」 ,却已轉爲十分難過之色,道:「你……別說了 那人的身子,更發起抖來,可是他面上的怒容

全了你,你要謝我這大媒人才是啦!」 就是氣不過她,是以才這樣做的,現在,你趕回山 些師兄,沒有一個放在她的眼中,你是知道的,我 去,向師父師娘提親,師妹她一定應允,倒是我成 雷三笑道:「蘇師哥,師妹眼高於頂,我們這

們自然只好依師父之意行事了!」

那兩人齊聲道:「若是你不肯跟我們回山,我

雷三厂噢」地一聲,道:「那麼兩位師兄之意

位師兄,你們是正人君子,我實在不想害你們。」

雷三聽了,不禁「哈哈」大笑起來,道:「兩

兩人愕然,道:「你此言何意?

好幾個月,怎到得了?若是我答應了你們,跟你

雷三道:「從此處到峨嵋,有數萬里行程,沒

山去,我是何等樣人,什麼事做不出來,就在

,道:「雷三,你可還知恥麼?」 那一個神情黯然,一言不發,另一個一字一頓

人,當然是不知羞恥的了。」 雷三的臉皮眞厚,他笑着,道:「像我這樣的 那人沉聲道:「蘇師弟,和他多說無益,我們

就照師父的吩咐行事!」 個點頭道·「好。」

那兩人的手掌,已然揚了起來,但是一聽得雷

雷二道:「不瞒兩位說,半手之前,血猿神君

的女兒臨死之前,曾和我拚命,我身受重傷, 死去,但至今傷勢未愈,我是敵不過你們的。 那兩人道:「那麼,今日便是你惡貫盈滿之日 幾乎 _

他是天一堡涂堡主的女兒!」 ,你們若是向我動手,我先打死了這位涂姑娘, 雷三道:「不錯,但是我臨死也得拉一個陪葬 那兩人一呆,道:「你……你……她與你何怨

是死在你們之手的!」 仇? 雷三道:「無怨無仇,我若打死了她,她等於

是至誠君子,聽了雷二這等無賴說話 然不同,雷三奸詐兇險,無所不爲,他們兩人,却 那兩人和雷三雖是同門師兄弟,但是爲人却截 ,禁不住全是

,益發顯得楚楚可憐! 珠淚暗垂,衣服也被撕開了一些,粉頸露在外面 他們一齊向除雪紅看去,只見除雪紅面色慘白

道:「雷三,你先將這位姑娘放開再說。 ,是死有餘辜之人,他們的心中,大是不忍起來, 他們兩人,又怎知道除雪紅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性命! 當之至,但如果你們現在動手,却是害了涂姑娘的 哄就信麼?若是我將這位涂姑娘放了,我怎打得過 你們?你們奉了師父之命,要來取我性命,那是應 雷三笑道:「兩位師兄,你當我是小娃兒,

顧 却又無可奈何,因爲她絕不能叫雷三的兩位師兄不 要脅着他兩位師兄,她心中不禁又驚又急,可是, 一切地動手。 徐雪紅聽得雷三這樣無賴,竟以自己的性命在

雷三是說得出做得到的,他兩位師兄一動手

是易如反掌!」 半路之上,做了一些手脚,害了你們的性命,當真 那兩人面色爲之一變,身子也不由自主,震了

去 一震。 ,實是念在同門情誼,不好意思害你們!」 雷三接着又道:「所以,我不答應和你們一起

小心提防,也必然防不勝防! 迢迢萬里,與他同行,那實在比什麼都危險,就算 他們俱都知道,雷三所說的話,一點也不假, 那兩人面面相覷,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128-

雷三見他們不說話,更是得意,道:「兩位

他一個「好」字才出口,兩人已逼近了兩步。

雷三臉上的笑容,也消失了,只聽得他沉聲道

三的呼喝,手掌凝在半空,却不落下去。

他自然一掌擊死了涂雪紅。 但是涂雪紅想及,若是雷三的兩名師兄退走的

話,那麼自己落在雷三的手中… 想及此,便難以再想下去! 她已然知道雷三是一個淫毒無比的惡人,是以

們無冤無仇的杀姑娘!」 你們什麼時候不好向我動手,何苦在這時害了與你 出了爲難之極的神色來,雷三的面色一沉,道:「 只見雷三的兩個師兄,互望了一眼,面上都現

們多廢話了,我數至三,若是你們再不離去,那麼 豫,雷三突然大聲喝道:「兩位,血猿神君在天一 , 涂姑娘便等於是死在你們之手了!」 說他的兩位師兄會害死除雪紅,他兩個師兄更是猶 中,說不定什麼時候,便追了上來,我也不和你 明明是他要脅着要打死涂雪紅,但是他却偏偏

得一股力道,自「百會穴」中襲入,全身一陣劇痛 徐雪紅的頭頂之上的,這時用力一按,徐雪紅只覺 ,忍不住悽聲地呻吟了起來。 他 他一面叫,一面掌心畧一用力,他掌心是按在 話一講完,畧頓了一頓,便叫道:「一!」

她一出聲呻吟,那兩人長嘆一聲,不約而同

雷三「哈哈」大笑,說道:「你們再後退二十

我帶着涂姑娘離去,聽到了沒有?」 雷三大聲道:「一個時辰之內,你們不能動,由得 那兩人無奈, 幾個起伏,又掠後了二十來丈,

雷三一面怪笑,一面帶着涂雪紅,又向前疾掠而出 ,轉眼之間,便已看不見了。 那兩人並沒有出聲,只是無可奈何地長嘆着,

那兩人仍是呆呆地站着,過了半晌,一個才道

:「四師弟,我們怎麼辦?」

那一個道:「二師哥,我看……我看……只要 個時辰,我們便可以再追上去了。

持着那位徐姑娘,那我們豈不是一樣不能下手,這 ……怎生回山去覆命?」 一個苦笑道:「就算我們再追上他,他仍然挾

了幾日,定然會離開涂姑娘的。」 不打緊,他……從來也不對任何女子有長性,他過 那一個嘆了一聲,忽然面有喜色,道:「那倒

娘,難道不會又找過第二個少女麼?這事情,這事 一個更是苦笑不已,道:「就是他離開了除姑

而近地傳了過來。 他們突然聽得有一個十分尖銳的女子聲音,自遠

開始的時候,他們還只聽得一個女子在尖叫

出,那女子在不斷地叫道:「二師哥!四師哥! 不會的,小師妹怎會來到這裏?師父師娘怎肯放她 他們在叫了一聲之後,却又異口同聲地道。 他們兩人大吃一驚,失聲道:「是小師妹! 但是,呼叫聲迅速地自遠而近,他們也立時聽

風的一個女子。 林子來,在兩人的面前停下,乃是一個披着大紅披 轉眼之間,只見一條血也似紅的人影,倏地穿進了 可是,就在這一句話間,叫聲却已近了不少

圈銀狐毛,襯着她一張瘦削的瓜子臉,再加上一

然而,在她的眼睛中,却又有着極度的幽怨!

口

兩人愁眉不展,心中實是爲難之極,就在這時

由於隔得遠,還聽不到她在叫些什麼。

出來?」

對水靈靈的大眼睛,極之秀麗。 那女子至多也不過十七八歲年紀,披風領上的

知怎樣才好。 那兩個年輕人一看到了她,手足無措,像是不

只是不住地道:「珍師妹,你怎麼來了?師父

字,這時,她搖了搖頭,道:「爹不知道。」 也是武林怪傑,席大先生的唯一愛女,單名一個珍 那女子不是別人,正是那兩個年輕人的師妹

老人家總該知道的了?」 那兩人急得直頓足,道:「那麼,師娘呢?她

以她抬高了頭,道:「媽也不知道。 但是她却又顯然不欲給她兩位師兄看到她流淚,是 兩人更是急得雙手亂搖,道:「師妹,這怎麼 席珍緩緩地搖着頭,她雙眼之中,淚花亂轉,

里迢迢,你一個人,這怎麼可以?」 可以,你一個人在江湖上,唉,由峨嵋到這裏,萬 席珍悽然笑着,道:「兩位師哥,我還怕什麼

?你們說,我還怕什麼?」 發顫, 閱者心酸, 那兩人眼睛已不由自主潤濕起來 齊點叫道。 她在講到最後一句「我還怕什麼」之際,聲音 「珍師妹!

了一聲,便沒有了下文。 話,但是他們又實在不知講什麼才好,是以只是叫 看他們的神情,分明是想講兩句勸一勸席珍的

: 席珍顯是已將心中的悲痛,盡量抑制了下去,她道 墮崖而死,偷偷走下山來的。」 「我將我的衣服,留在後崖峭壁邊上,裝着我是 三人全不出聲,過了半晌,還是席珍先開口,

人,不是傷心欲絕了麼?」 那兩人道:「師妹,你這樣做,師父和師娘兩

是我想,他們已經够傷心的了,就算知道我死了 席珍又悽然道:「我當然也想到這一點了

林中人提起了他,誰不敬畏三分 大約也不過如此了吧,尤其是爹,他一世英名,武 席珍講到這裏,實在沒有法子再講下去。 那怎麽說得過去?」 遭遇如此之慘,若是你們還會有什麼事瞞我的話。 席珍嘆了一聲,道:「我早知你們不會的,我

他了。 支吾吾道:「雷三他……他……剛才我們倒是遇到 席珍這樣一說,那兩人更是手足無措,一個支

附近的樹上!

你做人一世!」

我行事計謀如何?你能識得我這樣的人,也不枉了

大石一樣,說不出來的悶鬱,說不出來的難過。

而那兩人的心頭,也像是堵了一塊千百斤重的

名何等之顯赫,可稱是近百年以來,武林中的第

席大先生的武功何等之高,身份何等之尊,聲

什麼不攔住他?」 的身子,突然一震,道:「那麼,你們爲

也不會有人聽到的了。

_

可是雷三却只是笑道:「小乖乖,你叫啞了喉嚨, 穴道又被他拍開,她立時用盡力氣,尖叫了起來。

徐雪紅剛才被他封住了穴道,出不得聲,這時

原來他剛才,根本沒有離去,祗是悄悄地躲在

娘 死了這位凃姑娘,是以我們……我們…… 準備將他擒回山去的,可是他……他却抓住了凃姑 ,說是我們如果向他下手的話,那麼他定然先打 另一個苦笑道:「我們自然攔住了他,而且是

不好?」

師妹麼?她如此美麗,你就和她結爲夫婦,有什麼

除雪紅停止了叫喊,道:「你,剛才那是你的

太壞了,那位涂姑娘…… 遇到一次那樣的事,他們 全感到愧對席珍,但是,席珍却知道,如果他們再 她苦笑着,道:「你們人太好了,他……實在 那兩人慚愧地點了點頭。這時,他們的心中 席珍嘆道:「是以你們便放走了他,是不?」 一定仍然會那樣去做的。

不能將他怎樣,至少也救了涂姑娘! 席珍沉聲道:「你們不去追他,我去,就算我 一人道:「她是天一堡主的女兒!」

家 雷三下手打死了除雪紅,却是未曾想到,女孩兒 席珍這句話,將兩人陡地驚醒。兩人剛才,只 是以他們兩人直跳了起來,道:「師妹說得是 落在雷三手中,所受的淫辱,實是比死更甚!

雷三一哈哈」一笑,就在附近的一株大樹之上,抱 可是,等到他們離開,約有半盏茶時,只聽得 三人向着雷三的去向,疾追了出去。

着除雪紅,落了下來。

他落地之後,再是一笑,道:「涂姑娘,你看

雷三賊芯嘻嘻,道:「比起你來,可差得很遠

强親了下來。 得可憐,而雷三却强扭着她的手背,待向她的朱唇 但是她被雷三制住了脈門,能使得出的力道,也弱 之間,事情會起了那麼大的變化!她用力地掙着 徐雪紅心中不住地叫苦,她實是想不到,一夜

眼看她的檀口,要被雷三封住了,突然之間,聽除雪紅又尖聲叫了起來,她這次,只叫了兩聲

得有人叫道:「好風流啊!」 聲音聽來十分平靜,十分恬淡,但是,涂雪紅的 這四個字,是在涂雪紅的驚呼中,傳了出來的

尖叫聲,却一點也未能將之蓋過去。 雷三一聽,陡地一震,連忙回頭看去。

上,站了一個人。 只見在身後不遠處;一個積雪甚厚的大樹椿之

看來更是長了許多。 長,在左邊頰上,有很長一個傷痕,使得他的臉, 那人大約三十左右年紀,文士打扮,臉又瘦又

徐雪紅一見有人,立時又叫了起來,道:「這

席珍又道:「我又知道,血猿神君也在找他。

路追下來,總算也得了一點綫索,知道了他一些事

兩人齊聲長獎,席珍苦笑了幾下,道:「我一

,我知道他在天一堡中。

那兩人一呆,點了點頭。

更可以深切地感受得到,這叫他們怎能不難過?

了自己唯一的愛女!這件事,對席大先生的打擊之 奇人,但是,他却瞎了眼,收了這樣一個徒弟,累

大,實在是可想而知,作爲席大先生的徒弟,當然

」那兩人又點了點頭 c 席珍再道:「可是,我剛從天一堡來,天一堡

是易老怪告訴我,他同北來了,二師哥,四師哥, 你們兩人,可有見到他麼?」 中,血猿神若和一個瘋婦人,正在打得天昏地暗,

何回答才好-那兩人聽得席珍這樣問他們,實在不知道該如

走了。如今席珍這樣問他們,却叫他們如何回答才 不但見到了雷三,而且,雷三可以說是他們兩人放 席珍在問他們,可有見到雷三,事實上,他們

麼? 生疑,道:「兩位師哥,你們可是有什麼事瞞着我 他們兩人,面面相覷,講不出話來,席珍心中

兩人連忙搖手道:「沒有,沒有!

--- 130 ---

位英雄,快快救一救我!」

顆人頭一樣,看來十分怪異 c 椿之上,是以乍一看來,就像是一株樹上,長着一 身上穿着一身雪也似白的長衣,又是站在積雪的樹 那書生打扮的人,仍然站在那個樹棒之上,他

你的麻癢穴。」 徐雪紅一叫,雷二便厲聲道:「你再叫,我便

雷三的會那樣做,是以立時不言。 那全身又麻又癢,比死還難過,而且她絕不懷疑 除雪紅自然知道若是被雷三點中了麻癢穴的話

念,將武林各門各派的高手,全想了一想,可是他 雷三一見到那白衣書生,心中便迅速地在轉着 一表斯文,何以行徑竟如此不堪!」 那白衣書生直到這時,才又再開口,道:「看

個見識極廣。 中之中第一怪傑,他門下弟子不但武功高,而且個 却也弄不明白那人的來歷。 他在席大先生的門下多年,席大先生乃是武林

根本未曾將之放在心上,一聲冷笑,道:「干你甚 暗忖,那多半是關外不知名的武林中人,是以他也 雷三如今既然認不出那白衣書生的來歷,心中

道 那白衣書生瘦長的臉上,現出十分驚訝的神色 咦?閣下不是學武之士麼?」

白衣書生道:「那麽,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雷三笑道:「廢話,你看不出來麼?

露些武功給我看看! 正是學武之士的本份,閣下何以問干我甚事?」 雷三冷笑道:「原來你也是學武之士,那你倒

那白衣書生身形一縱,慢慢地從樹椿之上,跳 來。他的動作十分慢,但是正因爲他的動作慢

,是以令得雷三陡地一驚!

却像是飄了下來一 那樹椿只不過四五尺高,可是他向下躍來之際

書生决計不是等閒之輩。 這等情形,便立時知道自己剛才料錯了,這白衣 雷三雖然窮兇極惡,但是見識終究是廣的,

奇! 勢,緩慢之極,但是緊接着,他的動作,却快到出 待。可是,却不料那白衣書生自樹椿上飄落下來之 是以他立時拉着涂雪紅,後退了一步,全神以

人影,已迎面撲了過來! 是不是曾經點地,突然之間,一股勁風,挾着一條 以雷三的武功而論,甚至未曾看到他的雙足

呼地一掌,向前拍出。 雷三大出意外,幸而他早已有了準備,左掌一

腕之上,却突然一麻! 湧向前之聲,那條人影,早已不見,緊接着, 但是,他一掌拍出之後,只聽得他掌風呼嘯洶 他右

指向雷三的脈門便彈。 極,但是條忽之間,他却已轉到了雷三的右邊,伸 原來,白衣書生向前撲來的勢子,雖然勁疾之

但是,他一指彈出,指風嗤然,却已令得雷三 那一指,其實也並未彈中雷二的脈門

順手向外一揮,將除雪紅穩穩地送出了丈許開外! 的脈門一麻,五指也不由自主一鬆。 縣, 白衣書生已一伸手, 握住了涂雪紅的手背 雷三心中大怒,趁着白衣書生揮臂送出除雪紅 而白衣書生的變招,當眞快捷之極,雷三手才

是五臟之華蓋,人身一等一的要穴。雷三此際,一 那「華蓋穴」在人身胸前,屬於太陰肺經,乃 之際,迸指如戟,點向對方的「華蓋穴」。

死地的了,出手之辣,實是罕見。出手就攻對方的「華蓋穴」,那是分明想置對方於

「你是席大先生弟子?」 白衣書生身形陡地向後一縮,雙眉一揚,道:

席大先生弟子之際,他却是絕不否認的 上威力,雷三也深明這一點,是以有人間他是不是 樣,但是在武林之中,「席大先生」四字,具有無 雷三在峨嵋胡作非爲,等於是已被逐出門牆一

還不快夾着尾巴逃走?」 此際,他一聲冷笑,道:「你既知我的來歷,

之徒? 所傳,但是席大先生門下,怎會有你這等無恥無良 的弟子?看你剛才出手這一招,章法確是席大先生 視着雷三,這時,他緩緩地道:「你眞是席大先生 那白衣書生在問出了剛才的那句話後,一直凝

下去,就要追不上除雪紅了。 是,涂雪紅被那白衣書生揮開之後,已然沒命也似 在向前奔了出去,眼看若是再被那白衣書生阻攔 雷三並不在乎人家罵他,但令得他心頭大怒的

是以,他厲聲道:「讓開!

之際,他五指一緊,恰好抓住了劍柄,緊接着,就衣袖之中,射出了一柄短劍來。而當那柄短劍射出字才出口,一抖手,「錚」地一聲响,只見在他的 勢向前一送,短劍已然挑向對方的咽喉 他剛才一擊不中,此際急於求勝, 「護開」兩

___ 不錯了。」他一面說着,一面又向後一退,雷三那 劍,疾逾閃電,可是仍被他從容避了開去。 那白衣書生却又嘆了一聲,道:「你武功算是

然走得只剩下一個小黑點了。 雷三一劍又不中,再去看除雪紅時,除雪紅已

那白衣書生避開了一劍之後,伸手指着雷三,

道:「 生的一招半式,在武林中招摇生非,破壞席大先生 名頭,我要將你帶往峨帽,聽憑席大先生發落 基高,他逼時索性不再進攻,只是冷冷地道:「 ,他連攻之下,那未能擊中對方,他知對方的武 雷三一聽得對方如此講法,實是又驚又怒,而 你這人行動可疑,我看你多半是盜了席大先 0

基高,他這時索性不再進攻,只是冷冷地道: 那日衣書生在一退再退之後,離雷三已相當遠 ,看你有什麼本領來帶我走。

來歷了!

我剛才這一下身法,你也應該可以知道我是什麼

勢子,準備以逸待勞。 ,這時,身形飄飄,又向前欺來。雷三早已蓄定了

揚劍,狠狠一劍,向前刺出! 歡喜,暗忖你來勢却是越快越好!他身形微矮, 只見那日衣書生向前欺來之勢,雷三心中暗暗

傷的話,這突然其來的變化,他要預防,也不是易 年前受的傷,傷勢還未曾痊癒,就是他依本不曾帶 突然不見,緊接着,背後有一股勁風, 雷三的心中,陡地吃了一驚,別說他這時,半 却不料他的一劍才出,眼前一花,對方身形, 壓了過來!

手一劍,疾刺而出! 百忙之中,他質是來不及轉身應敵了,只得反

分凌厲了 腕便自一麻,脈門已被人扣住。 那一劍廻手反刺,在百忙中使來, ,但是却已然慢了一步,他一劍甫出,手 劍勢也是十

地上,只聽得那日衣書生道:「哼,原來是餵了劇 緊接着「璫璵」一聲响,他那柄短劍,落到了

而言,却只有極小心地觀察,才可以看到劍身之上 所體的乃是極厲害的尋樂,見血封喉,但是在劍上 你那裏有止派中人的牛分樣範?」 雷三的那枘短劍之上,的碓是餵過毒的,而且

-132-

有一絲極細的紅綫而已。

:「閣下 其機勉, 他似門被扣 可知他目光銳利,非同小可,雷三更是驚上加驚 白衣書生道:「家師和席大先生是至交,其實 如今,短劍才一落地,對方便已指出劍上有毒 却是一點也不急,只是「哈哈」一笑,道被扣,已沒有反抗的能力,但是他爲人極 身手不錯啊?不知是那一派高手?

他妻子武功平常,當神駝和她同行之際,每每遭來 雖然不成人樣,然而他却有一個美麗無比的妻子, 是一個駝子,武林中人稱之爲烈火神駝。神駝生得 反性烈如火,嫉惡如仇,這人生得奇醜無比,天生 人最愛着臼衣,可是其人性子却一點也不恬淡,相 想起,師父曾說過,他多年不見的好友之中,有一 雷三的心中,陡地一亮,也更加吃驚,他立時

嘲笑。 高手,聯袂勸一勸神駝夫人,要她勸一勸神駝,別 笑他的人,便具是遭了殃,後來還是幾個正派中的 再在江湖上行走了,神馳才歸隱不出的。 而烈火神駝一聽得嘲笑,必然無名火起,誰嘲

神步 禁面上爲之色變! 如此之奇妙,那自然是「迷踪神步」功夫了! 條忽之間,那白衣書生便到了自己的背後,步法 烈火神駝有三大絕技,其中之一,號稱「迷踪 雷三雖然力持鎭定,可是一想及此,他却也不 ,剛才那白衣書生一衡上來,自己一劍刺出

的話,那麼,以神影傳說中的嫉惡如仇,出手絕不 容情來看,自己可說絕無倖理了! 因爲對方若是烈火神駝門下 或是神駝的兒子

道:「我明白了,兄台是烈火神駝門下? 他心念電轉,刹那間,已想了許多事,隨即笑

下和烈火神駝有關,那麼我們便非稱兄道弟不可, 誰叫烈火神駝和家師席大先生是莫逆之交呢? 三這樣講法,倒也頗難以反駁,他「哼」地一聲, 雷三一嘻嘻」笑道:「那可怪不得我,若是關 那白衣書生正是烈火神駝的愛子,這時聽得雷 白衣書生叱道:「誰與你稱兄道弟!

吧,已是如此性烈如火,行事不分青紅皂白了!」 名不虛傳,我看兄台至多也不過與了他一兩分脾氣 道:「你如此行為,沒地玷污令師的名頭!」 且還截然相反,若是他像烈火神駝時,那早已一掌,他忙子却沒有一分類似烈火神駝,不但不似,而 那白衣書生雖然是烈火神駝之子,但是實際上 雷三大笑了起來,道:「看來烈火神駝,正是

擊下,將雷三打死了,如何還有這許多廢話? 是什麼意思,我什麼地方不對了? 他聽得雷三這樣講法,便訝然道:「你這樣說,却也正因爲白衣書生的性子不像烈火神駝,是以 雷三笑着,道:「你可知剛才給你救走了的女

看到雷三抓了涂雪紅,要對涂雪紅施輕薄,而涂雪 子,是什麼人? 紅則在尖叫,至於涂雪紅是什麼人,他却是並不知 一問,令得那白衣書生突然一呆,他當時只

道。 這位姑娘,却是大大不該。」 只得搖了搖頭,道:「我不知道,但是你這樣對付 這時雷三這樣問他,他當然也答不上來,是以

仰後合,道:「什麼姑娘,她是我的老婆!」 雷三聽了,更是「哈哈」大笑了起來,笑得前

那白衣書生大吃了一驚,道:「你說什麼? 雷三一字一頓,道:「她是我妻子,是我的老

婆!

-133-尖叫? 起來,道:「她……她若是母夫人,那麼……何以 白衣書生大有手足無措之狀,連講話也不順溜

雷三笑道:「我看兄台定然尚未成婚,是也不

雷三道。「這就是了,兄台尚未成親,又怎知 白衣書生赧然點頭,道:「未曾娶妻。

未曾答應她,她心中便十分氣惱,不肯和我親熱, 若是你這冒失鬼不撞了來,早就沒有事了! 人家夫妻之間這麼多事?她要我替她做一件事,我 白衣書生又道:「可是,我又聽得她叫我救她 雷三道:「是啊,拙荆醋勁,一直十分大。」 曾聽得那位……她說,要你娶你的師妹的。 白衣書生搖頭道:「不對,不對,我看到你們

得如此之肯定,却不容得他不信 來是不怎麼相信的 求要我難堪,自然喚你來和我相鬥,兄台若是不信 我們祗要追上她去開一問,不就可以明白麼? 救的,這難道是我聽錯了?」 雷三舌粲蓮花,信口開河地說,那白衣書生本 雷三道:「你當然不曾聽錯,她一向任性,祗 ,但是,講到最後一句 ,雷二說

目的就是要白衣書生鬆開手來! 祗聽得白衣書生畧一沉吟,道:「好! 面說,一面手已點了開來。雷三千說萬說

,他的身子, 而他早已有了準備,本來,他是被白衣書生扣 ,反扭着手的,這時,白衣書生才一鬆手 條地便轉了過來。

面的,那白衣書生的武功,絕不在雷三之下。他一 看到雷三轉過身來,已然知道不妙,立時身子向後 他身形疾轉,在那一利間,兩人幾乎是面對着

> 子已縮了一縮,是以雷三還一掌,「拍」地一擊, 書生,本來是可以安然無事的 雖然是中了對方的胸口,但力道却並不大,那白衣 ·由於白衣書生在雷三一掌還未曾擊出之際,身 也就在此時,雷三一呼」地一掌,當胸向他拍

可兩寸,寬可寸許的鋼片,已然由白衣書生的肋間 的手指一點,「嗤」地一聲响,一枚其薄如紙,長 上,早已扣定了一枚暗器,一掌擊中,夾住了暗器 ,直揷了進去! 一掌,可能擊中對方也不能令對方受創,以是他手 然而,雷三却是陰毒無比,他早已料到自己這

進,因爲那鋼片極薄,是以也根本沒有什麼血流出 ,當時,祗覺胸前一凉而已。 那白衣書生的胸前,陡地被這樣的一片鋼片插

他的目的 前飛掠而去,他知道白衣書生一定隨後追來的,而 衣書生一呆之際,飛身在白衣書生的頭上掠過,向 雷三一見得手, ,也正正是要白衣書生隨後追來! 一聲長嘯, 身形拔起,趁着白

衣書生定然不支倒地,而在這等荒野之地,有誰會 來時,那麼,傷口擴大,傷的又是在胸前要害, 界立時疾馳,等到血氣行轉急速,將那鋼片衝了 將暗器取出,那麼他的傷勢,可能微不足道,但如 因爲白衣書生在中了這枚暗器之後,若是立時 自出

引白衣書生向他追來。 是以雷三一面向前疾掠而出,一面還不斷怪笑

連提,直追了上去。 講的一切,全是胡言亂語,更不肯將他放過,眞氣 白衣書生心中恨極,同時,也知道雷三剛才所

快絕,轉眼之間,便已奔出了五七里,眼看兩人之 兩人一先一後,如流星也似,向前掠出,去勢

急,一個起伏,離雷三又近了幾只 間的距離,已經漸漸接近了,白衣書生真氣運轉更

就在雷三的頭頂削過。 緊接着,「波」地一聲,一片鋼片,激射了出來, 可是就在此際,祗覺得胸口,陡地一陣劇痛,

突然射出了一股血柱,而白衣書生也覺得體內眞氣 而隨着那一片鋼片的射出,白衣書生的胸口

體內眞氣,已然十去其六七了! 下來,可是一停下 ,正隨着那股血箭,在迅速地外洩! 白衣書生這一驚, ,他已然雙腿發軟,萎頓在地, 實是非同小可 ,他連忙停了

的獰笑聲,也已聽不見了! 之際,雷三非但早已奔得踪影不見,連他得意之極 而當他點住了自己胸前的穴道,勉强止住了血

身來的,一伸手向除雪紅,身子便又栽倒在雪地之 一招,但他本來是雙手撑在地上,才勉力抬起上半 喘着氣,好一會,才勉力撑着身子,抬起頭來 上,在他四圍的雪,都被他的血染紅了,他不住 株松樹之旁,睜大了眼睛,十分驚恐地望着他。 白衣書生一直在喘着氣,他伸手向除雪紅招了 也就在這時,他發現涂雪紅俏臉煞白,正站在 白衣書生祗覺得天旋地轉,一頭栽倒在雪地之 0

你怎麼忽然會受了重傷的? 才奔了過來,將白衣書生扶了起來,道:「你… 涂雪紅四面看看,肯定四周圍並沒有別人,她

白衣書生苦笑了一下,道:「我……我一時不 ……他的暗算!」

也講了一句天良話,道:「你,你若不是爲了救我 ,但這時她幾次要遭雷三的毒吻,驚怖之餘,總算 徐雪紅的心思,和雷三相比,本來也好不多少

也不會被他所害了!」

才一挺,胸前鮮血,重又狂噴,噴了涂雪紅一頭一才一挺,胸前鮮血,重又狂噴,噴了涂雪紅一頭一 白衣書生道:「你……扶我起來。」 徐雪紅用力將白衣書生扶了起來,可是他身子

梁骨梁,直湧鮮血,涂雪紅不禁呆了! 開了兩步,白衣書生的身子,又向後倒去,胸前骨 徐雪紅嚇得怪叫了一聲,連忙一點手,向後退

唯一的念頭,便是快些離開去! 書生所爲的感激,也决不會有多少,這時,她心中 她並不知道白衣書生是什麼人,而她對那白衣

那時,白衣書生已是雙目緊閉,昏了過去的了。 然自遠而近,飛掠而至,在白衣書生的身前停下 然而,當她轉過身想走時,却見一條人影,突 一看到掠向前來的那人,雙腿發軟,

分似鬼的血猿神君-那掠向前來的,不是別人,正是五分似人,七 連逃走的力量也沒有了

踏前一步,只見他雙手齊出,動作快捷無比,「拍 血猿神君一到,向白衣書生望了一眼,立時又 」七八下响處,已然封住了白衣書生胸前的

後,白衣書生胸前的鮮血已止,血猿神君這才低頭 之際,幾乎連身也不必俯下去。經他封住了穴道之 ,向他看了一眼,才就轉過頭來。 他雙臂十分之長,在動手封住白衣書生的穴道

袁坤君知道。更有甚者,可能她殺甘德霖一事,血在雪地之中,她折磨林浩生和玉琴一事,却只有血 爲對付天一堡而來,而是爲了來找雷三的,但是 中便不禁發毛。雖然這時,她早知道血猿神君不是 徐雪紅一看到血猿神君轉過頭向自己望來,心

-134-

猿神君也是知道的-

她心頭便怦怦亂跳了起來。 是以,他一接觸到血猿神君那股陰森森的目光

只聽得血猿神君「哼」地一聲,道:「又是你

是我,是雷三下的手,不關我事。」 雪紅心驚肉跳,她連忙雙手亂搖,道:「不是,不 血猿神君一 開口那一個「又」字,更是令得徐

大變,疾聲問道:「他在那裏?」 一聽得「雷三」兩字,血猿神君的面色,陡地

徐雪紅道:「他向前面逃去了。

他立時離去,心中總算鬆了一口氣,可是,她那一 , 只見人影一閃, 血猿神君去而復返! 口氣只吁得一半,陡然之間,一股勁風,逼了過來 便已向涂雪紅所指的方向,掠了開去。涂雪紅見 血猿神君一聲尖嘯,身形如風,「呼 山地一聲

未能分身,你可能替我代勞麼?」 通體生寒,顫聲道:「雷三……確是向前去了。 像是五條蛇一樣,搭在她的肩頭之上,實是令得她 的肩頭,除雪紅低頭一看,只見對方五根手指,就 ,要快些送他到他師尊那裏去,我要追尋雷三, 血猿神君一到,倏地伸手,已然抓住了除雪紅 「且莫理會雷三,這人身受重

求人做事,也這等兇法,若是有甚麼地方得罪了他 那不知是甚麼情形啦。她道:「我知道了,我替 涂雪紅一聽,首先放下心來,她苦笑着,暗忖

別以爲太容易了,第一,他傷得極重,隨時可死 路上,你却要小心照顧他才好。 血猿神君「哼」地一聲,道:「這件事, 可

涂雪紅只求先脫身再說,是以沒口答應道:

我知道,我會照應他的。

件事,我甚麼也不說,要不然,我就將你殺了甘老 血猿神君突然咧齒獰笑,道:「你替我做了這

聽得他提起了這件事,實是全身發軟! 血猿神君這句話一講完,五指一鬆,而除雪紅

不穩,而坐倒在地! 是以,當血猿神君五指一鬆之際,她竟然站立

前掠了開去,轉眼不見! 前,不知塞了些甚麼在他的口中,又旋風也似, 血猿神君却一聲冷笑,又轉到了白衣書生的身 向

猿神君走了,自己不走,更待何時。 猿神君已然走遠了,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心想血 她向血猿神君的去處,望了一會,肯定血 紅在雪地中,又掙扎了片刻,才有力道站

是糟糕? 不好,血猿神君的武功如此之高,脾氣又如此之怪 她一想及此,身形掠起,已然掠出了兩丈許 可是當她一掠出之際,她又暗中一驚,忖道:

心中着實獨豫不决 她連忙停了下來,轉過頭,向那白衣書生望去

未曾說他師父在甚麼地方! 應,也無從做起,因爲血猿神君一說完就走,根本 可是也就在此際,她陡地想起,自己就算要答

沒有法子送,那麽責任也不在自己了一 君未曾說明那白衣書生的師父是甚麼人,自己當然 徐雪紅一想到這一點,心中實是大喜 ,血猿神

如何辯白的說話,然後,又準備離去了,但是,她 她心中已然抓好了以後再遇到血猿神君時應該

在所不能。

-135-發出了一下呻吟聲,道:「姑娘慢走。 書生,正在勉力掙扎着,想要坐了起來,可是却又 **填氣一提,身形還未曾掠起,便已聽得那白衣書生** 徐雪紅一呆,不得不轉過頭看去,只見那白衣

給他看到自己見死不救,那却大大地不妙。 此際,她却怕血猿神君沒再走遠,說回來就回來, 爲了救她才受傷的一事,她也不會放在心上。然而 除雪紅本來不是甚麼好心腸的人,白衣書生是

是以,她呆了一呆之後,便奔過去,扶着他些

我心中實是感激不盡。 猿神君請姑娘送我到師父那裏去,多蒙姑娘慨允, 那白衣書生喘着氣,道:「多謝姑娘,剛才血

不該護送你一程麼? 道:「你說那裏話來,你是爲了救我才受傷的,我 說話之際,原來他並沒有昏過去,却是全聽到了! 她心中有氣,但是却不敢發作,還笑了一下, 徐雪紅心中却吃了一驚,心忖血猿神君和自己

麓,此去路途遙遠。」 道:「多謝姑娘,家師人稱烈火神駝,住在六盤北 她講完之後,那日衣書生滿面皆是感激之色

知道了事情經過,也是死路一條! 去,否則,就算自己辯得過血猿神君,被烈火神駝 色便不禁變了一下,心忖剛才還好自己未曾捨他而 雪紅的見識自然也廣,她一聽得烈火神駝四字,面 關外最知名的地方,來往武林高手,十分衆多,徐 除雪紅究竟是天一堡堡主的女兒,天一堡乃是

我姓命,叫雪紅,家父單名一個龍字。」 她停了片刻,才道:「原來壯士是烈火神駝門 白衣書生「啊」地一聲,道:「原來是除堡主

> 的愛女,剛才那厮却說甚麼一 白衣書生道:「他說除姑娘是他的妻子 徐雪紅急問道:「他說甚麼?」

徐雪紅「呸」地一聲,道:「他信口雌黃,

下了一個重担一樣! 徐雪紅那樣說之後,却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像是放 冷雪紅正憤然不止,可是那白衣書生,在聽得

你可走得動麼?」 白衣書生忙道:「除姑娘別稱我壯士,我覆姓 徐雪紅並沒有覺出這一點,只是道:「壯士

東方,單名一個白字。

是總也得回天一堡去一次,能邀得父親同行更好。 側,整個人向除雪紅倒了下去。 他的傷勢實在太重,才一站起之後,身子便向旁一 ,現在看來,是非到六盤山多走一遭不可的了,可 東方白勉力支撐着,居然給他站了起來。但是 除雪紅只是隨口嗯了一聲,她心中只在盤算着

「想不到我中了暗算,傷得竟如此之重! 徐雪紅連忙又將他扶住,東方白苦笑一下,道

横血直冒,成了重傷的。是以她問道:「你!是中 了雷三的甚麼暗算,傷成那樣的。」 白在追趕雷三時,好端端地奔着,突然之間,胸前 徐雪紅心中也是十分不明,因為她是眼看東方

三?剛才那人叫雷三? 徐雪紅道:「是啊,他是席大先生的弟子 東方白的身子忽然一震,道:「你說甚麽?雷

事,她却是不好意思說出口來,講了一半,臉上便 紅了起來。東方白道:「我知道了,席大先生已然 徐雪紅究竟是女孩兒家,雷三淫侮了他師妹一

> 暗算之仇,是難以自己親手報得的了 通告所有武林中人,要捉他回峨嵋去,看來我受他

逃得過席大先生的追踪之故。 東方曰這樣說法,自然是料定了雷三必然難以

却是的的確確怕了雷三! 些。她這人一輩子可以說未曾怕過甚麼人,但是她 除雪紅聽得東方白這樣說,心中也不禁放心了

可好? 又道:「你傷得如此重,先到我們天一堡去歇一會 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連忙不去想自己所做的事, 她咬牙切齒道:「這種人,自然不會有好報應 - 」但是,講到了「報應」兩字,她又不禁機

父處去,否則我怕會支持不住!」 他在講到「支持不住」四字之際,不禁慘然一 東方白忙道:「除姑娘,我……想早日回到師

笑。 徐雪紅道:「當然我們不會在天一堡中**就**擱太

車子,趕起路來也快些。」 久,反正往南去,也要經過天一堡的,備些牲口, 東方白不再反對,祗是道:「多謝涂姑娘想得

週到c山 除雪紅扶着他,慢慢向前走去,東方白拾了一

中午時分了。 也很慢,足足走了幾個時辰,才到了天一堡,已是 根樹枝,拄着身子,可是他傷得十分重,走得自然 却是冷清清的,心中不禁好一陣難過,他們來到 天一堡前,往日人來人往,何等熱鬧,但這時

了正門前,祗見那扇十分厚實的大門,也倒了一扇 向堡內望去,裏面更是陰森森,空洞洞地。 她的聲音,在堡內响了陣陣回音,但是却沒有 徐雪紅苦笑了一聲,揚聲叫道:「爹!爹!」

的時候,血猿神君正和嫦娥在動手,那時,她父親 人回答她。涂雪紅是被雷三帶走的,當雷三帶走她

,心中更有一股極不祥的兆頭,湧了上來。 她扶着東方白,急急向前走出了十來步,來到

已然不知在何處,這時她叫了兩聲,未見有人回答

那可能是血猿神君和娥嫦動手的結果。 了一大堂之前,祗見堂前的石階,也崩斷了好幾級, 她走進了大堂,大堂中更是被毁壞得不堪,連

她想要找一張椅子來給東方白些一下,都找不到 張完整的椅子

堡中酸生了甚麼事?」 東方白看了,大是駭然,道:「涂姑娘,天一

又道:「除姑娘,我看……令專已不在此處,我們 還是快些離去的好!」 且先在此歇一歇,我先去找到了家父再說。」 東方白像是十分勉强地點了點頭,但是他立即 徐雪紅嘆了一**聲**,道:「這事說來話長,你:

麽?.她雖不敢發作,但是也頓了頓足,道:「不行 路,心急要回六盤山去,人家的死活,你就不管了 ,我父親不會離開天一堡的,我非找到他不可! 徐雪紅心中大怒,心想你只怕你自己會死在半 東方白也嘆了一點,除雪紅已然扶着他在地上 ,身形一閃,便向外掠了開去。

後,便沒有回來過,他可能還在那裏 徐雪紅記得,父親在被雷三說動,去找嫦娥之

她雖然仍未得到回答,可是她却聽到,在高墻 是以, 涂雪紅一向前掠去, 便逕自撲向那堵高 到了墻前,她又叫了兩聲。

尖一點,身形疾掠而起。 一拔,令得她身形拔起了丈許高,她雙足在

---136---

之內,似乎有人正在喘息,除雪紅退後了兩步,足

墙上,再是一點,整個人都翻了起來,「呼」地一 便翻上了墻頭。

滿了血漬,而有兩個滿身是血的人,還糾纏在一齊 ,在雪中慢慢地打着滾。 她一在墙上站定,便向下看去。 高墙內的那個院子中,所有的積雪上,全都染 而當她向下看去時,她不禁呆住了一

點力道也沒有,雖然打中對方,但是所發出的聲响 ,是以他們的動作,也十分慢,他們一面在打着滾 却不會比他們喘氣聲更大聲一些。 一面還在進攻着對方。然而他們的出手,却已一 除雪紅在乍一見這等情形,只覺得心頭駭然。 這兩個人,一望便知他們已經是筋疲力盡的了

的父親,天一堡的堡主! 去,那人定然是活不成了。 ,凃雪紅再順手一提,提起了那人,將之直摔了出 一脚踏在另一人的背上,將那人踏得口中鮮血狂噴 徐雪紅大叫一聲,身形一縱,向下落了下去,

可是,她立即就認出,那兩人之中,正有一個是她

徐雪紅在將那人摔出之際,才看到那人是血掌

能……再照顧……你了,可恨……林浩生這……小 不住劇烈地發抖,她張大了口,却是一個字也叫不 塊,也不知是他自己的,還是唐豪噴在他臉上的 已經站不直了,冷龍的面上,全是將凝未凝的血 來,反倒是除龍先開口,道:「雪紅,我……不 她忙將她父親扶了起來,可是涂龍的身子發軟 除雪紅看到父親這等模樣,她的身子,也在禁 0

己死了之後,除雪紅便沒有人照顧之故。 徐龍這時,忽然恨起林浩生來,自然想到他自

了林浩生來,她的心中,不禁難過之極,她銀牙緊 咬,道:「爹,你不會死的。 除雪紅聽得父親在如今這種情形之下,還提起

件事,一直未曾和你說起過,你……你……」 他講到了一半,便又連連喘氣不已。 徐龍慘笑一聲,道:「我要死了,紅兒,我有

之間,幾乎是無話不談的,若說她父親有甚麼事一 直瞞着她,那實在是令人難以相信的事! 徐雪紅一聽,心中便覺得奇怪,因爲她和父親 她呆了一呆,道:「爹,那慢慢說好了。

·紅兒,當日我……我到苗臘去,爲的是聽得人說 道家三寶眞經,是失落在苗疆的,很多武林中人 到三寶眞經,但是却將嫦娥帶了回來…… 都想到苗疆去碰碰運氣,我到了苗疆之後,未曾 除龍却掙扎着道:「不行,我要說了……才死

我知道了,爹,這些事我早知道了。」 一日高似一日,而她又一直是一個瘋瘋癲癲的人不,有一件事你不知道,這些年來,嫦娥的武功 除雪紅扶着冷龍,來到了圍牆之下,她道:「 徐龍雙手,緊緊地握住了涂雪紅的手臂,道:

三寶眞經,落在嫦娥的手中了?」 ,我早就在疑心,疑心那 徐雪紅吃了一驚,道:「爹,你可疑心那道家

圖形,練了十來式氣功,武功已是如此之高,雪紅 她也不知道三寶眞經的妙處,她只不過照着上面的 是疑心,我已經證實,雪紅,嫦娥是一個瘋婆子, 你快設法在她的手中將三寶眞經騙了來…… 徐龍大口大口地喘着氣,點着頭, 徐雪紅的心頭怦怦亂跳,忙開道:「爹,嫦娥 道:「我不

在甚麼地方?」 然而,涂龍却像是未曾聽到除雪紅的問話一樣

地。 十指一縣,身形向後一仰,「 砰 」 地一聲,跌倒在 紅手臂一指,突然收緊,抓得涂雪紅手臂一陣奇痛 他壽到這裏,身子突然一陣抽搖,抓住了除雪 只聽得他陡地長長吁出一口氣來,然後,

是氣息全無了 除雪紅連忙俯身,去探除龍的鼻息時,却已然

在不知道自己該如何才好,是痛哭一場麼?但是痛 徐雪紅慢慢地站了身子,在那一刹之間,她實

麼大的變化,似乎天地之間,只有她孤零零地一個 百諾的大小姐,然而,兩天之後,事情却生出了那 在兩天之前,一切還是那麽平靜,她還是一呼

她只是木然站着! 當她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她實在是欲哭無淚

嫦娥的怪笑聲。 連她自己,也不知站了多久,然後,她聽到了

但接着,她立即想起了她父親臨死前的話! **乍一開始之際,還只不過令得她的身子震了一震** 城的怪笑聲,一下又一下地傳進了她的耳中

說,最要緊的事,便是得到那「三寶眞經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立即明白,這時對她來

手中,騙過三寶眞經來,也並不是甚麼難事! 嫦娥的手上,那麽,嫦娥是一個瘋婆子,要自她的 如果事情正如她父親所說,「三寶真經」是在

到甚麼地方去,再要找她,可就難了。 而如果現在不去找她的話,誰知道這瘋婆子會

> 向,向前疾奔了出去。 身形拔起,便出了圍墙,向着娥嫦發出笑聲的方 是以涂雪紅向她父親的屍體看了一眼,一頓足

出怪笑聲,而她的怪笑聲,聽來也漸漸地近了。 熟悉的,她轉彎抹角,向前奔着,嫦娥仍不住地發 灭一堡中的房屋十分多,但除雪紅自然是十分

停了一停,她心中,在尋思着該如何向嫦娥下手才 小天井之中,正在笑着,涂雪紅一見到了嫦娥,便 及至她轉過了一堵高墻,她看到嫦娥站在一個

想接近她,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因爲嬌娥雖然瘋癲,但是她的武功却極高,要

娥身前四五尺處,方始站定。 她畧停了一停,便慢慢地向前走去,來到了端

有?你就得先將他打死!!

麼? **着頭皮,笑了一下,道:「你……可想見你的女兒得到「三寶眞經」的話,那便再無所懼,是以她硬** 的心中,感到了陣陣寒意,但是她想及自己若是能 嫦娥轉過頭來,直勾勾地望着涂雪紅,涂雪紅

開口,便用此來引嫦娥說話 她知道嫦娥極關心她自己的親生女兒,是以她

嫦娥一聽,咧開了嘴,露出了兩排白森森的牙

徐雪紅忙道:「我可以帶你去找她,但是,却齒來,道:「她在那裏?」 是白替你去找她的。」

嫦娥像是不明白涂雪紅那樣說是其麼意思一樣

過了許久,才道:「你想怎樣?」 徐雪紅勉强地笑了一下,道:「你

涂雪紅的耳中,實是令得她魂飛魄散,不由自主, 傳來了「哈哈」一下笑聲。這一下笑聲,傳入了 她這裏才講了一個字,忽然聽得在嫦娥的身後

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幾乎沒有勇氣抬頭向前看

閒 發出來的!她僵立片刻,才慢慢地抬起頭來,她果 高臨下地望着她,雙腿在不住地搖擺,看來十分優 然看到了雷三!雷三正坐在對面屋子的屋簷上,居 因爲她一聽便聽出,那一下笑聲,正是雷三所

要我帶你去見你女兒,你看到那些在屋簷上的人沒 能再救她了,眼前可以救她的只是有嫦娥一個人! 頭實是駭然之極,因爲如今東方白也身受重傷,不,只看到嫦娥,竟沒有注意到雷三!除雪紅這時心 她迅速定下神來,道:「嫦娥,你聽我說,你 雷三可能是早就在那裏了, 但由於她來的時候

三一下,立時轉過頭來,却見她滿面怒容,叱道: 仍然笑嘻嘻地,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氣,嫦娥望了雷 胡說! 嫦娥緩緩地轉過頭去,向雷三望了一眼, 雷三

是大驚,忙道:「你……你不想見你兒女麼?」 除雪紅一聽得嫦娥忽然這樣斥責自己,心中更 嫦娥却仍然道:「胡說。

向後退去,她身形才退,便聽得雷三叫道:「抓住 · 「 杀姑娘,你這借刀殺人之法,借不成了。」 三又是「哈哈」一笑,自屋簷之上,飄然而下, 紅心中的吃驚,實是難以形容,她連忙身形一閃, 徐雪紅急得無法可施,也就在此時,只聽得雷嬌與去有參詢, 一見雷三躍下,而嫦娥又不肯替她動手,除雪

地。 地向前踏出了一步,五指如钩、已向冷雪紅的肩頭 三的話,却如奉綸音,雷三話才出口,嫦娥身子條 嫦娥對於凃雪紅的話,一字不聽,然而對於雷

,直抓了下來。

過,身形一呆間,肩頭一陣劇痛,已被嫦娥牢牢抓 股極强的勁風,迎面逼到,令得除雪紅連氣都喘不 那一抓之勢,不但快絕,而且隨着那一抓,一

被嫦娥捏碎一樣,痛得她忍不住尖叫了起來。 嫦娥的五指一緊,除雪紅只覺得肩胛骨都幾乎

會回天一堡來的,總算未曾料錯吧。 向前走了過來,來到了除雪紅的面前,用一隻手指 , 兜起了除雪紅的下頰, 道:「除姑娘, 我早知你 就在她的尖叫聲中,雷三「桀桀」地怪笑着,

地轉過了頭去。 徐雪紅被嫦娥抓了肩頭,無力掙托,只得憤然

來對付我,只可惜你已遲了一步,她已相信只有我 才能帶她去找她的女兒了,是不是?」 過來,道:「除姑娘,你主意倒不錯,想借她的手 但是雷三却立時又伸手, 硬將除雪紅的頭轉了

點頭,道:「當然,只有你。」 他那「是不是」三字,是開嫦娥的,嫦娥不住

伸出手,抓住了涂雪紅的手腕,對嫦娥說道:「放 真的是自投羅網了,雷三得意之極地怪笑着, 除雪紅倒抽了一口凉氣,她知道這一次,自己 突然

的五指,立時鬆開。 娥對他的話,却是聽從到極,雷三一叫放手,嫦娥 也不知雷三是用了甚麼話騙住了嫦娥,只見嫦

人提起。

房 姑娘;你的閨房在那裏,帶我去看看,就將你的 權充我們的新房可好?」 雷三望着徐雪紅,淫淫地笑了起來,道:「除

--138--

雷三則哈哈笑着,道:「涂姑娘,你還害之麼 徐雪紅一聽,眼前發黑,幾乎便要昏過去。

?哈哈,你越是害羞,越是好看— Ĺ,

也就在此際,只聽得有人叫道:「雷一 他一面說,一面伸手抓住了涂雪紅的下頰,但 —III c. J

血染紅了一大半。 是東方白。這時,東方白面色慘白,一件白衫,被 但是中間也頓了一頓,雷三回頭看去,只見正 那叫雷三的人,有氣無力,雖然只不過是兩個

時可 以跌倒。雷三一見,不禁哈哈大笑了起來。 拄着一根竹棍,可是身子仍然在搖幌不已,隨

,立時喘着氣,道:「雷三,他是烈火神駝的弟 你用暗器傷了他,還不快逃命?」 徐雪紅一見東方白來到,她明知東方白在重傷 ,是救不了自己的,但是她仍然存着萬一的希

雷三一聽得「烈火神駝」四字,面色也不禁微

在那一刹間,涂雪紅的心中,希望陡生。

了起來,道:「多謝你提醒我,這倒令我非要斬草 除根不可了,不然又平添麻煩了。 可是,那却是電光石火間的事,雷三立時又笑

東方白喘着氣,一字一頓地道:「雷三;血猿

我絕不將你傷我之事放在心上,也……决不向任何 嫦娥會和他動手,我怕甚麼?」 東方白又道:「雷三,你放開除雪紅,我…… 雷三神態輕鬆,道:「我知道 2 血猿神君來了

你將我傷你之事放在心上了。 地揚起手來,「呼」地一掌,便向前拍出 雷三哈哈大笑,道:「叫我放了她?那我寧願 **一他話才一講完,**

許遠近處,掌風示到,他雖然有機會走避,但是他 那一掌的掌風,十分强勁,東方白正站在他丈

> 道趨避? 聲之後,一步一步撐了過來的。這時,他那裏有力 傷勢沉重,他到這裏來,也是聽到了除雪紅的尖叫

刹間,雷三的掌風,已然再到,只見東方白的身子 文許遠近,萎頓在地,動也不動了。 如同是稻草梨成的一樣,向外跌了出去,跌出了 他的身子,只是本能地畧縮了一縮,而在那一

而且她看到,東方白被雷三一掌擊出之後,自己她這時心中暗哼了一聲,並不是替東方白可惜 一綫希望也沒有了。

徐雪紅看了這等情形,心中暗哼了一聲。

房在那裏,我也一樣可以找到你的。」 眼,又嬉皮笑面地道:「涂姑娘,你不告訴我閨 雷三發出了一掌之後, 連看也不向東方白看上

開了十來扇門,才看到了一間十分精緻的臥室 到有門,便「砰」地一脚,將門踢了開來,一連踢 頭來,對嫦娥道:「你在這裏等我,別走開。 嫦娥點了點頭,雷三拖着涂雪紅進了屋子,看 他拖了除雪紅便走,走出了幾步之後,才轉過 _

幽香,使人一見,便知道那是一間女子的閨房。 雷三「哈哈」一笑,道:「這裏如何?」 那臥室不但陳設華麗,而且,還有一股淡淡的

你出醜,你叫不叫?」 聽命,我便封住了你的穴道,而且還有別的法子令 徐雪紅仰頭尖叫了起來,雷三道:「你若是不

徐雪紅身子發着抖,道·「你……你放過了我

女子的,你別妄想了 徐雪紅又道:「你……你…… 雷三搖頭道:「不能,我絕不放過我看中了的

可是她只說了兩個「你」字,雷三手背一抖,

住除雪紅的肩頭,露齒而笑。 忙想要一躍而起,但是雷三却已疾掠而至,雙手按 」地一聲,已將涂雪紅拋到了床上,涂雪紅連

寶眞經的下落,講給你聽。 掙扎着,一面叫道:「你放過了我,我……我將三 除雪紅實是急得差點要昏了過去,她一面用力

忙站了起來,掠了掠亂髮,不住地喘着氣。 一聽得那句話,雷三突然鬆了手,除雪紅也連

寶眞經交了出來,就放過了你。」 家三寶真經真的是在天一堡中,也好,若是你將三 徐雪紅站了起來,向外走開了幾步,道:「你 雷三望定了除雪紅, 一面狡笑,道:「原來道

次,林浩生都不要你,你當我不知道麽?」 甚麼三貞九烈之人,你自己向林浩生投懷送抱好幾 ·可得言而有信才好。」 雷三「呵呵」笑了起來,道:「其實你也不是

內實是怒到了極點! ,最不願人提到的事,她面上一陣靑,一陣白,心 雪三的那幾句話,觸及了涂雪紅心中發氣發恨

作,只是暗暗地咬着牙。 但是,在雷三的淫威之下 ,涂雪紅却是不敢發

雷三又笑道:「好了,你告訴我吧,我得了三 絕不動你一根汗毛就是。

你……先嗣下一個毒誓來,我就說了!」 時她救自己要緊,却不理會那麼多,她只是道:「 三寶眞經,也不必怕血猿神君和席大先生了,但這 到了誰的手中, 徐雪紅又掠了掠頭髮,她自然知道,三寶眞經 誰就可以橫行天下,雷三若是得了

三寶眞經的所在說給我聽麼? 我惱了,我先要了你,你已是我的人了,還會不將 雷三道·「小乖乖,你可別不識趣,若是說得

> 個塔頂密室之內,是我爹放在那上面的。」 ……別……我說了,三寶眞經就在……鎖嫦娥的那 除雪紅大吃了一驚,連忙雙手亂搖,道:「別

硬着頭皮,道:「我不敢騙你的。」 徐雪紅告訴雷三的,並不是實話,但這時她却

爲你的了。 內,那我們一齊去取,取到了手,我自然不會再難 也沒有那麼容易,你說三寶眞經在那塔頂的密室之 是我這人十分刁鑽古怪,你要我就這樣信了你,却 雷三一呵呵 」一笑,道:「我諒你也不敢, 可

雷三竟然要她一起去! 只圖騙信了雷三,自己便可以設法逃走的,却不料 徐雪紅聽了,心中不禁連珠似的叫起苦來,她

這時雷三要她一齊去,她如何不驚? 除雪紅說在塔頂的密室之中,自然只是信口雌黃, 處,究竟在甚麼地方,想來只有嫦娥一個人知道 除龍臨死之際,曾告訴她三寶眞經,是在嫦娥 2

連萬一的機會都沒有了 形來,要不然,若是被雷三識破了她是在亂說,那 但是這時候,她却又絕不能露出絲毫慌張的情

去。 她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說道:「我和你一起

到凃雪紅並不慌張,似乎所言是實,他的心中, 之際,早已在暗中留心,察看杀雪紅的神態,他看 **雷三乃是何等深沉狡猾之人,他在講那一番話** 不

眞可以爲所欲爲了 因爲他若是將這本三寶眞經到了手,那麼,他

小乖乖,我們這就去找! 他一面笑着,一面拉住了徐雪紅的手,道:

徐雪紅給他拉得站了起來,用力摔了摔手,沒

他拚命,拚不過,至多一死了事,也絕不受他的淫 當真沒有辦法的話,那只好趁着雷三鬆手之際,和 機會也沒有,她心頭怦怦亂跳,已然打定了主意, 眼之間,已上了一大半,而涂雪紅仍是一點脫身的

有甚麼動靜,而且,密室門也是半掩着的 上面有甚麼異動,可是一直到了密室門前,仍然沒 雷二一面向上轉去,一面抬頭望着上面,提防

麼? 雷三在門前畧停了一停,問道:「可就是這惠

機關地伏。」 裏,可是你却也不能就這樣貿然進去,裏面有許多 徐雪紅心亂如蘇,勉强點了點頭,道:「是這

來,道:「除姑娘,你還騙我作甚?若是這密室之 何還會叫我小心,替我設想? 中有機關埋伏,那你是恨不得我自投羅網才好,如 雷三聽了之後,不禁一怔, 但是他隨即笑了起

那你就自己推門進去好了!」 徐雪紅倒抽了一口凉氣,道:「你要是不信

者那密室之中,真有埋伏,也說不定。 她講出那一句話之際,實在是已經無可奈何, ,可是却反而使得雷三心中一動,心想或

是以他一聲冷笑,道:「好啊,那麼,你先進

到他有此一着,一個收不住勢子,已將門撞開,直 了出去, 他一揮手,將除雪紅的身子,揮得向前,直跌 「砰」地一聲响,撞在門上。除雪紅料不

便立時想到,自己唯一的機會來了 然而涂雪紅也是極其機靈之人,她一跌進了門 她身子仍在向前衝跌着,收不住勢子,可是她

-140 -

立時身子一旋,一個轉身,將門柱拴上。左右脚已又踢了起來,「砰」地一聲,將門踢上,

跌倒在一張床上。 一聲怒吼,「砰」地一掌,擊在門上。他的掌力, 也就在她將門柱拴上之際,只聽得雷三發出了 震得涂雪紅退出了三五步

了兩截,床上的東西,壓了她一身。她連忙揮着手 床上之後,又是「砰」地一聲响,將那張床,壓成 將壓到身上的東西,一齊揮開,一躍而起。 她向後跌出來的勢子十分猛;是以被震跌到了

心中一動,連忙拿了起來,這才又看到在人形之旁 而已,可是若全部放開,一定十分之長,除雪紅的 的綫條雖然簡單,但却可以看出,全是道士打扮! 的織錦之上,織着許多稀奇古怪的人形,那些人形 ,還有許多細小的蠅頭小字! 那一卷織錦十分之薄, 當她一躍而起間,她陡地看到,有一卷抖散了 一卷東西,也不過盈握

之塞入了懷中,抬頭去尋找出路。 徐雪紅心頭怦怦亂跳,她也不及細看,只是將

隨時可以被他攻開,而當涂雪紅抬頭去尋出路之際 她不禁叫了一聲苦 這時,雷三正在盡力攻門,那扇門搖幌不已,

却裝着極粗的鐵枝! 那密室總共有一個小窗戶,而那個小窗戶上

被擊開了一個大洞! 兩下。可是那幾根兒臂粗細的鐵枝,却是紋風不動 中存着萬一希望,一閃身,來到了窗前,用力撼了 ,而就在此際,門口「蓬」地一聲响,那扇門已然 可是這時,除雪紅也一樣逃不出去了!除雪紅心 那些鐵枝,當然是冷龍裝了來防止嫦娥逃走的

那間密室,總共才不過丈許見方,除雪紅實在

聲,把鬥踢了開來。 本來是有老大的一個鎖鎖着的。但在嫦娥逃出來時 有摔脫,只得仍給他拉着,一起向外走去,不一會 ,已經被嫦娥扭斷了,雷三舉脚便踢,「砰」地一 ,便已來到了那座高塔的底下,那高塔的兩扇門,

門上的鎖已被扭斷了?」 氣,便撲鼻而至,雷二一哼」地一聲,道: 塔裏面十分陰暗,門才一被踢開,一股霉腐之 ,心忖他行事認眞小心

室,本是嫦娥居住的,她……走了出來之後,鎖自 然斷了c ,要騙過他,實在不是易事。她道:「這塔上的密 除雪紅心中苦笑了一下

塔中不但霉腐之氣觸鼻,而且極之陰暗,才一進去 幾乎甚麼也看不到。 ,兩人才漸漸看清,自底至頂,有一度迴旋的鐵雷三背貼着磚壁而立,一動不動,過了一盞茶 雷三不再說甚麼,拉了除雪紅便閃身而入。那

梯, 旋越高,自下面抬頭,向上望去,令人目眩,雷三 自底通到頂,足有七八丈高,迴旋形的鐵梯越 轉着圈兒向上通了上去。

看了片刻,道:「可是就在上面麽?」 徐雪紅直到這時,還未曾想到脫身的方法,心

亂如蔗,勉强點了點頭,道:「正是。」 雷三笑道:「好,那我們就上去吧,若是在那

突然一用力,涂雪紅只覺得身子酥麻,忙道:「我 生,我想你也明白的了!」 密室中沒有,嘿嘿,在密室之中,將會有甚麼事發 雷三一面說,一面抓住了除雪紅手腕的五指

知道,我知道! 却緊緊地忍着,不流出眼淚來 c 雷三拉着她,繞着鐵梯,飛也似向上掠去,轉 」她實是想大哭了出來的,可是她

是避無可避!

洞中伸進了頭來,衝着涂雪紅嘻嘻笑道:「涂姑娘 擊出了一個大洞之後,他也不急於進來,只是從破 ,你好麼? 而雷三也像是知道這一點一樣,是以他在門上

住,道:「涂姑娘,如何將燭台拋去?我門兩人內用力拋了出去,雷三却從破洞中一伸手,將燭台接 龍鳳花燭,却點在何處? 徐雪紅無法可施,順手抓起了一個燭台,向前

我……我就自盡!」 徐雪紅縮在角落中,大聲道:「你若是進來

來。 雷三哈哈大笑,道:「好,好,那麼我就不進

了 接着,她腰際的軟穴,便自一麻,全身已不能動彈 氣麼?她正在這樣想着,只聽「拍」地一聲响, 除雪紅笑了一下,心想難道自己當員有這樣好運 他一面說不進來,一面身子當眞向後縮了一縮 緊

在手,立時彈出,將除雪紅的軟穴封住!除雪紅的 身子,仍然倚在牆角,未曾倒下去,雷三雙掌用力 推,嘩啦一聲,將門推了開來。 原來雷三在後退一步之際,已然捏了一片木片

忌憚,向除雪紅的懷中伸去! 左手一圈,日將除雪紅的細腰摟住,右手却已肆無 他大踏步地走了進來,來到了除雪紅的面前 徐雪紅一被他摟住,腦門子上已然「轟」地

聲响,險險昏了過去,這時雷三又伸手入她懷中, 這等陣仗來?可是她空自急怒交加,由於穴道被封 她雖然驕妄胡爲,但究竟是黃花閨女,幾時曾見過 却一點辦法也沒有。

雷三伸手入除雪紅的懷中,本來是準備大肆輕

-141-是,當他一拋之際,將那捲織錦拋了出去,散了開 來時,他也看到了那些人形! 薄一番的,可是他才伸手進去,却摸到了那一卷緞 :「懷中的東西可不少啊-錦,雷三起先也沒有主意,只是「哈」地一聲,道 他順手將那卷織錦,取了出來,向外一抛,可

等到他捲到最後時,只見赫然緞着四個古篆:「三 將那卷織錦,拾了起來,迅速地展開,又再捲起,他陡地一怔,連忙放開了杀雪紅,轉過身,又

自主,輕微地發着抖。 烈,實在是難以形容的,令得他的身子,也在不由 雷三這一喜,實是非同小可,而那種喜悅之强

首富一樣,雷三實是沒有法子制得住自己身子的發 個貧無立錐之地的人,驀地發現自己,已成爲天下 道家內功,有一點淵源。是以雷三一看到那些人形 的武林高手,所習的內功,也是內家正宗,多少和 ,便知道那全是絕頂氣功的修練之法,這正像是一 他是席大先生門下弟子,席大先生乃是一等一

只見在門口,嫦娥正直挺挺地站着。 起頭來。然而當他抬起頭來時,他却又吃了一驚, 他呆呆地站着,足有一盞茶時,才定下神,抬

却定在那卷織錦上,同時,冷冷地道:「放下,那 雷二立時裝出一個笑容來,可是嫦娥的雙眼

麽? 雷三忙道:「咦,你不要我帶你去找你女兒了

嫦娥怔了一怔,可是她還是厲聲道:「放下

雷三此際,心中實是爲難之極,他得到了「三

我叫你放下,別拿我的東西!」

是甚麼好東西。 的人,他畧一想,便笑道:「放下便放下,這又不 輕易放下?但是看眼前嫦娥的情形,又像是不放下 寶眞經,不消數年,便可以天下無敵,如何肯將之 ,她便要動手來搶一樣!雷三究竟是一腦門鬼主意

自然有機會取回來的 他本來是想,先放下了再說,等嫦娥不注意時

好人,這明明是好東西,怎說沒有用? 將那卷織錦,搶了過去,瞪着眼罵道:「你也不是

「這種東西,有甚麼出奇,你可是喜歡它織得玲

一到大地方,綢緞舖中有的是。」

錦,織着些人兒罷了!」 笈的!是以他笑道:「那是甚麼?那不過是一卷織 知道她所有的,乃是道家三寶眞經,是無上內功秘 身武功,但只怕也是無意中學來的,斷然不可能

寶眞經』,照着上面的人樣去做,就誰見了你都會 嫦娥呵呵笑了起來,道:「告訴你,這是『二

手心已在冒汗,但仍然强笑道:「你在說笑了,誰為這樣一來,他根本沒有希望得回三寶眞經了,他

雷三忙問道:「老龍頭又是誰? 嫦娥道:「是老龍頭講的。

他一面說,一面將「三寶眞經」,放在桌面之

雷三心中,暗自吃驚,但他仍然强作鎮定,道 可是,却不料他才一放下,嫦娥便條地伸手

雷三料想嫦娥只不過是一個苗家女子,她雖然 嫦娥翻着眼,道:「你知道這是甚麼?

雷三這時,心中的吃驚,實是難以形容的,因

嫦娥道:「老龍頭是梅花砦的一個怪人,據說

歲,他吩咐我不可對任何人講! 他又是一個老道士在臨死之前給他的,那年我才十 有一百二十歲了,他最喜歡我,這是他給我的,而

雷三乾笑了幾聲,道:「那你爲甚麼又對我講

兒却在甚麼地方,你說! 答不上來,只是道:「你說帶我去找我女兒,我女 嫦娥本就是瘋瘋癲癲的,給雷二一反問,她也

指,道:「你看,這不是你女兒麽? 雷三的心中,突然一動,突然伸手,向門外一

撲了上去,舉手便刺 轉過身去,雷三就在她轉過身去的一刹間,一翻手 已掣了一柄雪也似亮的七首在手,足尖一點,直 嫦娥連忙叫道:「在那裏?」她一面叫, 一面

間,便已被刺中,而雷二一刺中了嫦娥,左掌跟着 一掌,「叭」地一聲,驟在嫦娥的背上。 他那一撲的勢子,迅速無比,嫦娥在全然不覺

出,只聽得鐵梯之上,傳來了乒乓轟隆,好一陣响嫦娥的身子,向外直撞了出去,雷三也跟着掠 ,那顯是嫦娥跌下去的聲音。

情形,她却是看得一清二楚的。 除雪紅被封住了穴道,倚在墙角,但是眼前的

了。而雷三追了下去,那麽,三寶眞經一定又落在 雷三的手中了。雷三得了三寶真經之後,肯不肯放 到只見刀柄露在外面,而且,雷三又加了一掌! 她看到,那一七首,直插進了嫦娥的背部,深 嫦娥中了暗算,受此重創,那一定是活不成的

點力道也使不出來,只得心焦無比地等着。 這時,本是她逃走的好機會,可是偏偏她却一

雷三是不是會再上來呢?雷三是不是肯放過她

而塔內靜到了極點,在那樣異乎尋常的靜寂之中, 呢?她的心中,翻來覆去,只是想着這兩個問題,

如果雷三從鐵梯上走了上來,那麼,她是一定可以

聽到脚步聲的。

是好的。 半已經死了,但就算死了,藉此結識烈火神駝,也 掌擊開之處奔去,一面奔,一面還在想,東方白多 她一想及此,連忙又急急地向東方白被雷三一

鼻息。 到了他近前,停了一停,俯身下去,一探東方白的 白的身子,縮成了一團,萎頓在牆脚下。除雪紅來 轉眼之間,她便已奔到了那堵墻前,只見東方

曾氣絕!涂雪紅將之扶了起來,大聲叫道:「東方 大哥!」 一探之下,出乎她意料之外,東方白竟然還未

她的 斷氣,却也是氣若游絲,昏迷不醒,也根本聽不到 呼,也變得親熱起來。可是東方白此時,雖然未曾 她想到了要和烈火神駝有淵源,對東方白的稱 呼叫

探頭向下望去,只見梯上靜悄悄地,並無人影。

她眞氣運轉了一遍,躡手躡足,來到了門口,

去,一直到了塔內的最低層,她非但未曾看到雷三

徐雪紅閃身而出,順着鐵梯,飛也似地向下掠

而且連嫦娥的屍體也看不到。

那豈不是有了逃生之機?

片靜寂,雷三也未曾出現,而她的穴道却已鬆開,

徐雪紅心中一陣狂喜,因爲這時,塔內仍是一

才覺出身上一點,穴道已然鬆開了

想將被封住的穴道衝開。足足過了兩個來時辰,

時間慢慢地過去,除雪紅一直在勉力運轉買氣

但是,她却甚麼聲音也聽不到。

堡。 胡亂塞進了東方白的口中,趕着車,便離開了天一 套了一輛車,再將東方白扶進了車,將那些傷藥, 轉了一轉,畧收拾了些物事,又取了一大把傷藥, 徐雪紅扶着他在地上坐定,她自己匆匆到後院

屍體却不在呢?涂雪紅的心中畧奇了一下,但她也那當然是嫦娥受傷之後淌出來的了。但何以嫦娥的

而在鐵梯上,則不斷地有血漬,血是新凝的,

不及細思,立時又向前奔了出去。

她在轉過了好幾個牆角之後,才陡地站定。剛

在她却進一步想到:自己該到甚麼地方去呢? 才,她心中所想的,只是快些離開那間密室,但現

是不能再住下去了,那麼,該到甚麼地方去呢?於

一想到了這裏,頓時有天地茫茫,無處容身之

父親死了,天一堡中的人全散了,天一堡當然

會移動的物事了,除雪紅唯恐再給雷三遇上,是以 白,她趕的那輛馬車,可以說是極目所望處,唯 三五十里,天上又紛紛揚揚地下起大雪來,一片銀 小鎭市之際,已經是第二天的傍晚時分了。 一直不停地趕着,歇也不歇,到她終於來到了一個 她一離開了天一堡,便一直向南而去,趕出了

是氣派不凡,拉車的馬也是極好的牲口,是以車子 着積雪,除雪紅將車子趕到一家客店前停了下來。 徐雪紅這時,雖然狼狽不堪,但是她的車子却 那時,大雪已止,鎭上大街上,家家戶戶在掃

停,店主人便迎了出來。

麽? 來,吩咐店家道:「我一個朋友有病,可有好大夫 看,只見東方白仍是半死不活地躺着,她轉過頭 徐雪紅自車上躍了下來,掀開車帘,向車厢中

東方白放在暖烘烘的炕上,東方白竟然發出了一下中,那客店雖小,但也收拾得十分乾淨,涂雪紅將中,那客店雖小,但也收拾得十分乾淨,涂雪紅將東方白自車中扶了出來,來到了屋 呻吟點來。 店主人道:「有,有,請先裏面歇歇。

却像是根本不曾看到眼前有人一樣。 亂,只見他怔怔地望着凃雪紅,可是看他的神情 慘白,形容憔悴,雙眼深陷,一睜開眼來,眼光散 叫了幾聲,只見東方白慢慢地睜開了眼來,他面色 徐雪紅大是高興,忙叫道:「東方大哥!」她 7

•「我……我是在甚麼地方?」 徐雪紅忙道:「你在客店之中,我送你回六盤 過了一會,他才又閉上了眼睛,嘴唇掀動,道

山去。」 然而,涂雪紅的話,東方白也像是未曾聽到一

樣,他祗是自顧自地道:「我……我要見一個人

徐雪紅一聽得他那樣講法,臉上不禁陡地一紅娘,我……要見一見涂姑娘……徐雪紅涂姑娘!」意思,只聽得東方白連聲喘氣,又道:「師父,師意思,只聽得東方白連聲喘氣,又道:「師父,師 我……死前一定要見她一見。」 同時,她也知道,東方白根本是在半昏迷的狀態

甚麼人,但是他却知道他自己傷重將死去。 徐雪紅在這樣的情形下 而他在將死之際,心中唯一牽掛的就是自己! ,心中不禁産生了

之中,他不知自己身在何處,也不知在他面前的是

-142 --

駝有了淵源,那麼,自己雖是孑然一身,也不妨事 自己能將東方白送到六盤山的話,那就算和烈火神 方白的師父,是武林中大負盛名的烈火神駝,若是

她呆立了好一會,才陡地想起了東方白來,東

雪紅却可以肯定他雙眼雖然睜了開來,但實際上却 紅道:「東方大哥,我在這裏,我就在你面前!」 躺在暖炕上,但東方白的手,還是冰一樣凉,除雪 異樣感覺,她連忙伸手,握住了東方白的手,雖然 東方白雙眼又慢慢睜了開來。但是這一次,除

附店家去請大夫了,你還是先歇歇的好。」 徐雪紅心中一陣難過,道:「東方大哥,我吩 正吃力地左右轉動着,在尋找着甚麼,可是事實上 是甚麼也看不到的,因為他一睜開了眼,一面頭部

徐雪紅就在他的面前。

中,可是,在他的口中,却還不斷呼喚着除雪紅的 着囈語,看他的情形,分明已陷入半昏迷的情形之 東方白喘着氣,他雙眼時開時閉,口中不斷發

答應一次,雖然她明知東方白是聽不到的。 越來越甚,每當東方白喚叫她一聲,她必然輕輕地 此對她牽掛不已,她心中那種微妙的感覺,自然也 少女,而且,她正失意於林浩生,如今東方白却如 涂雪紅雖然任性胡爲,但是她究竟是一個妙齡

時聽得店家叫道:「小娘子,大夫來了! 過了半個時辰,只聽得有脚步聲傳了過來,同

東方白兩人,孤男寡女,前來投宿,店家怎知自己 不是夫妻,却去和他爭些甚麼? 心中作惱,就要發作。可是她轉念一想,自己和 徐雪紅聽得店家這樣稱呼自己,臉上不禁一紅

除雪紅怒道:「他剛才還和我說話來着,如何

東方白看了一眼,便搖頭道:「這人不中用了,還

老者,走了進來,那老者一進來,便直趨炕前,向

祗見店家陪着一個約有六十上下,十分瘦削的

一面却搖頭不已。除雪紅急問。「大夫,怎樣?」 裝,是以忙又去替東方白把脈。可是他一面把脈, 那大夫搖頭道:「不中用了,至多還有一個對 那大夫看到炕桌上的長劍,除雪紅又是一身勁

到一處地方,他定然可以有救的。 多活幾天,我祗要七八天工夫,日夜兼程,將他送 徐雪紅忙道:「大夫,你可有甚麼辦法,讓他

參汁,灌他飲下去,拖上七八天不斷氣,還是可以 通神,若是能有成了形的老山人參,每日熬一碗濃 留人到五更,可是……可是……話又說回來, 那大夫搖着頭,道:「閻王註定三更死 ,誰敢 財可

藥材舖有得賣?」 徐雪紅道:「那就好,成形的老山人參,甚麼

這是出人參的地方,若眞要求,還可求得到— 乃是稀世之寶,豈是尋常藥材舖有得賣的?幸而 那大夫祗管囉囉唆唆地說出來。 那大夫笑着,道:「小娘子,那成形的老人參

只說甚麼地方有,就是了,廢話連篇作甚? 但是徐雪紅却已然大不耐煩了起來,道:「你

應,道:「小娘子總得等我講完才好。」 兇惡得緊,心知江湖兒女,大不易惹,只得連連答 那大夫見除雪紅柳眉倒豎,雖然美麗,但是却

娘子備有重金,去購八九支來一 參買賣,他們家中,或者藏有那種成形的人參,小 乃是方圓百里,數一數二的大富戶,做的便是人 那大夫道:「鎭西盡頭處,有一戶人家,姓姜 徐雪紅沒好氣道:「好,你說,你說!」

劍,轉頭向店主人道:「你好好照看着他,我去去 他話還未曾講完,除雪紅一伸手,已拔起了長

> 出了門外,轉眼之間,便已不見 就來!」她身形掠起,「呼」地一股勁風,人已射

提,但是在店主人和那大夫的眼中, 不下,那大夫連診金也不要了,掉頭便走。而店主 人則戰戰兢兢地守着東方白,不敢離開。 涂雪紅的武功,在武林中而言, 却已看得矯舌

所巨宅,在沉沉暮色中看來,更是宏偉之極。 了下去,在將到街盡頭時,也可以看到前面,好一 却說除雪紅出了客店,順着大街,向西一直奔

只見四個家奴,迎了上來,打量着除雪紅。 涂雪紅見那些家奴,賊眉賊眼地打量自己,心 那巨宅中,燈火輝煌,除雪紅直到了大宅門口

是以忍住了不發作,祗是道:「你們主人在麼?」 主人,有甚麼事啊? 中便大是有氣,但總想着自己是有求於人而來的, 一個家奴笑嘻嘻地凑上來,道:「姑娘找我們

除雪紅沉聲道:「你只帶我去見你們主人就是

姑娘却面生-那家奴仍涎着臉,道:「我們主人的相好甚多

手捂住了右半邊臉,可是鮮血却還是自他的指縫之 「叭」地一聲响,那家奴慘叫一聲,向後跌去,伸 了起來,除雪紅手臂一振,長劍出鞘,同時,左手 中,直迸了出來,涂雪紅的那一掌,着實不輕。 無可忍,反手一掌,向那家奴的臉上摑去,只聽得 其餘三個家奴,一見這等情形,齊皆大聲呼喝 他下面「得很 (山爾字, 尚未出口,除雪紅已忍

軟鞭也一齊出手,索性打他個天翻地覆入 按在腰際,已準備在他們三人一鬨而上時,連腰際 但也就在此際,只見門內搶出一個人來,向除

雪紅一拱手,道:「姑娘有話好說。

湛然,一望便知是學武之人! 白净面皮,樣子看來雖然斯文,但是却雙目精光 **涂雪紅向那人望了一眼,只見他四十上下年紀**

那大夫的一句話,只當宅主人是經營人參的商人, 但如今宅中竟走出了這樣一個人來,那顯然宅主人 不是普通商人了 徐雪紅的心中一凛,她來的時候,只不過是憑

那中年人一拱手,道:「姑娘來此,不知有何

有些請求。」 那中年人一笑,道:「是了,來人,備二十両 徐雪紅也行了一禮,道:「我想見一見宅主人

紋銀,給這位姑娘作盤纏。」

堡的涂姑娘,你只打酸她二十両銀子,却不是太小 說我是爲了盤纏來的?你這是什麼意思?」 中年人一怔,尚未回答間,只聽得門內,又傳 徐雪紅一聽,俏臉頓時紅了起來,嗔道:「誰 一個極難聽的聲音,道:「姜老二,這位天一

看去,只見門中,一搖三擺,走出了一個又矮又胖 貌相兇惡的矮子來,不是別人,正是金蟆神君厲 涂雪紅聽得那刺耳之聲,十分耳熟,連忙循聲

厲神君說起,怕不要怠慢了涂姑娘。 「眞是有眼不識泰山了,原來是涂雪紅姑娘,不是 徐雪紅一呆間,那中年人「呵呵」一笑,道:

麼好人物,她沉聲道:「閣下就是宅主人麼?」 主,但若不是甚麼大事,在下却也可以作主了。」 金蜈神君這樣人物,忽然出現,可知對方也不是甚 那中年人道:「不是,重要大事,由我大哥作 徐雪紅仍是並不清楚對方是甚麼路數,但是像

--144 --

八九支成形的老山人參,是以相求。」 買賣,我有一個朋友,受了重傷,給名醫指點,要 徐雪紅道:「好,我聽得人家說,你們作人參

驚? 得上萬両銀子,她一開口便要七八條,如何不會吃 幾條人命,每一條成了形的人參,賣到關內去,值 成形人參,不知要經歷幾許艱苦,有時還要賠上好 錦衣玉食之中,不知世途艱難,她也不知採那老山 姜老二一聽,面色一變。要知道涂雪紅自小在

貴友受的甚麼傷?或者我們有別的傷藥,可以治療 ,那老山成形人參,却只能延命,不能療傷。」 徐雪紅道:「那不打緊,我的朋友,只消延上 姜老三道:「這個--這個--無鼎-一不知

父自然會將他救活的。」 十天八天命,我將之送到六盤山他師父那裏,他師 三的面色,又自大變,但凃雪紅並不是甚麼有江湖 徐雪紅在講到「將他送到六盤山」之際,姜老

盤山下的麼?不知他如何稱呼?」 **閱歷的人,並未曾在意。** 等到涂雪紅藤完,姜老三道:「令友是住在六

她立時道:「那是烈火神駝之徒東方白。」 大有名,抬出他的名頭來,只怕對方就怕了,是以 徐雪紅見問,心想到烈火神駝在武林之中,大

下尖嘯聲,道:「他在那裏?」 除雪紅已然覺得事情有些怪,但仍然不以爲意 姜老三一聽,身形陡地後退了一步,發出了一

道:「在鎭上泰來客棧中

姜老三便叫道:「東白方在泰來客棧中,他又受了 來,全是手執兵刃的彪形大漢,一奔了出來之後, 她一言甫畢,只見十餘二十人,自門中奔了出

> 白自投羅網來了麼?在那裏?」 快捷,如鬼似魅一閃閃到了近前道:「老三,東方 用金綫綉出了一隻骷髏,樣子詭異之極,來勢更是 緊接着,只見一個漢子,一身黑衣,在胸口却

萬不能讓他走了! 姜老三忙道:「二哥,他社泰來客棧,這次可

見。涂雪紅一看到那漢子,心頭便怦怦亂跳,失聲那漢子一聲怪叫,隨着叫聲,眼前一花人已不 是以失聲驚呼的。 道:「他……他是……雪山飛魔,金骷髏姜零? **涂雪紅也不是在問甚麼人,只是她自己吃驚,**

錯,那正是我二哥。 在他前面的那中年人沉聲道:「涂姑娘眼力不

除雪紅一聽,更是凉了半截,道:「那麼,閣

的,便是黑白兩道,一提起就頭痛的三骷髏中的玉絕想不到,那會是雪山三魔的老巢,而第一個見到 徐雪紅這時,心頭亂跳,實是沒有了主意。她剛才 ,縱使已經看出那幾個人,不類尋常商家,但是也 一後退,玉骷髏姜範,已然如影附形,逼了前來。 那中年人道:「在下姜範,人稱玉骷髏。 除雪紅身形向後一閃,退開了兩步,可是她才

骷髏! 簡直是替他請來催命無常來了! 白的,那自己此來,不是幫東方白來求人參延命 不容易,何况如今,看情形他們還是到處在找東方 就算他們不是東方白有仇,自己想要脫身,也

了頭,除雪紅急得額上沁出了汗珠來。 金娛神君厲吼却幌若未聞,只是轉過身,揚起 徐雪紅心頭大是着急,怪叫道:「**属神君!」**

明乾俠影

董培新·圖司馬紫烟·著

要提文言

殺刦腥風裏

工店長更適合的了,他一身式功已了等力,而且對李塞鴻笑着道:「假如是上千蛇谷,沒有人比她只是個不解人事的小孩子……」

堂堂正正的力量,與天魔教一决雌雄……」 堂堂正正的力量,與天魔教一决雌雄……」 对抗娘更適合的了,她一身武功足可爲助,而且對江姑娘更適合的了,她一身武功足可爲助,而且對江姑娘更適合的了,她一身武功足可爲助,而且對江姑娘更適合的了,她一身武功足可爲助,而且對江姑娘更適合的了,她一身武功足可爲助,而且對

危機紅潮中

魔教對抗,午夜,關山月乘黑上路,李塞鴻偸窺獲知江帆追隨着他往蛇谷方向馳去—關山月稍一忖思,便悟出其約會地點,唯不肯宣佈,只請其母重建廣寒宮,以資與天

航趕來參與,未幾,謝靈運派來侍觴下書約會,但書中只訂下時間而沒有會唔地點,方都把對方派來臥底之人擊斃,關山月等返回一叢林中休息,商議今後動向,苦海慈天魔教主謝靈運、副教主劉幼夫等遭遇,發生一塲激鬥,此一戰並未分出勝負,但雙上回書至關山月與母月華夫人及李塞鴻、江帆等離開蛇谷,會合了閒遊一鷗等與

動,好像有一片樹葉輕輕地飄落下來…… 關山月的明駝走出沒有多遠,驟然覺得身後一

來了!」
他的感覺相當靈緻,連忙回頭一看,正好面對

,正在担心呢!」 「不錯,我驅駝前進時,看見好幾個人都走在頭裏,我知道他們都猜到我的心思好幾個人都走在頭裏,我知道他們都猜到我的心思

拒絕…… J 關山月訕笑道:「我怕他們跟着來,又沒有辦江帆笑着道:「你担心什麼?」

地退了回去!」 他們雖然走在前面,可是看到我之後,他們都自動 工帆笑着道:「你想得到的,人家也想得到,

關山月心中很安慰,可是也有點不相信。

有什麼不放心的呢?」 我也猜到你的意向,證明我並不比他們差,他們還是我腦筋太簡單,不够資格作你的助手,後來見到是我腦筋太簡單,不够資格作你的助手,後來見到有什麼難懂的,論武功,他們都不如,唯一担心的有什麼難懂的,論武功,他們都不如,唯一担心的

自己都沒有多大把握!」 猜到謝靈運約會我的地方是千蛇谷呢?老實說連我猜到謝靈運約會我的地方是千蛇谷呢?老實說連我

說動了,你們這邊誰都別想逃得過——」假使你猜得不錯,事情就難辦了,要是蛇神被他們假使你猜得不錯,事情就難辦了,要是蛇神被他們

附山月想了一下道:「服人之道唯三,威脅, 更說不上了……」 「服人之道唯三,威脅,

好……」 人,可是他却有人的缺點!也有人的慾望,投其所人,可是他却有人的缺點!也有人的慾望,投其所

關山月一驚道:「蛇神有着什麼嗜好?」

關山月道:「妳跟蛇神相處了這麽多年,對他江帆笑道:「你怎麽問我呢?」

的了解應該很深!」

麼方法才可以打動蛇神!」

「然到現在還是想不透,他們兩個男人前去,用什以我到現在還是想不透,他們兩個男人前去,用什以我到現在還是想不透,他們兩個男人前去,用什么我到現在還是想不透,他們兩個男人前去,用

勢作了一個詳盡的剖析。
關山月也是想不透,所以並不急着趕路,策騎

做些什麼呢? 做些什麼呢? 從五台山到千蛇谷,最慢兩天就可以趕到了,

江帆見他一直愁眉苦臉,乃笑着安慰他道:「他一定能在千蛇谷與自己見面似的,憑什麼呢?而且謝靈運在字條上又說得那麼有把握,好像

想與我約會,那他也不必多此一舉訂約了!」關與我約會,那他也不必多此一舉訂約了!」別處,或是找別的人,那一定是我想不到,謝靈運別處,或是找別的人,那一定是我想不到,謝靈運別處,或是找別的人,那一定是我想不到,謝靈運別處,或是找別的人,那一定是我想不到,謝靈運

攔蛇神受他們的誘惑!」打動蛇神,還有靈姑在那裏,這小丫頭一定可以阻打動蛇神,還有靈姑在那裏,這小丫頭一定可以阻

是江帆最後的那句話,使他非常放心! 關山月想來想去,覺得情勢不會太嚴重,尤其

神的面……」 辦法,便是我們先趕到干蛇谷,你的明駝脚力很快 道靈姑留在蛇神身邊,他一定會防到這一點的…… 勢不一立,有她在那兒,謝靈運的奸謀很難得逞! 我們在他們之前到達那兒,使他們根本見不到蛇 江帆見他始終不開心,乃笑道:「最好的一個 靈姑很聰明,她又是林香亭的愛徒,與謝靈運 可是他立刻又推翻了樂觀的想法,謝靈運也知

不着去担那些不必要的心了…… 妳這個提議才是上上之策,防患於未然,我們就用 關山月眉峯一展,與奮地道:「對!江姑娘,

地頭。 說着一催明駝,疾駛如風,恨不得一脚就趕到

重千斤的獨脚金神,跑起來仍是異常輕鬆。 神駿的白駝載着兩個人,也載着關山月那柄逾

藁,擠在一堆,互相交換着所需的東西,顯得十分 一處鎭市,又剛好碰上趕集的日子,熙熙攘攘的人 走了半天,倒是駝上的人感到餓了,剛好途經

載的一雙俊美男女,惹得那些無知的鄉民圍集過來 那一身雪也似的長毛也很引人注目,再加上駝背所 ,指指點點地看着,絮絮地談論着。 白駝龐大的身軀,在人堆自然走不快,同時牠

購買關山月的這頭駿騎, 唠叨不休地出價還價! 遇到這種情形,關山月空有一身本事也無法發 甚至於還有幾個冒失鬼,居然上來搭訕,要想

路前進 作,只好婉言地拒絕了那些熱衷的買主,努力擠開

可是那些人還不死心,追在後面嚕囌着。

也是趕着正午的市集,生意十分鼎盛! 關山月實在不勝其煩,看着路旁有一家酒店

那些人在外面圍着白駝品頭論足! 騾馬椿上,與江帆進了酒店,找了一座空位,由得 爲了避免那些糾纏,他乾脆把白駝拴在門口的

叫了幾樣酒菜,與江帆二人對酌着。

叨的,火起來真想揍他們一頓!」 莫明其妙,告訴他們不賣了,還要跟在後面嘮嘮叨 江帆一面吃,一面氣鼓鼓地道:「這些人眞是

的物品,他們大概是看中了那頭明駝足堪任重載遠 下可以買到良田數頃呢……」 每月一次,四鄉的人全到這兒來,採辦他們所需要 所以才肯出價五百両銀子,妳知道這個價錢在鄉

不是用來犂田拖車!」

一生……」 珠,將牠從天山南麓的一個遊牧部落中買出來,牠 千里,可就是知者難求,遂使寶馬淪落於溝櫪之中 就以我這頭明駝來說吧,要不是我師父以十顆明 關山月輕嘆道:「這是難免的世間並不乏名駒

走方郎中的打扮,來到他們的桌前,一拱手道: 忽然店門外走進一個中年漢子,穿着一身江湖 江帆聽着不作聲,神情也露透出無限感慨。

不錯!你出多少價錢? 江帆以爲又是要來買明駝的,冷冷一哼道:

起!

關山月苦笑道:「誰叫我們趕上了呢!這集場

江帆哼了一聲道:「賣給他們又有什麼用,還

二位可是那頭明駝的主人?」

那漢子一笑道:「牠的身價太高了,在下買不

關山月神色微動道:「那兄台有何指教?」

方,以醫獸爲業… 那漢子仍是含笑道:「在下身背串鈴,行走四

希望二位別省幾两銀子,弄得後悔不及,牠現在身 那漢子含笑道:「尊騎神駿非凡,千金不易, 關山月連忙道:「兄弟這頭坐騎很健康…… 1_

關山月立刻表示不信,說道:「這種事絕無可

醫治。 輕易不會生病,就是病了,牠也自己會尋找樂草 事實上他也無法相信,因爲那頭明駝已能通靈

還能活兩三天…… 妨出去看看,尊騎的病已至很嚴重的階段,牠最多 然而那漢子仍是笑笑道:「尊駕若是不信,不

不出牠有什麼病! 明駝還是好好地站在門口,才放下心來道:「我看 關山月心中一驚,連忙走出去一看,只見那匹

上長了一種毒瘡,目前只有一點徵候,一兩天之內 ,立時發作……」 那漢子也跟着出來道:「尊駕要是不信, 牠身

開牠的長毛,仔細地審視了一遍! 口中說着,到底不太放心,連忙走到明駝前面,翻 關山月怫然道:「胡說!牠有什麼徵候……

爲白駝的毛根貼肉處竟起了許多紅色小斑點 這一看之下,他心中不禁微微地暗暗嘀咕,因

同時白駝的眼睛也顯得黯然無光,一副無精打

采的樣子

由於他與白駝的感情深厚,愛逾性命,連忙問

道:「老朋友!你是怎麼了?」 白駝眨眨眼睛,顯出相當疼苦的神態。

那漢子又道:「尊駕不妨再摸摸牠的鼻子

邊有一片樹林,那個地方,又寬敞又陰凉,我們就 漢子用手一指前面道:「前面有一條小河,河 關山月忙道:「先生認爲什麼地方適宜?」

面一定是乾乾的!」

鼻子,此刻乾得起了皺,這正是一般獸類患病的徵

他不禁焦急萬分地道:「這怎麼可能呢,牠從

到河邊去吧……

關山月不用摸也已知道的,因爲牠一向濕潤的

一推道:「回去!回去!有什麼好看的!」 ,牽着牠步履艱難地向前走去,江帆也跟了出來 許多看熱鬧的人也想跟着,江帆生氣了,用手 關山月點點頭,解開繫索,又拍拍明駝的後股

跌跌撞撞地倒成一堆,不過他們嚐到了厲害,倒是 不敢再跟來了! 她手下用了一成真力,那些人已經吃不消了,

帶到中原來的!」

舒服的表示!」

只有在那種環境裏才適合牠的生存,尊駕不該把牠

那漢子微笑道:「千里明駝,號稱沙漠之舟

來不生病的。

示。 心明駝的生死,實在也討厭那般人麻煩,遂未作表 關山月雖然覺得她此舉太過招搖,可是,他關

的棗林! 漢子所說的地方,那裏果然有一**彎小**溪與一片稀疏 走出約有半里許後,已經遠離市集,來到了那

忙道:「先生!牠還有救嗎?」

由於人家說得入情入理,關山月無法不信,連

救不了啦……」

不過要救就得趁早,再就誤下去,任憑是誰也 那漢子笑着道:「牠也是命不該絕,剛好遇到 只是沒有發作罷了……」

懂得些什麼,水土不服,氣候不宜,病根早伏

漢子微笑道:「牠再强也不過是一頭畜生而已

關山月着急了:「牠到中原很久了,並沒有不

後又叫白駝平臥在地上,打開他隨身的木箱! 那漢子先叫關山月把駝背上的東西卸下來,然

下去,然後又取了一個木杓,將剩餘的藥末倒在杓 了一枝帶葉的棗枝,沾了藥水遍洒在明駝身上。 關山月一直在留心地看着他的動作,直待他做 **督了满滿的一杓水,把藥末全部化開,他才摘** 先在木箱中取出一瓶藥水,化了水,給白駝吃

復了一點精神。 得差不多了,才關心看看明駝的眼睛,見牠畧畧恢 那漢子却吁了一口氣道:「好了!牠只須靜息

陣,就完全復原了!

那漢子眼珠轉了幾轉道:「照道理說,應該要 關山月輕輕地問道:「要休息多久?

-143-

要先生開出數目,在下一定照付!」

不過爲了挽救明駝的生命,他毫無考慮地道:「只

下學得這門手藝後,一直是替一些平凡的畜生治病

,所得僅足糊口,今天難得碰上這種機會……」

關山月聽他的口氣竟有借機會敲竹槓的意思,

吝惜,完全依照先生的意思……」

那漢子手掂着頷下的短鬚,

慢吞吞地道:「在

心施救一番,酬金多少,任憑先生開口,在下絕不

關山月連忙對他作了一揖道:「那就請先生費

只是此地人頭太雜……」

就不再廢話了,事不宜遲,馬上就應該着手醫治

那漢子哈哈一笑道:「魯駕既是這麽說,在下

兩三天,不過看三位的樣子,像是急着趕路,有個

一天時間勉强也够了。

了嗎?」 關山月又問道:「請数先生,牠以後不會復發

來都是一劑斷根! 漢子微帶不悅地說道:一在下行醫數十年,向

先生需要多少酬金! 關山月陪笑道:「那眞是謝謝先生了;但不知

很難說,算駕看着給吧! 不過討價三五両,奪駕這一頭千里明駝,價錢倒是 那漢子微笑道:「若是尋常畜牲,在下最多也

少嗎?」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一千両金子,先生不嫌

點也是值得的! 關山月道:「這頭明駝與我相依爲命,再多一 江帆詫然道:「爲什麼要給那麼多?……

那麼多,但尊駕自動出價,在下只好受之有愧了 那漢子也是畧感意外,道:「在下並不敢奢望

人,先生請自己在上面砍一塊拿去。」 行旅在外,零碎金子帶着麻煩,所以化成了一個金 那人面前,臉色已轉爲嚴厲,冷笑一聲道:「在下 想不到無意之中,會發到一筆橫財……」 關山月拿起獨脚金神,抖去外面的布套,遞在

分割,也沒有天平,如何能量得準,還是請奪駕另 外見賜,少一點也不要緊! 那漢子怔了一怔道:「這個……在下沒有工具

,計一萬六千零三十二両,先生斟酌分量多拿一點 ,寧可多給也不能少付,這個金人全重一千零二斤 關山月搖頭冷笑道:「不行!我這人說一不二

給也行,如此不是強人所難嗎!也吧!算我倒霉 三亍,如比不是嵌入所難馬!也吧!算我倒霉,那漢子又呆了一呆道:「奪駕若是捨不得,不

關山月冷笑道:「你把性命留下來,作爲暗算辛苦一塲,分文不取走路,你還要怎麽樣?」散得一地都是,他不禁倐然色變,大聲叫道:「我下是他手中的木箱已被擊得粉碎,草藥破瓦,

給他這麼一叫明,那人果然臉色一變,回頭急我坐騎的抵價!」

却伸手點向那人的喉結之處,勢輕而力疾! 那漢子劈胸擊出一掌,江帆連看都不看,一面前面。

江帆的手已將觸到那人的喉頭,闢言手勢一偏江姑娘,留下活口! 」 關山月知道她的武功了得,連忙出口叫道:「

了空! 了空! 了空! 了空! 了空!

與氣隨之畢露。 ,却仍然比人家快了一步,這種武功手法使那人爲 之一驚!本來他担心的只是關山月一人,却沒有想 之一驚!本來他担心的只是關山月一人,却沒有想 之一驚!本來他担心的只是關山月一人,却沒有想 之一驚!本來他担心的只是關山月一人,却沒有想 如這個女子比關山月還要難纏,震驚之餘,臉上的

都可以帶着毒,可是你遇上了我,也只好自認倒霉掌勁說道:「看你大概也是個用毒行家,連掌風裏工帆仍是笑吟吟地站在原地,坦然地迎受他的

3

正凡一分邓下分, 每日邓季客总计上流量, 季中所含的腥味更濃了,足見他把掌勁更加强了! 那人似乎不信,在掌力快要接近江帆時,掌風

展山野站站頁道:「麗山月--你不要神氣,我對你那頭畜生還是客氣的,假如不替牠動手施救,管保牠活不過明天!」

事,可是你施毒解毒,不憚其煩地自弄手脚,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是為了什麼呢?」

關山月冷笑道:「假如我放棄了這頭明駝,用

另外的方法趕去呢?」

出現江湖!」
出現江湖!」
馬伯憂一笑道:「我想你不會這麼做的,明駝

馬伯豪匠一匠,隨即變爲禽笑道:「教主算無你以此要脅可是大錯特錯了!」 天魔教爲惡人間,什麽身份名譽臉面我都不在乎,天魔教爲惡人間,什麽身份名譽臉面我都不在乎,

企圖阻止我們前進的人會得到什麼教訓,看他們還讓策,我只是其中的一個安排而已,一路上還有無數的人在算着你,三天之前,你絕對到不了……」數的人在算着你,三天之前,你絕對到不了……」數的人在算着你,三天之前,你絕對到不了……」數的人在算着你,三天之前,你絕對到不了……」數的人在算着你,三天之前,你絕對到不了……」數的人在算着你,三天之前,你絕對到不了……」

江帆含笑不動,馬伯憂却是情急拚命,指上運 憂臉色大變,搶先出手一指點向她的脅下。 江帆闊言點頭,蓮步輕移向馬伯憂走去,馬伯 有沒有胆子敢與我們作對!」

因為江帆的脅下剛好掛着那藏蛇的布袋,袋中足了全力,剛碰到江帆的衣服,立刻跳了起來。

已聽明白了,所以注出的毒液恰到好處,並不將他那條蛇也是通靈異物,對於關山月吩咐的話早的玉帶靈蛇看見指近,探頭出來咬了他一口。

都腫得像皮球一樣,火辣辣地疼痛澈心…… 馬伯憂在地下連連翻滾,除了頭臉之外,全身致死!

負担了……」 老朋友,來吧,我們別就誤了趕路,你又要多一個足以使你的那些同伴所警惕,不敢冒昧出手了…… 展出了,來吧,我們別就誤了趕路,你又要多一個

倒在地上的明駝一躍而起,神態俊朗,全無病

狀。

馬伯豪在極度的痛苦中,臉上猶自浮起不信之

牠一次,却沒有想到反上了牠的當吧!」 是你們這些甚麼魔小醜計算得了的,你自以爲害了

雄,一位姿容若仙的美女,還有一名全身腫脹的病,又拾起了地下的東西,招呼江帆上駝絕塵而去!就着用手提着馬伯憂的衣服,把他綑在駝股上帆一步,去沒有熬到反上了解的當呢!」

點麻煩!

點麻煩!

本育的豪俠與美女雄踞駝背上談笑風生,生病

點麻煩!

身份! 在駝鞍旁的奇快兵器——獨脚金神,也知道了他的在駝鞍旁的奇快兵器——獨脚金神,也知道了他掛

行動!,人們只知道這位神奇的俠客又將有一次不平凡的,人們只知道這位神奇的俠客又將有一次不平凡的明駝令主像傳奇一般的事跡,已經家傳戶曉了

的山村了。

於而然也生出了憐惜之心,看看快要到達他們寄居然而然也生出了憐惜之心,看看快要到達他們寄居

還是把他去下來,也好讓老白輕鬆一點!」!快奧地頭了,這個傢伙大概不會有甚麼作用了,忍不住,拍拍駝的脖子,笑向關山月道:「關大哥級一個人的話說也快到達蛇神居的千蛇谷了,她終於

-150 -

對於那頭明駝,她也親暱地稱牠爲老白了。拉近了很多,不僅把關山月由關公子改稱爲大哥,短短一兩天的單獨相處,使她與關山月的距離

關山月無可無不可地止住明駝,把馬伯憂放了

不來,丢在路邊的草地上,痛得他又連連呻吟!下來,丢在路邊的草地上,痛得他又連連呻吟!

定行事……」 定行事……」 定行事……」 定,我們接受一項使命後,若是達成了,功勞自然 根大,假若失敗了,處分也一樣地嚴重,我受命阻 便,我們接受一項使命後,若是達成了,功勞自然

關山月一怔道:「甚麼規定?」

許被俘……」

馬伯憂垂下頭道:「我被那條毒蛇咬中之後, 馬伯憂垂下頭道:「我被那條毒蛇咬中之後,

背上,又將那顆藥丸顆掉了……」 背上,又將那顆藥丸顆掉了……」

要……」,你真要有死的决心,甚麼方法都行,爲甚麼却偏關山月道:「求死之道很多,何必要毒藥不可

表…… 」 馬伯憂長嘆道:「大俠的話固然不錯,可是人 在失手被擒的時候,的確不懼一死,又苦於無法行 面,現在我能行動,却又不想死了!然而又活不下 動,現在我能行動,却又不想死了!然而又活不下

只有請大俠做做好事,乾脆把我殺了……」 馬伯憂一嘆道:「我既沒有白殺的勇氣,又沒病接受處分的勇氣,更沒有反抗教主的本事,所以有接受處分的勇氣,更沒有反抗教主的本事,所以

關山月搖頭道:「不行!我放了你,就不想殺

,只有跟着大俠,我才不致落入天魔教徒的手中, ,只有跟着大俠,我才不致落入天魔教徒的手中, 馬伯憂神色一動道:「那就大俠把我帶在身邊

採取的手段也不是正面的,他們見我並沒有依照規 定自殺,以爲我已經投降了大俠,那些計謀圈套便 命阻攔二位的,可是他們的武功都比不上大俠,所 馬伯憂搶着道:「我决不說讌,這些人都是受 關山月更不信道:「 豈有此理……

不敢使用了……」

不怕這些麻煩……」 這着棋倒是下對了,免去了不少的麻煩,雖然我 馬伯憂苦着面道:「大俠也許不在乎這些麻煩 關山月一笑道:「這麼說來,我帶着你一起走

半的時間,那一天半的餘暇,都是我替二位爭取到 假如一路上與他們週旋過來,算起來只化了一天 ……」關山月笑了一聲道:「如此一說我們還該

魔教的人絕不會相信,情勢逼得我非向大俠投降不 馬伯憂苦笑道:「我雖然沒有向大俠投降,天

只是我目前沒有空…… 關山月沉吟片刻才道:「我不在乎你投降不投 不過照你的情形看來,我應該保護你的安全,

的地方,帶着你反是個累贅,再說我可能與謝靈運 多……」關山月仍是搖頭道:「不行!我現在要去 等人接觸,你跟去也未必安全…… 即使再倒吊起來都不要緊,那總比把我留下來好得 馬伯憂連忙道:「那就請大俠帶着我走好了,

那種活罪比死難受多了……」 俠賜我一死吧!我實在不願意落到天魔教人手中, 馬伯憂急得幾乎要哭了出來道:「那還是請大

他在一個時辰內眞能復原嗎?」 江帆點頭道:「錯不了!小玉要是咬中他的血

關山月想了一下,回頭對江帆道: 「江小姐」

的話,要留下他作為其他人的警誡,所以只把毒素 定可腫消如舊……」 注入他的肌膚,服下我特製的解藥後,一個時辰內 管,他必死無疑,連我也救不了,不過小玉聽了你

教之鋒,大俠既要救人,何不救澈! 此地替你守護一個時辰,等你復原之後,我再離開 教,茫茫天下,除了你關大俠外,還有誰敢逆天魔 話,承認你在無意中帮了我一點小忙,所以我留在 ,以後是禍是福,全憑你自己的命運造化了…… 馬伯憂仍是不滿足地道:「我已不見容於天魔 關山月點頭道:「好吧!姓馬的,我相信你的

魔教,我那有容身之處……」 誰教你要投身在這種邪惡的組織中的,對於一個敵 ,我已經够寬大了!」馬伯憂苦笑道:「除了天 關山月正色道:「這個麻煩是你自己惹來的

仙子與閒遊一鷗等,天魔教的勢力並未令他們屈服 的人很多,他們也曾與天魔教公然爲敵,像李塞鴻 ,他們也沒有被天魔教所害!人若立志向善,天必 關山月冷笑道:「你不用狡辯,天下潔身自好

看中了,替他捜羅訓練那頭黑色的飛駝…… 他們,我因爲有一點醫治牲畜的知識,早就被祈浩 關山月神色微動道:「那頭飛駝是你培育出來 馬伯憂嘆了一聲道:「他們與我不同,在龍華 他們地位很高,武功也很强,教主雖然以他 ,却因爲事務繁多,一時分不出精神去對付

結果我雖然找到了一頭,仍不足與大俠的神騎相抗爭高低,我早就受命尋找另一頭旗鼓相當的駱駝,馬伯憂點頭道:「是的,爲了與大俠的明駝一

的,爲了這一點,祁浩已經對我很不滿意,現在又

酸生這件事……

年有幾歲?有甚麼特殊的本能……」 倒想考考你,你能把我的明駝來歷說出來嗎?牠今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既然你有這種學識,我

了不少武功招式,只可惜牠是一頭雄駝,無法傳宗 接代,干古異獸,到牠這一代就要絕種了……」 固不可信,然而代代相傳,舉世僅此一頭,舉步生 風,千里一日往還,登峯如履平地,踏波尤勝舟楫 ,在每師獨孤明教導之下,不僅通靈解語,還學會 俠這頭明駝雖產自西域,却是干古難得其一的龍種 相傳牠的遠祖係條駝龍與野駝交合而生,此一說 關山月怔了一怔道:「你說得都很對,牠真的 馬伯憂好像忘記了痛楚,精神奕奕地道:「大

的那頭墨駝,勉强可以作為牠的配偶,可是已經被 無法傳續子嗣了嗎?」 馬伯憂搖搖頭道:「凡駝不足與匹,只有祁浩

多的,可惜我的機會不多了……」 是趕不上牠的神駿而已,也許我還能再找一頭差不 祁浩打死了! 」 馬伯憂嘆了一聲道:「那頭墨駝也是珍獸,只 關山月再問道:「你不能再找一頭嗎?

頭配偶,我發著必保護你的安全,絕不讓天魔教的 人傷害你…… 關山月毅然地道:「只要你能設法替牠找到一

就此絕種……」 定盡力而爲,老實說我也不希望這一頭通靈異獸馬伯憂神色一喜道:「大俠提出這等保證,我

邊 身上的獨脚金神取了下來,鄭重地放在馬伯憂的身 關山月想了一下,然後將明駝牽了過來,把駝

又從身上取出一片明駝令連同一本薄薄的絹册

原諒一點,現在我把一切都交給你了……」 先生,過去我也許有對不起你的地方,希望你能多 一起放在他面前,肅客拜了一拜,誠懇地道:「馬

道:「關大俠!你這是做甚麼?」 馬伯憂的精神已恢復了許多,從地下一跳而起

法,獨脚金神明駝令主的獨門武器,現在都交給你 訴我說我將是最後一代的明駝令主,可是我不相信 ,偷偷地作了一個準備,絹册中是家師全部武功心 關山月莊重地道:「家師也因爲明駝無後,告

續道:「謝靈運約我在千蛇谷見面,此去吉凶未卜 質資俱佳的人,讓他繼任明駝令主,絹册上的武功 方面替明駝傳後,一方面請你再找一個心地忠厚, 有多大用處,明駝令主的繼任人選,必須是質美未 心法,先生不妨也看看,可是你基礎已定型,不會 ,假如我萬一不幸喪命。請先生騎着明駝離開。 馬伯憂連忙搖手,關山月却不讓他開口,又繼

何必這麼早就把後事交託給我呢!而且這個責任太 重了,我怕担負不起…… 馬伯憂連忙道:「大俠神勇過人,春秋正壯,

易,尚望先生盡力而爲…… 山月可以死,明駝令主却不可以終!此事也許不容 關山月一笑道:「我只是作個萬全的準備,關 _

心情嗎?

馬伯憂神色很激動地道:「關大俠對我如此信

自然也會對牠異常珍視,相信先生不會教我失望的 關山月朗聲一笑道:「先生對明駝如此熟悉,

2 一切多多拜託了……

---152--

關山月一笑道:「現在我把先生當作唯一可信 馬伯憂呆呆地道:「我們曾經是敵人……

任託重的朋友……

後,馬上就騎着明駝離開,明駝知道甚麼地方最安 道:「先生不必担心天魔教的人爲難,等先生復原 任的明乾令主吧! 」 會去找先生,否則先生就留在那個地方,作成第三 而且託天之幸,能把天魔教的勢力掃蕩平靖,自然 全的,先生可以一直留在那裏,假如我幸而不死 馬伯憂又想開口,關山月却明白他的意思,說 9

付,只怕仍是逃不過天魔教人的追踪,他們教中的 高手很高…… 馬伯憂想了一下道:「我當盡力完成大俠的託

此地,謝靈運一定會把全副力量集中在我身上,餘 背,先生是絕對安全的! 脚力,也可以把他們捧得遠遠的,只要先生不離駝 人碌碌不足道,先生若不想正面衝突,單憑明駝的 關山月一笑道:「先生放心好了, 馬伯憂再也不說話了,閉上雙目,好像在想心 只要我留在

思!又好像在聚氣提神,以求提早復原 毛笑道:「老朋友!你聽見我的話了!你了解我的 盈眶!關山月鼻子一酸,却忍住眼淚,摸着牠的頸 嗚嗚低咽,流露出無限惜別之意,大眼睛居然淚水 明駝却知道分手在即,走到關山月身邊, ·口中

難道你希望我這一仗戰死嗎?我是明駝令主,你却 就可以重逢了!你這樣倒像是從此永不再見似的 憐相好嗎,我只是作個萬全的準備,也許我們很快 是明駝令的精神寄托,我們都不許流淚的!」 關山月又拍拍牠道:「老朋友!別做出這份可 明駝點點頭,淚水終於滴了下來!

關山月笑笑道:「這才對!到我們的老窩去好 明駝連忙把頭一搖,摔落眼中的淚珠。

> 伴侶,你們生下了小駱駝之後,我還要喝你一杯喜 好休息一下,也許馬先生很快地就帮你找到一 個好

爲甚麼?你不想有後代嗎?」 明駝又搖頭,然後在地下用前脚畫了兩個字: 明駝將頭連搖,表示反對,關山月奇怪道:「

等你!」

不能帮你生小駱駝!!」 關山月哈哈大笑道:「等我不等我幹嗎?我可 明駝低嘯了一聲,表示生氣了,關山月忙又安

能胡鬧,你有了後代,明駝令才能永存於世…… 慰牠道:「老朋友,別生氣,我是開玩笑,你可不 着:「生個孩子…… 明駝又搖搖頭然後用脚在等你兩字之下繼續寫

這是甚麼意思?」 關山月接着唸了下去道:「等你生個孩子:

望,只要我不死,我一定不讓明駝令主落到別人身 們明駝令繼承下去,好!老朋友我一定不負你的希 道:「妙極了!你生頭小駱駝!我生個孩子,讓他 上去,這你該放心了吧!」 想了一下,他終於明白牠的意思了,哈哈大笑

關山月忍住笑道:「這可快不來的,首先我們 明駝歡嘯一聲,又用脚寫了一個字:「快!」

得找個對象……」 明駝用前蹄在那個快字上連頓了幾下

我們都快點努力……」 關山月忍不住抱着牠的脖子笑道:「好!快

關山月示意,關山月也發現了,連忙問道:「江姑 內心的歡欣,可是在旁邊看着的江帆却流下眼淚! 明駝搖搖脖子,把關山月推開,同時峽峽眼對 明駝連聲低嘯,鼻上的肉蓋不住掀動,表示牠

- 你們的情形使我很感動…… 江帆一擦眼淚,不好意思地笑笑道:「沒什麼

今天……」 從來就沒有哭過,我以爲我是天生不會落淚的人, 不相信,我從小就被蛇神帶進干蛇谷,十幾年來, 說完她又輕嘆一聲道:「關大哥!說來也許你

情, 喜而笑, 哀而泣, 這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本 妳只是沒有機會發洩這些感情而已!」 關山月也頗爲感動地道:「喜怒哀樂爲人之常

的變成一個不哭不笑的冰人了…… 界都是冷冰冰的,假如你不是去了,也許我會在那 谷中時,不僅不會哭,也很少有笑的時候,整個世 冰冷的世界裏生活一輩子,再過十幾年,我一定真 關山月對於她的這番感觸,倒是無法表示意見 江帆默然片刻後才低聲道:「是的!我在干蛇

,只有默默地對着她,心中却激起一絲憐憫柔情! 明駝忽然咬咬關山月的衣服,在地下畫了一個

關山月明白牠的意思,笑着拍了牠一下道:「 牠先用前蹄指指「她」字,又指指「快」字!

連忙用脚把那個「她」字塗掉了,唯恐江帆看

謝你!老白!找……我配嗎?」 繼而萬分柔情地走過來,抱住明駝的脖子道:「謝 明駝點了點頭,又對關山月睞睞眼睛,弄得關 然而江帆已看見了,她的臉上先是紅了一陣,

不敢看她! 可是江帆並不放鬆,依然低低地問道:「關大

山月大是爲難,尤其是正對着江帆的目光,他幾乎

哥!你爲什麼不說話呢?」 關山月怔住了,他的心中,却感到事態非常嚴

重。 爲了他拒婚柳依幻,激得她走上了邪路,使他

情是脆弱的,原始的,愛與恨都非常的强烈! 深深地體驗到一個痴情的女孩子的可怕與危險! 尤其是江帆,這個天真未鑿的女孩子,她的感

可 個柳依幻,而她却比柳依幻更不成熟,那後界也更 怕! 假如他的回答稍一不慎,很可能使她成爲第二

想了半天,他繼算是找到了一句答覆。 要是就此答應她呢?那又置張菁菁於何地!

那是個圓滑的答覆,只是針對着她配不配的問

武功,配得上任何人,因此這個問題該由別人來問 在這世界上配得上你的人倒不多!」 說完這句話後,他吁了一口氣,自以爲把這個 所以他微微一笑道:「江姑娘!以妳的美貌與

難題應付過去了,誰知江帆的反應却遠出乎他的意 她對關山月的前一句話已經感到非常的滿意?

雙蹄! 除了你,我這一生中再也不會有別的男人了! 尊敬的男人,我只怕你不要我,不要再說別人了, ·「關大哥·你是我第一眼見到的男人,也是我最 因此她對關山月的後半段話自然而然地流出了答覆 關山月怔得不知所以,只有明駝歡躍地舉起了

眼前的尴尬,他對於剛才所發生的一切似是毫無所 幸好馬伯憂在這個時候醒了過來,總算打破了

只是彎 腰把地上的明駝令鄭重地收入懷中,然

任人選,在下的確不敢擅自作主,最好還是等大体 自己來作主吧…… 上道:「單看大俠這柄金神,就知道明駝令主之所 以蜚聲武林,絕非徼倖可致,因此對明駝令主之繼 後又舉起獨脚金神,試試它的重量,勉强地抗在層

前的難關,一定會在兩三年之內,把我們的孩子送 個問題用不着你操心了,假如我與關大哥能脫過目 江帆等不及關山月答覆,立刻搶着說道:「這

的繼任人,老白!你是這個意思吧!」 字,剛才牠用文字表示要關大哥的孩子作明駝令主 是老白的主意,牠真是一個通靈異獸,牠居然會寫 不知道如何是好,然而江帆却十分自然地道:「這 馬伯憂怔了一怔,弄得大是爲難,紅着臉簡直

嫁給關大哥,關大哥也答應了!」 馬伯憂嗯了一聲才道:「二位能够結褵,倒眞 明駝點點頭,江帆又道:「牠還會做媒,叫我

是天作之合…… 送到你那兒去學武的,將來使他以爲像關大哥一 江帆開心地笑道:「我們一定儘快地生個孩子

一定是個了不起的人間奇材,再也沒有比他更適合 樣的偉大人物!」 馬伯憂哈哈大笑道:「龍生龍種,二位的後人

馬先生!你快點走吧!」 關山月見江帆越說越認眞,只得皺着眉道:

佳音了…… 馬伯憂立刻點頭道:「是!是!我等候二位的

千萬不要放過……」 還是要留心注意,若是發現了根骨絕佳的少年, 關山月却道:「馬先生!你對於繼任人選的事

把這個位置傳給我們自己的孩子嗎?怎麼又翻了腔 江帆臉色一變道:「關大哥!你不是答應了要

我不是翻腔,我們目前的生死尚難預料…… 樣吧!馬先生你不妨先找一個人準備着,萬一我們 江帆這才一點頭道:「我沒有想到這一點,這 關山月對她眞是一無辦法,嘆了一口氣道:「

不死,你再……」 都可以改變的! 要培育一個新人生長,總要很長的時間,隨時隨地 馬伯憂點頭笑道:「是的!我會留心的,好在

吧,我們已經就誤很久了 江帆吁了一口氣道:「對了!馬先生!你快走

騎了上去,關山月什麼話都不便多說了,只是一拱 手道:「馬先生,一切都拜託了,老朋友!你也多 多保重,好好地跟馬先生前去-明駝也走過來,很馴服地屈腿跪下,讓馬伯憂 但願我們還能再

保重,我們一定儘快地生個孩子,帶着他然見你們多江帆却高聲地叫道:「馬先生!老白,你們多 **駝點點頭毅然洒開大步走去!**

再見!再見……」 關山月一皺眉頭道:「江姑娘!以後妳可千萬

別再把這些話告訴人家!」 江帆一怔道:「是那些話?」

生所說的那些-----關山月頓了一頓才道:「當然是妳剛才對馬先

個秘密,我絕對不會再對別人說的!至於我要嫁給 你的事……」 江帆笑着道:「關於你託付馬先生的事,是一

-154-

關山月連忙道:「那更不能說!

的理由,我覺得能够做你的妻子是一種莫大的光榮 也知道男女婚嫁是一件極為神聖的事,沒有要瞞人 ,眞恨不得告訴給每一個人知道!」 江帆一怔道:「爲什麽?我雖然不太懂事,却

沒有成爲夫婦……」 後,妳自然可以告訴給每一個人知道,可是我們還 關山月嘆了一口氣道:「當我們正式論婚嫁之 江帆一笑道:「那有什麼關係,反正你已經答

應娶我,我也非你不嫁了,人遲早都會知道的一為 什麼要守秘呢?」 關山月無可奈何地道:「男女婚嫁固爲光明正

大的事,可是在未成事實以前,總不能逢人就說, 尤其是女孩子在嫁前…… 江帆嘟着嘴道:「我不懂!嫁前嫁後有什麼不

定了親,也不能說起有關男女之事,否則人家會嘲 笑她,看不起她…… 關山月道:「女孩子嫁前應該保守自重,即使 關山月大聲道:「我在乎!我不能讓妳成爲人 江帆搖搖頭道:「我不在乎!……

是了!關大哥,你可不要生氣!」 江帆見他生氣了,只得委婉地道:「我不說就

訴妳爲人處世的方法,在習俗上,妳不能對人說那 嘆道:「妳留心注意就是了,我沒有生氣,只是告 ,你要慢慢地告訴我,我一定聽你的話,可是——工帆回眸一笑道:「是的!我不懂的地方很多 關山月見她一副柔情百態的樣子,只是低低一

這些習俗 真沒道理!」

關山月一嘆道:「有許多習俗的確不太合理

可是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就不能不遵守它!妳慢 慢的就會了解了…

那些不合理的禮數束縛,他根本不放在心中,然而 今天却拿來要求一個不解事的女孩子… ,習俗禮法固爲如此,可是他是個豁達的人,對於 說完這番話,他心中不自而然地浮起一層內疚

己要娶江帆爲妻而已,却說不出理由來! 他自己也無法回答,他只是不願意被人知道自 「是真的會引人訕笑嗎?」

吃盡了苦楚,他心中却並沒有想到要娶她…… 也不是爲了張菁菁,這個痴心的女孩子雖爲他

該做的事,你都告訴我吧!我將來要成爲你的妻子 不能使你丢臉……」 ,明駝令主的妻子是不能讓人家嘲笑和輕視的! 江帆却十分柔順地道:「關大哥!還有什麼不

給她這一說,關山月更感到慚愧了,紅着臉道

• 「現在我想不起來…… 江帆柔順地笑道:「那麼你什麼時候想起來,

就什麼時候告訴我…… 關山月默然地點點頭,忽然看見明駝載着馬伯

憂去而復返,行色匆匆,連忙迎上去道:「馬先牛 你怎麼又回來了?」

却認出是祁浩與西門無鹽……」 在一家村店中看見兩個人,雖然經過化裝易容,我 馬伯憂人在駝上道:「我剛才走出了兩里許,

因爲他們這個拉扯的動作,吸住了我的注意,才看 遮住她的醜臉,穿着男人的衣服……」 出是他們,祁浩裝成一個農夫,西門無鹽則用面絲 好像要出手的樣子, 關山月一怔道:「他們沒有留難你嗎?」 馬伯憂搖頭道:「沒有!祁浩見我騎着明駝, 却被西門無鹽拉住了,也就是

人呢?」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你怎麼會認出是他們兩

那對眼睛充滿了邪氣,我跟他相處很久,一看就知 穿了男裝也掩不住,祁浩雖然沒有特徵,可是他的 馬伯憂微微一笑道:「西門無鹽的大胸脯即使

關山月又想了一下,道:「他們一定是對付我

先生的知照,你還是先走吧!」 不知道,上了他們的當,趕回來通知大俠一聲!」 出駝上是我,所以才拉住祁浩放我過去,我怕大俠 一定是以爲大俠來了,西門無鹽眼睛比較尖,先看 關山月又畧作沉思道:「好!我知道了,謝謝 馬伯憂點頭道:「是的!起初他們見到白駝,

截嗎? 會輕易再放他過去了,老白能够闖過他們兩人的欄 先走了,他們肯放過第一次,就是爲了怕洩露行藏 ,馬先生去而復返,他們知道行藏已經敗露,就不 江帆却一整神色道:「不!馬先生現在可不能

雖然神駿通靈,要通過那兩人的聯手突擊,恐怕很 關山月點點頭道:「妳的顧慮很有道理,白駝

馬伯憂想想道:「那怎麼辦!我回頭走別條路

我們必經之路,我的問題還簡單,馬先生却必須及 早脫離險地…… 關山月搖頭道:「也不行!他們兩人守住的是

我倒是有個辦法!!」 江帆眼珠一轉道:「假如要馬先生平安通過,

說着她把馬伯憂叫了下來,三個人圍攏着低語

對世事了解不多,出的主意却高明之至,我們就這 關山月叫起來道:「妙極了!江姑娘!妳雖然

爲總管身上的那股氣味十分特殊,即使在四五里外

馬伯憂一笑道:「說出來總管也許要生氣,因

,屬下也能嗅出來!」

江帆受到誇獎,現得十分高興

馬伯憂却微帶憂色道:「如此我雖然可以脫身

什麼味道?

祁浩不耐煩地道:「別說廢話,快講我身上有

全寄託在先生身上,請先生不必再多作考慮..... 備,而馬先生却必須安全脫身,明駝令的命運,完 到他們的,得到馬先生的通知後,還可以先有個準 關山月搖手道:「不要緊!我們反正是要遭遇

上的人神色十分緊張,而那頭明駝的行動却顯得十 一騎明駝,載着馬伯憂,慢慢地向前行去,駝

又走近了十幾丈,店中突然走出一個鄉農打扮 好容易走出一里多,那家村店已歷歷在望!

歩

鋤柄,將那柄鐵鋤推了開去,連帶將祁浩也推後幾

,馬伯憂視如未見,鐵鋤眼看着要近身之際……

祁浩那裹聽得下去,橫過肩上的鐵鋤橫掃上去

明駝的腹下突然竄出

一條人影,飛快地接住了

話的聲音也像驢鳴……」

馬伯憂大笑道:「總管不但氣味像驢子,連說

前,還敢罵人……」

祁浩勃然大怒,厲聲喝道:「混帳--你死在眼

却與驢子的味道一樣!...

馬伯憂笑斎道:「總管身上的氣息不像人味,

叛教…… ·吃裏扒外的叛賊,你還想逃到那兒去?」 馬伯憂在駝上一欠身道:「祁總管!屬下並未

我要失陪了! 一

的驢內特別嫩,她要嚐嚐新,你不可能令她失望,

馬伯憂已大笑道:「祁總管,江姑娘聽說山西

祁浩見那人正是江帆,不禁呆了一呆!

似的眉毛改爲平伸,完全不是原來的樣子了。 那男子正是祁浩,他把臉染成土黃色,喪門神

怔。

出我的? 用手摸摸頭上的竹笠道:「馬伯憂!你怎麽認

停步,指着她的胸前大聲笑道:「西門護法,妳不脯仍是隱隱可見,在行動時尤其明顯,馬伯憂勒馬

着面紗,然而馬伯憂說得一點不錯,她那特大的胸

不用說那是西門無鹽了,她雖然着了男裝,戴

走了過去,不過他走不多遠,店中又閃出一個人!

說着催駝疾行,祁浩被江帆攔着,只得眼看他

該穿男裝的,一個男人怎會有這大的胸脯,實在有

屬下嗅出總管的氣味……」 怎麼認得出,只是屬下精於治獸,擅於辨別氣味, 馬伯憂微微一笑道:「總管化裝術精妙,屬下

點不倫不類……

療衣襟,取出一枝通體塗着紅漆的竹筒,長約尺餘

可是從她的動作看來,她的憤怒也到了極點!她一

西門無鹽在面紗的掩蓋下看不出臉上的表情。

麼辦吧!」 馬伯憂默然點頭,事情便算是决定了

的男子,肩荷鐵鋤,擋在路中心厲聲喝道: 「馬伯

聽見馬伯憂一口就叫出他的名字,祁浩倒是一

祁浩一怔道:「我身上有什麼氣味?」

,粗如人臂,正待掀開筒端塞住的棉花。

可不能輕易使用…… 祁浩在後面叫道:「西門護法,敵踪未現,妳

画?

完又在明駝股上拍了一掌叫道:「老朋友!剛才累 我在這兒!假如妳這寶貝是專爲了對付我的話,可 可以輕輕快快地走了 得你很不舒服,非常抱歉,現在我們都下來了。你 以不必客氣,我倒想看看那是什麼玩意兒……」說 明駝腹下忽然又鑽出關山月,拍手大笑道:「

明駝撒開四蹄,如飛絕塵而去.

採用了江帆的辦法,兩人都緊貼在明駝腹下,利用 祁浩與西門無鹽,使得馬伯憂安然脫身起見,他們 他的長毛掩蓋住身形,無怪乎牠剛才走路時顯得累 原來關山月與江帆爲了要意外地現身,牽制住

攔阻,西門無鹽與祁浩只好眼看着他離去! 明駝帶着馬伯憂去遠了,由於關山月等二人的

祁浩趕了過來,與西門無鹽會合一起,江帆自然也 不過他們主要的目標還是在關山月身上,所以

位打扮得這麼出色,真應該在龍華會上亮亮相的, 關山月等江帆走到身邊,才笑着開言道:「二

我從來也沒有想到二位有如此瀟洒出塵……」 脱去了頭上的竹笠。西門無鹽却連面紗與身上的外 祁浩與西門無鹽都憤然地哼了一聲,祁浩不過

天後呢?」

扮不是很好看嗎?要不是馬伯憂認出二位,我 關山月又是一笑道:「二位怎麽改裝了,剛才

怎麼也想不到二位會變成那副怪樣的……」

--156-

係,因爲我們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你前進,三天的限 祁浩冷笑一聲道:「現在給你認出來也沒有關

> 期未到,你做夢也別想到那裏。」 關山月一笑道:「謝靈運可是在千蛇谷約我見

奇怪了,他趕到干蛇谷至少要一天,剩下兩天時間 然是想利用蛇神來對付我,可是這三天的期限實太 的話嗎? 內,他用什麼方法能把蛇神說服呢?蛇神眞會聽他 關山月又笑笑道:「他約我在干蛇谷見面,自 祁浩冷笑道:「你知了何必多問?

祁浩冷冷地道:「你等到期滿了之後,自然會

個究竟!」 關山月搖搖頭道:「我就是等不及,想先去看

是三天,在期限以前,你絕對不准去,我們就是阻 止你提前到達……」 西門無鹽厲聲道:「那辦不到,教主說三天就

了我,馬伯憂試過一次,結果反而投到我這邊來了 關山月豪聲大笑道:「我倒不相信你們能攔得 祁浩厲聲道:「我們這一關不會像馬伯憂那麼

於死地! 好過,教主交代過,假如你要逞强的話,立刻制你 是想殺死我,假如你們能辦得到,他何必要等到三 關山月哈哈一笑道:「謝靈運最主要的月的就

到 想殺死你,根本就不費吹灰之力,可是他受過你 到今天,不過你真要活得不耐煩,我們現在可以辦 劍之耻,發誓要在劍下取你的性命,所以才容你活 祁浩怒聲叫道:「姓關的,你不要得意,教主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謝靈運要想報一劍之仇

武功高明,劍法却平常得很……」 ,他就不該去找蛇神帮忙,據我所知,蛇神不過是

妨試試看!」 教主的命令,聽不聽在乎你,你要是不怕死,就不 祁浩大聲道:「教主如此交代的,我只是轉達

天期限到了再說吧! 你這一說,我倒不捨得拿性命來冒險了,還是等三 關山月又想了一下道:「人那有不怕死的,聽

右是死,你為什麼不現在求個了結呢?」 ,連忙追了上來,揮着鐵鋤大聲叫道:「關山月左 說着拖了江帆回頭作退狀,祁浩倒是大感意外

我前進,我就不走了……」 關山月微微一笑道:「這就奇怪了,你們不許

得你早死早好,因此,我希望你不妨闖一下我們這 祁浩叫道:「教主想在劍下殺死你,我却巴不

的。 關山月搖了搖頭道:「不!能多活一天也是好

的命令,他只要不硬闖,我就不出手,留着給師兄 「西門護法,妳還等什麼?快動手吧!」 說着回頭又要走,祁浩急得向西門無鹽叫道。 西門無鹽却搖搖頭道:「不!我必須貫徹師兄

關的,你是個貪生怕死的懦夫!你是個最無耻野種 自己去收拾他…… 祁浩見說不動她, 急得又對關山月叫道: 「姓

,你是個見不得人的私生子…… 他爲了刺激關山月出手,把一切惡毒的話都罵

出來了。 關山月居然充耳不聞,江帆却忍不住了,憤然

回身道:「混帳!你口中放乾凈點!」 ·他是一條瘋

關山月微笑拉住她道:「江姑娘!

江帆仍是不服氣道:「可是我不能聽他如此侮

就是了,他一心想殺我,又不敢違抗謝靈運的命令 ,所以才極力地刺激我,想叫我上當,好給一個藉 月淡淡地道:「瘋犬狂吠!我只當聽不見

江帆不信地道:「你認為他真的能够殺死我們

,實在太沒有價值了 相當把握,我倒不是怕死,可是死在陰謀毒計之下 西門無鹽忍不住問道:「你怎麼知道我們是用 關山月點頭道:「他那樣希望我出手, 可能有

陰謀來對付你?」 關山月哈哈大笑道:「憑你們這兩塊料,假如

拔出了腰劍厲聲叫道:「關山月,我只聽說你的武 遠的,連頭都不敢伸一下!」 不仗着陰謀,還敢站在此地發橫,恐怕早就躲得遠 這句話激發了西門無臘的戾性,她嗆然一聲

他師父高明多了,連林香亭都比不上他,你怎麼行 「西門護法,妳可別上了他的當,這小子的劍法比 我想在劍法上跟你决門一場……」 功劍法如何高明,却從來沒有領教過,你不要走, 祁浩的臉上露出一絲奸笑,在旁邊煽動地道:

狂吼道:「放屁,林香亭算是什麼玩意見! 他最後的一句話使得西門無鹽更形激怒,厲聲

火上加油地道:「可是教主對她却一直念

那浩劈了過去,那浩連忙躲開了叫道:「西門護法 西門無鹽大概最聽不得這句話,回身一劍反朝

> 黃鶴散人的徒弟,林香亭跟黃鶴是夫妻,只有殺了 他,才可以把林香亭逼出來…… ,妳別找錯了對象,要拚命也得找關山月去,他是

去,關山月連忙抽劍架開了,心中却無限感慨! 西門無鹽此刻像瘋了一般,提劍又朝關山月逼

下最可怕的莫過於情愛的嫉妬,在此一念下,可以 了自己的師父獨孤明,以致於才引出這場大變,天 謝靈運似乎在暗戀着林香亭,而林香亭却偏偏愛上 看來這個醜女對謝靈運的確是一片痴情,可是

鋒利 西門無鹽像瘋虎一般地捲過去,關山月逼得又使人失去理性,不顧一切—— 迎出一劍,這次用的是劍鋒,他手中的黃蝶劍何等

量地收斂住劍氣,否則這一劍足以削下她殘缺的雙 上也劃破了一道血痕,那還是關山月手下留情, 臂 儘

神女峯上他與謝靈運作正式決鬥的時候! 西門無鹽的兩雙手都被關山月砍斷了,那是在

的真正威力,本來可以把謝靈運殛於劍下的! 那一次,那一劍,他發揮了白虹劍與大羅劍式

劍氣紋碎了。 運的一命,却犧牲了自己的雙手,齊腕而上,都被

非至萬不得已時,絕不妄殺一人,而且白虹劍是他在接受白虹劍時,却立下了一個重誓!

教訓。 日的後患,對惡人絕不能姑息,他已經得到了一個

嗆哪一聲,西門無鹽的長劍立被削成兩截,

可是這醜女却奮不顧身地撲了進去,救了謝靈

每次出鞘,劍鋒上只膏潤一個人的血! 關山月在那一次本來也可以繼續殺死謝靈運的

就是這個誓言留下了謝靈運的命,也留下了今

尤其是見到她在禿臂上安着的那一對假手 可是今天他仍是無法很起心來對待四門無鹽,

下來接到她臂上去的,雖然銜接很好,却一眼可以 這對假手也是血肉所構成的,是從別人身上砍

感到奇怪了 菁的父親 這種移花接木的手術雖然神奇,但是想到張菁 一張雲竹 也在天魔教中時,就不會

以比得上,以手接手,自然不成問題。 張雲竹醫道之精,大概祗有他的岳母白老太太

然 ,所以西門無鹽在劍法上也要打個大折扣! 不過再接上去的手,多少總不如原有的那麼自

使的是借自他母親月華夫人的黃蝶劍! 以劍而論,黃蝶之利在白虹之上,可是對關山 關山月的白虹劍已經被柳依幻偷去了,現在所

上的特殊靈效所創,用在黃蝶劍上却不見得有那種 劍式時一 月而言,却不如白虹劍來得順手,尤其是使開大羅 魔女温嬌精研的大羅劍招式完全是按照白虹劍

氣,只要他的劍再遞前一點,妳這條膀子可完了, 吧!這小子上次砍斷了妳的雙手,雖然又換了一雙一部浩又在旁邊陰笑道:「西門護法!我說的對 手接上了,到底要差得多,妳只受一點傷還篡是運 斷劍,手撫着臂上的劍傷,目中兇光更烈! 威勢!就是這樣,西門無鹽仍是敵不住,她扔下了

道·「祁浩·準備!」 張雲竹可沒有辦法替妳動第二次手術……」 一句話撩動她的舊恨,飛身退了幾步,厲聲叫

「早就該這麼辦了,妳又何至於再受一次傷! 西門無鹽利牙一咬,拔開了竹筒口的棉花,祁 說着又取出了那圓竹筒,祁浩舉起鐵鋤笑道:

器,必非等閒可比,尤其是祁浩的口氣,他把這一 對蜈蚣,當作必能致自己於死地的手段:

浩則敲着那柄鐵鋤,使它發出一種難聽而刺耳的節

關山月早在西門無鹽招呼祁浩之時,作了最嚴

肉足 c 了,全身分爲三十六個環節,每一環節上生着一對 蜈蚣慢慢地爬近了,現在已可看清牠們的形狀

之物可能是什麼歹毒的烟霧之類,所以他第一個應 密的戒備,他見那竹筒一端塞着棉花,就想到筒中

是閉住呼吸,同時也朝江帆打個手勢,叫她提防一

江帆笑着向他擺擺手道: 「關大哥!不要緊,

我就是不怕毒……

却是鳥黑色的,口中也噓噓作聲,噴着淡淡的綠 最前面的一節是頭部,挺着一對月牙形的彎盤

口中的綠霧會傷人,但是他已决定不能讓牠們再接 關山月不知道是蜈蚣本身可以傷人,那是牠們

一關大哥!小心!這東西厲害得很……」的身邊,拉住他的胳臂,神色顯得異常驚惶地道:

一言未畢她忽然驚叫一聲,飛快地撲向關山月

是兩條長約尺許的蜈蚣,雖然形狀醜惡,動作却十

關山月倒不怎麼樣,因爲從竹筒中爬出來的只

兩條毒虫來對付我……」

西門無鹽臉色凝重,口中發出噓噓的急嘯聲,

因此他傲然一笑道:「西門無鹽,妳就靠着這

響的指揮,自動地分成一左一右,慢慢地向前爬行 與祁浩敲鐵鋤的聲音和成一片,那兩條蜈蚣受着聲

牠們的身上閃着觸目的紅光,一對對短足醜惡地

削出去。 怪頭,還不等牠有所動作,關山月已飛出一劍,直 當左邊的一條蜈蚣走近到五六尺的地方,昂起

鋒。 蜈蚣的時候,斜刺裏掠過一道白影,撞開了他的劍 他快,還有比他更快的,劍鋒差一點就是挨上

蛇, 正在想不透朔是什麼意思阻攔自己出手 關山月定睛一看,却是江帆身畔那條通靈的玉

另一條彈走! 蜈蚣,把牠彈到一丈多遠去,然後回過長尾,又把 却見玉蛇身子一弓,長尾彈了出去,剛好迎着

關大哥! 關山月連搖不止,口中嘶嘶作鳴,江帆連忙道: 這時祁浩神色却爲之一變,厲聲笑道:「關山 兩條蜈蚣先後被彈退了,玉蛇才回過頭來,朝 小玉說你不能用劍去砍牠們……

斬成十幾段,而西門無鹽的嘯聲也更急促了! 說完後,他自己動手,舉起鐵鋤,把兩條蜈蚣 你這條鬼蛇倒是識貨……

口中雖如此說着,心中却嚴密戒備着,因爲他 這一來關山月更不懂了,他們既然把蜈蚣放出 , 爲什麼又自己把牠們給砍死了:

不過這個疑團並不需要太久就可以由事實答覆

都長成原來那麼大小,頭足俱全,赫然成爲幾十條 那一段段的斷蜈蚣見風即長,頃刻之間每一段

色叫道:「關大哥!我們快退走!」 且還把那些斷片飛擲出去,眨眼間,佈滿了他們前 這種怪事把關山月嚇住了,江帆尤其驚惶,變 鐵鋤連揮,又把幾條初長成的蜈蚣砍斷了,而 祁浩厲笑一聲道:「現在想退可太遲了! _

嘯聲連連,指揮那些蜈蚣上前進攻,目下只見一片 火似的紅潮-每一節斷片又長成尺許長的蜈蚣,西門無鹽則

五六尺的空地,四外則是潮水般的蜈草! 關山月與江帆二人呆呆地站在中央,周圍只有 **祁浩不斷地在四周揮鋤,增加蜈蚣的**

中而盤,怒首高昂,口中噓噓作嘯鳴,頭上墳起寸 這一點空地還是靠着那條玉蛇留出來的,牠踞

擠着! 而後面的蜈蚣越生越多,在西門無鹽的催逼下向前 羣與想是懾於牠的威勢,才沒有湧攻上來,然

迅速無匹地繞了一轉,長尾不住彈掃!只見紅光點 時,玉蛇驀地怒嘯一聲,身子像旋風般抖散開來, 地慢慢逼往中央,圍近過來,當牠們逼近到三四尺 最前面的那一排受了後面的擠握,身子不由己

彈出去,總算又把空地擴大到五六尺的範圍! 原來牠用那堅强有力的長尾,把進撲的娛羣飛

可是牠的能力似乎也僅止於此,事畢後立刻恢

類的唯一尅星------

關山月傲然一笑道:「蜈蚣可以尅制蛇類,却

江帆顫着聲音道:「我就是怕蜈蚣,牠們是蛇

關山月不禁微詫地道:「江姑娘!妳怎麼會怕

江帆抓住關山月的手,已經開始在發抖-

成這個樣子?」

知道祁浩與西門無鹽二人利用這一對蜈蚣來作爲武

-158-來時,我一劍就解决了 不見得尅住我們,妳放心好了,看我的,等牠們過

復到盤踞的姿勢,神情上顯得頗吃力的樣子! 關山月見了大是不安,連忙道:「江姑娘!妳

可以長成原來的形狀,生生不已,殺是殺不死,除三十六節,只要分散開來,每一節在頃刻之間,又 知道這是什麼玩意嗎?」 我告訴你好了,這叫做子母飛娛,每一條娛蚣有 江帆搖搖頭,遠處的祁浩却大笑道:「關山月

我宰條給你看看!」 除了生殖得快一點之外,並不見得有什麼了不起, 又除不盡,你們今天是死定了……」 關山月怒聲道:「我倒不相信,你這一片蜈蚣

羣的身子 娛羣,不過他的動作却十分仔細,每一劍不砍向蜈 說完後,他手挺長劍,劍光連掃,劈向週圍的

劍前幻出點點的蝶影,全落在蜈蚣的頭上!

死牠們! 長,眨眼成形,心想頭部爲生命之源,也許可以殺 後不僅沒有化身生長,反而翻過身子死了過去。 關山月原是試探的方法,因爲他見蜈羣分體即 這個方法好像頗爲有效,那些蜈蚣頭上受劍之

言,長劍連挑,把殺死的娛屍丢了出去,口中大叫 這一試果然奏效了,他心中的高興自是毋庸諱

道: ·你的腦筋眞不錯,居然能想到這一着! 關山月得意地道:「這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打 祁浩站在四五丈外,見狀微微冷笑道:「關山 「祁浩!你看見沒有?」

要害…… 蛇要在七寸上,殺死這些毒蟲,當然只有取牠們的 祁浩冷笑道:「你且慢得意,馬上你就會感到

關山月一怔道:「我後悔什麼?」

的話,爲我珍重此身!…… 未正式成爲夫婦,可是妳已經是明駝令主的妻子了 對於明駝令,我們有同樣的責任,帆!請妳聽我

出…… 話,但也可能是最後的一次了,盈眶的熱淚衝目而 江帆臉上一熱,這是她第一次聽到關山月的情

來,關山月却豪氣大發,抽出黃蝶劍,舞得風雨不 關山月已大踏步向外衝去,娛羣嘶嘶地猛撲上

立刻又長成新的,數目反而越來越多了 劍光將那些蜈蚣掃爲無數斷截,然而那些斷蜈

但見原來只有十幾丈的娛羣,已漲到二十多丈了。 來別說是咬死你了,擠也可以把你擠死!…… 不是告訴過你嗎,這些子母飛娛是越砍越多,到後 關山月向前衝出十幾步,在劍光中偷眼望去, 祁浩得意地大笑道:「開山月!你認命吧!我

亂了方寸,手上劍是爲了阻蜈羣進逼,根本無法停 他的話使得關山月更爲激怒了,可是他並沒有

弄斷它的身體! ,所使的力量剛好可以把衝上來的蜈羣震回去而不 然而他已審愼多了,每一劍都改爲平着拍出去

却越來越猛,有一部份居然凌空飛躍起來攻擊。 這一來蜈羣倒是停止增多了,可是牠們的攻勢

去,這是一個新的嘗試,橫砍不行,直劈會有什麼 關山月沒辦法,只得迎着來勢,把劍鋒直砍出

的同伴吃掉了! 後果果然沒有分體生長,可是那兩片殘屍立刻被牠 第一條撞上劍鋒的蜈蚣被從頭到尾砍成兩片

吃過殘屍的蜈蚣體積跟着長大,關山月只想減

生了多愚笨的結果! **祁浩嘿嘿乾笑道:「後悔你這個聰明的發現産**

厲害! 色變,先前的得意果然變爲後悔了,而且還後悔得 關山月聽完他的話,連忙放眼望去,臉上不禁

了去,吃過蜈屍的蜈蚣,身體立刻長大了一倍! 原來那些蝦屍落在蝦羣中間,立刻被螟羣嚙吃

衝到前面來,片刻之間他的身前全排滿了巨娛! 這些體積長大的蜈蚣,連氣力也跟着長大了! 玉蛇又利用牠的長尾掃了一圈,這次娛羣不像 **牠們紛紛向前擠動,把細小的同伴推開** 由一尺長而爲兩尺,由拇指粗細漲到手臂粗細 一邊,

休息時,腹部一起一伏,好像更爲吃力! 巨娛摔脫,也很費了不少勁力,當牠再回到中央來 蛇仗着鱗甲堅厚,沒有受到傷害,可是要把尾上的 先前那麼容易打發了,最多只被牠彈出兩三尺! 有幾條反而張開大鳌,對準牠的尾上咬去,玉

忙殺死幾條,使牠們身體長大一倍,連那條蛇也擋 祁浩哈哈大笑道: 一關山月! 你若是肯再帮個

蜈蚣咬上一口會怎麼樣?」 看玉蛇似乎還沒有復原,勉强移動身子準備出動! 他用手勢止住了玉蛇,回頭問江帆道:「這種 **蜈羣又有進逼之勢,關山月却不敢輕動了,看**

尤其是對我們……」 口,已經不得了,牠們這麼大,毒性自然更强, 江帆悸然道:「我不知道了,尋常的蜈蚣咬上

別怕蜈蚣不成?」 關山月皺眉道:「這是怎麼說呢?難道我們特

大的,你服過千年寒冉(虫旁)的內丹,我們什麼 江帆點頭道:「不錯!我從小是用蛇毒培養長

少牠們的數量,也顧不得那麼多了,一面走,一面

了 是那範圍並沒有縮小,有幾個已經長得水桶般粗細 大約走出二十幾步,娛羣被他消滅了一半,可

長度也擴張到五六尺。

攻擊起來! 突漲的蜈蚣似乎不大聽指揮,有一部份反而向他們 西門無鹽與祁浩也笑不出來了,因爲這些體積

缸

:「西門護法,妳快叫牠們退走呀……」 浩身邊却圍上了幾十條巨大的蜈蚣,急得他大叫道 西門無鹽尖嘯連連,蜈羣還不敢對她進攻,祁

來,我們就攔不住關山月了……」 ,牠們不聽指揮了,除非是下退却令,可是那樣一 西門無鹽搖搖頭,瞪大了眼睛道:「沒有法子

關山月一聽,心中暗喜,手中劍光更烈,而且

許長時,連西門無鹽都控不住,將她也包圍起來! 條,跟着牠的體積就漲大了一倍! 專找大的劈,因爲這些巨蜈的殘屍,小的吃不下, 一定要同等體積的互娛,才能在一口之下,吞下半 那些巨蜈在身體漲大之後,胃口也大了,找不 而且體積越大越不聽指揮,等到有幾條長到丈

得改轉目標去追噬小的,以求自己也長大! 進三四條一 大的吃中的,中的爲了避免殘於同類之口,逼

到死的乾脆就吃活的,尺許長的蜈蚣,一口氣就吞

力用勁劈開一兩條,却造成了更大的蜈蚣産生! 是他的情况並未轉好,因爲那些巨蜈長到一 驅壳也變硬了,力量小一點,根本砍牠不動,勉 **祁浩手中的鐵鋤只能擋住毒蜈的進攻,西門無** 這一來,關山月身畔的壓力就減輕了一點, 丈多外

> 是千蛇之王,現在却可憐成個樣子?…… 們的體質互相衝突,你看小玉就知道了,牠可以算 毒都不怕,就是怕蜈蚣,因爲牠們的毒素剛好與我

關山月沉思片刻,突然沉聲道:「不管怎麼樣

我一定要硬闖一下!」

關大哥,那太危險了!」 說着舉步待行,江帆一把拖住他道:「不行

待斃,連抵抗的餘地都沒有,與其如此,倒不如拚 可以靠着小玉,等牠筋疲力盡之後,我們只好束手 我,我就是留在這裏不動,也挨不了多久,目前還 一下算了!」 關山月微微一笑道:「人家的目的是存心殺死

拚法呢? 江帆雖是放開了手,却呆呆地問道:「怎麼個

羣,隨便撈到一個就够本了!」 齒,反正盡我一切的能力,只要我能衝出這一片蜈쪪山月搖頭道:「不知道!用手,用劍,用牙

替你開路好了!」 江帆想了一下道:一那倒或許有方法,叫小玉

小玉或許有逃出去的希望!」 妳,他們主要的目的在我,假如我們分開來,妳跟關山月連連搖頭道:「不行!小玉要留着保護

嗎? 江帆凄慘地道:「你要是死了,我還逃出去幹

伯憂帶着明駝令走了,當下一任明駝令主出世之時 ,還需要妳的帮助!……」 關山月爽然一笑道:「那妳的責任就大了,馬

江帆嗚咽着聲道:「我只認識你,管什麼明駝

江姑娘!妳不是已經答應嫁給我了嗎?雖然我們尚 關山月忽然壓低了聲音,凑在她的耳畔道。

着。 鹽則手無寸鐵,利用那一株藏蜈的竹筒在努力撑拒

足足有兩丈多長,關山月的利劍也傷不了牠們了。 多一點,最巨大的一條,足有三丈,身子粗得像巨 祁浩與西門無鹽身前各圍着四五條,也有一丈 現場上只剩下十幾條蜈蚣,三條圍住關山月,

我的,却連你們自己也脫不了身…… 尋找空隙以便伺機突襲,關山月見狀哈哈大笑道: 祁浩,西門無鹽,你們想不到吧,原來是打算害 **牠單獨守住江帆,與靈蛇小玉怒目相對,各自**

祁浩將牙一咬道:「拚着與你同歸於盡,我也

說完猛地回過鐵鋤,一下子就把自己的胳臂砍

用劍一揮,那條斷臂被絞得粉碎。 下鐵鋤,拾起那條斷臂朝關山月丢了過來,關山月 下了一條,他居然能够忍住痛苦,用另外一隻手放

中,被 像瘋狂 巨蜈受了血腥的刺激,攻勢突盛,三條巨蜈, 一條巨蜈咬在口中高高地舉起! 一般地撲了上去,而祁浩本身却在一聲慘叫

已分左右攻到,巨大的毒螯像兩把閃亮的鍋刀! 關山月奮力推劍,攔住了第一條巨蜈,另兩條

巨蜈攻上來了! 巨蜈的鍋牙削斷,驀覺腰上一緊,知道這是另一條 關山月以最大的努力,揮劍將近前攻到的那條

心知身已在巨蜈的口中,不禁心駭欲死。 接着他又覺得自己像祁浩一樣被舉得高高的

腰上的壓力雖然很强,但並不足以傷害到他! 不過這只是一時的慌覺,過了片刻, 他只覺得

起初他並不明白是什麼道理,只是掙扎之間,

慢慢地有所感覺,當他用力的時候,腰上的壓力立

-160-

力就減輕了一點,那痛楚的感覺也消失了…… 刻加强了 巨蜈的利牙勒得他很痛,等他靜止不動時,

另一邊的祁浩與他是同樣的處境,但却比他狠狈多 這倒不是巨蜈因爲他停止掙扎就對他放鬆了

祁浩爲了要激發巨蜈的兇性,曾經狠心砍下自

己的一條胳臂,利用血腥的刺激去誘使巨蜈加强攻 ,然而祁浩本身却先受到巨蜈的

免爲巨蜈的利牙腰斬,巨蜈的力量,似乎越來越大 物塗在斷處使得血不往外流,然後咬牙運氣作勢, ,祁浩漸漸已有支持不住的感覺,頭上汗珠如雨滴 不過祁浩是先有了準備,斷臂之後,他先用藥 同樣也被攔腰咬住舉起在空中動彈不得!

虫旁)的內丹之故! 然而然地有一股抗力産生,這是他服下千年寒冉へ 這些巨蜈軀體新長,飢餓若狂,急於噬人而充腹! 看了祁浩拚命之狀,關山月反而漸漸地明白, 可是他的情形却與祁浩恰恰相反,他的體力自

使他功力驟增-不能傷,巨蜈的利牙自然也沒有用,而且那內丹也 這內丹的作用使他的肌膚柔韌若熟革,刀劍所

無法運用這種自然的抗力,使與神通,而且恰恰相 個特殊的奇跡,外來的壓力越大,抗力也愈大, 這種抗力是自然産生的,然而他火候還不足, 不僅使他的生死關頭衝破,還在身上創造了一

是爲什麼他用力掙扎時,反而感到疼痛之故, 他在別的地方用力,這股抗力就減弱了,這就 反

得神智昏迷,不再去追擊江帆,張口對準關山月咬

的上华身! 所傷,行動却不得自由,那巨蜈所攻的部位又是他 關山月人在半空,腰部爲巨蜈鉗住,雖然不受

力! 的閻攏來,關山月覺得牠的力量太大,不想跟牠門 **与一分,竟握住了牠的兩隻利牙,不讓牠近身!** 巨蜈口中咬到了東西,不管是什麼,便瘋狂似 雖然明知咬上也沒有關係,他却不敢冒險,雙

的部位,則剛好是江帆砍開的缺口之處! 利牙閣攏之際,他放鬆一隻手 另一隻手所握

肯放手! **牠低下頭去,準備再度攻擊時,關山月牢牢握住不** 巨蜈的利牙雖然合併,却對關山月毫無作用

的壓力又增加了,可是關山月却不能管這麼多! 要是這條巨娛再度進攻,咬住他別的地方,縱 由於他分心迎敵,體內的抗力畧畧減低,腰上

然不受傷,被牠們在空中拉扯起來,那滋味也不好

腰上一鬆! 晃着,關山月却死也不肯放手,掙持片刻,他突覺 被拉住利牙的巨嶼想掙脫騙絆,大頭不住地搖

正熾,却又無法把關山月吞吃下去,正在發怒! 牙齒脫身不得,這條巨蜈不知道,以爲是同件來爭 另一條巨蜈又攻了過來,雖然被關山月拉住了 那是咬住他腰部的那條巨蜈自動放鬆,牠飢火

關山月見機會難得,迅速放手飄身落地,那兩 脆放開了關山月,改朝那條巨蜈的身上咬去! 一氣之下,牠把滿腔的怒火都發洩在同伴身上

-162-

發揮到最高的境界,使得任何外力都傷不了他了 想通了這個道理,他心中一點,根本不作掙扎 假如他放鬆自己,完全不用氣力,那股抗力也

,使得那條巨蜈,性發如狂急得滿地亂爬! 眼見美食在口,却是無法下咽,毒虫有多大智

戀; 根本不懂關山月體內的特殊狀况!

忍不住高聲大笑,笑聲充滿了得意與寬慰,他本 所以牠一面亂爬,一面吱吱怪叫,關山月好整 眼見牠的圓眼珠漲得通紅,幾乎要冒出火來

顧不得了 色,雖然身邊同樣也有一條最大的巨蜈守着,她也 人如此輕鬆,另一邊的江帆却不同了! 從關山月被巨蜈啣在口中後,她已急得芳容失

急叱一聲,身子朝這邊飛來,那條巨娛窺何已 一直被靈蛇小玉所阻,無法得逞!

了手指那麼粗。 **牠原是丈許長,手臂粗細,長長之後,身子却縮成** 蓬毒霧,而靈蛇小玉也暴起了發動,長尾一彈而 先將那蓬毒霧吸了進去,身子跟着長大了幾倍, 她這一動身,巨蜈見機會難得,張口就噴出 起

江帆衝到關山月身邊,急忙問道:「關大哥… 緊纏在那條巨蜈身上,滿地翻動着。

吧! 她說道:「江姑娘!我不要緊!還是多注意妳自己 關山月身在與口中,神情却十分悠閒,笑着對

入險境,因爲關山月原有三條巨蜈包圍着! 關山月倒是眞的不要緊,而江帆却反使自己進

急 能,一條咬住關山月,另一條失去攻擊目標正在發 一條被他削斷了利牙,除了噴霧之外,別無所

條巨蜈却已在地上翻翻滾滾,自相殘殺起來! 關大哥!我們趁這機會快走吧! 江帆見關山月脫了身,大感與奮,連忙叫道:

在側! ,已經掙扎得氣力將盡,另外還有三條巨娛則靜俟 關山月四下一看,祁浩被一條巨蜈緊咬住腰間

備等互蜈將祁浩腰斷之後,牠們可以分享一半! ,使牠們不去攻擊她,但却無法指揮牠們發動攻擊 西門無鹽則手持竹筒,努力地制住那幾條巨蜈 牠們的身材較短,不敢與那條巨娛爭食,却準

身上 烈, 那最巨大的一條蜈蚣被小玉纏住,門得十分激 小玉的身子已縮得只有小指粗細,緊繞在巨蜈

江帆聽了道:「牠叫我們先走,牠自己會想法 這句話被小玉聽見了,立刻發出一陣急嘶。 關山月想想道:「我們走了,小玉怎麼辦?

找到我們的, 得差不多時,小玉可以制服牠了,然後,牠自己會 子脱身的,那條蜈蚣傷不了牠,等到牠把刀氣消耗 關大哥!現在不走,等一下可走不成

己的陰謀之下…… 都分不開身,眼看這兩個害人的傢伙,死在他們自 關山月搖搖頭道:「怕什麼!現在那幾條蜈蚣

擋不住了…… 血之滋養,氣力更大,食慾也更强,那時我們就抵 江帆急了道:「那些蜈蚣吃到人肉之後,得精

養毒蛇都是採用這個方法,牠們得了血肉為粮之後 ,再也不吃別的東西……」 江帆大急道:「是的!我在干蛇谷中看蛇神飼 關山月一怔道:「會有這種情形…

> 鍋刀似的利刀,氣勢汹汹地撲了上來… 江帆衝過來,正好成了牠的目標,所以牠舞動

邊的利牙,勁力傳出,將牠的衝勢帶偏過去! 到了信手拈物卽可成利器的境界,當下手臂一揮! 巨蜈不肯死心,回頭又撲了過去,關山月連忙 她臂上羅衣的長袖已經捲了出去,繞住巨蜈一 江帆雖然手無寸鐵,她的武功基礎極佳,已經 「 江姑娘!接住這個!」

利如双。 的羅袖雖然將巨蜈攻勢阻了一下,而巨蜈的長牙快叫着把手中的黄蝶丢了出去,那是他見到江帆 第一次只掛着一點,已經把羅袖撕裂了一半

又撲到了! 再纏門下去,江帆必然無辜,江帆接劍在手,巨蜈 她的心思十分聰敏,知道這條巨娛殺不得,若

更大的蜈蚣,動手對付也將更困難! 0 是攔腰砍斷了,牠會分身變成兩條,若是居中分劈 **牠雖然是死了,屍身成爲同伴的食粮,結果造成** 所以她也學關山月的樣,劍鋒逕直對準巨蜈的

利牙掃去,刀牙相觸,發出一聲激響,互與仍然無

別厲害,而是她的腕力不如關山月剛猛! 這倒不是黃蝶的鋒双失效,也不是這條巨娛特

數不同,關山月屬剛,她則是走陰柔路子, 黃蝶劍的利鋒也是屬於剛性,到了她的手中, 以內力深淺而言,她優於關山月,可是兩人路

相當有效! 自然就發揮不出效用,不過這一次硬碰的結果還是

江帆受此巨震,長劍幾乎脫手,人被彈退好幾

那條巨蜈,則因爲利牙被劍鋒砍掉了一塊,痛

飛快地向祁浩之處撲去,那幾條蜈蚣立刻轉頭向他

關山月臉色一變,突然從她手中搶下黃蝶劍,

擊向祁浩! 困難地把牠們的長牙都削斷了下來,然而他又揮劍 由於這幾條比較幼小,關山月長劍一揮,毫無

「關山月!你好狠! **祁浩已經累到極點,見劍光迫體,厲聲大叫道**

叫聲方歇,身子已摔倒地下

已撲向西門無鹽那邊,這次他經驗更豐富了 利牙,轉手又是一劍,把另一隻利牙也砍了下來! 關山月那一劍却是砍向巨蜈,削斷了牠一邊的 **祁浩沒想到關山月會救他的,怔然中,關山月**

蜈蚣失牙之後,無可作爲,噓嘘直噴毒霧! 長劍幾次連揮,把那些蜈蚣的利牙都削了下來

: -這毒霧能傷人嗎?」 西門無鹽負荷一輕,吁了一口氣,關山月間道

可以不受害,你們…… 西門無鹽遲疑片刻才道:「能,我們都服過解

留下這些禍患,充其量只能害別人……」 哥服那寒冉(虫旁)的內丹,我們才不怕呢,你們 江帆哼了一聲道:「我從小以毒蛇爲粮,

呢……」 關山月急忙道:「有什麼方法能消滅這些毒霧

西門無鹽搖頭道:「沒辦法,只好讓風把它吹

散了,假如吹向深山,不被人沾上,自然會慢慢消 關山月厲聲問道:「假如吹向人間 ,被人家沾

上了呢? 西門無鹽遲遲地道:「沾上的人會全身腫爛,

化成膿血而死,也許還會造成瘟疫,因爲這子母飛

蜈又稱爲瘟蜈……」

女人血和淚凄凉故事 自羨心聲 自嘆苦經 但也有不要臉的女人

何行新作 即將出版

舊恨新仇是一本女 人的血淚史,也是風塵 女子的私生活的寫照, 她們每人有一段不平凡 的故事,自己述說出來 而使人爲之一掬同情之 淚,但也有自取其咎願 意墮落的。

不過還是笑中帶淚 的多,她們自己道出漕 週之奇和凄凉,是無人 能想像得出和猜到的。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高陞戲院對面)新街七至十三號 A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四綫)

我,便不怕天譴嗎,在人間這一片禍胎,看你怎樣關山月疾言厲色地指責道:「你們只爲了對付 歇,拖着四五丈細長的身子,迅速又鑽入一條巨蜈 關山月一怔道:

禍更烈,只有小玉這個法子,才能够將牠們澈底殺 若不徹底消滅,禍害依然不止,而且碰上不知情 人,把牠們弄斷了,立刻又生長成新的娛種,為 「牠們雖不能咬人,却能噴霧

「我沒有想到事情會演變到這個程度,更沒有想到

半晌才道:

關山月悟然笑道:「這倒是不錯,看來這畜生

都被牠穿體而斃,然後牠才恢復原來的粗細,張口

霧全消之後,關山月釋然一笑道:「小玉!謝 ,這次多虧得你……

天牠的收穫很豐富呢…… 關山月笑了一笑,回頭對西門無鹽與祁浩道:

把那條大蜈蚣殺死,牠才可以分身出來……」 關大哥!小玉說牠能消滅這些毒霧,可是你得帮牠

條大蜈蚣噴出的毒霧,就是小玉吸了下去,我得趕

關山月興奮地道:「是啊!我怎麼了,

現在你們兩個人怎麼說?」 西門無鹽默然片刻才道:「比劍術我們打不過

愛情的權利,我師娘温嬌就是一

情假意都沒有了,我也看穿了,

一個例子,不過我比,醜陋的人沒有期望

我從不妄想他會全心全意的對我,可是現在他連

西門無鹽凄然點點頭道:「我早知道了

句,妳與謝靈運絕非其匹……」

麽忠告,妳也不會聽得進,不過我還是要提示妳關山月也是一嘆道:「隨便妳吧!我無法給妳

她還幸福一點:

西門無鹽立刻道:「你眞要想殺死我的話,我 可是我向

個機會,請你把劍給我,我們再打一場

弱,應手而破,綠漿四濺,巨蜈受痛,滿地亂滾!

一關山月連忙挺劍再刺,那巨蜈的眼珠却十分脆

小玉嘶嘶急鳴,江帆急叫道:「刺牠的眼睛:

道:「這傢伙太大了,連我也制不住牠……」

聲,劍彈了回來,利牙却絲毫無損,關山月一怔

說着過去,提劍就朝巨蜈的利牙上砍去,噹的

小玉的動作十分迅速,片刻之間,十幾條巨娛

是張雲竹給我的,他教給我的控制方法失效了,你

西門無鹽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這些毒虫

妳怎麼會不知道後果……」

關山月怒聲問道:「這些毒虫是妳放出來的, 會長得這麼大,最後連我都無法控制了……」

以及屢次同我作對,我實在饒不得你們, 你,子母飛蜈也被你消滅了,我們還有什麼話說, 關山月想了一下才正色道:「以你們的行爲

「牠已無法咬人了,何必還費

西門無鹽一嘆道:「我也不饒他!他害得我也

關山月怒聲道:「張雲竹!我非好好找他算算

這時小玉又發出一陣嘶鳴,江帆聽了忙道:

內丹與毒霧雖然對人有害,對牠却大有好處,今江帆笑着解釋道:「小玉也謝謝你,這些蜈蚣 靈蛇嘶嘶作鳴,將頭朝關山月連點……

我師父很多,結果不管她對師父多痴心,師父却 讓我替他盡一點心意與微力,我師娘的武功高於 ,你不必擔心,他還可以允許我存在這個世上西門無鹽點點頭道:「是的!我的武功不如謝 一怔道: 「妳比她幸福?」

靈運作對是不可能的,他雖然不再要我, 着他,我們都很歡迎妳! 那邊已經無足輕重,可是我已經不見容於別處, 着他不會有好結果的…… 並不是存心救妳,但救了妳,便沒有再殺妳的道 運對我已不再……重視,何况你從子母飛蜈的口中西門無鹽一嘆道:「活下去也沒有意思,謝靈 他總是我的男人…… 跟他之外,還有什麼可選擇的! 妳還是走吧,最好別再帮着謝靈運做壞事了! 關山月立刻道:「這是什麼話, 下寸是下丌能的,他雖然不再要我,無論如何西門無鹽搖頭道:「不!要我參加你們去與謝 西門無鹽黯然地道:「我並不想跟他, 關山月又想了一下才擺擺手道:「算了吧」 我出來,我欠你一命…… 西門無鹽一嘆道:「活下去也沒有意思 祗要妳不再跟 處,除 跟理我

關山月微怔道:「妳不想活了?」

增最老 1959年3月

必然世界

作家最多網羅東南亞港台名家

週末最佳精神食糧!

插圖生動,印刷精美,內容豐富,質量優厚! 以下為本社部份名作家及其名作品

(排名不分先後)



: 造 關 刀



高庸先生 選著:禍 歩 侶



諸葛**青雲先生** 撰著:十二神龍十二釵



選著: 鏢 旗



生 客 行



曹若冰先生 撰著:魔中俠



東方英先生
撰著:風塵怒俠



慕容美先生 撰著:天 殺 星



先生・無害士



東方玉先生

撰著:勝字旗



喬 奇 先 生

撰著:國際警探網



柳殘陽先生

撰著:神 手 無 相